

les, 7 bũ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s Alcantares, 7 bũa
co, 7 bũa Clerigo.
ay 7 amã donos
is o Day.

me feito
entrão
em nob
molher



葡語作家叢書

飛歷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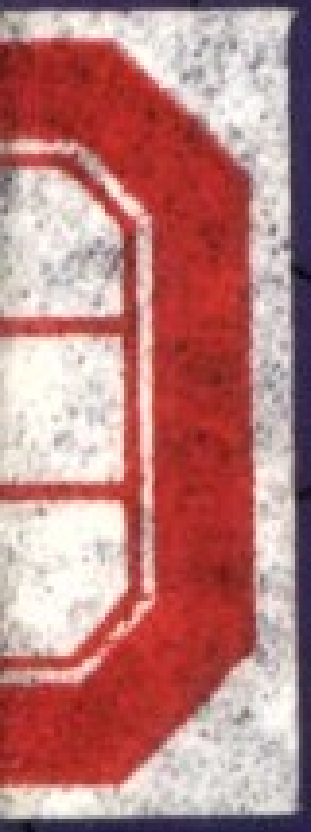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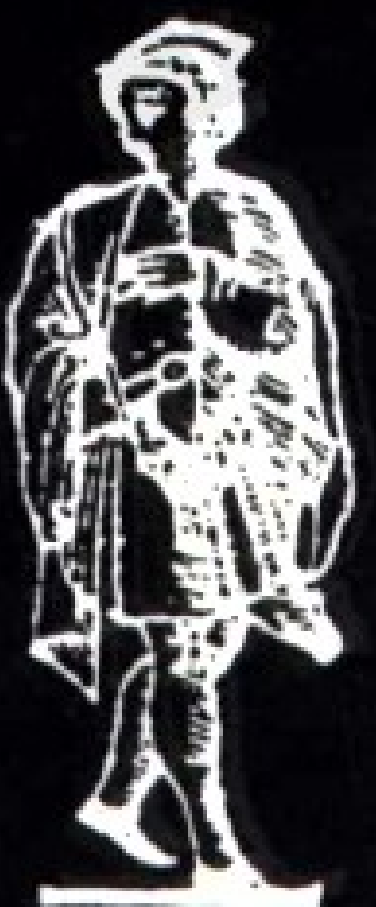
翻譯：喻慧娟

愛情與小腳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

文學系列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AMOR E DEDINHOS DE PÉ
SÉRIE LITERATURA

飛歷奇（1923年生）是澳門作家、傑出的故事講述者，他寫的小說能緊緊抓住讀者的心，一直讀到最後一頁。通過他的作品，我們可以重溫我們是其繼承人的古老的澳門，這個城市介乎於以葡萄牙家庭資產階級狹隘的價值觀為特點的“基督城”的環境和每個歐洲人皆被視為外國人的“中國城”的封閉世界之間。這兩個世界既互相疏遠又渾然一體，本書通過居住在這裏，在這裏繁衍生息的人物的道路再現了這一點，弗朗西斯科·弗隆達利亞正是這樣一個人物。他這個年輕人高雅、放蕩而且惹事生非，由於過分玩世不恭而最終被逐出基督城，隨之每況愈下，淪落到中國人居住區最底層，多虧後來維克托利娜·維達爾把他救出，兩個人相互接近、相互瞭解，發現了愛情能讓浪子回頭的巨大威力。所以說，這是一個以澳門的習俗為背景的愛情故事，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現了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聯結在一起的兩個世界。

ISBN 7-80611-214-6



9 787806 112144 >

ISBN 7-80611-214-6
I·186 定價：9.00元

ISBN: 972-35-0102-3

LH-2.02125

飛歷奇

評介：阿爾貝多·依斯蒂麥·特·奧利維拉

愛情與小腳趾

翻譯：喻慧娟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新
知
船
PDG

(冀)新登字 003 號

Título: Amor e Dedinhos de Pé

書名：愛情與小腳趾

Auto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作者：飛歷奇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3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三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Yu Hui Juan

中文翻譯：喻慧娟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lberto Estima de Oliveira

評介：阿爾貝多·依斯蒂麥·特·奧利維拉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4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02-3

葡語作家叢書

愛情與小腳趾

飛歷奇 著

喻慧娟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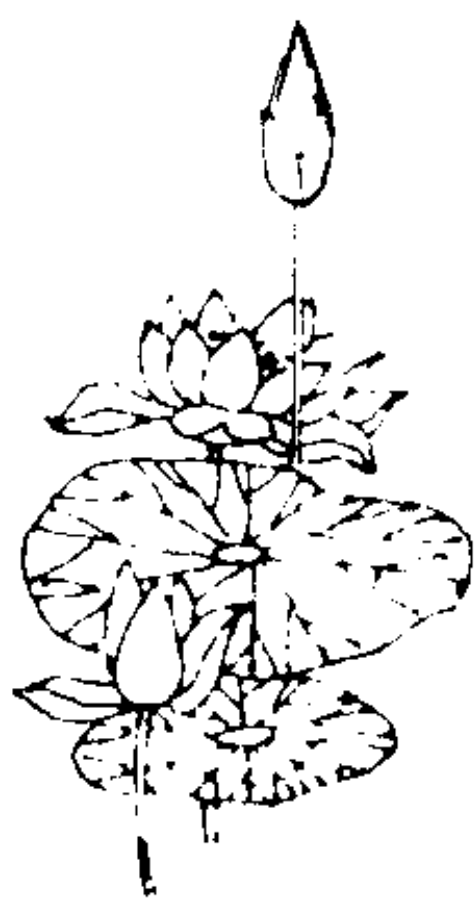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14.25 印張 34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9.00 元

ISBN 7-80611-214-6/I·186

评介： 作家及作品



作品介绍

在古老的年代，太阳和闲散是时间节奏的特点。

在本世纪初的澳门，情况正是如此，而且相对湿度使人们亲密无间，而又颇带偏见，于是这里出现了最纯真、最荒唐的轻佻行为。

父权尚能令人有某些敬畏，但遭到年轻人的反对，这些年轻人玩世不恭，小有钱财，在昏昏的日暮之时，放纵的晚会上和富有家庭或纨绔子弟因为庆祝生日或没有任何理由而举行的奢华的招待会上尽情欢乐。

作者正是把我们投入了这样一种氛围，使我们通过阅读该小说来经历西科·弗隆达利亚及其朋友们奇异的冒险，经历他们惹事

生非和打赌。正是这些放荡行为危及了澳门土生葡人上层社会的腼腆而又纯洁的姑娘——维克托利娜的感情。她受到她的监护人、她父亲的朋友、了不起的博特略的保护，并且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情感。

西科·弗隆达利亚胡作非为，终于被逐出他所在的阶层，被家庭和朋友所抛弃，沦落到了人们不知他来历的中国城，在那儿他彻底败落了。

西科·弗隆达利亚脚趾上得了疾病，被人们称作臭脚丫西科。

就在他处于绝望和痛苦之中的时候，维克托利娜（骨头棒）又见到了他，对他起了怜悯之心。

富有而且自主的维克托利娜表现了她内在的美德，以爱心把臭脚丫西科从中国人居住区的破木屋中拯救了出来，使他恢复了失去的尊严。

她从城里搬到了博特略的别墅，一个傍晚，她温柔地搂住了西科·弗隆达利亚，把爱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飞历奇以优美的文字为我们勾画出了本世纪初的澳门，当时的社会及风俗习惯。

阿尔贝多·依斯蒂麦·特·奥利维拉

作者简介

飞历奇 1923 年 10 月 15 日生于这座以上帝之名命名的城市，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澳门定居的 Senna Fernandes 伯爵的曾孙。

他在这里启蒙，并在原利宵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

1946 年进入科英布拉法学院，并毕业于该学院。1950 年 2 月，其短篇小说《蛋女阿张》在该大学新生入学节文艺作品比赛中获费阿略·德·阿尔梅达奖。

1978 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南湾》出版，1986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1993 年 10 月，又出版了《辫子的诱惑》，这本爱情小说的内容是澳门土生人群体与“中国城”之间的文化共处。

阿尔贝多·依斯蒂斐·特·奥利维拉

1994 年 7 月 7 日，于澳门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Nam Van. Contos de Macau. (1978)

Amor e dedinhos de pé. Romance de Macau.
(1986)

A Trança Feiticeira. (1994)

INDICE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o autor e a obra (1)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1)

Amor e Dedinhos de Pé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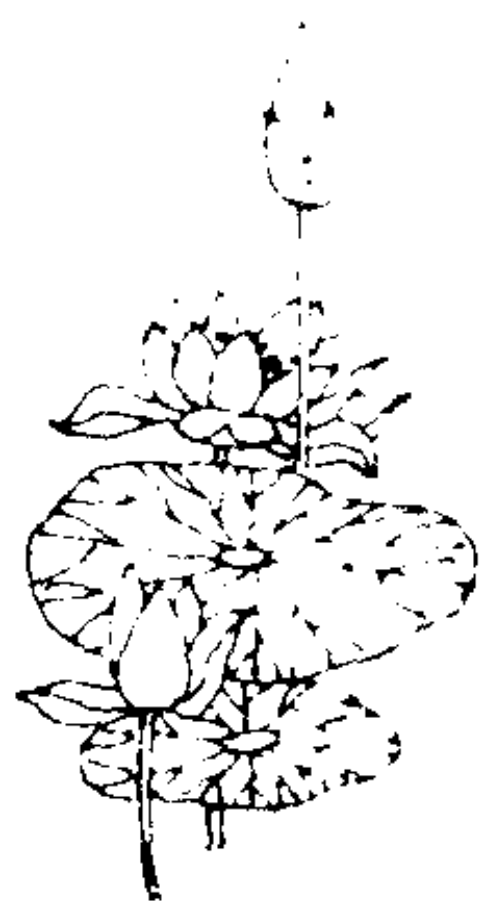
目 录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评介：作家与作品 (1)

爱情与小脚趾 (1)

爱情与小脚趾



拉开帷幕

这是一部小说，但取材于一则古老的故事。在我的孩提时代，奶奶的旧宅院里常常举行传统的、让人怀旧的晚会。那则古老的故事，便是我在某个晚会上从人们饶有风趣的叙说中听来的。

在我的记忆中，故事的内容已经所剩无几，正像故事本身已经过去了一样，留下的只是一片模糊的斑痕。然而，最近几年，故事中的那些没有被我遗忘的主要情节一直在我脑海中萦回，请求我将其变成文字。

为了不让这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故事因人们的忘却而消失——既然有很多的事情已被时代的旋涡吞没——，我开始将它写成了短篇小说。脱稿时，受创作激情的驱使，我又加长了篇幅，增补了其它故事中的一些同样必将会被人们遗忘的情节，将它们合并成为

一个故事，直至完成本部小说。

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澳门土生葡人，故事情节也主要是围绕他们展开的。我竭尽全力再现那个时代，然而苦于资料贫乏，或许会因为这一个或那一个细节的疏忽而失败。

为了对环境的描写更加贴切，我本应在一些对话中运用 Patois——一种今天已经全然消失了的当地土语。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考虑到这部书主要是为不熟悉该土语的一般葡萄牙读者所写，方言土语只会分散和影响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兴趣，还会使他们因难于理解而对阅读本书产生厌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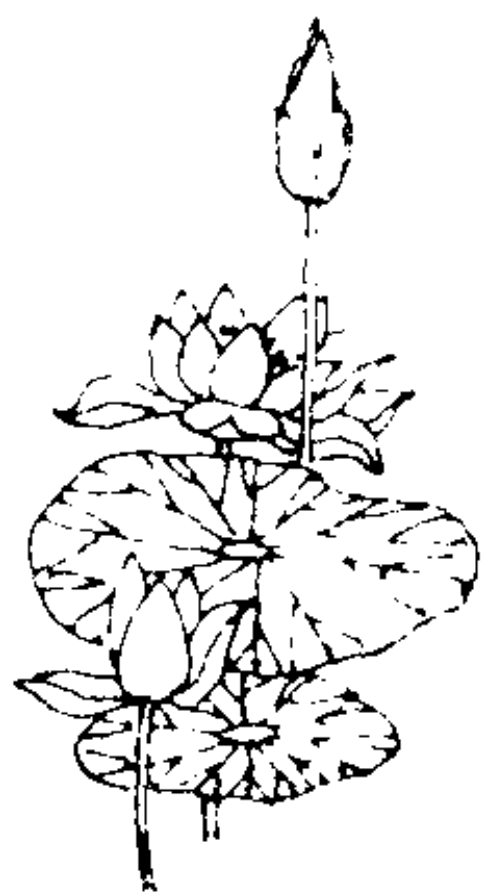
再说，Patois——一种极妙的语言——听起来比写出来的更加显得优美动听，所以也无法将它那些能产生惊人效果的语音、语调和抑扬顿挫转变成文字。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摆脱它的诱惑，在本书的不少地方使用了 Patois 的一些句子，而在另一些地方，也引用了澳门土生葡人习惯运用的葡语句型。

随着上面简短的说明，让我们拉开帷幕……

第一部分

臭脚丫——西科



1

臭脚丫西科像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着，然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酒了。他这样趑趄而行，完全是因为他那双可怜脚。他的两只脚又疼又痒，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使他绝望至极，恨不得立刻死去。脚病已经无药可治。江湖医生的狗皮膏药已经不能减轻疼痛，膏药味伴着脓臭一起刺鼻呛人。

他刚将“基督城”善男信女界的著名人物阿希拉·达斯·内维斯太太的讣告挨家挨户分送完毕，现在就成了这副悲惨兮兮的样子。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因为没有人要他干其它的活，他只能靠这样跑跑腿，挣点可怜的小费来糊口度日。

气温骤然下降，严寒到了。北风卷着西伯利亚的寒气沿着街口呼啸而来，掀起了一个个树叶与尘土的旋涡。街上的点灯人扛着

沉重的竹梯躬着身子从他身旁经过。虽然还不到6点半，可夜幕已紧随着黄昏降临。

他穿着一件黑色外衣。这外衣原本不错，只是现在已经变旧，一个个窟窿也不能完全抵御凛冽的北风。这还是刚刚得到的施舍。死者家属看到他仅仅用一件衣服和一件破烂不堪的毛料茄克来抵挡严冬，于是送给他这件外衣。他顾不上羞耻，可怜巴巴地接受了下来。此刻他冷得牙齿打颤、饿得饥肠辘辘，得到的那一点钱够他喝碗粥了。一想到粥，禁不住口水直流。然而，对于他那双已经受尽痛苦脚来说，那家价钱便宜、又很暖和的粥店离这儿未免太远了。

走出亚婆井区，他小心翼翼地踩着高楼街上的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双脚已经不允许他走得很快。他走路的姿势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有些人说他是酒精发作，有些人说他患有难言的病症，还有一些刻薄的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人们当着他的面也这样说。他几乎成了众人嘲讽的目标。他不管走到哪儿，如果不被人因为又脏又臭赶走，也必定受到人们的嘲弄。他真想为自己的恶运而哭泣，然而，在他那张囚犯般胡子拉碴、伤痕累累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已经干枯。

那是1905年。一盏盏煤油灯照亮的屋子，是一个个温暖的小窝。然而，那里却是他的禁区。他已经习惯于被人们厌恶、侮辱和拒之门外。

看到前面15米处有一群孩子冒着寒风在街灯下玩耍，他立即停住脚步。孩子们正专心地玩着“押宝”游戏，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他想退回去免得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因为随着他越来越穷困潦倒，孩子们更无所顾忌地用最难听的名字嘲弄他。然而，这里离街角还有一段距离，而他也没有力气后退了。

孩子们发现了他，马上停止了玩耍，停止了喧闹，开始策

划他们的计谋。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祈盼着风平浪静的奇迹出现。可是，当他刚走到他们跟前，辱骂随即暴发。孩子们按顺序从大到小集体高声喊道：

西科——臭脚丫

西科——烂脚丫

从来不洗屁股眼

很久以来，他已习惯于忍受这些羞辱。然而，这一次他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大声反击：“流氓！坏蛋！”

他想抓住离他最近的那个孩子，于是向前扑去。然而，一阵刀绞似的疼痛使他失去了平衡。要不是赶紧扶住墙壁，他肯定会摔倒在冰冷的石子路上。他背靠着墙，喘着粗气，努力不让自己滑倒在地上。孩子们肆无忌惮地戏弄着他，轮番袭击，打他一下赶紧逃走。一个年纪较小的玩得更加来劲，竟然朝他投来一块石子。石头块从他额头擦过，立刻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印。伤得虽然不算很重，却足以结束这场戏弄。惊慌失措的孩子们一下子都逃走了。无论是看热闹的还是指责那些顽童的行人也都赶紧离去，他们谁也不想成为证人。街上又变得冷冷清清。

他刚试着迈出第一步，脚上的疼痛和刺痒就立即加剧。原来还是白色的帆布拖鞋——他已没有其它鞋子可穿——，现在已变成灰色、棕色及黑色的混合色，里面已经被粘粘糊糊的液体浸湿。尽管刮着风，臭味还是直钻鼻孔。他掏出一块脏乎乎的手帕擦了擦热辣辣的额头。

“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此刻，他饥饿至极，再加上寒冷的折磨，以致使他宁愿走

动而不愿站着不动。他身上忍受着痛苦，心里也感到非常气愤，竟然没有一户人家打开门窗对他表示一点点同情。

这几天正值狂欢佳节，整个“基督城”都打破了以往的宁静，人们把一切忧愁和烦恼都抛在脑后，沉醉在舞曲的节奏之中，此时还会有谁来关心他呢？这个晚上，即使在阿希拉·达斯·内维斯太太的灵堂，也只有她的那些女教友及最亲近的亲人在守灵。其他人来了也只是匆匆地握握手，便赶紧离开去参加聚会。只有他这种贫病交加的人才没有欢乐的权利。

他拐过街头，沿着斜坡往下走去。街上微弱的灯光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但是，他没有就此罢休，因为前头亮着煤气灯的地方就是那家粥店。

这儿的寒冷比先前更厉害。凛冽的寒风直刺着他的面孔和双手。肚子的饥饿，双脚的疼痛都使他难以忍受。然而，他没有停止脚步。深陷着的眼睛紧紧盯着那盏仿佛是救命板似的煤气灯。

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但没有走进粥店。自从他脚上的臭气熏走了顾客以后，粥店的老板，一位中国人，就禁止他坐到里面去。他知趣地走到放在外面的一张粗糙的桌子旁，一屁股坐到板凳上。在极端的需要面前，什么尊严、什么自豪都没有什么价值。他蜷缩着身子、一声不吭地等待着那位正冷眼瞧着他的年轻伙计来接待他。

正当他等着粥的时候，一个乞丐走了过来，伸出一只冻得发紫的手，小声地向他乞讨。尽管两人有着同样的不幸，但正受着疼痛和寒冷折磨的臭脚丫——西科狠狠地训斥乞丐，说什么应该像他那样地干活，挣一口粥喝。受到责骂的乞丐退了回去，可怜巴巴地缩在房前的遮篷下。

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走了过来，在他身边嗅来嗅去，摇尾

乞怜。他猛地朝它挥了一下手，小狗只得汪汪叫着消失在夜幕中。西科一回头，突然发现一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粥已放在他面前。其它的一切立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是三桅船主弗隆达利亚家族的直系后代。在十八世纪末叶及十九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弗隆达利亚家族无论在中国各港口商业活动中还是在同海盗的斗争中都是赫赫有名的。

这个家族的创始人贝尔纳托·弗隆达利亚原是葡萄牙欧加惠省出生的一个水手。也不知他如何像变魔术似地将英国双桅方帆船停靠到了澳门港。整整两年远离亲人、受尽船长虐待的他，当在那块鲜为人知的中国海岸上听到家乡的语言时，就下定了决心。船只启航离港前夕，他开了小差，跳入水中，一直游到南湾的沙滩上。他得到了人们的同情，被收留了下来，躲在一家赌场直到方帆船起锚。家谱中没有记载他在这块收留地上最初生活的详细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没有放弃海上的生活。这是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后期的事情。

后来，他与一位在澳门出生的一半是果阿血统一半是葡萄牙民约省血统的女人结了婚。女人给他生了几个粗壮而又勇敢的孩子。那些孩子 20 岁左右，便都开始驾驶船只。他们和老水

手父亲还一起参加了由阿里亚加法官指挥的在伶仃岛附近打击郭婆带海盗的行动。带着勇士和功臣的荣誉凯旋而归的他们，从此便开始了三桅船船长的生涯。

那时期，由澳门土生葡人指挥的三桅船的船员中有不少是中国人。这些澳门帆船在同出没在中央帝国沿海港口周围的海盗的长期斗争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海上力量，三桅船便担负起了护送那些满载商品、器具及旅客的船只的任务。他们百发百中的蛇形长炮，使海盗魔鬼们望风而逃。一旦船只停泊，总要有一番厮杀。然而，遐迩闻名的三桅船总是能克敌制胜。

他们的生意赢利丰厚，这从他们所担的风险中也能看得出来。海盗们决不会轻易罢手，要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然而，弗隆达利亚的战旗——蓝狮红旗——永远是安全到达目的地的保障。

除了因台风引起的翻船外，弗隆达利亚家族中只有一位成员落到了海盗的手中。海盗们没有饶过他，将所有的仇恨全部发泄在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他们把他的头颅砍下，撒上盐，装在一只木头箱子里，通过他们家的一个仇人之手在一个凌晨送放到老水手家的门口。

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因为救了被强盗拦劫的广州某富豪的全家，而获得了永久的奖赏——富豪家最漂亮的女儿及丰厚的嫁妆。这个幸运儿将16岁的姑娘带回澳门，替她进行了洗礼，并在西望洋山顶的教堂里与她成了婚。后来的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正是这一分支的后裔。

弗隆达利亚家族在最初的几代还能团结在家族首领的周围，大家发誓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世族。航海与冒险中所获得的财产给他们提供了豪华的生活。为了在世人面前显耀富贵，掩

饰老水手平庸的出生，他们在曼都科海湾建起了一座两层宅府。这在当时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鸦片战争的爆发、香港政权的建立以及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无论对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三桅船公司还是对其他从事这同一职业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英国人所拥有的炮舰、巡洋舰和双桅方帆船具有较好的装备和更高的效益。它们取代了澳门土生葡人速度慢、装备差的三桅船，成了当时中国海上不可抵御的力量。三桅船从此一落千丈。

当时还是中国沿海唯一的西方市场的澳门从此也永远失去了它显赫的地位。香港面向进步，以崭新的黄金都市的面目用机遇吸引着人们。中国船只的暴动、亚马勒总督的被害以及维森特·尼古拉·德·梅斯吉达向北岭的进攻弄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促使无数小心谨慎的人去寻求傲慢的不列颠雄狮的庇护。于是开始了大批的移民。第一批澳门土生葡人迁移到了新属地的一个岛上，其中就有弗隆达利亚家族的第三和第四代成员。

留下来的弗隆达利亚家族成员目睹了澳门的衰败。他们一旦离开了大海，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变得无从生活。随着财富的散落和收入的减少，他们之间展开了鄙吝的争斗，摧毁了家族首领——老水手一直维护的家族团结。他们利用家谱，要求拥有和自己的名字相应的地位和财富。然而，家道中落，家谱就犹如干枯的叶子再不会引起任何人兴趣。在他们辉煌的年代，家族中的姑娘们总是和一些高贵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随着家族的败落，姑娘只能嫁给一般的公务员或商人。男人们也没有更大的奢望。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因为不堪忍受衰败困境，纷纷迁移到香港、上海及有葡萄牙社团存在的其它中国港口城市。一些人成了富商巨贾，一些人保持在中产阶层，另外一些则销声匿迹，成了无名之辈。

位于曼都科海湾的那座深宅大院，曾经以盛大的宴会、舞会及招待酒会而扬名天下，以节日之夜的万盏灯火而显财露富，如今也已随着整个音符的消失而腐朽。起先，因为继承人之间不体面的明争暗夺，它被贱卖给了当时替代弗隆达利亚家族的“有名有势”的人物。后来几经沉浮，几易其主，直至变成了破烂不堪的仓库。

1870 年左右，还留在澳门的弗隆达利亚家族只剩下唯一的一支。这一分支隶属于阿尔瓦罗·弗隆达利亚，那位从“中国土地”上带回 16 岁新娘的勇敢的水手。他们一共是三兄妹和老大家的一个儿子——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

老大名叫莱奥博托。从小就离经叛道、心怀异志。说什么他应生在随心所欲的时代，可却偏偏生不逢时。既然已经成不了英勇的三桅船水手，于是成了整天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这位脾气暴躁的荡子，25 岁的时候，使一位笨头笨脑的姑娘怀了孕，事后也没有把这愚蠢的行为放在心上。姑娘的父亲是一位极其平常的警员。如果不是姑娘的父亲举着菜刀出现在他面前威胁要杀了他，他一定会丢弃姑娘，掩盖自己的丑行。月光下的刀影成了将姑娘带到教堂祭台前的重要原因。当莱奥博托已经跪在神父面前时，他还听到岳父那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恐吓：

“我不砍断你的喉咙！我要砍下你的蛋子，将它剁成肉酱。”

然而，这婚姻注定是场灾难。他感到有这样一位傻里傻气的女人跟在身边，自己永远无法解脱。于是，他将失意和挫折所带来的怨恨全部发泄在这个替罪羊女人身上，经常用毒打来折磨她。也只是因为慑于岳父的菜刀才没有越过极点。那女人为他生养的儿子从小就受歧视。父亲总是无端地朝儿子发火泄恨。在弗朗西斯科·弗隆达利亚依稀的记忆中，经常抽打自己

的男人便是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永远失去了母亲。就在女人下葬的当天，莱奥博托将惊恐的儿子送到了姑姑家。从此以后，人们再没有见到过莱奥博托。后来才听说他死在了中国港口城市——福州市的一条胡同里，咽喉被人用菜刀斩断。仿佛命运注定他就是要死在菜刀之下。罪犯也一直没有发现。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一位成员就这样可怜地离开了人间，既无荣誉，也无尊严。

贝阿德莉兹姑姑，更多的人称她为贝姐姑姑，是一位一心扑在教堂里、从不伤害别人的善良的女人。心灵的平静使她从小就立志不嫁。她身材肥胖，无处动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被她所吸引。可是，上帝保佑，她从不为这种局面而凄然忧伤。她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家庭和教堂之间，限制在点心和小菜的制作上。在这方面，她可称得上是位杰出的厨师。她还善于操办婚礼、洗礼和生日庆典。她还爱给死去的朋友穿寿衣，指挥布置灵堂，井然有序。还会吟咏那些让灵魂更快升天的祷辞。她从来都是面带微笑，热心助人，从不会说人一句坏话。对任何令人讨厌的事情也只会无奈地说一句：

“哎，真愚蠢……真可怕！为什么这样啊？”

贝姐姑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莱奥博托娶了那位呆痴媳妇的愚蠢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她的原谅。她只是摇摇头，表示对此举的不满。然而没有责骂弟弟。当挂着黑乎乎的鼻涕、龋龋肮脏、惶恐不安的弗朗西斯科被送到她面前时，她激动地将他收留了下来。

“我给你带来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如果不想要，就扔到外面街上算了。”

然而，贝姐姑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残忍的事。她以一片赤诚，在侄儿身上投入了她至今没有施放过的母爱。可也因此娇

纵了孩子。

取名为蒂莫特奥的老三和老大截然相反。要貌没貌，论才无才。长得又矮又瘦，一头稀疏的头发，还有一副连自己都感到难听的公鸭嗓子。可是，他却常常利用辉煌的家世门第来掩盖自己生理上的缺陷。他不愿意别人称他们弗隆达利亚家人为“三桅船船主”，而要称“三桅船船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不能等同。尽管他现在的晚餐再也没有先辈们的那样丰盛，因为一个财务司的普通公务员的薪水远远不够支付那样的晚宴费用；尽管他的客人们也已不是本地的什么社会名流，然而他却还使用着在大贱卖中幸存下来的“名门”餐盘，用以显示“蓝狮”的威风。这一只“蓝狮”的威风还显示在他那只镶有红宝石的戒指上。只要一有机会，蒂莫特奥便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家族的荣耀历史，讲述他的先辈们攻打郭婆带以及和其它海盗浴血奋战的丰功伟绩。

从年轻时起，他就自称自己属贵族阶层，从不提及老水手的卑微出身。他将自己装扮成海军将领，装扮成那种叱咤风云的航海家，那种气宇轩昂的巨人。他编造业绩，以至于多次重复，结果连自己也信以为真或者再也无法否认。说起家族的富有，他总是描述那些银制托盘、装进保险箱的金币、明代的大地毯和大花瓶，以及他的先辈同总督及其“心腹”们的亲近关系，并且从不忘突出“心腹”二字。

他还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如果有人表示对他的家人无所知晓或不予重视，他就会感到难过。他也经常为自己不被人重视，没有被邀请参加总督府的酒会而苦恼，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些权利。正由于这种自命不凡，所以他的朋友很少。只有那些觉得他虽然夸夸其谈、但心肠还不坏的人才能和他交往。可是大多数人都厌恶他，不愿听他自吹自擂。

“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虽然不伤害别人,但却令人讨厌。”

他梦想娶一位南湾的姑娘或者老楞左区的贵族之女为妻。但随着光阴的流逝,他只能违心地与大堂区的一位正直温顺但没有家谱的姑娘结婚。然而,那女人却并没有因此而不受丈夫的影响,她也随之变得自负高傲、善于钻营。人们说她是一个不能与一般人打交道的弗隆达利亚家的女人。

老大莱奥博托愚蠢的婚姻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一直拒嫂子于门外,视侄子为耻辱。

3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贝姐姑姑的保护和关心，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的命运会是怎样呢？一个流浪儿。然而，是命运成全了他。他从成为孤儿的第一个晚上开始，便由地狱升到了天堂。他的床上铺着高级床单、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有一位佣人专门侍候、穿着干净的衣服，还吃着姑姑亲手做的点心、炸糕。

这个漂亮的男孩成了这位善良女人心中的爱，可也引发了她的弱点。这孩子从此不仅得以摆脱父亲经常的、无故的鞭打，而且还被过分娇纵，现在已完全控制、支配着姑姑。不用耍脾气，不用哭闹就能得到他幼稚的想象中想得到的一切。只要刚听到一个“不”字，便马上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姑姑的心也就会立即被打动。弗朗西斯科天生伶俐乖巧，他总是用亲热的吻和柔心的话来达到目的。对于姑姑来说，他就是天使。

他人长得英俊，穿着整洁，身上总带着淡淡的香味，头发总梳得整整齐齐，在生人面前总显出一副斯文的样子。不过，他从7岁开始培养起来的良好的教养、得体的行为举止应该尤其

归功于蒂莫特奥叔叔。

起初，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个孩子，可后来改变了主意。不管他们是否喜欢，这孩子终究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一员，而且是这个家族在澳门唯一能传宗接代的人。因为由于某一残忍的秘密，上帝没有赐于他们夫妇拥有孩子的欢乐。当吞下这枚苦果后，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渐渐地将侄子视为家族的希望。同姐姐多次商量后，决定小胖孩的教育由他来负责。他要按照普鲁士方式来培养孩子，因为他崇拜那些在1870年轻而易举地战胜法国人的勇士。他的话让贝姐姐姐感到吃惊：

“这个孩子需要的是规矩。他血缘不净，必须脱胎换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由于他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与姐姐的相反，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从那时起就开始产生了分歧。弗朗西斯科对叔叔从内心感到惧怕，因为只要不按照叔叔的规矩行事，脑袋上就要挨打。他常用姑姑的怀抱来宽慰自己所受的抑制，姑姑也总是抚摩着他的头发、小脸，百般安慰。可她也因此而糟蹋了兄弟在孩子身上所下的功夫。

在叔叔严厉管教和姑姑的精心照料下，孩子正常地成长。如果仅仅有贝姐姑姑的扶养，这绝对是办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孩子变得谨小慎微，身上的一些毛病没有得以暴露。

7岁时，由于蒂莫特奥叔叔的干预，他进了娜蒂维达德·安图内斯太太的学校。娜蒂维达德太太一贯严厉，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常常用巴掌或戒尺予以惩处。她像普鲁士人一样严肃，动不动就大声吼叫：

“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人都一样。不管是总督的儿子，还是扫地工的孩子，如果学不会我教的书，一样挨打。我不容许任何人偷懒。”

弗朗西斯科就这样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小学教育”的课程。他从来没有当过最佳学生，而是一直徘徊在中等之列。完成作业多半是因为害怕受到训斥和惩罚，而不是因为喜欢学习。

他对算术题目最不感兴趣，只有当贝姐姑姑不厌其烦地对他说什么靠努力才能出人头地时，他才绞尽脑汁地去做题目。背过了的课文不几天就忘光了。娜蒂维达德太太对他也无可奈何。但她喜欢这个学生写的字和画的画。他写的字工工整整，落笔准确，笔划均匀，简直称得上是小小的书法作品，以至于每年都被展挂在期末展览上，也被娜蒂维达德太太介绍给家长会，甚至取得官方机构的认可。弗朗西斯科画的画也经常出现在上述场合的显著位置。

他擅长朗诵诗歌——这和他对所背课文的健忘大相径庭——尤其是卡斯蒂略、若奥·德·莱莫斯、苏亚雷斯·德·巴索斯和若奥·德·德乌斯的诗选，朗诵起来声音悦耳、吐字清楚。他只有和姑姑在一起的时候才用方言说话，和叔叔说话用的却是纯正的葡萄牙语。因为他不想在这样一位终日不忘显示自己是达官显贵的尊敬的财务司公务员面前丢脸。弗朗西斯科还参加了姑姑家所在地的圣·安东尼奥教堂赛拉芬神父组织的儿童合唱团。姑姑的女友们经常轻抚着他的面颊，用姑姑的那种自豪的神情低声赞叹：

“真漂亮！”

在他8岁时，尽管还不懂得什么是人类的罪恶，就领了第一顿圣餐。在举行这种庄严的仪式之前，领圣餐者必须在卡塔希诺修道院隐居三天。在那儿，修女们对这个天使般可爱的孩子赞不绝口。他言谈得体、举止文雅，博得了她们的钟爱。她们最愿意听他准确地背诵忏悔经、摩西十诫、和七大罪孽等章节。在这一方面，他显露了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神父所应有的

才华。

面对众多的赞美之词，贝姐姑姑激动得泪流满面。这么多年含辛茹苦，值得。如果按照另一种方式去爱这个孩子，或许使他成为个废人。她甚至愿意他长大当神父，并且已经想象着他在神学院的学生队伍中，随着圣像队伍高唱圣歌的样子。

蒂莫特奥叔叔却不赞同这种安排。他在侄子身上有着另外的打算，因此坚决反对他进神学院。

“他有别的用场。他必须为弗隆达利亚家族传宗接代。这才是他的义务。我不能一夜到天亮守在他的洞房内。”

“天哪，先生说什么！别亵渎。”夫人卡梅莉娅划着十字嘲笑着说。

每当听到这些，贝姐姑姑便立即从橱子里取出镇静剂，掺上水，喝上一口，用以平静自己的心情。

这个被视为弗隆达利亚家族希望之星的孩子在娜蒂维达德太太的学校里学习越来越差。最后一年更不好好听课，对所教的内容一问三不知。娜蒂维达德太太从眼镜中射出生气的目光，召来姑姑，用粗暴的声音宣布这孩子已不可救药。贝姐姑姑急得近乎发疯，但还是用父母们及管教人员在孩子学习不好时常用的那一套托词，说什么侄子只是粗心，时好时坏，什么还需要帮他一把。她冥思苦想，东问西探，终于发现了帮一把的最好办法。因为娜蒂维达德太太贪食，从那以后，贝姐姑姑就不断给她送去糖果、甜食、蕃石榴酱罐头、牛肉果冻等等。

这样，娜蒂维达德太太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开了个先例，让这位穿着整齐、斯斯文文的胖小子及了格。贝姐姑姑高兴万分，而蒂莫特奥叔叔则气歪了鼻子。孩子生长在娇生惯养之中，胸无大志、毫无勤奋，口袋里总是装着买甜食的零钱，身边总是跟着吃白食的同学。现在没有任何成绩就及了格，这样绝不可

能培养出一位伟大的弗隆达利亚家后代。

对孩子的聪明才智，贝姐姑姑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任何一点对孩子能力的否定都会让这位平常连苍蝇都不打死一只的女人变得凶狠无比。

“他一定会成为个人物！不会没出息的，他是我的天使。”

弗朗西斯科胆怯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叔叔，摇晃着说道。

完成了娜蒂维达德太太学校的课程，他就必须升学。将来他到底干什么呢？他已经不可能成为“三桅船船长”了，因为三桅船时代已经过去。如果让他去一般的铁船或煤船，这对于弗隆达利亚家族成员来说简直是太低贱了。如果从事海上事业，就一定要当船主或船长。这是家族的传统和荣誉所赋予的使命。否则，还不如留在陆地上。

一听说要让他从事海上事业，他就极力反对。仅仅去了一趟凶仔，就把他吓得面如土色。而去香港旅行更像经历了一场灾难，一路吐，一路哭，一路呻吟，惶惶不可终日。蒂莫特奥叔叔气愤地说：

“这是他母亲的不良遗传！坏了弗隆达利亚家族的种。真是耻辱！”

经过几次家庭会议，姐弟俩决定让弗朗西斯科将来当公务员或商人，因此他必须学习会计、英文，提高文化素质。

弗朗西斯科不介入这些讨论，仿佛此事与他毫无关系，用不着他去操心。让他们去做决定，那是他们的责任。他感到自己只要有人保护、生活舒适、口袋里不缺买甜食和供朋友们玩耍的钱就行了。

他进了一所刚刚建立不久的商业学校。然而，在那儿他也没有因为“帮一把”而有起色。弗朗西斯科并不是不聪明，而是不用功，脑子不放在课堂上，整天想着怎样在阳光下追跑玩

耍。不好的成绩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姑姑将这些全都归罪于老师，说什么这是因为从早先弗隆达利亚家族辉煌鼎盛时期积下来的仇恨而进行的一种迫害。叔叔倒比较现实，不再存有什么幻想。他早已将侄子看透了。除了他母亲传给他的愚笨和懒惰以外，过分的宠爱只能得到这种结果。

13 岁的时候，他流露出了放荡的迹象；窥视家里的女佣洗澡，乐于看到她们那种带着性刺激的裸体。但他的行为没有被人们发现，也没有再继续发展。因为他听到大人们谈话中的忠告：谁如果明智的话，就不要跟自己家的佣人纠缠不清。另一方面，他对姑姑还是十分的尊敬，对叔叔的狂怒又十分的惧怕。他的那些邪行都是跟着同学学来的。他年轻有钱，又不愿意扫别人的兴。于是，就这样跟着下了水。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温和的孩子。星期天去作弥撒，也只是迫于传统习惯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只要一有机会，就用预先准备好的借口哄骗叔叔和姑姑，溜出去和朋友们混在一起。他开始在外面浪荡，6 点以后才回家，也不再碰书本。到了年终，只有姑姑为他的成绩不及格感到惊愕，而且年复一年。

15 岁的时候，他与邻居家的女佣，一位年轻、胆大、早熟的姑娘有了第一次风流冒险。姑娘比他大 10 岁。她觉得把这样一个火热的英俊少年抱在自己的怀里有着无穷的乐趣。弗朗西斯科在这个女人身上体会到了偷情的欢愉和性欲的疯狂。因为他可以在她身上随心所欲，纵情发泄。每当夜幕降临，他便翻过邻居家的后院围墙，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地钻进佣人的房间，把那儿变成作爱的小窝。

他的这种行为从未被人发现。他们尽量默不作声，或者只是窃窃私语，唯一可以引起主人们注意的是床板发出的咯吱声。火热的罗曼史只持续了 6 个月。后来邻居家搬到了位于城市另

一端的妈阁区，也把女佣带走了。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到过一起，弗朗西斯科也就很快将她遗忘了。但他没有忘掉这段风流艳史，时常讲给同学们听，以显示自己男子汉的威风。他也因此得到了荡子的称号。

学习成绩连续的不及格使他又一次不能升级。校长坚持说：“学校不是酒店、也不是客栈。”在圣·安东尼奥教堂前贝姐姑姑痛心疾首地向女友们和赛拉芬神父诉说学校的决定，并极力进行反驳。然而，有关她的天使的所作所为，她却一概视而不见。

蒂莫特奥叔叔气得揪住自己稀疏的头发，喘着粗气，卡梅莉娅太太在一旁安慰丈夫：

“还是想想将他怎么办吧。”

相反，弗朗西斯科还觉得叔叔的态度很好笑。为什么非得强迫他去上学呢？让他随心所欲不更好吗。在无知的他看来，只要有姑姑的关怀保护就足够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姑姑不会是长生不老的。

可是，蒂莫特奥叔叔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他找到开办教授商业专科及培养公共事业或私人企业工作人员的私立学校的希尔维斯特先生。他是一位既懂英文、又懂会计专业、还很有耐心的先生。

希尔维斯特先生心地善良，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他说起话来嗓音柔和，眼镜总是搭在鼻梁上，鼻烟总是带在身边。他原来在中国海关做事，后来拿到一大笔佣金就退休了。有好几家外国公司向他敞开着大门，他本可以进入其中的任何一家。然而，他却宁愿留在神学院后面、面朝内港的自己家里，精心栽培小院里的玫瑰和菊花。他教书是出于爱好，而不是为了赚钱。他不缺钱。他是位顽固的独身主义者，除了种在院子里的玫瑰

和菊花，还养着一对狐狸狼狗。别看它们白天非常驯服，可一到晚上就变得十分凶悍。他每月请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琵琶手到家里来弹一次琵琶，度过几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希尔维斯特先生答应收下弗朗西斯科，并向蒂莫特奥叔叔保证，让他的侄子翻然悔悟：

“要耐心。要循循善诱。”

希尔维斯特先生教了弗朗西斯科 8 个月。这位著名的导师竭尽全力想实现自己的诺言，对孩子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然而，终于有一天他来到财务司，站在蒂莫特奥面前，点上很凶的鼻烟，一字一句地说：

“亲爱的朋友，我失败了。我答应过你要敲开西科的榆木脑袋，可竟然连皮毛都没有能动一下。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顽固的脑袋。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动脑子。他文静、有教养、举止得体——确实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人——可就是我讲的课他听不进去。他不想学习……也没有一点兴趣。我不能这样挣了钱，却看不到他的进步。我也不能再瞒着你和贝姐姑姑。我不能再给他上课了。”

蒂莫特奥一再相劝，然而这位有名望的会计师没有动摇。贝姐姑姑却不能原谅他，从此对他冷若冰霜。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弗朗西斯科却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终于摆脱了“讨厌的管教”及呛人的鼻烟味。他觉得自己像一只从笼中逃出的小鸟，可以奔向自由的天地。

4

后来，又换了好几个地方，但都是无望而终。所有的办法都不起作用。小伙子没有丝毫转变，就知道贪图安逸。仿佛他存心要让叔叔的希望破灭。尽管如此，他长大了，已过了上学的年龄。必须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看看他能否担起责任。

第一次是通过叔叔帮忙，在一家商行当抄写员。他用那工整、精美的字，将商业函件誊写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仿佛是由某位艺术家印出来的一样。这是他唯一能干的活，上司们对他那整齐的行书和普鲁士式的纪律赞不绝口。

开始的十个月中，一切比期望的还要好得多。好像他最终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尽管薪俸微薄。可是，不久又突然发生了变化。上班迟到，谎称生病而无故旷工。他经常到“中国地盘”去打鹌鹑和鸫，或者去澳门海边的石滩上去钓鱼。他受不了朋友们的一个个邀请或者“挑衅”。而那些人喜欢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年轻、风趣，能讲出许许多多的轶事，更因为他无所顾忌的开放。

于是，他开始受到责备。他不爱反抗争辩，只是低着脑袋

听着上司的训斥，不过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前途对他不构成威胁。不管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他永远会有姑姑这块后盾，有他的避风港，有一桌子为他准备的美味佳肴。

他胸无大志，不学无术。他的工作也只是抄抄写写。抄写时连一个语法或拼音错误、甚至一个笔误也发现不了。即使因为缺少某个单词而句子不通，他也不会停笔。

“我怎么知道！草稿上就是这样写的，不是吗？我只是照着原来写的抄。”

情绪好时，他能抄写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真正的书法作品。可当他别有所思、想象着大街和阳光的时候，抄出来的东西简直是废纸一堆。

让他加快工作速度，那是枉费心机。他从来就是一个速度，不管身旁的人如何叫喊、催促和着急。他不想取悦于人，也不想负任何责任。他和姑姑住在一起，开销远远超过他工作所挣的收入。他工作毫不努力，因为他留在那儿与其说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因为对叔叔和姑姑的敬畏。

伴随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又开始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有关他的传闻也就不胫而走，说他经常出没于花街柳巷，当然少不了位于福隆新街各巷子里的青楼区，说他是那儿的常客。

他的这些寻花问柳的事情被人们议论和夸大，很快传到了上司们那里，也反映在抄写的效果上。上司们对他已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不可救药的他被强令辞职。他没有请求原谅，而是痛痛快快地儿戏似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这一次，姑姑和叔叔可丢尽面子。这简直是给弗隆达利亚家族一记响亮的耳光。要是30年前，如果谁敢作出这种事，马上就会挨上棍子的抽打，遭到死亡的威胁。可现在，弗隆达利

亚家人只能气得顿足捶胸、哀声叹气，却又毫无办法。

对于弗朗西斯科来说，仿佛此事与他关系不大。可以肯定，他甚至还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再也不用踏着钟点上班，不用誊写那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不用忍气吞声地等待时钟转到下班的钟点。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可惜。

而对发生的这一切，姑姑还是一如既往地袒护。她一边喝着镇静剂，一边说什么“那是出于妒忌”，说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败坏他们家的名声，算“旧帐”，贬低弗隆达利亚家族的成员。她听不进别人的劝说，听不进任何一点点有关她侄子花天酒地的暗示。她的西科、她的天使，是那么听话，那么虔诚，那么的基督！不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叔叔可是不聋不瞎。他知道小伙子在烟花场上的事，知道他干的一切。不过，他认为侄子所做的一些丑事，与其说是卑劣，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他从来都打扮得仪表堂堂、说话幽默诙谐、和易近人，也从来不会对放荡不羁的伙伴们说一个“不”字。所以，叔叔从心底里不愿就此罢休。他开始对侄子苦口婆心地循循诱导。另一位也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然而，这种表示只是骗人的花言巧语。因为他总是在那里哈欠连天，一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样子。有时叔叔喊得脸色发紫，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每到此时，贝姐姑姑总是过来干预，一方面为了平息弟弟的火气，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她的天使。有时姐弟俩为此发生争吵，而弗朗西斯科就乘机溜之大吉，走到街上，拿出大把的银元，喝上一杯冰镇的啤酒，吃上一顿丰盛的夜宵。对于他来说，尽管已经失业，但夜宵还是不可缺少的。

5

一晃就是几年时间，弗朗西斯科·弗隆达利亚始终无所事事。他也曾试图干点其他工作，可是都没有成功，现在只好在叔叔工作的财务司当勤杂工。有一个当勤杂工的侄子，这对蒂莫特奥的自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别的事他什么也干不了。

贝姐姑姑现在也已对她的天使的品行不那么有把握了，也不能再对有目共睹的现实抱有幻想。从内心深处，她承认自己有过错。她宠了他，也毁了他，让侄子的缺点得以发展。现在她只得低着脑袋听着弟弟的指责，眼眶里盈满悔恨的泪水。西科已是不可救药了。

老太太现在最关心的是给侄子安排婚姻大事。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或许对婚姻、对家庭的责任感能使他翻然醒悟，能让他像其他人一样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他已经过了少不更事的年代，一切都该结束了。另一方面，她也梦想身旁能有个小孩，能体验一下当奶奶的感觉。

弗朗西斯科反对这些建议。如果说他的生活中有什么计划

的话，也一定没有用婚姻的绳索束缚自己的打算。他推说自己还年轻，还不准备走那一步。仿佛他还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竭力表现出幼稚的样子，坚持说自己还是个孩子。

他的人缘很好，交朋友不分年龄。只要是脑子清楚的人，他都可以与之交往，尤其与比他小的年青人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亲近。西科是大家的西科。对于大家来说，他是个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

无数次，他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去，狂笑声打破街上的寂静。他无事生非，欺侮中国人，揪住他们的辫子，百般地调谑、戏弄！他的这些行为，并非因为他生性邪恶，而是他为了保持自己风趣、滑稽的名声故意而为。

他有几次被警察抓去，可在罚款和被训斥一通后照样安然无恙地被放了出来。有一次，尽管没有他的直接责任，但为了替已经逃走的肇事者开脱，他决定与一个“摩尔”警察论是非，于是便和警察一起来到警察署。警察用不伦不类的葡语给警官叙述着事件的经过。他被拘留起来，等待判决。姑姑赶到那儿，哭着请求当局免除对侄子的轻率行为的处罚，还说什么他是“那样的高尚”竟然代人受过，为真正的肇事者的“玩笑”承担了责任；说什么这些轻率行为全是因为年轻、从小缺乏父母的照顾；是由于他母亲的劣等血统没有被除清，因而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使他的行为偏离了所受的教育、也有悖于他那“尊贵的家族”。西科为姑姑的请求和解释的语气而感到异常愤怒。这种口气仿佛把他当作了六岁的儿童。然而，不正是他自己在将自己当成六岁顽童吗？警署处长对姑姑动了恻隐之心，同意释放这位花花公子。当然还是要罚款，还要关在房间里接受老警察的训斥责骂。弗朗西斯科带着愧疚离开了那里。他提醒自己不能再回到那儿去了，因为那样的话，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从那以后，他比以前稍微谨慎了一些。不过，还免不了让姑姑掉几次眼泪，免不了挨姑姑几次埋怨。偶尔也会因为良心的发现，他感到后悔。他爱姑姑，他不愿看到她伤心。是她养育了他，并且给了他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的温暖。他的所有享受都要归功于这个胖胖的女人。于是，他保证改过自新，甚至同意娶个媳妇。不过，这都只是为了给姑姑那张挂满痛苦的脸上带来一点笑容。

然而，一旦朋友们出现，并用美人鱼作诱饵，他又很快重蹈覆辙。他的欲望又重新燃起，他的誓言却被彻底遗忘。他又带着大把的银元出去，再一次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

他认为自己天生有讲笑话的才能、充满幽默的情趣，因此千方百计地讲述以自己为主角的风趣的故事，任意编造，夸大其词，而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夸夸其谈会使自己失去别人的信任。他总是喜欢以他为中心，喜欢别人称他为“蠢猪”及其它类似的东西。他在聚会中出尽洋相，常常引起人们的哄笑或者被人们推来搡去。他却乐此不疲。他善良的心中哪里懂得，人们这些动作背后往往隐藏着嘲弄和鄙视。他是狂欢节期间的明星人物之一，可他将狂欢节延长至全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成为人们谈天说地的笑料。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被那些饶舌的人们传播夸大，已弄得满城风雨众所周知。他哪儿还能找到媳妇？谁还会跟他呢？没有一位姑娘愿意嫁给这样一位尊贵的男人——所有聚会和节日活动中的小丑。

在一家为庆祝女儿长大成人而举行的隆重而丰盛的茶会上，他再一次名声大震。参加茶会的客人当中有澳门土生葡人的社会精英，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外国人士。席中，主人家的宝贝女儿，作为茶会的主角，迫于父亲的压力，忧伤地弹奏了几

段肖邦的乐曲。这场面确实令人“尴尬”，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所从。弹完乐曲，人们给于礼节性的鼓掌。正当围在钢琴旁边的人散开时，弗朗西斯科披着蓝色的大马士革布帘、装扮成妾妇，有气无力地扭动着身躯舞了起来。他的表演立刻引起一场哄堂大笑。茶会上那腻人的严肃气氛一扫而光，人们都一下子兴奋起来。然而，主人对这种放肆的行为十分气愤，被祝贺的姑娘也因人们将注意力很快从她的钢琴演奏上转移走而气得噘起了嘴。蒂莫特奥叔叔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便与尊贵的夫人一起逃之夭夭。自然，弗朗西斯科从此也就再也登不了这家的门。

蒂莫特奥叔叔当初将他安排在财务司当勤杂工，是为了给他点压力，也便于对他的监督。可是，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勤杂工呢？常常穿得比上司还漂亮，衣服从来都是笔挺笔挺的，雪白的衬衣领子下挂着鲜艳的领带。弗朗西斯科不懂得什么是等级，实实在在地令叔叔难堪。可无论叔叔怎样的吼叫，都无济于事。

他害怕叔叔。对这位容易激动、一发怒就暴跳如雷的矮个子男人从心底里感到惧怕。为此，他不得不在那儿工作。他讨厌那地方，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勤杂工，使他觉得丢脸，而是因为在那里必须干活、必须遵守上下班的时间。就像在其它地方工作一样，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他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始终不抱有任何幻想。他有着姑姑的忠实保护，这是他能对付所有不幸的保证。他从来就是花的钱比挣的钱多。他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极其快乐幸福的弗朗西斯科·弗隆达利亚。

突然，贝姐姑姑生病了。正像过去所有的澳门人一样，先是在家里用药治病，但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她请来了“中医

大夫”、江湖医生和草药师。其实，要是请了那位在科英布拉大学取得学位的葡萄牙医生就好了。“中国大夫”治疗麻疹和痢疾方面成绩卓著。从充满甘草味、堆满抽屉和坛子的黑乎乎的中药店抓的中草药从来也没有让他失败过。他对关节炎和哮喘病的治疗，更是首屈一指，无人可与之匹敌。起码是大名鼎鼎、烜赫一时。还有一位西班牙医生，据说也能治好多种疾病。不过，这位医生不可能被邀请，因为贝姐姑姑讨厌他。

“中国大夫”没有能医治好这位好心人的病。她明显消瘦、脸色发青，一直感到胸口和肚子疼痛。她心里充满恐惧和忧伤，可又越来越固执己见。

蒂莫特奥不得不进行干预。他要求姐姐请葡萄牙医生治病。他责备姐姐对西医疗效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是无知的表现。

葡萄牙医生来了，带着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的声誉。贝姐姑姑小心翼翼地用地道的葡萄牙语、不时又夹着最典型的澳门方言回答着他的问题。蒂莫特奥在一旁补充着。医生认真地为她作了长时间的检查，不时皱起眉头，使在场的人胆战心惊。后来，他用潦草的字体开了一张药方。可怜的女人始终用痛苦的目光观察着医生的一言一行。

到了外面，医生劝蒂莫特奥送他姐姐住院治疗。医生说，病人的情况需要住院，医院里治疗及时，护理也周到。还说如果早一点把他叫来，或许好一些……蒂莫特奥仿佛挨了当头一棒，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有到了病入膏肓时才去医院，所以，贝姐坚决反对住院。她认为去医院就等于寿数已尽。谁也丝毫说服不了她。

医生尽管对这种愚蠢的观念十分怨恨，但还是屈从了。他每天都来诊视、开药。不过，病情还是没有好转。

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弗朗西斯科始终没有看到情况的严重

性。对于他来说，贝姐姑姑一定是坚不可摧，长生不老。在他幼稚简单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过姑姑的身体会彻底垮掉，会给他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欢乐是他的本性。在他看来，姑姑的这些病都是暂时的，医生定能妙手回春。

他整天满不在乎，家里很少看到他的影子，更谈不上陪伴姑姑。他讨厌姑姑的女友们来探望时的那种忧心忡忡的样子，讨厌她们低声细语、踮着脚尖走路以及没完没了的祈祷。他更无法忍受病人房中的和药物混在一起的带刺激性的气味。他也本能地害怕看到姑姑那瘦骨如柴、血色全无、脸色发青的病容。他在姑姑面前站上几分钟，便马上找借口离开这个凄凉悲惨、充满叹息声的地方，更不会注意到从他一站在病榻前起病人就流露出的慈爱与温情。

他还是继续自己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重重地踩着旧地板走进房间，一点也想不到姑姑正在生病，不要影响她的休息。当然，姑姑在知道他已到家之前也是不会合眼睡觉的。他脱鞋时总是把两只鞋甩得咚咚响，漱洗时总是把水龙头开得哗哗响，甚至用床底下的便壶时也发出很大的声音。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而是平常的习惯而已。甚至当聘来的护理员或女佣来敲门，请他稍稍注意时，他竟然还感到奇怪。

到了姑姑真的要住进医院时，他才明白了她病情的严重性。她确实不行了，一直不停地呻吟着，干瘦的脸庞上，皮肤已完全失去了光泽，脖子也变得僵硬了。在那位中国女佣看来，这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她那突出的眼睛里闪烁的已是奇怪的光芒。

消息在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传开。贝姐·弗隆达利亚老太太、那位和蔼可亲的贝姐·弗隆达利亚快要死了。高

贵的弗隆达利亚家族最后的几个嫡系后代之一也将与过了世的家族首领老水手以及其他勇敢的三桅船水手的子孙们一起长眠在圣·米迦尔墓地。于是，拉法艾尔医院云集起探视的人群。人们纷纷前来询问她的健康状况，祝愿她早日康复。这些探望既使人感到慰藉，也使人感到厌倦。而蒂莫特奥夫妇的虚荣心倒是得到了满足，他们看到了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名望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还有着一定的影响。

到了这个时候，弗朗西斯科真的害怕了。现在他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了。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姑姑就要死去了。这一切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已经不再离开姑姑的床边。他甚至还想起祈求上帝，企盼着奇迹出现。他的这种举动是虔诚的、也是幼稚的。他被即将降落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吓得魂不附体。他终于自卑地承认，没有姑姑自己就不知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

贝姐姑姑在弥留之际看到侄子守在自己身旁而感到极大的欣慰。她又挣扎着活了10天。在一个完全清醒的时刻，她不顾病痛的折磨，再一次鼓励他。她要他发誓做一个像样的男子汉，重新开始生活。后来，她又要他发誓——必须结婚，建立家庭，当一个模范公民，她要他听叔叔的话。因为尽管叔叔外表冷酷，却是他最好的朋友；卡梅莉亚婶婶也一样，尽管表面上盛气凌人，使其他人难以忍受。贝姐姑姑希望他不要忘记自己是这个家族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

弗朗西斯科禁不住悲痛万分，他答应了姑姑的一切要求。此时此刻，他确实为自己所做的那些让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操心的事而悔恨不已。他就要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这一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虽然蒂莫特奥叔叔还在，可他和姑姑大不一样。自己和叔叔的关系就像是老鼠与猫的关系。他十分清楚，不可能从叔叔身上得到贝姐姑姑那样的仁慈和大度。

姑姑突然在一个正巧无人在房间的时刻与世长逝。人们发现她好像睡着了一样，受尽痛苦的脸上显得倒也安详。弗朗西斯科绝望地号啕大哭，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这可不是在演戏。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样痛心疾首，周围的人都惊异地低声议论着。他的悲伤一下传染给所有挤在屋子里的女人，大家一齐放声痛哭起来。女人们的号哭声惊动了医院的院长，使他不得不过来严肃地提醒大家还有别的病人需要安静。蒂莫特奥叔叔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他推了推满脸是鼻涕眼泪的侄子，说：

“哭，也要拿出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尊严和高贵的身份。你现在的哭法，完全像月光下的猫儿哭。”

整个白天，各教堂的钟声反复地响彻城市的上空。葬礼非常隆重，礼堂堆满了花圈、挤满了人群。弗朗西斯科的悲痛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他第一次不是以小丑的面目而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当然，谁也没有对他的这种悲痛持怀疑态度。

6

人们无意中发现了贝姐姑姑几年前瞒着家人在公证员那儿所立下的遗嘱，知道了她有这样一笔遗产：她生前居住的房屋、大炮台下的一幢楼房、东望洋山脚下的一块地皮、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还有现款，如两小袋金币和银元，加上所有的家具和一些首饰。这一切全都留给了弗朗西斯科。给兄弟留下的只是一些祖传的纪念性的物品，如餐具、盘子等。她在密封着的遗嘱中说，她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兄弟已有了自己的财产，而侄子却一无所有。

蒂莫特奥对姐姐的这种作法大为恼火。她原先只从父母亲那儿继承有限的财产。是他，蒂莫特奥，多年来无私地勤勤恳恳地管理着姐姐的家业，从而增加了她的财富。可他竟得到这样的报答。更使他感到痛心的是，许多祖传的家具竟然也没有留给他。

尽管如此，他也只能带着心灵的伤痛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财产跑到挥霍无度的侄子手中。他想控制他，于是提议继续由他管理这些财产。

可是，刚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富有的弗朗西斯科却没有同意。在那些视他为“金山”的朋友们的怂恿下，他决定给叔叔来个下马威。他知道钱一定能到手，于是，为了报复叔叔过去对自己的咆哮和训斥，他生平第一次在叔叔面前抬起傲慢的头。他学着叔叔的盛气凌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把叔叔赶走。他还辞去了勤杂工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种工作与他这个“新富翁”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与叔叔之间的关系也戏剧般地发生了变化。叔叔指责他“忘恩负义”，而他则冷笑着对叔叔说：

“你如果想从我这儿捞到点什么，那只是痴心妄想。我不会给你一个铜板的！”

“滚出去！”

“连一个可怜的铜板都不会给你的！你这个混蛋……晦气的男人！”

一旦金钱到手，对叔叔的惧怕就不复存在。他把门打开，蔑视地朝大街上指了指。叔叔怒不可遏，拂袖而去。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他的脚被扭了一下，只好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身后留下了侄子嘲讽的笑声。

西科·弗隆达利亚从此春风得意。再没有人叫他弗朗西斯科。大家喜欢称他西科。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人欢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朋友们前呼后拥。起初，他还出于对姑姑的敬重而规规矩矩地服丧。有的夜晚，因为有了姑姑，他甚至感到害怕。不过，他很快习惯了没有姑姑的生活。丧期一过，他便马上开始享受遗产给他带来的果实。他完全变了。

他获得了新的形象。一张和蔼可亲的脸，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身材中等，体态虽胖，但还不算臃肿。他风度翩翩、脸上暂时还没有出现因岁月流逝所留下的皱纹。如果不是因为他

这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对于任何一个不要求自己的丈夫有很高学问的成年女人来说，他会是个很好的择偶对象。

在朋友们的要求下，他把服丧期缩短了。丧期一过，家里还残留着为姑姑点燃的安息香和神香的气味，他就将在塔石空地上演出的德国马戏团的一个女演员带回了家。这在平静的街头传为笑柄。星期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上衣，戴着一顶英国式的帽子，在大教堂做完盛大的弥撒后，带着那女人散步在中央街，出入于“摩尔——摩尔”商店。故意买一些红色的吊袜带，紧紧地箍在那位白皮肤苗条的德国女人神圣的大腿上，以此来招摇过市。凡是遇见到他们的太太和小姐们都觉得他的行为有悖于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而难以容忍；心怀嫉恨的绅士们则对他的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嗤之以鼻。其实，他的这些常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完全是为引起朋友们惊讶而下的赌注。

那些巴结他、得到他好处的人就投其所好，极力吹捧他，说他具有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甚至称他为种马，使他更加不自重自爱。有时深更半夜，从那座过去曾是圣洁的房子里还传出琵琶和胡琴的声音。他经常在口袋里带着一小瓶蜂蜜，据他用一句不知道从哪首诗里学来的话说，是为了涂抹在“发情的雉鸠的玉嘴”上，以便更好地将它品尝。他自诩曾以重金寻花问柳，并有种种高雅的嗜好。他想保持自己挥霍无度、自命不凡的名声。他给聚会的人们讲述着自己的风流韵事。人们边听边笑，有的人表示相信有的人佯装相信。他那从很远就能听得见的狂笑声已全城闻名。过去类似“蠢猪”及“傻瓜”等蔑视的外号现在已经由表示尊敬或至少当面表示尊敬的称呼“新富翁”所代替。

他最要好的朋友名叫西尔维利奥·阿尔梅达，是一个英俊、放荡、诡计多端的小伙子。这人自称是西科的保镖。他没有让

西科随心所欲地享受暴发户的富贵，而是由他来安排一个个疯疯癫癫的行动，筹划一个个肆无忌惮的闹剧，组织一次次穷奢极侈的聚会。原本简单无知的西科就这样一步步地名声扫地、良心泯灭。

有时候，西科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特别是在夜晚的恶梦中，他梦见贝姐姑姑那张和他熟悉的脸全然不一样的被愤怒扭曲的脸，梦见姑姑手持扫把来惩罚他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赶紧低声下气地去找贝姐姑姑赞佩的那位牧师，也就是经常打他这位懒童脑袋的那个葡文、历史和地理教师赛拉芬神父忏悔。他照例要受到严厉的责骂以及进地狱之类的威胁。神父总说“地狱里的烈火是世界上最任何烈火都无法比拟的。”

他离开同伙圈子，将自己关在家里，摆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念着神父给他施念的冗长的祷告词来洗刷自己的罪恶累累的灵魂。然而，等到惊魂稍定，等到西尔维利奥一帮人为了不失去这位慷慨大方的“财神爷”吵吵嚷嚷地破门而入时，他马上将保证和誓言弃置脑后，又一次进入疯狂的圈子，又一次以下不为例来为自己开脱。

他是狂欢节期间最疯狂的人。原本与熙熙攘攘的“华人区”截然不同的宁静的“基督城”，在这纵情欢乐的狂欢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从沉睡中苏醒。“吃大户”的人群，今天奔这家，明天到那家，常常在深更半夜把一家家的主人从床上叫起。

早春二月，寒气逼人，但根据古老的习惯，即使被人们从温暖的被窝里叫起，也不能拒绝接待这些吹吹打打、带着尴尬面具的人们，必须按当时盛行的礼节，打开大门，欢迎客人，甚至要挪开客厅里的家具，腾出地方供人们跳舞。

反应敏捷的佣人们赶紧跑到小食品店或饼店去买夜宵。不过，人们对此倒不会有过分的要求，一碗粥，最多再加些肉包

或点心饼干之类的东西就足够了。他们的目的是取乐，是度过一晚欢乐无忧的时光。

这伙人纵情地拨弄着八弦琴、六弦琴、小提琴及其它乐器，弹奏着进行曲，或是华尔兹曲狂跳乱舞，沉浸在狂欢节的欢乐之中。在来到目的地之前，他们戴着假面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古老的“基督城”那弯曲狭窄的街道，经过南湾，一路喧嚷，出尽洋相。与过节无关的中国人无不怒目而视，从心里指责这种只有“野蛮”人才干的疯疯癫癫的行为。

西科·弗隆达利亚在这个时候显得与众不同，与以往的自己判若两人。他俨然成了“吃大户”的组织者。他制定战略，选择能提供好夜宵的家庭，或者提前通知，或者突然袭击。他有自己的“队伍”，随时增减戴假面具的人员，给他们发号施令，仿佛一个将军指挥着驯服的部队。这是他的时代，他正从事着最壮美的事业。在这方面，他显示了比其他人更高的组织指挥才能，西科还是跳波希米亚舞和波兰舞的高手，理所当然地成了舞场上的大王，聚会中的主角。他的许多取乐的设想都如愿以偿。

他在狂欢节期间最喜欢穿的服装是“旧袈裟”，再配上一个可笑的假面具，真是风采绝伦。他能用一口流利的方言玩幽默，说笑话，妙趣横生。他毕竟有一定的教养，所以从来不像有些人那样利用面具掩护而侮辱别人或予人难堪。他认为，那种做法完全和狂欢节精神背道而驰。当他决定要嬉戏时，就学着老太太的样子说话走路，进行滑稽的表演，但不会伤害别人。不过只有一次例外，以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做过。一旦遇上对手，他使用纯粹的方言进行挑逗，演出一幕妙不可言的闹剧。围观的人们无不为之捧腹。

他的朋友们以及对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他如此策划、组织和指挥“吃大户”而又不伤害别人，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干和乐善的性格，可他又怎么会是一个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将来、不愿工作、不愿走正道的人呢？他用哈哈一笑回绝别人的谆谆忠告，完全沉陷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中。如果没有任何填补，这样的奢侈又能维持多久呢？

狂欢节一过，他那种开拓和创新的精神就荡然无存。当别的人中断几天后重返自己的工作轨道时，西科却又回到了他的风流场上，穿梭于琵琶钹、粤剧演员和高级妓女之中。幸好他倒没有染上诸如赌博、吸毒等恶习，尽管都尝试过，但没有成瘾。

在规矩人看来，他是个浪荡公子。不管他是不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后代，正派人家的家门总因为他头上的那个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光环而朝他关闭。过去，还可以借口他年轻来原谅他，可现在他已经是个快 30 岁的人了，已经没有任何原谅他的理由。他的这种坏名声早已对蒂莫特奥叔叔和他那位虚荣心极强的夫人带来不利的影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以免再次感到耻辱。

在别人的唆使下，他为了使自己的名声更加远扬，甚至敢于做出前所未有的蠢事，丝毫不去考虑它的后果。在形形色色的坏事中，要数他在“华人区”康公庙前地所干的那件事最令人憎恶。

某个农历节日的晚上，在庙前广场上举行的庙会吸引了许多中下层老百姓。那是典型的中国节日。煤油灯及无数的蜡烛和灯笼将庙宇照得通亮，虔诚的信徒们从那儿进进出出。神香的檀香味飘溢在整个广场。庙会上汤面摊及其它小吃摊鳞次栉比，小商贩、算命的、拔牙的、卖药的、说书的、卖艺的更是比比皆是。

西科和他的那一伙熟悉巴萨尔区的人们随意转悠着。后来，他在围着高台观看柔术表演的人群旁站住。他想钻进去，靠近那位正把自己的身子弯得像个圆球似的女演员。姑娘的表演正赢得一阵阵的喝彩声和惊叹声。然而，前面四五层的人墙使西科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紧靠他前面的三个中国人根本不理睬他的请求，甚至彼此靠得更紧了。

一贯随心所欲的西科碰了壁，起初感到气愤难忍，渐渐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想到了个主意。他的朋友们知道后，有两人表示反对，认为在巴萨尔这样的中国人地盘上“胡闹”是很危险的。那位常常唆使西科干出轻佻举动的西尔维利奥却说：

“你不敢这么做。我敢打赌……”

西科接受了挑战。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细绳，走上前去，紧挨着这三位观众。姑娘在台上转着，三位观众完全陶醉在她的性感的表演中。他们每个人的后脑勺上都垂着一条长至腰间的大辫子。这三个呆子来自中国内地的村寨，因而对城里的“奇迹”感到十分惊奇。

西科在朋友们的掩护下，借着侧面昏暗的灯光，敏捷地用细绳将三条辫梢绑在了一起，并打上一个死结。朋友们不由得害怕起来，因为动中国人的辫子意味着对他们莫大的侮辱。可是那三个正聚精会神地观看姑娘表演的受害者竟然丝毫也没有察觉。

顺着西科的一个手势，他们悄悄地离开了那儿，来到一个能够欣赏到结果的地方。旁边，一位拔牙医生正在煤油灯下给一人拔着牙，可怜的病人发出呜呜的哼叫声。

柔术表演结束了。正当人群散开的时候，响起了辫子被扎在一起的三个男人的叫喊声。他们一边拉着辫子，解着绳子，一边破口大骂着。西科和他的朋友们趁着混乱安全地撤至诺瓦·

德·雷依街，然后消失在福隆新街。当他们发觉无人跟着时，便停住脚步，随后发出难以忘怀的笑声。在这伙疯子中，只有一个人头脑比较清醒。

“你下次可别找我干这种事。如果我们被发现，可有好瞧的了。所有的人都会追上来的。”

千真万确。那是一个轻狂的人所玩的可恶的“游戏”。然而，西科自称为是当晚的英雄，他又赢了一回。第二天，有关他这一壮举的趣闻传遍了他经常出入的场所，传遍了整个“基督城”，同时，也被编进了这位轻浮的弗隆达利亚故事集中。不过，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科没有敢从康公庙前地经过。

7

在西科放荡的史册上还有下面的一段壮举：

一位年近四十、相貌平平、胆小谨慎、无足轻重的公务员，轻率地与一位比他小 15 岁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精力旺盛、性欲强烈。人们不明白这位公务员为什么在独居这么长时期后结婚，更不明白为什么竟然与埃尔梅琳达·索艾依罗搅合在一起，她可是个干了好几件蠢事背着破鞋名声的女人。结婚后她也没有丝毫收敛。她背叛自己的丈夫，已是人所周知。她成天穿金戴银，打扮得妖里妖气。这是一位极其平凡的公务员的薪俸所无法提供的。人们知道她的姘夫们都是警卫队的中士。丈夫将她当作公主，对有关她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没有什么怀疑。对女人的指挥棒，他是绝对地服从。他有一个不该属于他的名字——马尔梅特里奥·平托。然而，当地的人却称他绵羊。

在本地的男人们看来，埃尔梅琳达那种对外来人偏爱简直是一种挑衅。他们对她的所有挑逗，对她那一对仿佛老想跳出胸口的高高隆起的乳房以及胴体的其他滚圆发达部位的一切企

图都付之东流。她对这些毫不理会，认为最好别和“自己人”搅合在一起。西科却发誓要冲破这道防线。

事情的起因是西科和他两个朋友，其中当然少不了西尔维利奥·阿尔梅达，对和埃尔梅琳达相好的一位中士家的窥探。那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宅院旁边30米的地方种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圣·若瑟树。老树杈多枝密，易于攀登。三个人爬到树上，刚好达到窗户的高度。情人们哪里想到，他们的一切活动，甚至连微小的动作都被那几双贼溜溜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西科对映入眼帘的这一切禁不住垂涎三尺。当他们坐到某家咖啡店喝上啤酒时，还在那儿兴奋不已。西尔维利奥恶毒地咒骂那个女人。对于这位惯于自高自大的人来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西科则说，总有一天，他要把她弄到手。又气又恼的西尔维利奥问他怎样才能弄到手。“等着瞧。”西科回答。又一次打赌开始了。

西科开始想尽办法亲近绵羊。他发现，绵羊除了喜欢那女人，还爱好玩纸牌。西科也是玩牌的高手。一天，他在路上拦住了绵羊，故意说起纸牌的玩法。还说自己也喜欢玩牌，愿意和他来一盘。那个头脑简单的男人，对富豪弗隆达利亚能和他打招呼受宠若惊，便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就一起走到若奥·托梅·沙卡里亚斯咖啡店，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绵羊的牌艺是出了名的，可西科也毫不逊色。不过，西科故意出错牌，输给了绵羊。战斗结束了，西科宣布自己失败了，但希望下次再玩。被几句赞美之词弄得飘飘然的绵羊马上接受了邀请。这真是利令智昏。

第二次打牌安排在西科家舒适而豪华的客厅里。西科知道，绵羊一定会将打牌的事告诉他的妻子。这次参加打牌的全是西科的同伙，可是那位无足轻重的公务员却又一次成了赢家。

后来又玩了几次。现在绵羊已声称西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于是，西科想邀请这位朋友及其“尊贵”的夫人共进晚餐就不难了。他说什么夫人的光临使他不胜荣幸，说他家里有一位能做各种菜点的厨师，还有一位虽然年过半百但无可挑剔的女佣。

贝姐姑姑在世时，埃尔梅琳达从未到这儿来过。今天她打扮得格外华丽妖艳。她还没有习惯出入于“贵族”家门，于是对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感叹不已。她对这顿丰盛的晚宴十分满意，对那些豪华精美的家具物品，什么银制餐具、瓷茶具、客厅和餐厅里的地毯、带靠垫的、高雅舒适的沙发和坐椅、高级薄纱窗帘、以及对那彬彬有礼又仔细周到的女佣人都感到非常满意。

西科安排了几个人陪绵羊打牌。作为主人，他不能冷落了这位漂亮的夫人。因为除了丈夫的愚拙以外，他爱玩牌及其它的许多习惯都使她感到讨厌。

就这样，西科单独陪着这位夫人。他能说会道，完全用葡语，而不是用方言和她交谈，因为埃尔梅琳达整天和中士们厮混，装着自己不懂当地方言。西科用上了从叔叔那儿学来的教养及所有温文尔雅的举止。那女人是在普通人家长大的，她已习惯于憨厚的丈夫吃饭时只穿着睡衣和短裤，习惯于粗鲁的中士们不给予丝毫的温柔而只是迫不及待地与她上床。因此，她轻而易举地被澳门土生胡安的进攻所击倒。西科使她觉得自己成了南湾区或老楞左区的某个贵夫人。他善于辞令，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他给她讲述一些幽默风趣的故事，让她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夜晚。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用柔和的声音讲一些双关语。一会儿，她问他：

“你有着这么多东西……还一个人生活？”

“嘿，我梦想的女人还没碰到，或者已经有了主人。”

随着埃尔梅琳达的呼吸，她那迷人的胸脯像是海浪一般起

伏着。她把目光转向周围的家具、窗帘和地毯，接着，舒了一口意味深长的气。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浓郁的高级香水味混杂着隐隐约约的狐臭，熏得弗朗西斯科差点失去理智。不过，他没有再进一步，他担心任何稍微越轨或容易引起怀疑的一步会将整个计划打破。于是，他们继续像先前一样，一个彬彬有礼侃侃而谈，一个面带微笑侧耳聆听。告别的时候，绵羊已经被金钱、美酒和雪茄弄得飘飘然。他赢了，无法控制自己心头的兴奋。当西科握住埃尔梅琳达那只发烫的手时，从她那闪着火焰的两只黑黑的大眸子里感觉到她的留恋之情。

西科的朋友们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在牌桌上认输，更不明白为什么让他的钱白白流走，不禁问道：

“你打的赌怎样啦？最起码也该得到点什么呀？”

“耐心点。必须等待。”

他了解到她喜欢玫瑰。第二天让人从因为没有姑姑的精心照料而不如先前茂盛的花园里挑几支最漂亮的玫瑰给她送了过去。埃尔梅琳达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和充满拼音错误的句子写了张便条表示感谢。同时，因为自己贪吃，所以也给西科送来了用鸡蛋和牛奶制成的蛋糕和牛奶布甸。

没过多久，绵羊给西科送来请柬。他请西科和那些牌友们去他家吃晚饭。说他的夫人将给他们制作鳕鱼包和野兔肉，那可是澳门没有任何其他人赶得上的。当然，这些葡萄牙菜全是她在和警卫队的那些中士们鬼混时学来的。

绵羊的家既显贫穷又显乱杂。埃尔梅琳达当然只关心自己。她穿着讲究，化妆艳丽，但却没有耐性收拾房间。接待客人的小客厅明显地让人感觉到是临时布置的。这种家庭让西科颇感惊讶。不过，他去那儿不是为了欣赏家具摆设，也不是为了欣赏墙角或地面的清洁。

与这个贫穷和凌乱的家相反，女主人却是让人垂涎欲滴。她半裸着胳膊，两只招人的、丰满的乳房从大敞领口微微露出，那细细的腰、圆圆的臀，活像一只小母马，充满着强烈的性感。她用一个个矫揉造作的姿态摆弄着长长的裙子，展示着崭新的靴子，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她仿佛是一只熟透的桃子，只等着别人品尝。有什么理由让这样的桃汁只留给大胡子中士们专用？西科看着这个雕塑般的精品，就感觉到热血在全身沸腾。

要么就是今天晚上下手，要么就认输。在前来绵羊家的路上，他的朋友们，特别是西尔维利奥就一直在提醒他。这可是关系到他打赌的声誉。不管何时何地，也一定要保住名声。

客人们刚刚进门不久，绵羊便把他们拉到早已准备好的牌桌旁。他期待着自己继续走运，其他人继续惨败。他甚至为此买了副新牌，而将原来那副又脏又旧的牌扔到了纸篓里。

根据事先订好的计划，西科只打几盘，然后便撤出来，由他的朋友们负责缠住男主人。在开始的半个小时里，埃尔梅琳达进进出出，不耐烦地扇着扇子，满脸不高兴的神情。她没有像出门那样盛装浓抹，但只要同样能展示自己美人鱼般的迷人的魅力，这又何妨呢？

当西科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别人时，绵羊高兴得哇哇直叫。西科受不了他那疯子般的狂笑，以及一激动便从嘴角流出的口水。他确实令人讨厌，不难理解为什么埃尔梅琳达喜欢要中士那疯狂的亲吻而不要这张丑陋的嘴脸。

朋友们虽然打着牌，但都在密切注视着西科。看着他如何将那位漂亮的女人带出去完成他的输赢。西科则坐在绵羊的身旁，不言不语，似乎专心地欣赏他的牌艺。

女人站在通往厨房的走廊里，毫不掩饰地挑逗似地看着西科，撩人的胸脯随着喘息起伏着。过了一会儿，她走进厨房，带

上了门。

过了几秒钟，西科站了起来，说是要去洗手间，去干一件任何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一般人是不会说出这种过分的随便的话的。绵羊大声叫嚷着，往厨房旁边指了指，随后又马上专注起手中的牌，把其它一切都抛到脑后。轻浮的弗隆达利亚走到走廊，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他口袋里装着一只碧玉戒指。埃尔梅琳达正对着炉灶准备着晚饭。他走到她身后，在她耳边吹了口气。她轻轻叫了一声，当发觉是他时，脸上立刻露出妩媚的笑容。

“坏蛋，……把我吓死了！”

“我可不是什么魔鬼，对吗？”

“不是，……但这么突然……”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棉绒小袋，取出了戒指。她审视着戒指，眼中露出羡慕和贪婪的目光。

“真漂亮……”

“这是给你的……让你记着我。如果不喜欢，我可以买一只别的。”

“不，我很喜欢。”

戒指立即被装进她身上的裙子口袋里，西科不必怀疑她是否不喜欢。他们面对面站着。那美人鱼的臀部来回摆动着，刺激着他的神经。他一下子把她抱住，咬住她的双唇，贪婪地吻了起来。她被他搂得喘不过气来，惊魂稍定，她也紧紧地搂着他，报以同样的火热。

“我爱你……我需要你。只要想到你，我就睡不着觉。”

他一边重复着这些话，一边抚摸着她的身体直至她那引为自豪的乳房。他不能满足于只用手了，他必须彻底赢赌。

“我们进去……到卧室去。”

“现在不行，……疯子，他会来找你的。”

“他正全神贯注地玩牌呢。”

他要拉着她往外走去，她不同意挣扎着撞在墙上，裙子发出呼啦啦的声音。最后，她还是让步了，只是让他轻一点，蹑手蹑脚地朝卧室走去。走廊门外那一边，一片喧哗，时而夹着绵羊的吼叫声。

冒险和害怕的感觉最终也刺激了这个对丈夫厌恶和蔑视的女人。此刻她的面颊开始发烫，双眼充满欲火。她乖乖地被他拉着往前走。

他们走进卧室，刚把门插上，他就将她挤靠在门上。就像江水冲出闸口，他们迫不及待站着就开始行那云雨之事。不过，她在这疯狂的时刻，还清醒地朝床的方向指了指。他们就这样拥抱着倒在了床上，木床发出了嘎吱的声响。她的大腿配上新的靴子和黑袜子显得非常性感，能给人以巨大的刺激。此刻，他们毫无顾忌地颠鸾倒凤，心急火燎，疯狂至极。最后伴随着压抑的叫喊结束了5分钟的风流。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两人都已是汗流浹背。只是到这时，西科才完全闻到了女人身上那股难以忍受的刺鼻的狐臭。他仿佛觉得那臭味已钻进自己的皮肤。于是，他赶紧钻进卫生间，反复擦洗以去除这可能引起麻烦的气味。

卫生间又乱又脏，散发出一阵阵尿臭味。他梳了梳头发，擦了擦脸，用来减少脸上的红晕，然后回到了客厅。

“你去的时间可真不短……”绵羊爽朗地笑着说。

“对不起……太过分了点。可就是不太痛快。”

“这事经常发生……我明白，只要需要，随时请便，在我家里不要客气。”

西科发出朗朗笑声。他衣服上和身上染有的狐臭味还不至

于引起绵羊的注意，因为这已是他的第二属性。整个晚上玩得热热闹闹，西科更是兴奋无比，不断地讲一些让大家捧腹的趣事。晚饭也吃得非常满意。埃尔梅琳达紧挨着西科，不时地在桌子下面钩一钩他的腿，拉一拉他的手。她满身香气，脸色红润，穿着得体，确实十分迷人。

当他们走出这家时，大家围着西科追问。西科昂着头说：

“已经到手了。”

“撒谎！”西尔维利奥不相信，大叫起来。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他们认为，西科没有机会，更没有胆量干那种事。西科回敬他们说：

“你们是想赖赌。你们不相信？那就请在我身上闻一下，是不是有她的狐臭味？还要证实吗？那好，她三天后要去我家，时间是3点半。你们到时看我是不是在撒谎。”

他们悄悄地躲在大街拐角处几米远的地方都看到了。他们曾提出来要躲在房间里看一切。不过，西科还是清醒的，没有答应他们过分要求。他说，作爱是两个人的事，需要秘密地、单独地进行，不能让别人看见。当然可以肯定，他们两人关在房间里面不会只是互相看着或仅仅握握手而已。

西科度过了一个难以忘却的下午。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急于求成，痛痛快快地享受欢乐。他们的第二次约会是在女人家里。这一次，西科对埃尔梅琳达的占有欲感到吃惊。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她长期如此下去，而她却狡猾地提出要抛弃丈夫与他同居。显而易见，她准备来当女主人、贵夫人，来占有他的所有财富。他认为，他作为性伙伴还可以，毕竟久经锻炼、经验丰富，但仅此而已。他和她泡在一起也只是因为一时性起，只是为了与人打赌。性欲满足后，他想的还是和朋友们在一起，逛大街、喝啤酒。他已经预见到她将会像一台抽吸器一样，吮尽

他的一切。她的目的是摆脱与那位庸才丈夫的极其贫贱单调的生活，而过上舒适安逸的日子。于是，他没有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答应考虑一下，这也是为了不伤害她。另一方面，西科也受不了她那强烈刺激的狐臭，那是一股殃及周围且又经久不衰的气味。他怎能一辈子忍受那股“香味”？不能。那气味只能供绵羊享用。

后来他们又有了两次约会，一次在西科家，后一次在她家。西科又有更多的发现。这女人不爱干净整洁，不爱操持家务。那些初次见到的情景，仍然原封不动延续至今。衣服胡乱地堆放着，或者挂在铁丝上，油乎乎的盘子泡在水里，地上和家具上沾满灰尘，床上又乱又脏，床单也不是经常换洗。不管西科有多少缺点，有多么不负责任，他却是极其注意洗澡、注意换洗衣服，不管是外衣还是内衣。他的皮鞋总是擦得锃亮，西服总是熨得笔挺。如果衣服上有个污点或者掉个扣子，他必然会朝佣人大嚷大叫。他的指甲总是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怎么会容忍一位成天只顾为给别人欣赏而打扮自己，衣服里面却裹着天生肮脏的女人来和自己一起生活呢？居然她还想搬到曾经是贝姐姑姑的家里来。不能，一千个不能。

最后一次约会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她又一次坚持提出那个要求。这是个既顽固又愚蠢的女人。她竟然想只要西科点头同意，便可立刻带上行李到那从天上掉下来的宅院里去享受荣华富贵。

西科从来就不会和人争吵斗嘴，可女人这种大胆的纠缠不休使他非常恼火。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挥舞着胳膊，干脆脆地回答：“不！”他们吵了起来。女人的嘴里吐出了最地道的粗话。西科无可奈何，起身离去。气得满脸通红的女人又回到了绵羊身边。因为，“手上有一只鸟总要比两只都飞走的强。”

西科赢了赌，也摆脱了他称之为“猪”的女人。由于朋友的宣扬，他的这段风流故事很快传开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和这对夫妇说过话。每当他碰到绵羊时，绵羊总是扭过脸去。这个至今还留恋着贵族牌友的可怜男人现在比西科还要为难。西科认为完全是那女人迫使他这样做的。那女人尽管现在见到西科时满脸怒气，可手指上却戴着 he 送的碧玉戒指。后来他听说她又回到了中士们的怀中，将爱分送给他们。不过，再不是“自己人”当中任何人也享受不到那种火热的情爱了。

然而，西科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了西尔维利奥暗中的对手。西尔维利奥对于西科攻克了埃尔梅琳达这个“堡垒”很不服气，因为像他这样一位自夸为征服者的人还没有能得到她。

8

后来西科·弗隆达利亚又进行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打赌。他的这一次轻率的举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天晚上，他在水坑尾街上的托梅·沙卡利亚斯咖啡厅打台球时，听到人们在谈论萨图尼诺先生。有关这位先生的故事已经人人皆知，而且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这一次，或许是因为喝了几杯啤酒的原因，西科却非常注意地听着别人议论。

萨图尼诺先生有三个女儿，都已快过青春妙龄尚未嫁人。父亲成天急着为三个女儿找对象，可不知什么倒霉的原因，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要她们。不能一概说她们都长得丑。可是，像父亲那样的大门牙糟蹋了她们的容貌。再说她们那种从上代传下来的走路姿势也实在难看。她们走起路来，背部向后倾倒，腹部向前挺进。萨图尼诺从小就有个外号叫“反向重音符号”。“基督城”的人们议论说，身材瘦小、沉默寡言的母亲只是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可没有给儿女们一个好长相。

一旦她们姐妹仨同某个小伙子在一起时，城里的闲话马上就会开始，猜测着其中那一位姑娘会是幸运者。听着那些用方

言说的闲言碎语，小伙子往往只在姑娘们周围转上几圈，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消失，转到别的女人身边或者去寻找其他的乐趣了。传说萨图尼诺感到很绝望，有时候他为此气得直用拳头击墙。当警卫队的乐队在华士古花园或嘉思栏花园的圆台上演奏时，你就看着他们一家人出现吧：三个女儿走在前面，一个个花枝招展，浓妆艳抹，时而互相低声说着什么，后面紧跟着父母和兄长。于是，总有人会通报一声：

“嘿，‘反向重音符号’们来了。”

人们说萨图尼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紧紧盯着目标中的男青年。只要某个小伙子陪着他的女儿们——她们从来不单独出门——送到家门口，也不管是否认识，父亲便立即走上前去，邀请客人进屋。每次他都是咧着大嘴，露出被尼古丁熏黑的牙齿和棕色的牙龈，显得过分热情：

“进来，进来。别客气，不来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吗？”

这种热情往往适得其反。目标中的当事人马上会处于戒备状态，因为尽管这葡萄酒的质量声誉人人皆知，可谁喝上他们家的这杯酒，谁就是迈出极其错误的一步。于是，小伙子们总是十分谨慎地谢绝着退出门去。弄得“幸福”、“漂亮”和“希望”三位千金小姐至今还是孤零零的单身大姑娘。

西科一棍棍地击着台球，心里却在琢磨着波尔图葡萄酒的故事。这个晚上，他运气极佳，台球桌上技压群雄。他忽然停了下来，大笑着说：

“我敢打赌，能够永远去掉他那请人喝波尔图酒的毛病。”

“什么？”周围的人们问道。

“我已经说了，我敢打赌。谁来与我打赌？”

人们又议论了一阵，最后决定以西科开的价格进行打赌。就这样，又一场戏剧性的打赌开始了。输赢并不重要，赌本数字

也不大。重要的是西科的挑战，计划已经在他脑海中形成，他仿佛感觉到人们轻轻拍击着自己的肩膀，赞叹着他的戏弄高招。

就在紧接着的星期天，西科穿着新的亚麻衬衣，平整的领子下系着红色的领带。在圣·安东尼教堂前地，他潇洒地朝萨图尼诺先生的二女儿“漂亮”走了过去，献媚似地抬了抬礼帽对姑娘点头示意。随后他便故意谈起了即将在嘉思栏花园举行慈善集会以及在何处出售门票的事。他站在三个姑娘中间，犹如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一样风度翩翩、洒脱自如。他与她们用方言流利地交谈着，使得姑娘更觉如鱼得水，亲切自然。西科竭力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竭力做出一些亲热的表示。不过，他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漂亮”身上。

他发现她的眼睛在激动的时候会不停地抽搐。她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惯：用舌头舔门牙，大概是为了让牙齿显得湿润光亮。尽管如此，她的体形虽然谈不上漂亮，但在三姐妹中是最好的。

他借口同路，迎着人们从沿街窗口向他投来的好奇的目光，和她们一起走过城区，穿过大三巴街。他每一次点头、弯腰，仿佛都没有专门朝哪一位姑娘，但却使“漂亮”情不自禁地为他这些亲热的举动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她的舌尖像是好色的小蛇一次又一次地舔着门牙，眼睛的痉挛也越加明显。

刚到她们家门口，早就从阳台上看得一清二楚的萨图尼诺先生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西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牙龈像他的这样黑。

“进来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好吗？”

西科装得感到很荣幸的样子，没有推却。他走进前厅，将礼帽挂在钩子上，一副巨商富贾的派头。客厅里的家具虽然显得有点粗笨，但玻璃柜子里却排放着银光闪闪的器皿。一眼便

能让人看出萨图尼诺先生经济上是过得去的。飘逸在整个家里的营养丰富的饭菜香味和客厅里的香花米的幽香混杂在一起。西科被全家人——只缺少一个儿子，当时他正在上海——围着，朝着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们端起了酒杯：

“为澳门的四朵玫瑰干杯！”

赞美之词算不得深奥。然而，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已经是再文雅、再亲切不过了。姑娘们高兴得低声嘘着气。

西科像是很有经验的样子，仔细地品尝着波尔图葡萄酒，然后，轻轻地咂咂嘴：

“这酒……神父的酒也无法赶上。”

他又自告奋勇地喝了一杯。波尔图酒确实不错。一阵吹嘘之后，他靠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俨然一副勋爵的样子。

萨图尼诺先生完全被他吸引住了。这样一位如此有教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有那些倒霉的名声？难道是人们对富人的诬陷和妒忌？西科每说一句话，三个姑娘便都发出一阵尖声的感叹。“漂亮”小姐感觉到自己是西科注意的中心，而西科也已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倾向。客气一番之后，西科接受了在他们家吃中饭的邀请。他这一“不客气”，赢得了一顿既有葡萄牙风味、又有澳门特点的白薯、大虾和炖牛肉。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仅仅为了赢赌，自己正在利用人们习惯的热情，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危险的玩笑。

他旁若无人地吃着、喝着。萨图尼诺先生如果稍稍有点分辨能力，如果不是如此为女儿们的事情着急，他就会对这位几天前在街上还只是漫不经心与他打招呼的年轻人这样的不请自来，这样的阿谀奉承抱有怀疑。

饭桌上，西科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口才。他口若悬河，妙趣横生。这样的人材是无可挑剔、不可否认的。他用那些胡编

乱造、夸张离谱的故事让这一家人听得津津有味。他的绝妙的表演，使人们回想起了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功绩。萨图尼诺先生陶醉在幻想中：自己的女儿和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堡垒已经攻破了。”西科喝得满脸通红、打着饱嗝离开时，嘴里轻声嘟哝了一句。

他就这样与萨图尼诺家人开始了来往，随后又假装要与“漂亮”小姐谈情说爱。姑娘当然求之不得，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公开场合，这位反复无常的花花公子装出一副热恋中人的样子。他对周围的议论一概不予理会，拽着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类事情的姑娘，无耻地玩着他的“游戏”。

他带着“漂亮”小姐在嘉思栏花园的集会上跳舞，带着她在各种各样正派、斯文的澳门人士面前走来走去，招摇过市。他轻而易举地让姑娘及其父母相信，他的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于是，姑娘的父母默认了他，配合着他，还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便利条件。如果西科还没有走到与姑娘上床这一步的话——机会可真是不少——那仅仅是因为他还不想享用这个没有引起他任何兴趣的姑娘身子。而且，他将来还可以说自己保护了姑娘的贞洁。他对朋友们当然没有说出这个秘密。他想让他们对此感到惊讶，让他们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这个姑娘。其实，他的朋友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因为每到宁静的夜晚，他还继续着他原来的浪荡生活。

人们对萨图尼诺先生没有少提醒。说那个西科·弗隆达利亚不是个好东西，已经干过很多缺德事，身上有很多毛病，甚至把自己的姑姑都气死了，他的叔叔和婶婶也无法和他来往，连话都不同他说。咒骂西科最凶的，要算帕蒂拉姐妹了。她们都是澳门最有名的长舌妇。可是，萨图尼诺先生作出一副不爱听

的样子，将这些劝说和议论弃置一旁：

“要是他不喜欢我女儿，还追她干什么？他很富，也明明知道我没有钱。”

一天下午，当西科痛痛快快地喝完杯中最后一口波尔图葡萄酒时，萨图尼诺先生轻声咳嗽了一下，提起了他们结婚的事。显而易见，他不想隐瞒自己为此事而焦急的心情。西科演戏似地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顺杆而爬，说是为自己能与先生的“白如玉、洁如镜”的女儿共有明天而深感荣幸。然而，他脑子里想象的，却是朋友们为他的玩笑开到这种地步所露出一张张惊讶的面孔。

于是，确定了正式向“漂亮”小姐求婚的日期。不经过这项仪式的婚姻，不能算是高雅文明的婚姻。萨图尼诺先生要将求婚仪式办得既隆重又热闹，要声震澳门。他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回击一下那些诽谤者以及那些匿名信的作者。他邀请了许多人，有社会名流，也有普通百姓，来参加这次热闹非凡的、丰盛的“茶宴”。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一喜庆的活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西科选的这个日子正好是狂欢节的前夕。

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找到了萨图尼诺先生。他解释说，自己的干涉虽然有点过分，但是为了“漂亮”小姐，那件事情还是到此为止的好。西科不值得当人家的女婿。如果是那样，那将是姑娘最大的不幸。可是，萨图尼诺先生听不进规劝，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那是女儿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谁也说不准，或许有不幸会降临到其他女儿的头上呢。

西科的朋友们，摇着扇子，也摇着脑袋，无不对他的行动感到惊诧。西科·弗隆达利亚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不是真的要与“漂亮”小姐结婚，那么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过分了？然而，三桅船船长的这位汗毛浓重的后代，却想干一件流传百世的、滑

稽可笑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选定的那一天，尽管准新郎还没有到，可是萨图尼诺先生家已是宾客盈门。“茶宴”开始的时辰到了，却连西科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时钟的指针毫不留情地往前走着。“漂亮”小姐连问了好几次，投向父亲的目光中越来越多地充满了焦急不安的神情。萨图尼诺先生竭力掩饰住自己的焦虑不安，热情地招呼着客人。他不时地耸耸肩头，微笑着向人解释说，西科肯定是因为什么意外才迟到的。不过，他也不得不拿出手帕擦去额头上和脸上的汗水。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整个屋子里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一种不幸的气氛。“漂亮”小姐和她的母亲、她的两位姐妹，还有比较亲近的女友，都退到了房间里。从上海特地赶回来的哥哥的脸上已经露出愤怒的表情。

又过了半小时，客人们从窗口往外窥视着，估计着将要发生的丑闻。另一些人索性来到大街上，紧张地往远处眺望。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愤愤地议论着。西科的朋友们，包括那些和他打赌的朋友们，有的也开始谴责他，有的干脆悄悄地溜走了。他们面对着两种选择：一是打赌，二是现实。谁也没有想到西科的恶作剧会闹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又过了半小时，从街的另一头终于传来了中国锣鼓声和唢呐声，还伴随着鞭炮声。西科坐在一顶红、蓝两种颜色装扮的轿子上，由身穿蓝色夹克和红色长袍的随从簇拥着。这完全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颜色，也绝对是一个狂欢节的队伍。

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了。人们大声地说着、闹着，乱成一片。窗口上人头晃动，大街上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队伍来到大门口，抬椅落了下来，穿着蓝上衣红裤子的西

科从椅子上站起身，挂在草帽四周的鲜艳的红色彩带直垂到腰间。这不是新郎官的严肃打扮，完全是狂欢节队伍中作滑稽表演的小丑的装束。

他抬眼朝窗口望了望，欣赏着他的观众们的惊讶的神情，享受着他胜利的喜悦。他看到了萨图尼诺先生瞪得大大的双眼中所露出的惊惶与疑惑的目光。他朝萨图尼诺先生极其滑稽地鞠了一躬，然后用嘲讽的口气说：

“你的波尔图葡萄酒确实味道很美……不过，你这次也没有成功。”

说完又鞠了一躬，便坐回到轿子里，下令离开这里。本应该出现哄堂大笑的场面，可是却鸦雀无声。人们大为震惊，大为恼火。这完全是一场令人愤慨的闹剧，也是一场羞辱。怒不可遏的人们纷纷骂了起来：

“流氓！不知羞耻！”

萨图尼诺先生双腿发软，差一点昏倒在地，被别人搀扶着回到屋里。楼上的“漂亮”小姐在女人们的哭泣声中昏了过去。客人们开始散去，以便远离这难堪的场面。摆满鲜花和菜肴的桌子静静地支在那里，佣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上海回来的萨图尼诺先生的儿子不敢贸然去追赶那位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只是站在那里吼叫着、恐吓着，说什么要不是被人拉住，他非要杀了那小子不可。

西科回到家里，等待着朋友们前来祝贺。可是，谁也没有出现。他达到了目的，显示了自己是闹剧之王，也教训了萨图尼诺先生不要随便请人品尝享有盛名的波尔图葡萄酒。可是，家里死一般的寂静，使他感到压抑。他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他的不负责任的闹剧的整个过程。他转过身子，背对着姑姑的遗像，他没有脸见她。他现在尽管脱离了姑姑的管束，但并不觉得幸

福。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晚上，他连晚饭也没有吃好。和他的习惯相反，这个晚上，他也没有勇气出现在咖啡厅。

以后的几天中，他那胡作非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日益明显。在他认为应该得到赞扬的时候，他受到的却是批评和谴责。玩笑是不能开到这种份上的。萨图尼诺先生受到了嘲弄，蒙受了耻辱，但他却赢得了全城人的同情。那些因为西科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后代，或者因为这位纨绔子弟有钱而曾经接待过西科的人家，永远也不再让他进门。许多人同他断绝了来往。他手中接到的全是署名咒骂他的信件。许多原来怂恿他放荡的朋友为了推卸责任，也离开了他。只是那些浑浑噩噩、什么也不愿失去的人还和他保持着来往。

蒂莫特奥叔叔找到家里，对西科暴跳如雷，吼骂声响彻整个街道，以致所有的邻居都被惊动，纷纷站到门口观看热闹。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没有听到西科的声音。

“这真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耻辱……你是一个恶棍！好在你的姑姑已经死了，没有让她看到你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

萨图尼诺先生的儿子不清算这笔帐是不甘心去上海的。他请了一帮原来的同学，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破门而入，把西科打了个鼻青脸肿，还敲断了他几根肋骨。这是西科应该受到的报复。他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只有他所豢养的寄生虫们才去探望过他。

他确实赢了赌。萨图尼诺先生再也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品尝波尔图葡萄酒。他也不想去医院告他，因为他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丑闻。揍他一顿就可以了。西科对袭击他的人也不敢有什么怨恨。名声遭到污辱的“漂亮”小姐，从那以后一直躲在家里，人们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见到过她。只是有人偶尔看

见她头戴面纱，悄悄地出现在教堂早祷弥撒的不被人注意的一角。后来，她和全家人一起悄然离开澳门去了上海，据说她再也不想回到这个曾经蒙受过羞辱的地方。几年以后，人们听说她已经和一个不用品尝波尔图葡萄酒的男人结了婚，而且成了一群孩子的母亲。

以上便是西科·弗隆达利亚的无与伦比的壮举。

9

尽管他是一个对什么也不在乎、都不负责任的人，但他的心肠并不坏。萨图尼诺先生的儿子挥舞的棍棒和气得吐白沫的蒂莫特奥叔叔的谴责，使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赤裸裸的严酷的事实。他本来只是想成为最大胆、最独特的开心大王。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想到过“漂亮”小姐的声誉。对于他来说，她只是这场赌博中的一个赌具。但他也确实没有想到过，要用他那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使姑娘的名声受到污染。姑娘，本来就最容易受到伤害。而她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伤害，也是她一生中最多最惨的一次。因为流言蜚语没有放过她。说她经常和那流氓幽会，经常怎么怎么地在一起，说得有鼻子有眼。总之，把她说成是一个被他的双手玷污了的女人。

他希望弥补自己的过错，可是为时已晚。没有人能原谅他，没有人再敢相信他。他完全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西科·弗隆达利亚借口生病，破天荒没有去参加狂欢节的游行，实际上是因为那顿挨打，当然也远不止这个原因。

他已经 30 岁了，人已成年。谁也不会允许他像永远长不大

的孩子那样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年轻人的轻举妄动，他早就干够了。整个社会对他也已经受够了。他只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他的人缘也一落千丈。他觉得自己在随着流沙下滑。尽管他仍然用傲慢的姿态来面对别人的挑衅，然而，每当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他似乎都感觉到人们在他背后划着十字，向上帝祈祷。

夜晚，贝姐姑姑常常在他的恶梦中出现。她总是怒容满面，腮旁挂着泪水，手里举着椰木扫把。她埋怨他没有实现他在她临死之前许下的诺言。种种不吉祥的征兆压抑着他，使他不得不多次跪到姑姑的遗像前，祈求她的原谅。悔恨交加的西科，来到已经荒凉的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墓地，慷慨地花钱将它重新修复，暗中祈求祖宗们的保佑。他还可怜巴巴地找到赛拉芬神父，要进行忏悔。

“滚开，你这个无赖！我不会听你忏悔。任何再虔诚的祷告，也无法洗刷你的罪过，拯救你的灵魂。你已经气得我犯了肝病。我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平静，上帝宽恕我吧……滚……魔鬼！”

被驱赶出来的西科，冒着雨，跌跌撞撞地走在石子路上。他脸上发着烧，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神父的话就像一块烧红的烙印，烫痛了他的心。难道自己真的要被上帝抛弃了吗？

他的那群狐朋狗友，此时正在靠近街头的拐弯处等着他。他们又来找他去吃喝玩乐。这是他的薄弱意志所无法抵御的诱惑。最坏的那个西尔维利奥，对他夜里常做的恶梦，对他想改过自新的虔诚进行挖苦、嘲笑，其余的人也跟着附和。尽管如此，他还是从这些人中间感觉到了宽慰。他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环境中。从此，他更加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想以此来消除压在他良心上的沉重负担。而人们则更加谴责他，说他居然毫无悔改之意。

他对金钱的挥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开始感到手上缺钱了。他在把姑姑的存款以及装在那个袋子里的金币和银币全部花光以后，又卖掉了姑姑留下的首饰和股票。再后来，就轮到了大炮台下的房产，接着又是东望洋山脚下的地皮。为了急于摆脱囊空如洗的困境，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他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卖出的。他也曾想努力保住姑姑曾经住过的房子，可是最终也不得不将它抵押了出去。现在，他又不得不开始一件一件地变卖姑姑以赤诚的爱心为他以及他未来的家所置办的家具。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地走向毁灭，为此，自己的那一切不良行为应该立即停止。然而，要将自己山穷水尽的实情告诉给那些一直纠缠着他、吃喝着他的朋友们，这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件更令人痛苦的耻辱。

他必须放弃自己的虚荣心、结束自己的风流史、改变自己浪放不羁的生活。西科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找个工作。为了不让朋友们发现自己家里的那些家具、那些银制器皿以及那些舒适的生活用品的消失，他已经不能在家里接待他们。有一天，他用微笑掩盖住自己的尴尬神情，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说，他要找一点什么事做。朋友们不假思索、不留情面的回答，不禁使他目瞪口呆：

“什么，你有那么多钱还要工作？你想要做什么工作？你又能做什么工作？”

他立刻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勇气将一切实情向他们坦诚相告。他担心朋友们会抛弃他。他开始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愿意和他在一起，是因为把他当作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他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这种必然的、悲惨的结局。蓝花细瓷碗具没有了，姑姑留下的首饰没有了，还有客厅里的黑木家具也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他甚至还负了债。因为人们都以为他

肯定还有钱，所以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肯给他贷款，但后来再也没有人肯借钱给他了。最后，他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贝姐姑姑住的房子，用以支付抵押和偿还其它不可拖欠的债务。

18个月前，他利用“漂亮”小姐进行了一场恶作剧。18个月后的现在，正当姑娘和她全家启程前往上海时，他已经身无分文、囊空如洗，已到了可耻的破落地步。他也无法再隐瞒自己的困境了。他相信报应，相信自己正在受着恶因的惩罚。他干了许多令人憎恨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是一个连上帝都不肯饶恕的无赖。

他现在已经不能再讲究什么穿戴了。过去的他，一向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身着雪白的衬衣，脚穿光亮的皮鞋，完全是一派花花公子的打扮。今天的他，穿的是皱皱巴巴、又脏又破的衣服，完全是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因为欠了洗衣工的工钱，他的不少衣服被拿去抵了债。另外一些比较新的高级衣服，也被他包包扎扎，夹在腋下，乘着黄昏时辰送到成衣店卖了。卖掉了房子，他只好在水手东街靠近华人区边上租了一套房，供那不幸的躯体暂避风雨。最后的那个夜晚，当他双手将姑姑的遗像捧在胸前，跟这座让他度过无数个欢乐的日日夜夜而如今已是空空荡荡的房子告别时，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他再也忍不住为自己的疯狂行为而失声痛哭。

他开始品尝贫穷所带来的痛苦的滋味。他已经不能再去咖啡厅了，只好一次次回绝别人的邀请。紧接着，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从挥金如土、奢侈荒淫的他身上捞足油水的西尔维利奥之流，竟然也对他不理不睬。他终于尝到了忘恩负义给他带来的苦果。

他低三下四地到处找工作。然而，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他被人拒之门外，被人骂成游手好闲的废物。许多人曾经妒忌过

他的富有，领教过他的傲慢，现在终于找到机会来奚落他。他们想方设法地让他出丑，让他难堪，甚至劝他去找萨图尼诺家的亲戚，去领受人家对他的拒绝。为了向人们借钱度日，他在脑子里列出了一个名单。他向名单上的这些人编造着各种荒诞无稽、无人相信的故事。然而，扔到他面前的每一个硬币，就意味着一扇可以求助的大门朝他关闭。他过去的那些朋友，只要迎面碰上他时都会赶紧扭过脸去，而他还得跟在别人身后，满脸堆笑地乞求施舍。人们对他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就像树条一样抽打着他的面颊。

“行，但这是最后一次！我不能纵容你偷懒。要想吃饭，就得干活！”

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还有更粗暴、更伤人的回答。最使他难以接受的，要算是先向他干干脆脆地喊一声“没有”，再朝他作出一副蔑视的表情。交不起房租，招致房东没日没夜的追逼、吼叫和侮辱。他竭力躲着房东，但往往越是想躲，越是躲不掉。后来，不单是房东，就连房东的两个太太和孩子们都跳出来，异口同声地逼迫他，根本不听他的那些语无伦次的解释。最后，房东威胁他说，不用去法院解决，因为那样要花很长时间。于是，在一个晚上，几个年轻、凶悍的中国人包围了这位毫无防备的房客，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并限他在48小时之内交清房租，然后滚蛋。要不，就在哪天夜里给他放放血。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他只好厚着脸皮跪到赛拉芬神父面前，请求他的帮助。这位上次已经被他气得痛心疾首的神父，这次的态度虽然没有上次那样生硬，但还是像放连珠炮似地责备了他一顿，最终没有拒绝他的请求。神父找到了一位慕教者，又通过这位慕教者的亲戚，终于在华人区的草堆横街附近租到了一小间住房。赛拉芬神父还在一家慈善机构为他找到了一个看

门的工作，条件是他必须保证重新做人。西科悔恨而又急切地又是赌咒又是发誓。他激动地用双手接过了神父给他的银元。这些银元可以使他两天不受饥饿。

有一段时间，他的不幸稍稍缓和了一下。起码他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有了一点能满足他最基本需要的钱。一贫如洗的西科，如今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很多人家共用一条又脏又臭的下水道，倒也不觉得多么痛苦了。当年他餐餐山珍海味、顿顿美酒佳肴，今天也只能在那些渔民、船工及装运工出入的简陋的饭馆吃饭。当然，他离开饭桌时，从来也没有感到过酒足饭饱，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允许他吃得太多。倒是他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使他可以和饭桌上的人们随便交流。在这儿，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但出于吹牛的本性，他常炫耀自己认识很多上层人物。于是，还真有不少中国人求他帮忙。

为了多赚一点钱，他做了一些中间人的生意。然而，由于他缺乏生意场上的随机应变的灵活手段，有一次被人告发，并被带到警署。幸亏不是什么大事。他请来了赛拉芬神父，含糊糊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不得不在那儿蹲了两个晚上。他哪里知道，这一次还是因为叔叔悄悄地帮了他的忙，他才得以过关。

“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的姐姐，为了我的先辈才这样做的。我永远也不想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知道这件事。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向阁下保证。”

西科后来没有敢犯同样的错误，因为那样的话，他将永远失去工作，失去赛拉芬神父的保护。但是，他却免不了干出其它的事情。

10

西科是个离不开女人的男人。但他却是个不懂得爱情的男人，也从来没有真正地、严肃地倾心于某个女人的男人。从15岁开始，他身边就没有缺少过女人。但她们只不过是he用来发泄性欲的工具。在他挥金如土的时候，玩过“高级精美的优质磁人”。然而，福隆新街及附近巷子里的高级青楼，早就对他关上了大门。现在，他只能在玫瑰围的一间间小屋里找到他的“爱窝”。而且，这也是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有的一次享受。那些过去曾伴随着琵琶和箏的乐曲在他耳边献过歌喉的“琵琶钗”们，如今见到他时都装成陌生人一样，有的索性将浓妆艳抹的脸扭向一边。他曾炫耀地说过自己给其中的一位买过一副手镯，但这个女人现在居然昂首挺胸地坐在抬椅上，嘴角露出傲慢的、蔑视的微笑。不管是对这个女人还是对其他女人来说，过去的那位花天酒地的弗隆达利亚阔少，已经翻过了自己历史的一页。

在他隔壁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位中国妇女。她35岁，体格强壮，以卖菜为生。她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地去卖菜，皮

肤晒得油黑发亮，嘴一张还露出几颗金牙。她说的广州话带有浓重的乡音，她的性格也带有乡下人的粗犷。她从来都是光着脚奔走，所以两只脚又肥又大，脚掌上布满了茧子。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才勉强穿上拖鞋。她长得不能算漂亮，但显得挺机灵。一张扁扁的脸，高高的颧骨，小小的鼻子上却露着两个大鼻孔，两只眼睛仿佛像两个倒放着的毛笔头。她的个子比西科的要高得多，这在中国南方妇女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肯定，西科在自己过去的伟大年代里，是不会浪费时间去注意这种女人的。可是现在，他彻底地衰落了，也就没有挑选女人的权力了。

阿太——这位高大女人的名字——没有一点儿女人的样子。这可不是她的种族的女人们的特点。自从孩提时代起，她就熟悉了许多种劳动，习惯了非人的生活。她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因而是完全的独立自主，但也蛮横霸道。她举止粗俗，嘴里常常吐着脏话。她的所有的对手都已被她制服。院子里的人怕她，巷子里的人怕她，甚至整个街区的人都要让她三分。

她说自己是寡妇，但还没有失去她女性的激情，而且这股欲火变得越来越炽热。她那厚厚的嘴唇、那用黑色或灰色的旗袍遮挡不住的丰满的乳房，充分显示了她性感的强烈。西科在她身上找到了答案。他觉得很孤单，便对她表示出种种亲热，时常向她投去含情脉脉的眼神。他不但自己真的动了感情，也使她堕入情网。他们就这样因为互相的需要而交上了朋友。

结果很快就表明，他干的是一件蠢事。这个女人在床上能大汗淋漓地大干一场，却没有一点儿女性的温柔。两天以后，她就掌管了西科这间稍稍体面、稍稍宽敞一点的住房，理所当然地住了进来，还将原来她住的那一小间租给了她的一个女伙伴。房东是个性情平和的男人。他接受了这种现实，因为他无法与阿太凶狠的嘴巴和粗野的行动相对抗。

西科当初在这大杂院里勉强住了下来，现在更能逆来顺受。只是在这个栖身之地，他却完全失去了自由。高大的女人完全控制了他那少得可怜的财产和薪水。为了避免引起她的大吵大闹，他没有反抗，默默地忍受了下来。他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如此严厉的管束，以至于对她望而生畏。

她每天只给他一些抽烟的钱和一顿中午饭的钱，晚饭则由她亲自来做，其它的开支也都由她来支配。西科期望着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较多的体贴，可阿太却没有丝毫温柔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女人看到自己通过走街串巷打零工、甚至给“基督城”的人家介绍女佣挣来的钱多于西科，而西科却永远是食不果腹的样子，还花着她的钱，于是久而久之，她也就失去了最初对他的那一点尊重。她是一个生性泼辣的女人。尽管言行生硬，但她还是需要有一个男人在身边，来满足她那火一样燃烧的性欲。她还是一个非常爱吃醋的女人。她不允许大院里和巷子里的其他女人和姑娘与西科接近。这个女人一旦发起火来，还真让人害怕。已经被贫穷和饥饿折磨得软弱不堪的西科，现在又被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认为自己倒霉晦气的想法弄得更加沮丧，更加颓唐，以至于在这个女人面前经常吓得心惊胆颤。他挨她第一巴掌的时候没有回击，于是从那以后，阿太便随心所欲，想打就打。为此，西科又成了大院里和他的圈子里的讥笑对象。

那是恶梦般的生存。房间很快变得又脏又乱，永远散发出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那里虱子成群，老鼠横行。一到夏天，一群群黑压压的蚊子，便从充满垃圾尘土、长时间不予清理的黑乎乎阴沟洞中钻出来，在闷热的天气里无情地在人身上叮咬。冬天，从摇摇欲坠的楼房的断墙裂缝中吹进来的北风，带来了刺骨的严寒。除此以外，墙上永远挂着返潮的水珠，从

巷子口射进来的那一点昏暗的光线，只能带来少得可怜的一点空气。西科是这儿唯一的非中国房客。人们知道了他的姘妇对他不好的情况以后，他受到了许多人的羞辱。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虽然他们年龄都很小，但他们往往最不留情面。

不知有多少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他被挤在酣睡的情妇那肥胖的身躯和墙壁之间，闻着从两个躯体上以及从堆满垃圾的地面上散发出来的臭味，听着老鼠叽叽的叫声，脑子里闪现着过去与姑姑一起度过的幸福生活的情景。他仿佛看到了那铺着干净床单的睡床，闻到了那安息香和神香的芳香，尝到了那摆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哎，他多么想再舒舒服服地洗一下那种热水澡，让热水将皮肤泡得通红，让沐浴将精神完全恢复。

他一个一个地回忆着当年姑姑建议他娶来为妻的姑娘的容貌，一个一个地回忆着那些因他的玩笑、戏弄和不负责任的放荡而受到伤害的姑娘的身影。现在，当他看到阿太那张又粗又糙的胖脸、那张露出金牙的大嘴，他甚至觉得那个名叫“漂亮”的姑娘也真的挺漂亮。

想到这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为自己的混帐脑袋所造成的这种可悲的下场而暗暗哭泣。他干那些坏事的时候，还不以为然。他戏弄命运，现在受到了沉重的惩罚。他已不再祈祷。他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上帝，一次又一次地将誓言和保证弃置脑后，上帝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他了。赛拉芬神父预料得太对了。他是一个应该永远打入地狱的无赖、魔鬼。

他常常做美梦，梦中他总是幸福欢畅。他也常常做恶梦，梦中他总是毛骨悚然。梦中见到的姑姑总是举着椰木扫把，嘴里一边说着什么，一边不停地呻吟。阿太的巴掌将他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回到了现实当中，再次闻着情妇身上和屋子里散发出的酸臭味。他现在回想起来，与这种臭味相比，埃尔梅琳达身

上的“香味”简真是天堂里的香味。现在的西科·弗隆达利亚的形象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鞋子无帮、胡子拉碴，多时不剪的指甲早已变成黑色。

赛拉芬神父知道了他的苟合丑事后暴跳如雷：

“西科，你是个最不要脸的人！你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你骗了我，也骗了大家。真是罪过，竟然与一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不停止这种做法，我一定把你赶到大街上去。我不能让你在猪窝里偷生。”

西科答应了，但没有照着去做。他知道神父不会轻易做出那个决定。再说，他也没有勇气离开那个“猪窝”。尽管那个女人粗俗野蛮，但她能保证他有饭吃。他害怕低三下四地满街去找工作，或者去沿街乞讨。他宁愿生活在这恶浊肮脏之中，也不愿去面临其它贫穷。况且，他也无法预料，如果他要逃离阿太，那女人还不知道要怎样对付他呢。尽管她没有给他任何的温柔和尊重，可她终究还视他为自己的专用品。当她愤怒发火的时候，还一边干着活，一边这样说。

11

只要一有可能，他就用阿太赐给的那几个钱，给自己单调贫乏的生活换换花样，到那家中国酒馆，在那儿的竹板凳上坐上一个时辰，喝上几盅最便宜的白酒。有时，他还能从其他人那儿赚一点钱。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喝酒时不吃其它东西。他现在一下班就直接朝那儿走去，免得在“基督城”再为他的穷困潦倒而遭人讥笑。

酒馆里的听众可真不少。像他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大家都愿意听他胡吹。尽管他不会写一个中国字，可是他讲的中国话却很地道。尽管人们以为他讲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中生有——像他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怎么可能曾经是个富翁呢？——但大家还是愿意听他这样胡编乱造，为的是从中取乐。他又担当起了小丑的角色，还乐滋滋地回想起当年他的那些荒唐可笑的经历。等到那女人为了给他洗衣服、或仅仅是为了把他关在家里而举着棍子找到酒馆来的时候，总引得哄堂大笑。

一天，他坐在酒馆一角静静地喝着。随着几杯白酒下肚，他的脸上露出了异样的神情。他看见酒馆老板靠着柜台，心事重

重地望着街上。老板是个 50 开外的大块头男人，一条天天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辫子垂在后背，嘴边留着稀疏的、他引以为骄傲的八字胡。西科发现，这一阵子以来，老板与以往不同，时常表现出心情郁闷的样子，本来就是黄皮肤的脸变得更加蜡黄，似乎出现了生病的症状。

西科做不到长时间沉默不语，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性。于是，他想跟老板聊聊。老板心不在焉地听着，拉长着脸，不时地打断西科的话。他显得很不耐烦，总想中断这次谈话。西科这几天却正过着快乐的日子。阿太已经过关闸回到“中国地盘”上的老家去了，并要在那儿住上两天。西科起码有两天不用受骂挨打。因此，他现在的心情特别好，并且总想把自己的快乐感染给别人。如果他身上的钱再多一点，他或许要冒险到玫瑰围去一趟。然而，现在身上的这几个钱不允许他去那儿享受云雨，只够他喝点这种很凶的白干。

和往常一样，西科终于让这个倔老板屈服了。老板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消化不良和心跳不正常，这些病症正威胁着他那结实的身子。后来，他终于打开心头的闸门，低声告诉西科，说自己丧失了男子汉的本事。他有两个老婆。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尽到丈夫的义务。女人们在房里哭着埋怨他、指责他，说他在外面弄得精疲力尽，回到家就像太监一样无能。这可不是事实！他在外头没有“爱窝”。他不能接受那些指责，他是无辜的。然而，千真万确的是，他一个 50 岁刚出头的男子汉，却像一个 70 岁的老头子一样软弱无力。

西科竖着耳朵充满兴趣地听着。他认识老板的两个老婆。两人都已徐娘半老、大势已去。大老婆蜡黄的脸，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那双裹着的小脚仅仅能够保持平衡。小老婆的脚倒是

正常的，可一点也不比大老婆好看。她出身低下，但嗓门还挺高。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嘴里的金牙，炫耀自己有多少金银首饰。然而，她们谁也没有尽到中国妇女最基本的义务：给丈夫生一个胖儿子。她们生的全是女孩，这是林老板最为闷闷不乐的事情。尽管如此，林生也没有对她们不好，当然更没有放弃向往已久的生一个男孩的想法。可是现在，他这样的软不中用，又怎么能够达到自己的夙愿呢？

西科听着这个不幸的男人诉说的不幸的故事，挠了挠已经两天没有刮的胡子。突然，他从刚刚在酒馆门口停步的一位年轻姑娘的身影中受到启发，很快想出了一个主意。于是，他用那人人皆知的轻浮的口气说：

“这只有一个办法……找一个年轻的女人。”

“什么？我已经有两个了。”

“我知道……不过，你的那两位尊贵的夫人，我不客气地说，她们都已经不年轻了，耗损已尽……不能再引起男人的冲动了。先生你别为我的直言生气，也别伤心。我说的是先生现在需要找一位15岁到18岁的姑娘，最好是黄花闺女。细嫩的皮肤，白皙如磁。先生你就等着瞧吧。只要跟这样的女人躺在一起，一会儿你就都能正常起来，一切都能成功。你现在所有的不适，什么心跳不正常啦，什么消化不良啦，全会一下子消失的。”

酒馆老板茅塞顿开。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黄黄的脸上翻出一层红晕。可是，这仅仅是西科·弗隆达利亚根据脑海中突然闪现的灵感而开的又一个“玩笑”。

“你肯定认为这种办法能有用吗？”

“绝对肯定，就好像我正站在你面前一样肯定。而且，这话是一个有经验的男人说的。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就去算个卦。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与此同时，他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很快在脑海中编织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而对方还以极大的兴趣听着。故事当然与老板的悲剧相似，只不过故事中的主人公换成了一个60岁的男子，而且那男子已被关节炎折磨得不成人样。然而，一个15岁的姑娘使他获得了新生。

“生孩子了吗？”

“生了三个孩子，而且都是男孩。隔10个月生一个。”

“太妙了！”

“现在他已经70岁了，据说还能……一星期干两次。”

“真不可思议！”

“林生，你知道吗，处女的粘液本身就会产生奇迹。”

西科让这位正直且又容易上当的中国人相信了他的话，从他的建议中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前景。

“我的太太们可是要大吵大闹的。”

“我又没有说让你和那个第三位结婚。是让你从她那儿获得力量，然后让你的太太们去生儿子。”

林生给西科的杯子里斟满了酒，也不肯收他的钱。他坐到西科旁边，更详细地请教着。西科则痛痛快快地、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只有在顾客进来时才中断一会儿。

第二天，林生着急地等着西科。西科刚一进屋，还没有顾得上喘气，林生便把他叫到一旁，告诉他自己已经去算了卦。算命先生看了他的手相和面相，说得和西科说的完全一样。朋友的建议和算命先生的测算这么一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林生完全相信了。他给西科献上了店里最好的酒。这可不是平常卖的那种杂牌酒。西科美滋滋地享受着这份快乐。中国人又对他说：

“你为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我现在再请你替我找一个

黄花闺女。我知道你一定会帮忙的。”

西科嘴里的上好美酒一下子失去了它的香味，他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他到哪儿去寻找这种宝贵的花蕾呢？他本应该找个借口来拒绝，然而金钱又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放弃这样的机会。这可是摆脱阿太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恩赐的好办法。他心里暗暗地笑着。中国人已经暗示过，事成之后会付给他钱，并在当时就抓了一把银元赏给了他。很长时间以来，他已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钱了。他激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他立即到街角处那个理发摊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到妈阁前地那个海员们经常光顾的酒馆，要了一盘牛排和两个煎鸡蛋，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回到家里，将剩下的钱藏到床下墙根的一个窟窿里，那儿正好有一块砖头活动了。情妇从乡下回来后，也没有对他理发产生什么怀疑。因为他为了节省几个钱，总是每隔两个月才理一次。

然而，他必须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他未来能否获得幸福的关键。如果能找到目标，他这一辈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他现在就开始想象，自己将像一位达官贵人，永远享受着那个中国人的感恩戴德，将住着敞亮幽香的房子，穿着整洁笔挺的衣服，吃着丰盛可口的饭菜，用着前呼后拥的仆人。可以肯定，还少不了用女人的身子来满足自己的风流欲望。这是再明确不过的，只要他的治疗方法能够成功。

整整一个晚上，他躺在墙壁和阿太那带着泥土气味的身子中间，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地冥思苦想，然而，一个比一个更行不通。他又不是造物主，到哪儿去制造一个小姑娘？他越想越焦急不安，仿佛钻进了蜘蛛网中难以脱身。自己这张把握不住的嘴巴造成了现在这种难以应付的局面，自己还不知如何解脱。他心里非常烦躁，真想在床上翻一个身，滚上一滚。可女人使劲地推了他两下，又将他挤夹在里面，使他动弹不得。直到第

二天，在他忍着浑身骨头的酸痛去上班的路上，他的脑海中才清晰地出现了一个主意。他搓了搓手，心里暗暗笑了起来。走到慈善机构大门口时，他想到，自己的谋略终于要一一实现。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荒诞的打赌时代，又回到了组织领导“吃大户”的狂欢时代。

星期六或星期天，他常常去钓鱼。这是阿太不反对他进行的一种消遣。因为运气好的时候，西科钓来的鲜鱼还能用来丰富他们日常那简单不变的饭菜。西科不能再像过去有钱的时候那样，租上一条舢舨或其它的什么小船出海游玩，也不能去灰炉堂和圣·姗枝山坡上去闲逛。因为在那些地方，他往往会遇上以前认识的人。他甚至连地狱口山头和卡西略海湾也不再去了。在现在这种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宁愿呆在妈阁旁圣·底亚哥炮台下的山石堆中或者到绿树成荫、清静安逸的青洲去钓河鱼。他拿上一根旧竹杆，带上最便宜的小虾诱饵。用这些设备足可以引来贪吃的河鱼。

青洲有一块小海滩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那儿有着梦幻般的微风，而是因为他能在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一洗，弥补他在猪圈中失落的一切。而且，那儿的鱼也不少。在北边小路的拐弯处有一座小房子，那儿住着一个男人和他那多口之家。这家的女人因一个接一个地生了很多孩子、再加上生活的艰难，整天病病歪歪、骂骂咧咧、心情烦躁。西科每次坐在大石头缝里等着鱼儿上钩时，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那女人扯着嘶哑的嗓子咒骂丈夫，咒骂那些在泥土、垃圾中玩耍、争夺的蓬头垢面的孩子们。那纯粹是一个生活在混乱之中的家庭。

起初，那个称为鲍叔的男人对西科不熟悉，可渐渐地与这位每个周末都来钓鱼的人接近起来。西科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在炎热的时候，也跳到水里扑腾几下。鲍叔

不出去干活时，也过来和西科聊上几句。一般是鲍叔蹲着，西科坐着，聊聊如何钓鱼的事。如果西科运气很好，河水也慷慨的话，他肯定会将收获的一部分送给这位中国人。

西科当然不清楚这位骨瘦如柴的父亲为这个家所操的心。这是个样样都会干的男人。他在城里走街串巷，挣点大米来养活这仿佛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的一家人。他们家的其他人谁也不过来看他钓鱼。那些小一点的孩子只是躲在树丛中窥视着、等待着。有时西科也会从贫穷的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同情地扔给这些他认为是难兄难弟的孩子们。

在这么多孩子中，老大是个女孩。她身材苗条、体形匀称，而且整天欢欢乐乐像只小鸟。和其他弟妹们相比，她长得最为秀气。尽管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但已经透出诱人的妩媚。西科用他那鉴赏的目光盯着她，就像是小狗盯着不能碰的葡萄。姑娘大概 17 岁左右。既然这个不幸的花蕾没有被贫穷和苦难摧毁，那将来一定会是一朵美丽出众的鲜花。再说，她有着能忍受辛酸艰难的青春活力，她所经历的贫困穷苦，使她受到了很好的磨练。

西科将自己计划中的目标对准了这个可怜的女孩。有一阵子，他也曾为正在策划之中的这桩可耻的交易而感到良心的责备。然而，他一想到自己的计划能满足酒馆老板的愿望，他心中的不安也就消失了。再说，他也是在干一件好事。他会使姑娘摆脱贫困、获得幸福，给她一个她自己在这种脏乱的环境中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好的未来。什么爱情？有了钱，有了穿的、住的，周围还有顺从的佣人伺候，谁还会计较什么爱情？西科那发热的头脑中，丝毫也没有想到过姑娘会厌恶这样的婚嫁。他甚至还想到过这家的老二。二姑娘长得倒也不丑，但是不文雅，显不出长大后成为细瓷精品的特点。

除此以外，酒馆老板的大额佣金的许诺更在鼓励着他。由于他现在全部依赖阿太吝啬的施舍，因此，他做梦也想着要得到这一笔钱。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其它情感就算不得什么了。

作为第一步，他首先要摸清女孩父亲的意思。他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因为酒馆老板一直在急切地催着他。幸运的是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阿太在给他买鱼饵的钱时，嘴里不满意地嘟哝着什么。他现在恨透她了，以至于在接钱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去青洲之前，他又来到酒馆，向老板要了一瓶酒。

“这是为干那件事准备的……”他眨着眼睛说。

胳膊下夹着一瓶酒，他觉得自己的胆量也大了许多。那天正巧鲍叔在家，正坐在家门前的垃圾堆旁修理着凳子。他向鲍叔打了个招呼，晃了晃手中的酒瓶。于是，两个人一齐朝石滩走去。西科朝四周搜寻了一下，看见姑娘正站在一棵大树下和一个年轻小伙子聊天。那个小伙子经常到那儿来，每次都显得有点羞涩不安。

西科一边准备着诱饵，一边开始了预备性谈话，说说天气，说说生活的艰难。不用他多说，鲍叔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埋怨起自己不好的命运以及由它带来的这种艰苦恶劣的条件。孩子们吃不饱，他挣的那一点钱，也养不活这么多张嘴，女人还疾病缠身，不断地吃着汤药。西科引导着话题，终于觉得已经到了他扔出准备好的箭头的时候了。

诱饵被鱼咬住了。西科大声叫喊着，拉上一条还在拼命挣扎的大鱼。这一钩，预示着他这一天都会很有运气。他迎着习习微风，感觉到心情非常愉快。在向鱼钩上放置新的诱饵之前，他举起了酒瓶，邀请伙伴喝上一口。

鲍叔没有客气。他高兴地说，自己已经很长时间连一滴这

样的酒都没有尝过了。他抓起酒瓶，往嘴里倒了一口。美酒顺着他的喉咙直流了下去，嘴角上还漏出了几滴。随着酒精在肚子里徐徐发烫，他咳嗽了一声，做了一个怪脸，嘴里发出一声酒迷的啧啧声。接着他又喝了几口，舌头便开始有点发硬。

酒精也似乎在西科身上起了作用。他虽然没有喝酒，但周身涌动的热血增强了他完成任务的勇气。

“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摆脱贫穷。”

另一位竖起了耳朵，请他再说一遍。西科一边钓鱼，一边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怎么可能呢？”

“嫁你的女儿……现在正站在树下的那个。”

中国人朝女儿的侧影看了一眼，笑了笑，来回摆动着身子，两手握住一根树枝。

“阿秀？可她还这么小。”

“小？……不小了。正是结婚的年龄。她将来怎么着？和那个小伙子结婚？去过你和你太太一样的艰难的生活？为什么不把她嫁给有钱的男人？”

对方笑着，仿佛在听着一个故事。他又喝了一口，继续放声笑着。他的心底深处，有着难言的苦衷。

“我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好将来。对你来说，一切也就不再担心了。”

酒精仿佛又在中国人的身上起作用了。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显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他挪了挪身子，蹲到离西科更近一点的地方，伸长着细细的脖子。西科已经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哎，生活也真不容易！”

西科开始连编带骗地说了起来。说他认识的一位有钱人，想要娶一个黄花闺女，现在正焦急地到处寻找。这可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请鲍叔好好考虑。那男人很着急，不会等得太久。如果事情传开，那些媒婆们还不都抢着去说媒？谁不想给自己的女儿找到这样的机会？你鲍叔难道会将这样的好运气让给别人？阿秀的事办成以后，肯定给她和你们一家人都带来福气。

西科已经碰不到酒瓶。伙伴正双手捧着酒瓶，一口接一口慢慢悠悠地喝着，思索着。远处，姑娘正晃动着两条脏小辫，沉浸在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初恋之中。可在这一边，在这平静的气氛中，正在决定着姑娘的未来。

“必须很快答复人家。”

鲍叔还在犹豫。但看得出来，他对此满意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一会儿转过头去望望女儿，一会儿又转过来看看西科。最后，他挥着胳膊说，不急着嫁女儿，必须好好谈谈。如果条件不合适的话，后退还来得及。可是，西科很着急。他需要中国人答应下来，那样才能进一步实施他的计划。

“好吧，可以答复他。”

西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他忘掉了河水的恩赐，收起了渔具和篓筐，给鲍叔留下了几条鱼，就赶紧起身离去。在路上，他绕到了姑娘的身旁。姑娘不好意思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他隐隐约约地感到有点不太自在。在拐弯之前，他又回头望了一下，见鲍叔还蹲在那儿，喝着酒瓶里剩下的那点酒，大概在梦想着将来美好的时光。

12

他直奔酒馆而来，当站到身材魁梧的林生面前时，还在喘着粗气。对着老板无声的询问，他低声将消息告诉了老板。

楼上传来了玩“天九”的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女孩们的追逐打闹，也使楼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甚至房梁也被震得难以承受。难怪酒馆老板说，他白日黑夜都得忍受的，全是女人们的声音。

林生的额头上汗津津的。他想知道所有细节，要对情况完全掌握。他将西科拉到一旁，竖着耳朵，听西科叙述整个过程。

起初，他显得有点不太高兴。那个要用来让他恢复元气的姑娘，竟然是一个穷孩子，一个在偏僻的青洲泥地里打滚长大的姑娘。西科没有着急，也没有失去平静。林生的话简直是一种罪过！他选择的姑娘可是荨麻丛中一支鲜花。如果他西科可能的话，一定会娶了这位姑娘。然而，他不能，他要尽其它的义务，而且，他也没有那一笔交给她父母的买身钱。虽然很遗憾，但他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将她挑选给了朋友。起码，这样做要比将她留给一个乡下人、一个整天在她身边转悠而没

有出息的人要好得多。如果林生不愿意，放手好了，也别再提这件事了。林生请他物色一个黄花闺女，他西科已经完成了任务。如果林生不感兴趣，责任就不在他西科身上了。

他一字一句地、严肃认真地说得中国老板无言以对。林生思索了一下，说：

“在作出决定以前，我想见她一面。”

“对……你说得非常对。”西科附和着，一边开始想象将会有多少银元和票子装进自己的腰包。

看到从鱼篓里取出的大鱼，阿太做了个难以形容的怪脸。但看得出来，脸上带有一丝笑容。这天晚上，木板床上响起了颠鸾倒凤的声音。第二天，女人也没有反对西科再次出去钓鱼。

林生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为了不在青洲太招人显眼，他换上了一件旧长褂。两人就这样上了路。路上，谁也没有多说话，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一个期望着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另一个则期望着见到那个能在他身上产生奇迹的年轻姑娘。

这是个星期天。阳光是那样的灿烂，晨风是那样的清爽。他们穿过禾田和山岗及沙岗之间的空地，再穿过望厦山脚下的菜地。两人走了好长一段路，终于来到了青洲。西科已经是满头大汗。倒不是因为越来越强的阳光的暴晒，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国老板不喜欢他挑选的那个女孩。中国老板也在不停地四处张望，因为他担心他的这位“欧洲朋友”给他安排的是一出闹剧，担心自己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以自己的观点看来，在那样的荒郊野岭上，怎能培养出“荨麻丛中的鲜花”。

鲍叔家的院子里，孩子们在一堆空罐头盒堆里玩耍。鲍叔正好不在家，肯定是出门做生意去了。他哪能相信“欧洲人”能有如此神通。西科他们不想因此白跑一趟，于是就到附近去转游。

阿秀正弯着腰在河边洗着衣服。西科悄悄地指了指阿秀，两人一齐走了过去。姑娘先是一惊，随后马上平静了下来，认出了两人当中的西科。她莞尔一笑，随即低下那双充满惊讶的美丽的眼睛，一副腼腆的样子。西科的心头突然掠过一丝奇怪的伤感。他真不情愿将这么一个纯洁的少女交给一个 50 岁的男人，用来满足他的欲望。

姑娘回答他们说，父亲进城干活了，母亲正在生病。姑娘的声音很低，却是那样的柔和、悦耳。从来人紧紧盯着她的眼神中，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受到他们的审视。特别是那个陌生的中国人，完全是一副富人评估牲口等级的模样。姑娘的脸上翻起了红晕。

两人离开那里以后，林生朝一旁吐了一口痰，说：

“倒是不难看，就是太脏了。”

“你想想看，她怎么能在这种猪圈一样的地方保持干净呢？可这是一块宝玉，要是洗干净了，绝对是一只细瓷盘子。她单纯、天真，保持着没有染上城里人恶习的乡下姑娘的童贞。这是一个能任意让你铸造的听话温顺的女孩。你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吗？她永远会用那种声音感谢你给了她新的生活。而你永远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陪伴在身。给她穿上一些漂亮的衣服，打扮一下，改一下发型，绝对漂亮出众。再说，她又会像先生的女奴一样，承受你的所有的随心所欲。”

林生坐在一块石头上，听着西科诱人的赞歌。但他的注意力还是在姑娘身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哪怕是微小的一举一动，打量着她那苗条灵活的身躯，欣赏着她那开始发圆的臀部。他不想要她当自己的老婆，只想要她用热情来帮助自己恢复男子汉的功能。

西科没有再钓鱼。鱼儿不再上钩，他也心神不定。姑娘已

经洗完衣服，将装着衣服的木盆端靠在臀部，往家走去。西科着迷地盯着姑娘。看她走起路来有多好看！

真可惜，太可惜……

“我有兴趣。”林生说着，用红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他终于作出了决定。

骰子已经扔了出来。既然自己的计划成功了，西科本应该高兴得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现在的心头却有一种沉重感。那朵“荨麻丛中的鲜花”，将要被插到50岁开外的酒馆老板这堆牛粪上。其实，她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你安排我和她父亲见一次面。越快越好。”

他竟然像主人一样对西科发起命令来。自从他那次付钱开始，他就认为西科必须为他服务。他坚持要西科去找姑娘，给她父亲留个口信。于是两人又走到破房子面前。阿秀还是那样羞怯地接待了他们，答应转告父亲，说他们在何时何地等他。姑娘丝毫也没有对这些事情感到奇怪，更不可能猜到这一切竟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袭击着西科。最终，这一切都是他因为贪图那一点赏金才炮制出来的。姑娘十分的天真、纯洁，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向他们鞠躬行礼。这更加深深触动西科的心。他正在又一次不顾后果，轻率地用别人一生的幸福进行冒险。

和鲍叔的谈判是在康公庙前地的一家茶居进行的。已经有点感到后悔的西科，曾经想回避，可林生专横地要他在场。很明显，那位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想要得到他女儿的，竟然是面前这个比女儿大三四十岁的男人。起初，他还相信这将是贵贱联姻的喜事，可是等了解到全部真相后，他感到十分吃惊。

然而，对钱的欲望驱散了这位父亲的犹豫。他有那么多女

儿，就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这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一直想要的是男孩。女儿是早晚要出嫁的，最多只能得到点聘礼。一旦将她们交了出去，她们就不再属于父母家的人了，而是变成了把她们带走的男人家的人了。

谈判纯属商业性的，仿佛是在买卖一件商品，对话也完全是典型的讨价还价。这一切，和养育西科长大的家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完全背道而驰。林生没有表示出要纳阿秀为妾的意思。他相信“欧洲人”和算命先生的预言，只是根据西科的启发，让阿秀隐居起来，替他恢复已经失去的元气，他则享受买主的专用权利。一旦玩腻了，或者再也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像扔一块无用的破布一样将她赶出门去。

双方面对面地谈着，西科无法再控制这场交易。他仿佛是赌桌上的可以免去的一张牌，不管他是否在场，对于当事双方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他憎恨鲍叔的厚颜无耻，竟然想利用女儿洁净的身子和漂亮的容貌来获得更大的利益。受尽了饥饿、饱尝了辛酸的这位父亲，现在只有这一个目的。尽管语气客套，却狡诈地进行着讨价还价。林生更是让人憎恨。他仗着自己有几个钱，傲气十足地攻击着对手的弱点。西科企图劝阻他们，可为时已晚。

西科为自己惹的这场乱子而后悔。在这乱哄哄、烟雾弥漫的气氛中，面对着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谈判，他感到良心的谴责和压抑。他请求离开，其他两个人没有一个表示反对。他比任何时候都明白，现在他的存在已经完全是多余的了。他们只是对他轻轻地作了个手势。或许他们感到，他不在场更能轻松、自由地谈判。

也许这个时刻，阿秀正在和那位邻居家的小伙子谈情说爱，靠在树干上的身子在左右摇晃着，辫子也随着在微风中轻轻摆

动。西科这样地想象着，两只脚在石子街面上痛苦地挪动着。他已经不再想挣那笔肮脏的钱。他确实是一个懒汉、一个魔鬼。

他三天没有再去酒馆。他不想知道他们谈得怎样，结果又是如何。他希望一切解决方案都别再与他有关。然而，到了第四天，正当他准备去上班的时候，细哥来到他家门口。这个为林生干活的小伙子给他捎来了口信。好在阿太不在家。否则，她一定会打破沙锅问到底，直到他说出全部事实。

“告诉他，我下午去。现在没有时间。”

“老板让你现在就去。说有重要的事，他正等着你。”

小伙子说话时也是用的不容商量的口气。西科再也无法拒绝。他只觉得双腿发软。西科没有问小伙子老板叫他去有什么事情。即使小伙子知道，也不会告诉他的。他从小伙子对周围贫穷的环境投去的蔑视的目光中就已经感觉到，他不可能指望小伙子会对他有丝毫的亲近。

他如果这么去绕一圈，就肯定不能去按时上班。在他那么多没有理由的劣迹中，又将加上这一次。他叹了口气，跟在小伙子后面去了。他不时地用手摸摸胡子，为自己如此懒散萎靡地出现在酒馆老板面前而感到沮丧。

林生双手叉在胸前，一看见西科走近，就忍不住显出生气的样子。倒不是真的生气，而是奇怪，西科为什么三天不来酒馆，这儿还有事情要他去干。西科临时找了个借口，结结巴巴地回答了老板。他断定那场交易没有成功，然而老板高声说话的神态证明结果正好和他的估计相反。

成功了没有？当然成功了，而且价格公道。他终于胜利了。对方因为生活所迫，不会耍出更多的花招。

“我的朋友，你要学着点。谁要是连饭都吃不上，生活在最贫困之中，是不会有过多要求的。我最后对他说，你到底是同

意还是不同意。他同意了。论这儿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是还可以多给一些的。可是他已经软了。”

林生轻蔑地笑了笑，捋了捋胡子，为自己的诡诈而沾沾自喜。西科从心底里感到气愤。如果只是为了通报这个消息，也用不着在这个时候把他叫来，完全可以在下午的什么时候。然而，他还是虚伪地为老板的成功而恭维了几句，说老板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胸有成竹。然后，装着焦急的样子，赶紧告别。但他没有能离开一步。

“我叫你来，是因为我需要你。我的朋友，今天你得为我干，我付钱。我派细哥到你上班的地方去请假，就说你病了，不能离开家。谁也不会为这一天到你家里去检查你是真病还是假病。”

“干什么活？”

“去接阿秀。我这个人很迷信。是你出的主意，是你给我介绍了这个黄花闺女，也应该由你将她交给我。我已算过卦了，今天是黄道吉日。你用不着担心聘礼的事。聘礼已经在那破房子里放着了。她已经属于我的了。她的父母昨天已经在这张契约上签了字。”

他说着拿出一张黄颜色的、人们叫做“塔纸”的契约，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笔字。西科感到自己没有比现在更伤心和沮丧的了。一切都背着他干了。然而，最难堪的一部分却落到他的头上，让他来完成。

他低着脑袋，听着指示。一顶轿子将在通往青洲的路口等着阿秀。轿子不抬到青洲去，免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西科的任务是到那破房子里将姑娘领出来，送上轿子，然后陪着轿子一直走到内港的一座桥那儿，再将姑娘交给一位船夫。到那时，他就能拿到做这件事和为林生出主意的报酬。

“那么，船夫把她带到哪儿去呢？”

“去湾仔。这事就与你无关了。你的事就到将她交给船夫为止。一路上，你可要看好。一直到桥这一段都是由你负责。我担心会有企图逃走的事情发生。因为那儿还有一个绝望的小伙子呢。”

“那他要来杀了我呢？”

“不会杀你的。你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那个小伙子嘛，一定会为自己的英雄行为挨打的，如果不是在今天，也会在最近。我只是不让姑娘跑了。否则，你就得负责。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朋友……”

尽管他是面带微笑说的，可这是在威胁。正因为如此，就显得更加阴险毒辣。汗水开始在西科的额头上和腋下流淌。林生一边抽着水烟，一边盯着西科，思忖着他的话在西科身上所起的作用。这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西科带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去青洲的路程。每跨进一步，都意味着离阿秀姑娘接近一尺。她会怎样接待他呢？总之，他参与了这一卖身的交易。他为自己替别人干这种差事而感到可耻。还能有其它什么结果呢？不是他自己充当了这部悲剧的最先的策划者吗？

到了青洲路口，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果然发现一顶空轿子停放在那儿，轿夫们正蹲在那儿乘凉。旁边，还有他认识的一个酒馆伙计。西科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而那个中国人也连动都没有动一下。此时此地的西科，只不过是一只被人利用的走狗而已。

孩子们看见他来都高兴得又蹦又跳。她们不明白现实意味着什么，只是为在她们这种单调、枯燥、永远不变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大事而激动着。林生的钱还没有在她们身上产生效应。她们还那么脏，鼻子周围还都沾着黑乎乎的鼻涕。当西科在房子

前面站住时，她们才安静下来。

鲍叔站在大门中间。他今天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不过，脚上、手上和脖子上的肮脏的痕迹而明显可见。他迎接西科时的神情十分严肃，仿佛是伟大时刻中的那种庄严。他朝西科作了个手势，请他进屋，随后干巴巴地问道：

“就来你一个？”

“我来接你的女儿。他们在青洲路口等着。”

昏暗的屋子里，散发出一阵阵汗味和其它酸味混杂在一起的恶臭味，脏乱得令人难以置信。到处都是脏衣服、破家具。然而，这就是阿秀生活的地方。姑娘今天穿着最好的衣服，坐在屋子的一角流着眼泪。

这是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披头散发、脸色苍白的阿秀母亲躺在床上，见西科进屋，便从破布堆中欠起身子打了个招呼。阿秀哭得更厉害了。可怜的姑娘将与自己的亲人生离死别，去面对一个谁也无法确切知道能给她带来什么结果的命运。

鲍叔责备女儿不应该那样哭哭啼啼，说那是去过好日子，再也不用品尝穷苦的滋味。大妹妹为了安慰姐姐，替她梳着辫子，一边用明显可以感觉到的眼神朝西科示意，仿佛说她很愿意和姐姐换个位置。母亲也开始说话了。说如果她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也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现在她也只能同意了。卖掉女儿可以使她从疾病中得到一点解脱。她慢慢地劝慰着女儿，话语中带着不可言状的温情。这样的送别场面，真是令人心酸、催人泪下。当阿秀站起身就要出门时，更加大声地哭了起来。

西科朝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这种使他感到压抑的场面。阿秀的每一声哭泣，都仿佛是扎向心头的一刀。阿秀离开的时候，母女没有拥抱，只是女儿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父亲和妹妹们也没有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喊，没有人嚎啕大哭。然而，

这种情景是那样的凄怆悲凉。

姑娘跨出门坎，便再也没有回头。她带着自己的尊严，清醒地忍受着这一切。她知道命运已经无法改变。她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家庭。她仍然在低声哭泣，但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压抑。泪水已浸红了她的面颊，泡肿了她的双眼。她现在已经全然没有了漂亮的容貌。西科走在姑娘前面几步，他没有勇气再看她一眼。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蛆虫。由于他一时心血来潮，才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就为了那几个臭钱！现在他要给姑娘的任何劝慰都是毫无意义的。他所给予姑娘的，只是耻辱。她应该非常恨他！

西科忽然发现，那位对阿秀有情的小伙子正站在远处的树林中。残酷的现实弄得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一切。他开始挪动脚步，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尽管林生已经打过保票，但西科还是担心背后会挨上一刀。

在青洲路口，姑娘被引到轿子跟前。她一点也没有作出抗拒的表示，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或许，这是她第一次享受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特权。她刚一进去，轿门就被关上，旁边的窗帘也都落了下来，为的是不让她被人发现而招惹是非。西科企图走在离轿子远一点的地方，以示这一切与他无关。然而林生的伙计却示意他走在后面的轿夫旁边。

轿子里传出了痛哭声。阿秀现在一个人关在轿子里，她可以为自己的不幸而放声痛哭。林生的伙计摇了摇头，大声地对西科说，他不明白一个人要去过好日子还如此的痛苦。轿夫们嘲弄似地将轿扛抬上肩。轿子随着他们的脚步声，晃悠悠地上路了。

对于西科来说，这一路走得是那样艰难。一个“欧洲人”护着轿子，这是不常见的事。人们都好奇地看着这一行人。特别

是等他们穿过了菜地、禾田和荒芜的空地进入华人区的时候，就更加引人注目。

西科已经是大汗淋漓。他担心在哪个角落会碰上阿太。如果她撞上，一定会吼着嗓子、举着棍子，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那一定会是个可怕的场面。不过，他也确实感到自己腹部不适、神经紧张，感到自己非常厌恶。他一次又一次地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在经过每一个街角、每一个交叉路口时，他都要更加瞪大眼睛，四处张望。他的脚步已经开始趑趄，脚趾也开始发痒。就在他心惊胆颤地前顾后盼时，却发现阿秀的那位小伙子还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小伙子没有任何对立愤怒的表示，只是这样默默地跟着轿子，犹如在走向痛苦的深渊。

此刻的西科，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不过，一切都会有个终点。等到轿子靠近码头时，西科终于看到了自己苦难的尽头。阿秀已不再哭泣，也许在悲痛中睡觉了。又过了5分钟，轿子在一座破烂的木桥前停了下来。轿夫们放下轿子，用千疮百孔的黑毛巾擦着汗水。没有看见林生，而店里的帐房先生却等在那儿。看来店里所有的伙计们都知道了老板的秘密。老板的太太们也知道吗？

阿秀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只见她的眼睛哭得红红的，面孔也变了模样，肩膀还在微微地颤动。一切还算正常。她已经成了个机器人。她的脸上隐藏着对周围这些陌生人的恐惧。她连问都没有问一声为什么要将她带上那条小船。她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去这儿还是去那儿，都已经无法改变。

西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靠在墙上看着她离去，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没有想起向船夫要钱。等小船已经朝着湾仔的方向走远了的时候，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管帐的伙计朝他晃了晃手中的红包。林生最终还是没有忘掉他。这就是佣金。帐

房伙计什么话也没有说，轻蔑地把钱交给了他，他就转身走了。再也用不着他了。

当他把装钱的纸包放进口袋时，他突然感到自己一阵揪心的颤抖。城墙旁边，阿秀的小伙子眼睛死死地盯着河面上那已经远去、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的木船，忍受着千般的痛苦、万般的折磨。小伙子已经为自己的失败而万念俱灰。他是让人同情、让人可怜的人，而不是一个威胁别人、伤害别人的人。他是不会挥刀杀人的，起码在现在这个时刻。西科感到深深地悔恨。他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林生所说的关于“揍一顿”的那一席话，将他脑海中产生的报复念头驱赶殆尽。

13

口袋里的钱包仿佛在发热。佣金到底是多少？经过那么多的精心策划，承受那么多的悔和恨，他能得到一个合理的报酬吗？他不懂经商之道，当时没有定下一个价格。他只希望得到相应的报酬。

他没有敢在大街上打开钱包。要是突然碰上阿太，那不就倒霉啦？不能在街上，应该去一个偏僻的角落，去一个碰不上任何熟人的地方。肚子已经在咕噜咕噜地叫了。他从早晨开始一直还没有吃什么东西。在太阳底下，在泥土地里走了这一圈，现在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

口袋里的钱可供他吃一顿营养丰富的葡萄牙饭，还可来一瓶色酒。他加快了脚步，直接来到了海员们经常光顾的餐馆。他坐到一张桌子旁，点了他要的菜。在等着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钱的纸包，朝四周环顾了一下，见没有人在特意盯着他，便开始数起票子来。

钱很少，这比他估计的最小的数目还要小。他一下子生起气来，禁不住骂了一句。他好心好意地为酒馆老板干了这么多

事情，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可是这个吝啬的中国老板只付给他这么一点点佣金。他这样扰乱了虽然贫穷但还算幸福的姑娘的生活，给自己增添了许多烦恼和懊悔，就得到这么一点点报酬，值得吗？他在心里暗暗地咒骂着老板。但是，他更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而感到沉痛。归根结底，是他西科骗了人。

那顿饭稍稍给了他一点安慰。可是，在他走出饭馆时，烦恼和愤恨再一次袭上他的心头。他回到大杂院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口袋里的钱。这笔钱要比他原来的那点钱要多得多。他如何向阿太解释呢？他思忖着这笔钱交不交给阿太，脑海中编织着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是他的劳动所得，让阿太占有是不公平的。他可以用这笔钱在外面改善一下伙食，或许还能去一下玫瑰围子或其它享乐的地方。他曾经因为很久没有抽“马尼拉”黑烟了，于是就买了一包，但不小心让阿太发现了。她把它扔了，说那是奢侈品。

在又脏又臭的小屋子里，西科坐在床边，急得满头是汗。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比那个墙洞更加安全的地方。因为他现在觉得那个墙洞也不很安全。他在脑子里拼命搜索着那些阿太平日很少注意的地方。可是没有。找不到藏钱的地方，他心里越来越急。她随时都可能回来。为了不让她看见，他不得不把钱还是放进那个墙洞。刚把钱放好，女人就回来了，脸晒得黑黑的，沾满了尘土。她气呼呼地埋怨生意不好。西科竭力镇定下来，竭力不让女人看出他脑子里所想的一切。但是，粗鲁的责骂还是在所难免。西科做贼心虚，他总是担心，如果她过分敏感，怀疑起来怎么办？在自己过去辉煌的时代，他怎么可能想象得到自己会落到在一个粗俗的光脚女人面前发抖的程度！连买一包烟也还得要藏着不能让她看见。

那个晚上以及以后的几个晚上都没有被阿太发现什么，于

是，西科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也不想着换个地方藏他的私房钱了。他为自己瞒过了阿太而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他从此不必再蒙受可怜巴巴地向她要钱的羞辱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也正是因为他的不再卑躬曲膝地向阿太要钱，反而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发现他不像以前那样狼吞虎咽地吃着她做的饭菜，仿佛已经在外边吃过了似的。她还从床底下扫出了一个黑烟烟头，这可是用她给的钱所不能享受的奢侈品。尽管她已火冒三丈，但她还想找到让他无法辩驳的证据。对于她这么一个火爆性子的女人来说，决定这样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西科稍微精细一些，就可能会对阿太突然表现出的温柔感到怀疑的。

因为她不能一直守在家里；于是就请几个女房客替她监视西科。西科在大院里没有人同情。院子里的人都不喜欢“欧洲人”，但因为他是大块头女人的“专用品”，也就不得不容忍着他。现在，她们算帐的机会到了。

西科已经不再担心受怕了。阿秀出手几天以后，他又到酒馆去了一次，一则想打听打听后来的情况，再则还想着林生或许会再给他掏点腰包。

他见林生正抽着水烟，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的的确确地容光满面、神采奕奕，整个人都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西科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要了一小杯白酒。送来的已不再是陈年好酒，而且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必须付钱。他已经和其他顾客没有任何区别的一般顾客了。他没有理会这种变化，因为他更想知道其它的情况。他在竹凳上挪动了一下屁股，然后嬉皮笑脸地问老板：

“行了吗？”

林生向他投来了严肃的目光。不过林生觉得，自己正处于春风得意之时，没有必要为这种对他私生活的干涉而气恼。尽

管西科问得不太合适，但他还是回答了。因为西科毕竟是自己重新得到欢乐的设计师。

“起初她很硬，连澡都不肯洗。我不得不打了几次。后来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黄花闺女确实能使人恢复元气。”

西科还想知道更多的秘密，可是老板不愿意再透露什么，只是说：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谈起这件事。我要求你保守秘密，请你谨慎小心一点。你已经拿了我的钱，那就应该忘了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对我们两人都好。”

西科没有多呆下去。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已经给他下了逐客令。要他再给一点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他慢慢悠悠地往家中走去。破烂的衬衣里面塞着几包香烟。他想用香烟味盖过玫瑰围子里的那个妓女用的便宜的香水味。那是用林生给的钱所进行的一次奢侈的享受。他现在已经非常腻烦阿太那令人讨厌的身子，当然想换换乐趣。哎，如果钱再能多一点，他一定要逃离这个穷窟，找个更干净的地方。

再说，他去找妓女，也是为了排除忧愁。他上班的那个地方已经警告他不能如此懒散，不能再迟到。他们不相信他的那些缺勤是因为生病。他们让他放明白一点，更加谨言慎行，别再胡思乱想。说他们之所以还留着他，完全是看在赛拉芬神父的面上，否则，早就打发他走了。

他刚拐过街角，就看见阿太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拿着棍正等着他。他不禁哆嗦了一下。难道她发现自己去玫瑰围子了？他想退回去，但看热闹的人们已经堵住了他的后路。他只好犹豫犹豫地朝前走去，脑子里拼命地编造着能为自己开脱的辩护词，等待着可怕的暴风骤雨的来临。

阿太的棍子无情地朝他抽了过来。他敏捷地一闪身，躲过了棍子，但没有能够躲过她的另一只手，被她狠命地揪住了耳朵，痛得他不得不嗷嗷求饶。在众人的掌声和嘲笑声中，他被拉了回家。人们无偿地欣赏了女人揍自己男人的精彩场面。到了屋里，他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小红包和剩下的那些钱。终于被发现了。侦探的眼睛终于沿着墙上的裂缝找到了洞口。一定是这天早晨他从里面掏钱用的时间长了些，才被发现的。

“哪儿来的钱？”阿太吼叫着，没有松开揪住他耳朵的手。

西科结结巴巴地吭哧着，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他一下子被惊呆了。阿太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到了他头上和背上。房门口，观众们给大块头女人对男人的辱骂和殴打喝彩加油，推波助澜。

阿太一边咒骂，一边审问了他好长时间，还时不时地抽上他几记耳光。西科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处藏身，最后只得一点一点地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阿太气愤地吼叫道：

“从那个有钱人身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钱？你这个笨蛋，白痴，没有一点用处的废物。这么好的事情……就这么少的一点报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不高兴。”

“胡扯。你是想瞒着我，把钱留着自己用。我在这儿为你做饭……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你这个土匪、流氓！那个姑娘的父亲呢？你就没有向他要钱？”

“没有……”

又是一阵吼叫，又是几个耳光。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在议论着。他们都支持阿太，指责西科。还有比这个傻子更傻的人吗？

“不能就这样算了！这钱是我的……我不允许他们骗你……”

因为那就等于骗我！我不能容忍别人戏弄我！”

阿太终于松开了手，因为西科耳朵根部已有了一个小裂口，鲜血从裂口中渗了出来。不过，对西科的惩罚还没有结束。她不准他吃饭，也不准他在床上睡觉。夜里，她让他呆在门口的屋檐下。他要想逃走也不可能。

院子里的人都向着阿太，纷纷保证看住他不让他逃走。他自从来到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受到过人们的尊重，相反，永远是人们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西科仿佛是一只被圈养的动物，只能在笼子里东张西望。他已经到了连自尊、脸面都没有的地步，他的生性的胆怯和所受到的挫折，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坐在门口的石头上。这个夜晚，他过得从未有过的漫长，仿佛是自己为自己这具僵尸守灵，悲戚戚没有尽头。

正像阿太自己说的那样，她真的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欺骗了她那愚蠢的男人，也就是对她的侮辱。她没有犹豫，没有拖延。当第二天早晨西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萎靡不振、更加灰心丧气地去上班后，她就来到了酒馆。人们冷冷地告诉她，老板不在。她在附近转了一圈后又折了回来。这回是林生亲口说他没有时间接待她。

她原本就是个专横跋扈的女人，从来都要别人让着她、敬着她，俨然是围子里的女头人。为了这件事，她整整一夜辗转反侧，早晨起来时还愤懑难平。现在看到老板剔着牙，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似乎把她当成了一堆臭粪，是可忍，孰不可忍？

她一下子爆炸了似地跳了起来，大声地揭露着事情的全部经过，引起了街上人们的注意。不一会儿，人们都围了上来，观看热闹。一直被严格保密的这一丑闻，被彻底地抖搂了出来，阿太滔滔不绝地描述了事件的所有细节。楼上的两位太太终于知道了，她们最尊敬的丈夫居然在湾仔岛上的某个小屋里藏着另

一个女人。她们哭着喊着奔下楼来，女儿们也都随她们一起大喊大叫。被揭露得淋漓尽致、颜面扫地的林生气得脸色铁青。他老羞成怒，不断地向阿太发出威胁。阿太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食指点上点下地频频挑战：

“你敢碰我一下，整个街区的人都会谴责你。你这个老混蛋，敢与小姑娘睡觉。我到法院、到警察署、到总督那儿去告你！”

老板犹豫了。他知道，拐骗一位少女，还把她关起来，殴打她，强奸她，这可是要坐地牢的。这么闹下去，会引起法律的注意，随后就会开展一系列调查。刚刚把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得顺顺当当，却要在铁窗内关上几年。一想到那可怕的情景，他一下子就软了下来。

他请阿太进屋，显出要和解的样子。她最终要的是钱，那就坐下谈判吧。什么办法也不会有冷冷静静地谈判好。虽然已经丢了脸，但还没有把什么都丢尽。他必须挽救这笔肮脏交易中所能挽救的东西。

老板的两个太太也主张和解。虽然两人都对此事极为不满，但这个男人毕竟是她们的丈夫。再说，事情已经如此，再往后看又有什么用处。还有另一方面，她们的这位丈夫，又重新让她们分享到夫妻生活的乐趣。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虽然是一件丑事，但又确确实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他们一边谈着，一边喝着茶。谈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在拼命维护着自己的利益。经过那典型的中国式的舌战，直至双方都口干舌燥，终于达成了协议。林生为了家里家外的和睦，为了不影响他的名声和生意，决定慷慨解囊。阿太将得到的钱数了又数，终于感到了满足。她走出门去，嘴里的金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外面看热闹的人群也已散去。风波也就此平息。

不过，阿太还没有就此罢手。她来到了青洲，找到了阿秀的父亲。照她的想法，他当然应该给她的男人一个百分比。

她用的还是老办法。一到那儿，就挥起了棍子，扯起了嗓子。可她一看，眼前的这个男人又矮又瘦，说起话来还结结巴巴，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鲍叔家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了一点改善，但远不如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贫穷依旧困扰着这个家。想从他那儿要钱，那简直就是要放他的血。

女摊贩看到了这种情景，为别人的处境所触动。她自己住的小屋也不比这儿的草房好多少。她为自己的不仁不义和缺乏认真思考的行动而内疚。鲍叔可怜巴巴地让她看看正在生病的妻子，看看那群惊慌失措的孩子。可是，阿太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那位二女儿身上，脑海中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

“如果我用这个姑娘来做生意，绝对会是赚钱的事。我可以从她那儿要个好价钱。”

她用审视的目光一直盯着姑娘。姑娘也大大方方地任其打量。她已经尝够了饥饿的滋味，姐姐的事情也促使她产生了某种愿望，母亲的呻吟和父亲的叫喊也无法使她回心转意。尽管她现在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她大胆地走到这个来势汹汹的女人面前，就足以表明了她的决心。

“请你相信这位阿姨，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有钱、有吃、穿金戴银的好将来。”

鲍叔起先没有作声，可后来还是答应了女贩子的建议。阿太笑眯眯地走了，为自己的贪心找到了一个新的门路。一路上，她慢慢悠悠地走着。对习惯于每天走很多路的她来说，走这点路，丝毫不觉得很累。她有了一个安排，那就是去福隆新街。在那儿，她认识一个经常向她买菜的鸨母。

经过阿太在青洲和福隆新街之间的几个来回，“花屋”终于

接受了姑娘。作为实习阶段，她先练习陪喝。不管对于鲍叔来说，还是对于阿太来说，价钱还是令人满意的。阿太则吃两头。因此，她足可以为自己付出的辛劳而休闲一下了。

西科忍受的折磨却没有因此而终止。阿太动不动就抱怨他的无能和愚蠢。他现在每天所得到的钱越来越少，他只能抽最劣等的香烟，还要忍受铁的规矩的约束。他不能再去酒馆，因为老板不会原谅他暴露了自己的丑闻；他也不能再去青洲，因为他无颜面对鲍叔。他没有能掌管自己从“生意”中挣来的钱。更倒霉的是，在他的一个个恶梦中，在他的一个个失眠的夜晚，阿秀那挂满泪水的面孔，还有其他一些人的身影，一直在折磨着他的心灵。

14

就在阿太凯旋而归的那天夜里，西科被脚上的瘙痒惊醒了。他强忍着不去搔挠，因为他不想惊扰躺在他身边的女人。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的脚趾中间和脚掌上起了一些水疱，他用凉水冲了一下，稍稍觉得舒服一些，就上班去了。可是，瘙痒还在继续，有时痒得他直发颤。上班的时候，他关在自己的门卫小房间里，脱掉鞋袜，挠了个痛快，傍晚下班回家的时候，又因为脚上不停的瘙痒，他只好一瘸一拐地走路。

看来已经变成慢性病了。怎么会有这种毛病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难道会是因为和玫瑰围子里的那个妓女鬼混而造成的？可是从来也没有听谁说过花柳病会犯在脚趾上呀！也不会是因为自己院子里的事。尽管自己干了不少轻佻的事，甚至和不干不净的女人来往过，可是从来也没有犯过什么难于启齿的病，也从来没有求西班牙医生帕蒂拉看过病。那这是怎么回事？他不觉心中害怕了起来。

单靠洗脚不是根本的治疗办法。水疱已变成黄色的脓疱，一些破了，一些又起来了，因为搔挠，后来又发生了溃烂。他想

起了姑姑用来治疗湿疹和疱疹的膏药，于是他请求阿太稍微慷慨一点，多给一点钱。他自己买了膏药治疗起来。开始，膏药涂上后，瘙痒和疼痛减轻了一些，他以为病就要好了。然而，这种现象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过后又一切照旧，而且还越来越厉害。

他需要一个清洁的环境。但是在那个穷窝里，哪有什么清洁可言呢？整个院子没有一个厕所，属于人们生理需要的排泄都在一条公用的阴沟里进行，连洗澡也在那儿。那里就这样逐渐变得臭气熏天。那里的人们不可能天天换袜子，没有干净的毛巾，没有可以去除汗水和污迹的肥皂，没有干净和充足的水来供人们擦洗全身。

现在如果有人肯看他一眼，就算是对他不错的了。他那个姘妇，一天到晚的疲于奔命，再加上她本来就是铁石心肠，才不愿意为他浪费时间。她要他只有一个用处。一看到他挠脚，她就要破口大骂，称他是“猪”或“毒鬼”，还有其它粗鲁的称呼。她之所以脾气越来越大，是因为西科在床上忍受水疱的瘙痒和溃瘍的疼痛而不停地翻来覆去，使她无法一觉睡到天亮。无论她怎样拳足交加，也无法阻止西科起来用脏得发黑的指甲搔痒以减轻痛苦。这种挠法本身就会引起感染。

情况对于西科来说已是越来越糟糕。阿太已经不愿意再和他作爱了。当他像动物一样能够与她上床、能够满足她性欲的时候，还算是有用的。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场了，只是令人讨厌。现在她之所以还留着他，那是因为他还存有一丝治愈的希望。

她让他到关前正街去找一位著名的治疗皮肤病的民间医生。这位医生留着长长的银白色的胡子，这是一种职业的标志，一看便让人肃然起敬。当西科脱去已经沾上脓和血的袜子时，这

位郎中因不堪忍受这种臭味而扭过脸去。他远远地替西科检查着，没有掩盖自己厌恶的表情。他紧皱的眉头已经预示着不会有好的诊断结果。最后他叽里咕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西科一句也没有听懂。西科请他用当地广州话再解释一遍，医生很不高兴地说：

“女人……有很多女人。臭血，臭脓。”

是呀，他是有过不少女人。可她们会让他在脚掌和脚趾上得病呢？西科马上怀疑起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头的医道来。郎中给了他一瓶深褐色的膏药，还从那些小抽屉里抓出一些草药，告诉他如何煎药，什么时辰服药。

西科熬好了药。汤药的味道很难闻。可是膏药的还要厉害。它那带有强刺激性的臭味，钻过墙上的缝隙，渗透到别的房间。不过，西科用药后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对治疗也就有了信心。没想到汤药起了副作用，引起腹泻，他不得不停止服用。于是，可恨的小脓疱又出现了，又重新给他带来了痛苦。仅用膏药只能暂时减轻一点痛苦，但不能起到根本治疗的作用。

在这个不通空气的小屋里，充斥着脚臭和膏药味，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女人已经明确表示了她对他的鄙弃。她和他结合在一起，本是为了找个伴侣。可是这个废物，本来就不是和她同属一类的人，早就已经变成她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还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毛病，说不定还会传染给她。他们已经没有性生活了。她已与他分开，让他睡到一张旧的帆布床上去了。现在他给她留下的，只是憎恶。

对于西科的疾病，她连看也没有多看一眼。她是个白天拼命干活、晚上拼命睡觉的女人。自从做了鲍叔二女儿的那笔买卖后，她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而且，她发现自己有做这种买卖的才能。这比卖菜挣的钱要多得多。

渐渐地其他房客中也有人开始生病发烧。于是，人们开始指责西科是这一系列奇怪毛病的根源，将所有罪过与仇恨都集中到这具活尸身上。埋怨声和咒骂声不绝于耳。西科每天只得早早溜出家门，避免听到随时可能引起的谴责和辱骂。

臭味在他工作的慈善机构里同样不留情面。人们同样的抗议声一天比一天高涨。一个工作人员竟然在指了指西科的双脚之后被熏得晕了过去。这一次，赛拉芬神父出面说情也没有能改变结局。那儿早就想辞退他，而现在找到了最好的借口。西科终于失去了工作。他没有将这一新的不幸告诉姘妇，还装着每天去上班，在华人区街上转悠来转悠去、东靠靠西站站地度着时光。

第二天傍晚，当他正拐过街角时，发现阿太正在门口站着。难道又发生找到红包那样的事啦？这一次西科明白，他没有做错什么。女人的态度完全是威胁性的，手里当然也少不了那根棍子。他脸上堆出笑容，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等着女人让他进屋。

“带上你的东西，别再回来！”

他装着没有听懂的样子。女人指着胡乱堆放在一起的一堆破烂，拉长着声音喊道：

“我和这院子里的所有房客商量决定，不能让你继续住在这儿了。我们不愿意再和一个腐烂的男人，一个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毛病的男人住在一起。这儿生病的人已经很多了。你走吧。”

“可这房子是租给我的。”

“我们已经和房东说过了，他同意了。”

“我得有个地方睡觉呀！”

“但不是在这儿……就这样吧。”

女人说着举起棍子来威胁他，其他房客也都拿着棍子或其

它东西跟在女头人后面驱赶他，威胁他。

西科感到头晕目眩，魂不附体。没有一张脸上表现出一丝的同情。脚上又开始瘙痒，他又开始发抖。他现在已经没有地位，也没有自己的能力，现在唯一想的事情是把袜子赶快脱掉。他不顾面临的凌辱，把这一想法说了出来。可是引起了更大的公愤。

姘妇用尽她双臂的所有力量将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背上，将全部的厌恶发泄了出来。就像一声号令，其他人都跟着她一齐动手。吵闹声惊动了左邻右舍，人们都涌到院子门口。突然，不知谁大叫了一声：

“麻风病……麻风病……”

一听到这个不吉利的字眼，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紧接着，他的衣服和弗隆达利亚家族兴旺时剩下的小东西便开始满天飞舞，散落在肮脏的阴沟里，散落在泥泞的大街上。

必须在这些刽子手们下一轮行动之前逃离那儿。他赶紧拿好手中的物品，捡起能够拾起来的东西，当然没有忘掉他的膏药罐子和卷着的贝姐姑姑的遗像，在一片咒骂和嘲笑声中，一瘸一拐地逃走了。西科再也不能回到这儿来了，他已经被羞辱到了顶点。在绝望中，他甚至想到官府能不能帮助他摆脱目前这种困境。但他没有脸面去报官。

他靠在院子外面的一座旧房子的墙上喘着粗气。他曾经梦想逃离这个黑暗的脏窝，现在达到了目的。但他是被驱赶出来的。他感到额头发烫，还有背上一阵阵的疼痛。他清楚眼前严酷的现实，艰难的局面已难以挽回。阿太对他的抛弃，使他被彻底地摧毁。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阿太一直是他的靠山。他用她的钱要比交给她的那一点可怜的工资多得多。那女人尽管约

束着他，看不起他，不把他当人，可一直让他靠着她生活。他脑子里甚至闪过一个可怜的念头，回去求她给个地方住。然而，不能，那将是太下贱了。事情已经结束了，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已经过去了。

他向谁求助呢？除了赛拉芬神父还有谁呢？他已经很久没有去探望神父了。因为他不好意思，也害怕回答那些他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已没有其它路可走。他抱着衣服、姑姑的遗像和膏药罐子，绕过那些可能碰到熟人的大街小巷，一步一步地朝神父住的地方走去。

赛拉芬神父刚做完晚祷，坐到桌旁正准备吃他的素食晚餐。今天他布道进行得很平静而有收获。听到门铃声响，他以为是有人来找他为某个病人做涂油礼，不禁叹了一口气。

西科在这个时辰的到来，使他感到惊讶，也使他感到不悦。看到西科衣不蔽体、鼻青脸肿、胡子拉碴、精神恍惚的样子，腋下还夹着一包衣服，他就知道准没有什么好事。

老人打开门，将双手捂在胸前，仿佛魔鬼来到他面前一样。他突然盯住西科脚，喃喃地说：

“真臭……”

一阵惊讶之后，赛拉芬神父拉下脸、皱起了眉头。这个浪荡公子又给自己背上增加了一个十字架。从西科脚上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很快充满了整个房间，使神父好不自在。他一下就失去了食欲。

西科连问都没有问一声，就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也立刻感觉到轻松了许多，像以前几次一样，神父没有将他赶出门去，只是看到他还是那么不明事理，还是那么不可救药，不可能再有改过自新的希望。

西科没有等神父发问，便不知所云地叙述了他那可悲的故

事。他告诉神父，他现在已经没有房子住了，是被其他房客赶出来的。假如他向政府上诉，他相信他是绝对有理的，可是他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住了，因为他们都痛恨他，还差一点打死他。当然，西科一点儿也没有提及姘妇的事，仅仅说是一个“女人”领着一群土匪，唆使他们仇恨他、驱赶他。神父早就知道西科和那女人造孽的苟合，他始终神态严肃地听着西科叙述，也丝毫没有为西科烂脚的毛病而动容。他将膏药罐子挪开，吸了几撮鼻烟。只有当西科拿出从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姑姑的遗像时，他那绷得紧紧的脸色才稍稍变得温和了一些。

为了证明自己所受的痛苦，西科脱掉了鞋子，露出了极其可怕的、又破又臭的袜子。佣人赶紧捂住鼻子跑进了厨房。神父也一下子仰靠椅子背上，脸色发青。绝望中的西科实在忍耐不住了。他顾不得礼节，也不理会神父的表情，又开始用脏乎乎的手挠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呻吟着。

神父愤怒地吼了起来：

“脓疱……水疱？太过分了，太脏了！这可是我见到的最恶心的事！这是腐烂！这就是你淫荡生活和所有坏习气的报应！赶快去把这又脏又臭的东西冲洗干净！什么臭味？谁曾见过这样的事？天哪，你都钻到什么地方去过……我的孩子。你有什么罪过，让你受到上帝这样的惩罚！别挠了……我不许你再挠。快去洗，你这个倒霉的人！”

神父边说边赶紧打开了窗户，也顾不得外面的潮气会对他的心脏和鼻炎不利。他又吸了一下鼻烟，以此来排除鼻子上的臭味。

“明天我就送你上医院。这可不是一般的伤口，这是毒疮！一切都由我来安排。我这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的姑姑。上帝知道，她是个圣人。要是为你，我就让你这样烂下去，你活

该！你落到了这种地步，这么腐化堕落！要是她还活着，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也会被你气死的。还称你为‘天使’，应该称你为‘罪人’！把这药扔到大街上去！”

“不能扔，我最尊敬的赛拉芬神父。就今天一个晚上，请你还让我留着它。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帮我减轻瘙痒。”

“我去通知你的叔叔。”

“我求求你，请你别这么做。他会拒绝帮助我的。他发过誓，他会照着做的。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求他做任何事。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的这种样子……”

赛拉芬神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往洗手间的方向指了指。西科说了声谢谢，便东搀西扶、步履艰难地挪动起脚步。这就是一个落难人的下场。神父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尽管对面前的这个人感到非常失望，可也不能连拯救其灵魂的信心都没有。他又狠狠地吸了一下鼻烟，打了个喷嚏，说道：

“你现在完全像个要上绞架的样子。我让理发师来给你理一理头发，刮一刮胡子。再给你几件干净的衣服换一下。算你运气好，今天我刚好收到了一批捐给穷人的衣服。”

西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心中的感激。如果没有这个好人，他能到哪儿去呢？只能露宿街头，忍饥挨饿，像流浪汉一样等着慈善机构来救济。

“明天到医院你就会感觉好一点的。”

“他们要能收留我就好了。”

“会收的。他们不会拒绝你住院，我知道该怎么说。难道他们不是属于慈善堂的吗？”

西科在洗手间呆了很长时间。他把脚洗得不能再洗，再用干净布包扎好。尽管他不是医生或护士，可也觉得这样处理一下舒服多了。臭味仍然有，但没有先前那样呛人，至少不让人

感到那样难以忍受。他又洗了洗脸和脖子，洗了洗手指，搓去了不少污垢。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么长时间来处理这些既细小又应该办的事情了。他穿上了为救济像他这样的穷人而募集的衣服。随后，他照了一下镜子，觉得自己现在稍微像样一点了。

然后，他狼吞虎咽地将神父的晚饭一扫而光。赛拉芬神父祈祷着，不时地摇着头，为这样白白地浪费生命而感到无限的痛惜。

饭吃完了，肚子饱了，睡意就接踵而来。疲劳几乎钻进了他的每一根骨头的深处。但是，赛拉芬神父一定要他等着理发师。理发师低声埋怨着，说什么已经过了工作时间，除非是给神父理发……西科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头发是怎样被剪掉的，剃刀又如何在自己的脸上刮过。当他被猛然推醒时，理发师已经走了。神父让他去洗头，可他请求神父同意他第二天去医院之前再洗。他急急忙忙地爬上顶楼。那儿有一张破单人床，虽然已经裂开，但毕竟是张床。脚上的膏药味在整个空气中弥漫。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不用担心虱子，也不用担心姘妇的巴掌。一丝凉爽的微风从敞开的窗口吹了进来。即刻之间，阿太已经变成了他痛苦的回忆。他永远摆脱了她。

15

他终于在圣·拉发艾尔医院的穷人病房住了下来。他现在躺着的床，简直是上帝的恩赐。有床单、睡衣，还按钟点吃饭。太阳光透过窗户，渐渐照亮了灰暗的房间。窗户朝着有几棵树木点缀的院子。一到宁静的夜晚，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就能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在底层的那间病房里，有一个疯子迎着月光高唱着、吼叫着，双脚跺着地板，仿佛是敲着鼓点。西科没有选择的条件，况且，他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然而，他受到的羞辱并没有就此结束。经济上的衰落，使他的社会地位荡然无存。他已不再幻想得到任何尊敬和重视。只要不再受什么故意的虐待，只要把他当成与其他穷人没有区别的穷人就行。然而，有些人总是忘不掉他旧时的那种风光，忘不掉他将万贯财产糟蹋得一干二净的那些可笑的行为。西科希望自己能龟缩在一个角落里，可是那些人不让。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提起他的过去，以便更好地欣赏他今天所受到的惩罚。刚到医院时，他坐在长条凳上，脱掉穿歪了的鞋子，露出已经被血和脓弄脏的袜子，一位护士赶紧转过脸去，抗议道：

“真臭！”

从那时起，他又多了一个名字，就像给他贴上了一个新的记号。从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到西科·弗隆达利亚或西科，现在又被称作臭脚丫西科了。他曾在“基督城”消失了一段时间。现在那里的人们也开始使用他的这个新的名字了。孩子们甚至还将它编成难听的顺口溜：

西科——臭脚丫

西科——烂脚丫

从来不洗屁股眼

人们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臭味实在令人无法容忍。护士们都不愿意护理他，只是在一旁对他指手划脚，还动不动就用粗话指责他，对他的病，他们也没有少骂。根据他们厌恶的程度，有时称它为梅毒，有时称它为麻风病。那个医生尽管心肠不错，可是在给他检查的时候，也总是皱着眉头。

在病房里，他刚一住下就引起了抗议。紧接着西科的病人要求调换床位，因为邻床的臭味使他难以入眠，也使他尽快康复的希望越来越小。紧接着西科另一边的病人倒是没有提出抗议，但是死得比原先预料的要快。于是，整个病房的病人将这一切全部归罪于弥漫在病房的臭气。

经过一系列解释，他总算在人们的厌恶和仇视下安顿了下来。没有任何人的怜悯和同情，当然除了赛拉芬神父。神父每星期来看望他两次，每次来总是带着柑子，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安慰他、鼓励他。

西科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这里的一切，因为医院毕竟是他的庇护所。在这里，他至少能避开外面人的恶意羞辱和中伤。他

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让他回到外面，流落街头，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没有目标，没有去处，到处被人驱赶。

他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接受着动作粗野的痛苦的治疗。到底是什么病呢？医生不愿浪费时间给他解释，因为无论怎么讲，他也不会明白。护士们则嘲讽地回答他说：

“这是梅毒的晚期。”

或者更残忍地说：

“这是麻风病……臭脚丫西科。”

为了使自己的处境不至于更坏，他对绰号不予理睬。他明白，谁要是穷了，就不可能有人格，也不允许他有人格。他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他只想尽可能不引起人们注意地活着。他对自己的运气已经很满足了。甚至，他从内心深处还希望自己的病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在这个穷人病房内，至少有他的一张床，有他一块避难的地方。

他的病渐渐地好了起来。臭味消失了，其他病人也开始接近他，听他讲述过去的故事。因为随着病情好转，他的心情也逐渐好转。他又变得健谈起来，尽管还带着忧虑。

“这下好了！”一天，医生对护士们说。

西科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有一点儿高兴并表示。

“你不高兴？”

“我……高兴。”

“你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他的担忧又开始了。一天，他脱口而出，说自己愿意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然而回答是那样干脆、尖刻，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儿不是什么慈善堂。你没有地方去，那是你自己的事。这床位必须让给别人。”

当他出院的时候，病友们无不为他的离开而惋惜。毕竟西科能给他们带来乐趣，有几个人已同他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还有人为他的离去而掉了泪。同医生告别时，医生告诉他，从临床上看，他已经痊愈，但要注意饮食和卫生，而且不能多走路。西科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如果有房子，有家人的照顾，肯定能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的。可是现在这样……他是孤身一人……

“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先生家的房子很大。他是你的叔叔，去和他谈谈。我相信他会收留你的。”

蒂莫特奥叔叔！他早就将西科拒之门外，而且发誓不再认西科。西科也说过永远不去找他，因为在他眼里，自己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即使西科爬着去见他、去认错、去忏悔，他也不会原谅西科对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历史和声誉所带来的令人痛心的玷污和羞辱。在西科住院期间，他从来没有去探望过，也从来没有送去过什么，连一点点最起码的表示都没有作过。所有这些足可以证明，西科在他心目中已经死去。西科可以忍受除他之外的任何人的咒骂和羞辱，就是不能忍受他的粗暴的训斥和无端的蔑视。亲戚之间永远像法官和行刑官那样不讲情面。对陌生人做的错事可以理解，可以认可，却不允许自己亲近的人有什么过错和失误。忘掉了一次邀请，对一位熟人来说，很容易表示谅解，但对于亲戚来说，那将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不快。不，他西科不能指望那位叔叔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婶婶。

他又回到了赛拉芬神父身边。神父将顶楼临时让给他住。老神父年事已高，而且性情暴躁、容易生气，身体也逐渐衰弱，已是风烛残年。有这么个年轻人在身旁，就像有着一束永恒的光亮，挑动着生命的活力。不过，这位始终是仁爱慈善的神父，还是去了好几个地方，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寻找工作。

由于西科的名声和无能，使得神父连连碰壁。谁也不想要臭脚丫西科。在他那放荡、轻狂的声誉之中，现在又加上暗病缠身这一项。人们想象着、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把这位年轻人贬得一无是处，狗屎不如。

然而，赛拉芬神父是一位执著的老人。在他长期的神父生涯中，西科是他最大的失败。这个事实一直使他不得安宁。对此，他也绝不甘心。因为他一直期望着能在某一天欣慰地看到西科终于走上一条健康的正道。

神父从年轻人身上的某些变化受到了鼓舞。他仿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放荡，脸上的皱纹已证明他饱经风霜的过去。现在他不仅能倾听训教和劝导，不像以前那样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能认真地提出问题，表示出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的愿望。

西科在医院里的那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里，用很多时间来进行思索。他认为自己落到了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自己已经忍受了无以复加的羞辱，已经达到了堕落的顶点，已经在粪堆里挣扎了太长的时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一段不能再重演的经历。而臭脚丫西科的绰号，已经是打在他身上的可耻的烙印。当他第二次去敲赛拉芬神父的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悲痛欲绝、苟且偷生、不抱任何幻想的男人。

他后来终于得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这项工作和当门卫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有一间小房间。房间位置不算理想，在底层，非常潮湿，还堆放着许多东西，也没有卫生设施。但毕竟是个房间。他答应去那里工作，这样可以为神父——他的保护神解除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当然希望住在神父的顶楼上。但那样的话，他就显得太贪得无厌了。他决定带上他所拥有的那点最好的东西，认真地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西科的两只病脚需要休息，需要适当的营养，还需要一个

整洁的环境。可他怎么能向原本只是勉强同意接收他的人们提出这种特殊的要求呢？相反的，根据工作的职责，他还必须经常走动。

不幸，仿佛已成为他忠实的伴侣，又一个不幸突然降临到他头上。赛拉芬神父因为突然晕厥而与世长辞。当人们见到他时，他躺在自己住所的跪垫上，身体已冰冷僵直。他可能是在自己房间里做祈祷时去世的。

西科直到傍晚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他痛不欲生，躺在床上放声大哭，就像为姑姑的去世一样嚎啕痛哭。没有什么人去僻静的仓库打扰他。他没有去参加神父的葬礼。因为他不想再露面，再说，他认为自己为神父的去世而悲伤，也只是他自己的事情。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却又被人们所不容。人们议论着，用尽了尖刻的语言，特别是那些对赛拉芬神父曾为他呕心沥血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们。除了忘恩负义之外，对这个臭脚丫西科还能指望什么呢？只是在葬礼的第二天，当人们看到这位年轻人来到坟场，向神父的墓碑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像孩子一样痛哭不已的时候，议论才平静了下来。现在，真的就剩下他了，他是真正的孤身一人了。

真所谓祸不单行。西科脚病复发了，两只脚又开始剧烈地瘙痒起来。医院给他开的药膏用上以后，开始似乎控制了病情的发展，他也就不再担忧了。可是只过了几个星期，现在又开始犯了，而且来势凶猛，看来再也治不好了。脓疱和疖子布满了脚趾、趾间和整个脚掌。药膏已经不起作用。

他只得非常不好意思地、像一个死皮赖脸的乞丐一样再次去医院。他们朝他吼叫着，指责死不改悔、重蹈覆辙，指责他又跟下贱女人鬼混，又过起猪狗不如的生活。他的解释不起任何作用。谁能相信他从出院后没有和任何女人来往过？谁能相

信他现在一心用在工作上？谁能相信他赌咒发誓？

“让你重新住院？其实，你要的是一张床，要的是别人白白给你洗干净的衣服。你是这用心。你什么活也不干，你这个二流子懒汉。我们有什么权力容忍你？再说，我们难道必须忍受你的臭味吗？不！如果你愿意，就来门诊治疗，让你住院可不行！还有许多人在等着床位呢！”

他无可奈何，只能来到门诊部，在那儿还需要耐心等待。然而，面对那些不相信他任何解释的护士，西科已经预料到治疗是没有用处的，病情是不会减轻的。按理说，治疗后应该坐着轮椅回去，这样才不会伤着脚。可他还得走着回仓库，那样，任何治愈的可能都会化为乌有。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看得清这一点。西科不再到医院去看病了。

他又一次充当给自己看病的医生，他在脚上涂上了大量的药膏，却适得其反。好在他现在只身一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要挨姘妇的咒骂和巴掌，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搔挠。没有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办法的西科，不再关心自己的形象，房间也完全变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洞穴。没有一个女人会跟他，即使是玫瑰围子里的最不知羞耻的女人也不会要他。当然，脚上的瘙痒和疼痛，也已经让他再也想不起她们了。

到底是什么病呢？难道真的是麻风病？还是什么医学上还未认识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肌体？如果是麻风病，为什么不向全身扩散？真是太可怕了！他又回忆起在小黑屋里的那些悲惨的情景。

他的工作也说丢就丢了，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赛拉芬神父在世，保护着他，或许还不至于如此。西药药膏已经不起作用，西科只好再去找那个中国郎中用狗皮膏药。像以往一样，瘙痒和疼痛只能得到暂时的抑制，但不能根治。但是，

那膏药的臭味却永远随着他到处扩散。

有一天，他忍无可忍，便脱掉了鞋子，想挠一挠两只脚上的奇痒。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药味，就像对自己身上的气味没有任何感觉一样。可是仓库的职工和装卸工们却一下子无遮无挡地闻到了这股让人反胃的恶臭。当他们看到西科的烂脚时，都大声地喊叫了起来，惊恐地后退着，有的直吐唾沫，有的直喊憋气，还有一个体质弱一点的，竟一下呕吐了起来。像是一声警笛，最可怕的字被喊了出来：

“麻风病！”

人们准备罢工。他们发誓，只要西科留在那儿，他们就拒绝上工，因为空气中充满着会传染病菌的毒气。被骚乱惊动了的仓库老板来到了现场。当他一看见西科的烂脚时，一下子蹦了回去，脸上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赶紧要了一杯茶水，喝了下去，才强忍着没有呕吐。随后，他指着大门口喊道：

“滚……我不要你在这儿多呆一分钟！快滚……你这个猪！”

即便如此，西科所受到的惩罚也还没有结束，失去了赛拉芬神父，他就再没有别的亲近的人了。这天晚上和以后的几个晚上，他只好露宿街头，或者等人家睡觉后栖身在人家的屋檐下。一旦被人家发现，就得被赶走。人在绝望中，就顾不得脸面，只得鼓起勇气去乞讨。腹中饥饿不允许他怕羞胆怯。他去了好几家。一些人家干脆当着他的面关上了大门。他们忘掉了西科在过去有钱有势时是怎样喜笑颜开地从这些大门里进进出出的了。还有一些人家给他扔出几个硬币，当然也是杯水车薪。有一位心地慈善的人，让他临时住在荒芜的三水围的一间草屋里。

他将自己的景况和鲍叔的作了一番比较。两个人的草屋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破旧，一样潮湿，一样原始，一样没有任何

卫生设备。但是，鲍叔还有妻子女儿作伴，而他只有被孤寂所包围。

为了求生，他还得走路。他给人传传口信，送送报丧信，发一些什么活动的通知，挨家挨户兜售绕线板和其它一些小东西。尽管这样，他还是吃不饱肚子，只不过能凑合着活着就是了。

不管他走到哪儿，饥饿、痛苦、瘙痒及臭味始终顽固地伴随他到哪儿。他成了人们嘲笑戏弄的对象。不单是孩子们，就是大人们也没有忘记他的绰号。他那种稀奇古怪的打扮，晃晃悠悠的模样、不堪入目的肮脏，以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臭味，简直是给干净、整洁、有条不紊的“基督城”涂上了一个污点。人们纷纷抗议，不许他再在大街上出现。

起初，当他干完这些活的时候，他过去的朋友们，那些曾利用他的财富大吃大喝的哥儿们，总是围着他，强迫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就给他们叙述，为的是挣几个硬币。就这样，他又当上了小丑。但再也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声望，而是为了索要几个钱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中间，拿他取乐最多的，就是那个西尔维利奥。他至今还不能饶恕西科与埃尔梅琳达的那段风流。不过，现在西科因为疾病缠身，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了。他终于被他们彻底抛弃了。

他现在的日子已经落到比在那个粗鲁的卖菜女人身边更糟糕的地步。他饱尝了精神的痛苦、疾病的折磨。他多少次听着教堂的钟声，在他被苦难煎熬得模糊不清的脑子里，还把这钟声当成了是为过去的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现在的臭脚丫西科敲响的丧钟。

16

这就回到了本书开始叙述的那个夜晚。在那个寒气逼人、狂风呼叫的黄昏，剩下的那一点粥，沾在碗底，很快就变得冰凉，也已经没有什么香味了。没有戴手套的手已经冻得发麻，两只脚也像针扎似地疼痛，从鼻孔里流出的鼻涕一直挂到嘴唇。

他打了个手势，伙计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收了他的粥钱。但他还是坐在那里没有动。他深知一旦站起来他所要经受的痛苦。旁边一个乞丐向伙计伸着手，请求让他把碗底的粥舔干净，可没有得到允许。

西科没有理会乞丐的事，只是思忖着从这里走到三水围那间和大街上一样寒冷的破屋的路程。如果是健康人，走这一段路要不了几分钟，可像他这样双脚烂到这种程度的人，一个小时都不够。

想到这儿，他心里就非常害怕。已经完了。也许他还有一点力气走路，但脚上的疼痛太难忍受了。他甚至想到，一旦倒下，他就再也爬不起来，因为双脚不允许他再多走一步。天气这么冷，风又这么大，谁也不会到这种荒郊野岭来救他。

伙计过来让他离开桌子。他把剩下的几个硬币握在手心里，作好了忍受疼痛的准备。他呻吟着，用双手撑着桌子边沿，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可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差一点把刚刚吃下去的粥吐了出来。旁边的乞丐还在哭丧着脸向他乞讨。西科没有理睬。他将走向死亡，因为他仿佛觉得裹尸布已经将他缠住了。他还能动弹。随着一声“哎哟”，他开始挪动身躯，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每一步都伴随着一阵喘气，一阵呻吟。

他从来就担心孤苦伶仃地一个人死去而没有人知道。不过，他现在生活在苦难的地狱里，对此也就无所谓了。如果反正要死的话，那就希望上帝可怜可怜他，早一点让他死了算了。一切都要比这样忍受无止境的痛苦好得多，要比他的双脚烂成这种样子好得多。

他咳嗽了起来，粘乎乎的鼻涕流得更长。昏暗的煤油路灯离得很远，照到近处的，只有一丝微弱的亮光。他摸着黑又走错了一条小巷。一个又一个的磨难把他弄得筋疲力尽。一不小心，他又滑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手中的硬币也撒了出去。尽管他“哎哟”了一声，叫声在街头发出了回响，可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没有马上爬起来，只是当感觉到那个乞丐走过来的时候才动了一下身子。然而，走过来的乞丐不是来帮他，而是来抢他那几个撒落在地上的硬币。这里的寒冷，仿佛像刀割一样的寒冷，西科靠在墙上运着力气。他一下子觉得，乞丐爬在黑乎乎的地面上正在寻捡那些硬币，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价值。他现在想的是不能在这儿久留，否则，将会像他那倒在街边阴沟里的父亲一样死在外面。

此刻，他的眼前浮现出姑姑、赛拉芬神父、绵羊、“漂亮”小姐和萨图尼诺一家、卖菜女人以及那位温柔可怜的阿秀的形

象，浮现出那些曾经因他的骄横放荡而受到伤害的人们的身影。这就是惩罚。他没有故意去伤害任何人。他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不是因为他心地邪恶，而是因为他的轻狂、古怪和自私。因为他的那些随心所欲、不顾后果的可恶行为，使一些人占了便宜，但却使另外一些人受到了贬损、受到了凌辱。

他胡闹了一辈子，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是命运的宠儿，灾祸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伴随着欢乐长大，从来都是吃好的，穿好的，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五色斑斓的生活画卷上，是舒适的软床、丰富的饮食、整洁的衣服，还有装满钱的口袋。由于他极端的轻率无知，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未来，从来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意外。如今，他不但已经无可挽回地跌入了贫穷的深渊，还因那神秘的、肮脏的疾病而散发出可恶的臭味。

这就是惩罚。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坏事总会得到报应。”这是老希尔维斯特先生为了让他明白事理而对他说过的的一句话。

西科曾经很喜欢说话，喜欢热闹，喜欢和朋友聊天，喜欢逗得周围的人欢欢笑笑。可是现在，他却挣扎在最残酷的孤独之中，堕落到被人人唾弃的地步。他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承受人类的无情无义和残忍狠毒。其实，当年正当他自作聪明地策划着那一个个壮举的时候，各种报应的苦痛就已经降落到他的肩头。

“这不公正。恶有恶报……也应有个尽头啊！也不能单报应我呀……不能这样不公正！”

是真的不公正吗？社会已经不再相信他，不再同情他，不再原谅他的一切行为。对这样的社会，他还能指望什么呢？难道他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果他在过去风光的年代，难道

他不会去蔑视一个既无德无能、又玷污了显耀的家族的荣誉、还身患疾病的浪子？

西科挣扎着站起身，一边低声抽噎。甚至连一位乞丐都认为他没有反击的能力而欺负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将原本属于他的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西科生着气，混杂着对社会的愤恨和对自己的厌恶。与其他是个人，还不如说他更像个鬼。他半天才挪动一步，将一个正好低头路过的行人吓了一跳，差一点挥拳朝他打来。西科毫无反应，仿佛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已不知道钟点，不知道此刻是刚刚入夜，还是夜已很深。

在他向高楼街转弯时，一阵强风刮过，将他推到墙边。他又发出一阵呻吟。他站在黑洞洞的角落里，朝街上望去，见一个女人夹着一个包袱，正顶着寒风朝这边走来。他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拿定主意先让女人走过去，免得她认出自己。

臭脚丫西科眼力不错，他认出了走过来的那个瘦高女人。那女人30来岁，尽管穿着宽松式拖地裙，还是掩盖不住她的特殊的瘦模样。她好像是一只向前倾斜的纱锭，迎着北风，冒着寒冷，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身躯。头顶上的那顶小帽子，肩上的那块掉到后背的西班牙式的披巾，根本无法挡风御寒。她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包袱。

她是西班牙医生老帕蒂拉的外孙女。她的母亲和姑姑就是帕蒂拉姐妹——城里那两位最刻薄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谁也别想逃脱那两个女人的责难。她们是令人害怕、又令人气愤的女魔。不过，眼前的女人却另有一个西科送给她的绰号。那是在几年前一个狂欢节“吃大户”的晚上，这个女人竟然有胆量拒绝与他共舞。那是西科打赌历史上一次算不得什么的打赌，然而他却失败了，唯一的一次失败。他不能原谅她。于是，他就给她起了个绰号。绰号很快从托马斯·萨加里亚斯咖啡厅传

了出来。他成功了。他起的绰号为这个女人送上了一段难听的顺口溜：

骨头棒

骨头棒

没有奶子没有屁股的大姑娘

西科根本就没有思索过，他的这种嘲弄，会给这个当年 20 来岁、瘦得出奇、还长着一只斜眼的姑娘带来多大的不利影响。后来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小伙子再追求她，似乎她命中注定了要步她的老姑娘姑姑的后尘。

西科站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她像一块移动的木片，朝着忽悠忽悠的煤油灯亮光处走去。她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一手抱着包袱，一手拿着雨伞，披肩几乎快要拖到地上，眼镜前面冒着热气，清瘦的面颊在寒风中显得更加苍白。难道骨头棒这个绰号对她不正合适吗？

西科的心里积聚着一股无法控制的怒火，那是一种纯属绝望、痛苦的怒火，一种肯定自己行将就木而产生的怒火。他想朝什么人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愤恨，以期获得心里的平衡，减少自己的痛苦。最终，他将与这个世界再见！既然这个世界对他已经不抱善意，他为什么不能够以牙还牙，也报复一下？

当姑娘已经走到路灯下时，他用假嗓子——就是在狂欢节时他经常使用的著名的嗓音，大喊道：

“骨——头——棒……骨——头——棒……”

西科骄傲地注意到女人颤抖了一下，仿佛被这突然的袭击而震惊，脚步也一下子乱了起来。然而，她没有犹豫，继续朝前走去，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西科更加气愤了。他本来就讨厌帕蒂拉姐妹，因为她们曾经比其他人更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她们又不是萨图尼诺家的亲戚，却为萨图尼诺家说话，还到处败坏他的名声，传播弗隆达利亚家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丑闻，翻动了与贝姐姑姑的旧帐，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近来，她们只要碰见他，总要鄙视地朝地上吐唾沫。一想到这儿，西科禁不住又喊了一声：

“骨头棒！”

女人一直朝前走去，瘦高的身躯犹如一根弯曲的椰木扫把。她这种不理不睬的态度，使西科感到更加愤怒。西科已经不顾一切。他要将以以往接连不断地蒙受的全部羞辱洗刷干净，他要进行彻底的报复。

于是，他嬉戏似地大声笑了起来。这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他嘴里发出过的笑声。然而，这笑声是那样的怪诞，那样的可悲。这笑声在寒冷的夜空中回荡。

已经走出路灯光线以外的女人，突然脚下一滑，啪的一声摔了下来，后背直挺挺地倒在石子街面上，套着黑色袜子的细腿朝天跷起，裙子一直被掀到瘦瘦的大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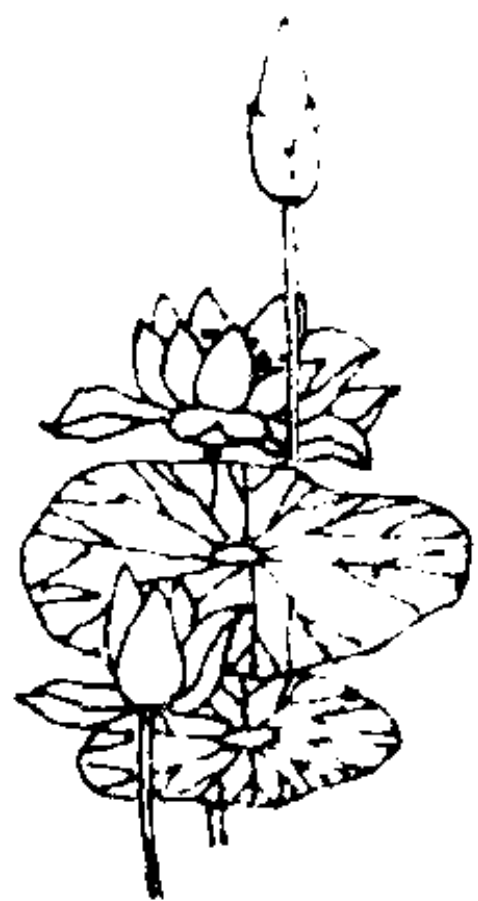
如果是在白天，那准是一个会引起众人发笑的场面：包袱里的东西撒得满地都是，披肩掉落在路旁的水坑里，一只黑皮鞋飞得老远，另一只半挂在脚后跟上，雨伞也已折为两截。不过，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刺骨，细雨飘零，地上躺着女人那毫无挣扎的、僵尸般的躯体，这情景，充满着凄惻，充满着悲惨。

西科发出一声惊叫。他刚才还想着要报复和捉弄一下这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一瞬间，他的这个愿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悔恨，震撼着他的心灵。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从阴暗中走了出来。尽管脚上在钻心似地疼痛，但他还是不停地朝前走

去。他必须去营救那个女人。他不想在他自认是今生的最后的这个夜晚，因自己的过错，在众多的鬼魂中再增加一个新的鬼魂。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心中的善良，压倒了臭脚丫西科心中的憎恨。

第二部分

骨头棒



17

佣人抱着大纸盒离开以后，她便关上了时装店的大门。整整一天，她都在忙着缝制一件狂欢节舞会上用的吉卜赛长裙，现在终于缝完了。她的那位苛求的顾客，一定會在情人的怀抱里自豪地展示这件漂亮的衣服。

这个星期以来，裁缝店的生意一桩接着一桩。与姑姑和其他人的估计相反，她将所有的生意都承接了下来，她也忙得个不亦乐乎。由于缺少人手，那些“吃大户”活动中穿的衣服，那些澳门“六一”俱乐部、军人俱乐部以及中士俱乐部舞会上用的长裙，全靠她一个人量裁缝做。为了别人的欢乐，她尽心竭力地、认真地制作每一件衣裙。只是在完成最后一件裙子后，她才感觉到身边空荡荡的。

她早就不去参加各种聚会了。她已经 32

岁，富于幻想的浪漫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她成了一位老姑娘，看来她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当老姑娘。

她开这家裁缝店，与其说是为了某种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消遣。她可以用此来消磨时间，调剂枯燥和单调的生活，驱赶心头的孤独和寂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上她还要把衣服带回家去缝。她要用针和线来陪伴自己，度过那漫漫长夜。

要让她去参加那些聚会吗？要让她去参加那些使整个城市在几天中变得疯狂的狂欢节活动吗？不，她蒙受的羞辱已经够多的了。让她整个晚上都坐在那里，看着周围纵情欢乐的人们或伴着华尔兹舞曲狂蹦乱跳、或戴着假面具戏谑玩耍，她实在无法做到这一点。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还要装出一副文静娴雅、愉悦欢乐的样子和那些同龄女伴或已婚女人们交谈，接受她们对她所表现出的同情，聆听她们的劝慰：

“别着急……祈求圣·安东尼奥降临奇迹，你要耐心等待，直到愿望实现。”

她刚走到街上，便有一阵大风朝她扑来。她没有估计到气温会突然下降，寒风直刺她的面颊。她禁不住全身颤抖了一下。她后悔说要散步回家而辞去了自己的专用轿子。以前她也经常这样步行回家，从不理睬周围的人们对她在晚上还单独行走所表现的疑惑和种种闲话。不过，在今天这样寒风凛凛的夜晚单独一个人走着回家，确实是不太合适。她拉了拉头上的帽子，裹了裹身上的披肩，夹紧了腋下的包袱和雨伞，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去。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新鲜事儿发生。而最难熬的时辰也就要到了。因为她就要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没有一点儿家庭气氛的家。她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应该有丈夫、有孩子，还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家务事。然而，她却享受不到这种家

庭的幸福，也可能永远享受不到了。她的青春年代已经过去。在这个姑娘们都在 17 岁至 21 岁婚嫁的时代，像她这样已经满 32 岁的女子，一个骨瘦如柴、一只眼睛还斜视的老姑娘，还有什么希望呢？她在青春妙龄年代都没有受到任何一个小伙子的青睐，现在她已经进入中年，干瘪的身躯如同一只铤子，她还能存有什么幻想呢？如今，她离群索居，过着孤单幽独的生活，身边只有一个从小就伺候她的女佣作伴。她在心灵深处确信，如果有人现在对她感兴趣，那也只是为了她的钱财。她虽然不是百万富翁，却也拥有足够保持舒适安逸的生活所必需的财力。所以，她宁愿过着这种孤身的生活，也不愿去和任何一个猎钱的男子进行什么冒险。那样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数不尽的灾难。

她的姓名全称是维克托利娜·希达利萨·帕蒂拉·维达尔。整个名字中充满了“i”的发音。维克托利娜·希达利萨！还有比这个名字更难念的吗？32 岁的年龄，两个差一点要把脸皮顶破的高高的颧骨，斜视的眼睛，还有那枯瘦的身躯，尽管有肥大的裙子遮挡，却还藏不住它的本来面目。她有了这些，还能在她维达尔的姓氏后面再加上其它什么姓吗？

谁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长得这么瘦！她的父亲虽然不是太胖，但也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她的母亲虽然在结婚前长得挺苗条，但结婚后也开始发胖了。只有她，始终是这样瘦骨嶙峋。

路灯的灯火在玻璃罩里摇曳，零零星星的雨点在随风飘落，石头路面也越来越滑。这个孤零零的女人将包袱举到额头前方，用以遮挡迎面吹来的寒风。前面的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偶尔有人也是紧贴着墙根行走。她机械地搬动着脚步，往事的情景又一幕幕在眼前闪现。

18

依波利多·维达尔——全名当然要比这个名字长得多——是住在美丽街上的著名大律师克里斯托翁·维达尔的儿子。他们的家庭，在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是数得着的豪门贵族。家里除大律师以外，还有他的夫人、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而依波利多，则是全家最不争气的一个。

在老楞左区和南湾区，有些贵人总是鼻孔朝天，即使表示赞同，也只是在嘴角挂着一丝笑容，也只是微微点点头。但就是这些贵人，也难以和他们家相比。

大律师的夫人和3个女儿在与人交际往来方面的百般挑剔，实在是难以让人容忍。只要这4位一出门，她们那肥胖的身躯就会在整个街道上横行。除了少数的几家豪门外，她们同谁家也没有来往。

为了证实自家的门第高贵，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与葡萄牙最有名望的某些家族扯上亲缘关系，总是竭力回避在他们的前辈中也有在炎炎烈日下举着锄头开垦土地的人。除了依波利多以外，他们家其他人一个个都是神气十足、趾高气扬，自称为

高贵的蓝色血统的后代。而别的人们则笑称他们的血管里流的只是“用法庭的墨水染蓝的蓝水”。

有上帝和国王的保护，有与各届总督的亲近关系，克里斯托翁成了澳门社会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成了道德和正统习俗的台柱。在这一方面，没有人对他有半点怀疑。

依波利多·维达尔在姐弟中排行老四，男孩子中排行老大。他要去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学学位，这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向。由于受到了具有良好教育质量的圣·若瑟神学院的神父们的教导，他很早就培养起了对文学的兴趣和对语言学的偏爱。他的作文结构严谨、句型优美。对科尔内里奥·内波斯和希赛罗的文章，他都能熟练地朗读、准确地理解。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除了本国的国王以外，他对法国和英国的各朝国王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因为他才智过人，同学们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导师们也对他另眼相待。

他是个好学友。既平易近人，又慷慨大方。从来也不会对困境中的同窗学友袖手旁观。和他那位爱卖弄小聪明的弟弟相反，他人缘极好，只是性情怯懦得像个姑娘。同学们把他看作不同一般的学生，甚至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都尽量回避在他面前说粗话，免得使这位羞怯的同学难堪。在整个学校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谁高声喊叫，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习惯的那样与别人争吵或者怄气。他在家庭的天地里生活长大，纯洁无瑕，聪明过人，一切都遵循着家庭的规矩。因此，所有孩子的父母及管教人员一致公认，他是一个听话的、有出息的青年。

他爱好阅读、埋头于彼雷兹·埃斯克里切、潘松·图·特拉依尔、沙维尔·德·蒙特平和埃米略·里切博格的大量著作中，也常常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之中。他理想中追求的女人，是

一位温柔贤惠、为爱情可以作出任何牺牲的仙女，一个纯洁和贞节的典范。他悄悄地写下了许多抒发情感的诗句，又悄悄地保存了起来，准备在未来的心上人耳边吟咏。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在那里，善良、英勇和崇高的情感压倒了邪恶、堕落及所有的丑恶。尽管脱离了现实，可是依波利多在这个天地里感觉到无限的幸福。

他将纯真视为人的最宝贵的品德。对于同学和朋友们来说，他是一只无辜的羔羊。他总是那样斯斯文文、富有教养。谁要是在他面前说句脏话、粗话或者稍微难听一点的话，他马上就会满脸通红，十分尴尬。

他生来就体质柔弱，尽管已经长大成人，但还是动不动就要生病，尤其容易患伤风感冒。“他是个病包”，母亲总是这样叹息。他不进行任何体育锻炼，连做做操、钓钓鱼这样的活动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他的爱好和消遣就是看书和作诗。他的小提琴也拉得不错。技艺虽然算不上太高，但在家里举行的正統的晚会上，往往是大姐弹钢琴，他拉小提琴。

到了期末阶段，依波利多已经肯定能去葡萄牙深造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生病了。他开始患的是慢性贫血，后来很快转为肺病。人变得越来越瘦，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白里还透着青，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眶内。他忽然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倒像是一个面无血色、软弱无力的床上英雄，只可惜没有一个曲折悲惨的爱情故事可以让西蒙·博特略搬上舞台。

他的情绪变得很低落，整天唉声叹气，一言不发，整天沉浸在幻想之中。他完全脱离了周围的现实生活，仿佛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意志的消沉，都不能驱散他的胡思乱想。

焦急不安的父母听从了澳门和香港医生的意见，将他送到

了广州的一家著名的德国人医院。诊断结果不算过分悲惨。医生说他的一叶肺上有病变，但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是能够恢复健康的。但是要绝对卧床，还要严格规定吃饭和睡觉的时间。至于学习，不用着急，等到完全恢复健康后再说，现在需要的是让面颊红润起来，让身体胖起来，总之，需要长肉，长力气。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回到了澳门。根据本地医生的意见，他住进了圣·拉法艾尔医院。对于这位听话的病人来说，一切再好不过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看书。如果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将他带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可以肯定，他的一切都会按照父母和其他家人的意愿发展。

19

一天上午，隔壁病房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布罗·帕蒂拉的男人——请注意，“拉”字的拼音中有两个辅音“L”——，他是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后裔。他家里还有妻子和3个女儿。3个女儿中有两个都长得很丑。那两个同样干瘦的身躯就像两根细细的棍子，没有一点儿动人之处。只有他最小的女儿，即三姑娘，是家里的漂亮姐。在她那张可爱的脸蛋上镶着一张红红的樱桃小嘴，走起路来总是慢慢悠悠地扭动着身子。尤其她说话时那嘴唇的动作，更是让那位聪明而又单纯的青年学生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心跳不已。

帕蒂拉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他那雷鸣般咄咄逼人的嗓门，使得隔壁的年轻病友大为吃惊。就在他住院的第一天，看到年轻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便走了进来，把全家人都作了介绍。还没有等主人邀请，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摆出一副长辈的亲切样子，仿佛他们已经相识很久。

当依波利多的父母知道儿子的这位病友是谁以后，便不同意他们有任何接触。帕蒂拉家的人都是有名的无事生非、平庸

粗俗、心术不正、喜欢传播流言蜚语、败坏别人名声的人。他们曾经有很多次因为诽谤和侮辱他人而上过法庭。父母警告儿子，要毫不留情地和这帮乌合之众断绝来往。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是依波利多天生的斯文和胆怯的性格，要和他们断绝来往就更难做到了。巴布罗·帕蒂拉乘晚上医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人来探视的时候溜进年轻人的病房，仰坐在椅子上，嘴角叼着菲律宾黑烟，拼命的吸着，一边还不停地嘲笑禁止他抽烟的医生。从小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长大、从来也没有同这种人打过交道的年轻人，对他不仅没有拒绝，反而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

坐下还不到5分钟，帕蒂拉就开始骂人了。他骂这个人，咒那个人，仿佛他天生就是对所有的人有着无限的怨恨。甚至可以说，他以诋毁别人为乐趣。依波利多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无法插话。因为帕蒂拉自从走进病房开始，一直到护士来提醒他年轻病人需要休息而走出病房为止，一直没有给年轻人说话的机会。

巴布罗·帕蒂拉身高体胖，精力旺盛。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病，只是说他肝部有点不舒服。他蔑视西医，根本不相信西医医生。这次是因为中医郎中的汤药对他的病痛没有起作用才来住院的。他说，只要那些医生没有找到能治好他病的灵丹妙药，他就在医院里住下去。他的口气非常肯定，非常坚决，依波利多当然无话可说，甚至几乎相信他会说到做到。

不管怎么说，年轻人被他吸引住了。他那些戏剧般的冒险故事，他那些充满坎坷的经历，使至今还在家庭的密封瓶里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的生活、身上还穿着一身永远没有任何变化的校服的年轻人人为之倾倒。帕蒂拉带着西班牙口音，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没遮没挡，而且，几乎每句话都很粗俗。依波利多

纯洁的耳朵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粗话。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也学到了一堆粗话。

对于年轻人来说，赛萨尔蒂娜——帕蒂拉家的漂亮姐——悄悄的来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姑娘总是给他带来鲜花、蛋糕，还有她家里制作的、用精美的纸片包着的各种颜色的小点心。每当姑娘带来鲜花的时候，都要在病房里稍稍多逗留一会儿。她总是慢慢地将花插到花瓶里，如同给医院里的这间忧伤的病房画上一个欢快的音符。当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总是像挑逗人似的扭动着屁股。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姑娘在依波利多房间里最多只停留5分钟，这已经足以让他激动地度过这天的剩余时光。明显不过的是，为了得到这种享受而又不引起父亲的注意，他不让、也不敢让父亲走进他的房间，每当父母问起鲜花和甜食的来源，他就骗他们说是一些女护士送给他的。他为父母相信了他的谎言而感到欣慰。

在漫长的住院生活中，他对隔壁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一旦帕蒂拉发起火来，他的所有粗鲁的性格便暴露无遗。妻子挨他的耳光，女儿们挨他的棍棒，只有漂亮姐是个例外。他的粗话、脏话张口便是，透过墙壁向外扩散。依波利多听了这些粗话脏话都禁不住心中发抖，仿佛他自己正在承受这个西班牙佬的狂怒。

“在我父母的国家里，解决问题全靠刀子。妈的，什么好好说理，半个理都不用说……那是浪费时间！只要一句话说不好，马上就刀戈相见。妈的，全靠刀！在这儿澳门，人们是用拳头和鞭子。不过，别惹我巴布罗·帕蒂拉！我是要靠刀子的，我是个男子汉！”

一天，他带着一把马刀来到依波利多的房间。刀把是栗色

的，银灰色的刀刃上闪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寒光。他像一位行家一样娴熟地玩弄着这可怕的武器。他一挥刀，一个柑子被不偏不倚地劈成两半，滚到地上。他继续在空中挥舞着刀子，展示着自己的本事，仿佛正在与敌手决斗。依波利多紧张得直喘粗气，请求他停下来，以免造成意外事故。帕蒂拉哈哈大笑，浓密的八字胡随着笑声在他那肥胖的嘴角上抖动。

“你这个家伙，倒像个大姑娘！”

从那天起，年轻人一见到帕蒂拉就会心惊肉跳。这是一种不可言状的近乎卑微的敬畏。不过，他尽管惧怕帕蒂拉，却倾心于帕蒂拉的女儿、漂亮姐赛萨尔蒂娜·帕蒂拉。尽管他自以为单纯，却开始梦想着姑娘那红红的樱桃小嘴，那两只像企图跳出胸膛的小鸽子似的、圆圆的、撩人的乳房。尽管他不了解姑娘的秉性，却也开始像他阅读过的许多罗曼蒂克和爱情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对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狂热地爱恋起来。

维达尔夫妇渐渐发现，儿子仍然和巴布罗·帕蒂拉及其女儿保持着来往。他们为西班牙佬介入儿子的生活而感到震惊。于是便明确地对涉世不深的儿子说，这个西班牙佬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既不讲廉耻又不讲道德的男人，他的老婆和女儿们也都是穿着高筒袜的长舌妇。帕蒂拉10岁时就随他父亲来到了澳门。他父亲是位和从事菲律宾独立的革命者有联系的神秘人物。几年以后，他父亲悄悄地离开澳门回到了他的家乡。巴布罗·帕蒂拉却留了下来，依靠充当中国移民的经纪人，昧着良心赚了不少黑钱。后来又放高利贷，还和草药师及江湖医生搅和在一起，给欢场上的女人们治疗花柳病。所以，人们称他为小人，不知廉耻的人。“什么是花柳病？”依波利多小声问道。维达尔厌恶地撇了撇嘴，告诉这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种坏事的儿子什

么是花柳病。因此，他们的这种来往，对纯洁的儿子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天下午，维达尔夫妇在儿子的病房正好碰上了帕蒂拉。帕蒂拉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严厉告诫儿子别与那位危险的病友接触。在维达尔家人眼里，帕蒂拉只是社会的渣滓，应该理所当然地不予理睬，让他呆在自己应该呆的地方。父母的训话被帕蒂拉打断了，这使依波利多感到非常难堪，可也无法挽救眼前的局面。然而帕蒂拉生来面皮厚，他丝毫没有受这种冷淡气氛的影响，没有因此而不知所措，还故意地留了下来，扯起大嗓门在房间里喊叫，一边还做着粗鲁的动作。

后来当他离开那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的时候，他终于撕掉了自己的面具，他气得咬牙切齿，低声骂道：

“这帮王八蛋，等着我的棍子吧！”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朝妻子和女儿一人一巴掌。当然他也没有做得太过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同时，他开始制定报复的计划。

神经紧张的维达尔夫妇尽力要让儿子离开医院。幸好儿子的病情已有明显好转，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在家里也可以继续治疗。在儿子出院以前，他们决定对他进行监视。

但不管如何监视，两个年轻人还是找到了幽会的办法。赛萨尔蒂娜含着眼泪问他是否真的要离开医院。姑娘说的是当地的方言，小伙子说的是葡萄牙语。依波利多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他确实要出院。

“这么说，我们永远不再见面啦？”姑娘扭动着身子，拉长着语调，悲切地追问道。

“我永远不会不见你。”

“你发誓？”

“我发誓。”

他反复保证，反复发誓。姑娘向他伸出双手，顺势又将脸蛋和嘴唇凑了过去。尽管他心里疯狂地想着那样去做，但他生性胆怯，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他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姑娘叹了一口气，带着心头的失望离开了房间。依波利多靠在床上，用拳头击打着枕头。他在这些事情上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帕蒂拉可不是傻瓜。他看出了小伙子对他女儿的意思。他一边捋着八字胡，一边思忖着维达尔家有多少财产，突然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即让女儿进入那个家庭。女儿的地位提高了，他帕蒂拉家所有人的地位也都会跟着升高。不管依波利多是多么怯懦，是多么胆小如鼠，但这毕竟是个好机遇。于是，他马上让女儿认真地追求小伙子。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更是赞同这一计划。她们仿佛已经来到美丽街，进入维达尔家的庭院，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宾。

依波利多离开医院回到了家，维达尔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自己不可原谅的疏忽，儿子在回家的当天就写了一封信，请家里的细哥作为他的使者，送给了赛萨尔蒂娜。

便条和信件在两家之间频繁的穿梭往来。小伙子在信中总是用很多抒情的语言，姑娘写的葡文尽管只能勉强让人看懂，但也明确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和用心。当时还在医院但正准备出院的帕蒂拉指挥着女儿的行动。他喝了江湖医生从中国地盘上偷偷送来的汤药，疼痛消失了——至少他当时坦白地这么说过。当赛萨尔蒂娜收到第一封信时，本想自己藏起来，但是，大姐安巴罗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发出一声少有的吼叫，驱散了姑娘所有的犹豫。她乖乖地把信交给了父亲。

“这孩子写得真好！只是太文气了……非常软弱。”

他一边笑着，一边大声地将信念给全家人听，还夹着粗俗不堪的嘲讽，引起他老婆和两个大女儿的哄笑，而赛萨尔蒂娜则是满脸通红，眼睛里噙着泪花。

从那次开始，帕蒂拉每次都要将依波利多的来信念上一遍。每当念到诗句，总是发出一阵狂笑。他强迫赛萨尔蒂娜用圆圆的小学生的字体、按照他说的意思去写回信。有时姑娘不从，他就会气得鼓起双腮，有时甚至不得不动用作父亲的威力。假如依波利多不是那么单纯幼稚，稍稍有点分辨能力，就能很容易看出信上写的不是姑娘的心里话。赛萨尔蒂娜不爱学习，不碰书本，对抽象的东西一窍不通。他绞尽脑汁作出的充满感情的、夸张的诗句，姑娘总是不甚了了，白白浪费了她的时间，还让她常常为此烦躁不安，甚至非常生气。那么，她怎么可能写出这些成年人的想法呢？

然而，依波利多却为姑娘的来信而发狂。他急切地等着细哥回来，然后从他手中夺过信封，仿佛一个十分口渴的人夺过盛满泉水的杯子。他反复念着来信，吻着信封，沉浸在这纯洁的初恋之中。他多么希望姑娘能更加火热一点、更加奔放一点。但他能理解她。无可非议的贞操和持重，妨碍着她更加坦白地表露心迹。尽管姑娘与他所阅读过的小说中的任何少女都不一样，可他还是竭力将她与小说中的人物相提并论。他的父母为了防止他过于劳累而犯病，绝对不许他长时间的看书。于是，依波利多便利用这些大段大段的空闲时间，思考着未来，编织着梦幻。他越来越明确自己追求的对象，一天等不得一天地渴望见到心爱的姑娘。然而，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真正残酷的现实。

尽管他知道这件事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可是他又坚信，等父母对姑娘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们会正确处理的。帕蒂拉可

能是一个爱招惹是非的人，一个与他们家格格不入的人，但他并不是与这位粗鲁的男人结婚，而是与这个男人的女儿结婚。他把姑娘同她那个粗俗的父亲分别看待。他相信自己能把赛萨尔蒂娜培养成社交场上的佼佼者，相信她不会给任何人丢脸，不会给维达尔家抹黑。

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其它一切的现实都视而不见，对一切善意的劝告都听而不闻，一心想着自己早日康复。他成了一位让所有的医生都喜欢的病人。他严格地遵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服药，按时睡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早日恢复健康。确实，他这样做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依波利多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身上也开始长肉了，力气也增加了。于是，他获得准许，可以走出房间，到院子里散步。不过，他还是十分焦急。

一天，他随同父母和兄姐们去教堂做弥撒。父母他们是为了感谢上帝赐给他康复的奇迹而去谢恩的，而依波利多自己却是心不在焉，另有企图，他预先已把要去教堂的消息告诉了赛萨尔蒂娜。姑娘答复说，她一定去教堂看他。果然，她和全家都来了。

维达尔家和帕蒂拉家分别坐在两边。西班牙人没有主动去和在医院里建立起友谊的朋友打招呼。他是经过反复考虑后才这样做的，因为他不想操之过急，而吓走猎物。他只同意让女儿向未来的女婿暗送秋波。他已经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这群混蛋！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妈的！”

依波利多已经康复。他获准可以上街散步，尤其是到一些绿树成荫、幽雅寂静的地方散步。于是，小伙子选择了一条表面上毫无目的路线，直接朝圣·米迦尔公墓附近的空地、菜园和花园走去。帕蒂拉家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每当他从那儿走过，赛萨尔蒂娜总是偷偷地望着他，像个孩子似地用手捂着

嘴，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尽管小伙子没有发觉，但姑娘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也正躲在百叶窗后窥视着他。

一天，细哥又带回来一封信。赛萨尔蒂娜在信中说，她已经获得父母的同意，邀请他去家里饮茶，她还说自己非常想见到他，想和他说话。说她如何如何地想念他，但只能这样远远地看他一眼，这太不公平了。依波利多看着信，顿时感到心头一热，好像一股暖流涌胸膛，流遍全身。这天，他穿得比平日更整齐漂亮，然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他轻声哼着小曲、擦着皮鞋，也没有人感到奇怪。他的康复使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也不再对他存有什么疑虑。

20

他去了。当他用颤抖的手按响帕蒂拉家的门铃时，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要哭出声来。赛萨尔蒂娜和她全家都在等候着他。姑娘满脸通红，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仿佛像个新娘子一般，他看了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很久以后他一定会斟酌当时一瞬间的印象：赛萨尔蒂娜如同一只无辜的小羊羔被围在一群吃人的豺狼当中。

依波利多对巴布罗·帕蒂拉专门在场坐镇感到困惑。这位西班牙佬的热情拥抱，差一点使他透不过气来，往他肩膀上的拍打，也使他瘦弱的身体感到疼痛。姑娘的两位姐姐——安巴罗和卡尔梅希坦不时发出叽叽嘎嘎的叫声，而她们的母亲唠唠叨叨，笑起来带着神经质的哆嗦。

茶桌上很丰盛。澳门土生葡萄牙人习惯吃的甜点样样不缺。所有这些，都是这家的女人们亲手制作的，她们已经把他看成是未来的亲戚。

依波利多起初还表现得非常有教养，有礼貌，可渐渐地也被融进了这无拘无束的气氛之中。他先是把外衣解开，后来索

性把外衣脱掉了，随心所欲地吃了起来，使这一家人感到莫大的荣幸。突然，他发现房间里只剩下他和赛萨尔蒂娜两个人了。

这是那个下午最幸福的时刻。40分钟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们坐在沙发上，姑娘紧紧地挨着他。连衣裙裹着姑娘的大腿，只露出她那穿着白色鞋子的小巧玲珑的双脚。随着她靠得越来越近，小伙子感觉到了她那少女的白嫩的肌肤，感觉到了她那令人愉悦的热乎乎的气息。他心跳加快，局促不安，而羞怯的性格又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然而，最终当姑娘的手伸到他怀里，指甲几乎碰到他的大腿根部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他一把抓住姑娘的手，紧紧地握着、抚摸着。

“赛萨尔蒂娜……”

“依波利多……”

他们低声地说着那些一般人认为可笑、而对于热恋的情人来说却是无限美好的陈词滥调。两个人的脑袋已经靠在了一起。此刻，他们感觉到的只是愉快，只是欢乐，其余的整个外部世界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啊，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幸福！小伙子的脉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他拿出一张上面写有诗的纸，想给她念上几句，但姑娘把纸拿了过来，塞进连衣裙的衣袖里，然后把脸更加贴近了他。她希望他不要那样浪漫，不要这样犹豫。她的情绪已经非常激动，眼睛里喷射出炽热的欲火。他终于无法抵御，将身子贴了上去，开始了他生平第一个亲吻。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吻，他仅仅是碰了她一下嘴唇。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用眼睛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动静，便再一次地吻了起来，周身的热血已经沸腾。他们开始了真正的火热的亲吻，不一会儿，他们的舌头便缠到了一起，共同体会着一种全新的感觉。

老谋深算的巴布罗·帕蒂拉透过门缝将一切看得一清二

楚，还不时地回头告诉身后的老婆和两个女儿。为了不惊动已经上钩的鱼儿，他捏紧拳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捋着八字胡，默默地赞许着自己的女儿。

他又给了他们几分钟，然后认为现在是该他出场的时候了。他要让这位正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次满脸通红、两耳发烧的经历。

“他已钻进我的网里了……我有一个女婿了！”

他故意弄出一个大的响声，然后粗野的狂笑着，大声地喊叫着走了进去，后面跟着他的同谋们。沙发上的一对立即分开了距离，竭力恢复常态，两双眼睛羞涩地盯着地面。

一看时间，依波利多吓了一跳。已经超过了一般正常的回家时间。他太放肆了，父母亲在家里一定在为他不寻常的晚归而着急。他站起身与他们一家告别。赛萨尔蒂娜噘起小嘴，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

回到家里，他感觉到了由于他所造成的不安的气氛。父亲严厉的责问他去了哪儿，母亲手里拿着药瓶站在后面。依波利多装出很坦然的样子回答说，自己去散步走远了一点，到了东望洋山的林区，碰上了老同学，聊上了天，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再说，朋友们好久没有见面了。父母们相信了他编的故事，连他自己也为谎话能够说得如此圆满、如此可信而暗暗吃惊。母亲只是嗔怪地叮嘱说：

“东望洋山的树林里晚上很潮湿。在那儿呆的时间不要太久。”

“太阳落山之前那儿的空气是不错。下次要小心一点。”父亲也皱着眉头说。

“别担心。”

从此，他更加胆大了，天天外出，每次都是朝帕蒂拉家的

方向走去。他偶尔也进去坐坐，但更多的只是在门口停留。然而，帕蒂拉可没有耐心了。他急于实现这一联姻，只是要等到小伙子年满21岁。他既担心这位很孝顺的年轻人屈服于父母的压力，又担心这位未来的女婿自己改变初衷、移情别人。因为，作为有名的大律师的儿子，不乏有很多千金小姐任其挑选。那样的话，不管是对女儿赛萨尔蒂娜，还是对这位期待分享维达尔家威望的父亲巴布罗·帕蒂拉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为庆祝依波利多的生日，他们家请了许多贵宾和朋友。美丽街上灯火通明。尽管大厅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然而，小伙子的心里却没有一点欢乐，因为所有的请帖都是按父母的想法而不是照他的意愿发的。巴布罗·帕蒂拉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而感到受了侮辱，他咬牙切齿的咒骂着。但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破产，他还是尽力压住心中的怒火。赛萨尔蒂娜也很生气，写了一张便条，埋怨依波利多把她排到了次要的地位，还问，到底她还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已经到了依波利多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了。他向姑娘保证，爱她一辈子，而且说话算数。然而，一个逾越不过的障碍就是如何向父母禀报。他从来也没有违背过父母的意愿，他是一个在父母面前唯命是从的孝子。他非常了解父亲克里斯托翁·维达尔的固执；那是一位绝对专横的男子汉。一旦被瞧不起的事情，永远也别想再翻过来。父亲不会改变自己的意见，更不会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兄弟姐妹们也是这种性格。母亲尽管并不那样固执，但她对声誉有着独特的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帕蒂拉一家人是澳门最低下不过的劣等公民。

习惯于对父母的指挥棒绝对服从的依波利多，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只能日复一日地拖延。胆小怕事的他仿佛钻进了蜘蛛网中，他无法找到从困境中脱身的办法。

又一新的邀请通过便条传递了过来。他又去了。他估计在自己的生日之后，这家人会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甚至还担心这个西班牙佬会向他动武。当然，他们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他和赛萨尔蒂娜的命运连在一起。可他如何开口向帕蒂拉说明，他不敢违抗父母的意愿呢？

然而，当他来到姑娘家，发现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用那温柔的声音肯定地告诉他，家里其他人都参加一个茶会了，9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因此，他们可以有几个小时单独痛痛快快地呆在一起。

他们坐到沙发上。姑娘噘起了小嘴，埋怨他在那么重要的聚会中忘了自己的心上人。当小伙子想抱住她时，她闪开了身子，为自己没有被邀请而显出一副伤心要哭的样子。姑娘那纤细的腰肢，身上散发出的香皂的芳香，还有那诱人的脖颈，以及从裙子下面露出的那双小脚，使小伙子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平静。姑娘还在生着气，说什么连送他一个生日礼物的机会都没有。他跪到了姑娘的面前，吻着她的双膝，表白着自己对她坚不可摧的爱。随着情感浪潮的高涨，姑娘渐渐地退让了。两人终于拥抱在一起，亲吻在一起。

她给他准备了茶，准备了糕点和甜食。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共享这柔情蜜意。仿佛像是故意的安排，整个院子都是静悄悄的。姑娘那充满温柔的细声细语也就更加诱人。她又一次埋怨起来，问他是不是在欺骗她，问他为什么他的父母这样瞧不起她，如果他们与她的父母合不来，也不应该将厌恶发泄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得罪他们。

她说得不无道理，他从心底里承认，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没有用的人。他再一次向她发誓，马上把事情处理好。生日聚

会是个例外，所有的请帖都不是根据他的意见发出的，包括他学校的同窗好友也都没有被邀请。赛萨尔蒂娜表示相信了他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已经在我这儿了……我真高兴。”姑娘低声说着，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炽热的光芒。

他们越来越亲热。小伙子脱掉外衣，解开了领带，卷起了衣袖，还解开了几个衬衣的扣子。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紧闭着百叶窗的黑洞洞的房间里的闷热，还是因为自己浑身热血的沸腾而把自己弄得这样神魂颠倒。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姑娘一边高兴地格格笑着，一边挠他的痒痒。他一把抓住了她。姑娘挣脱了出去，小伙子追了上去。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追逐着，绕过家具，不时还发出轻轻的叫喊声。姑娘要比小伙子灵巧得多，她上了楼梯，来到楼上，又回头用笑声和喊声来挑逗小伙子。等小伙子上了楼，姑娘又逃进了和姐姐们共用的卧室，随手关上房门，小伙子使劲将门推开，往前一扑，抓住了正想翻过自己床的姑娘的一只脚。他拉住姑娘，想制服她，却发现自己正好压在了姑娘的身上。

笑声和喊声一下子消失了。他们两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脸对着脸，嘴对着嘴，他们开始了长时间的亲吻。激动的心情越来越难以控制，身上的衣服被一件一件地扔了下去，只剩下裸露的双臂紧紧地抱着对方的身躯。

“我爱你，赛萨尔蒂娜！”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这是明明白白的表示，这是利令智昏的诱惑。从那一刻开始，任何理智的声音都无法制止住他们，任何阻挡的屏障都已不复存在。小伙子那男子汉的坚挺和强悍，姑娘那高高隆起的

两只小鸽子般的乳房和微微颤抖着的肚脐，深深地吸引着对方，强烈地刺激着对方。他们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不幸，将童贞留在了床单上。

“啊，真舒服……”尽管她感到有点疼，但还是发出这声感叹。

两个精疲力尽的年轻人仍然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姑娘披散着头发，在小伙子的怀里昏昏欲睡，依波利多则完全陶醉在这颠鸾倒凤的幸福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一声巨响，房门差一点被劈成两半。巴布罗·帕蒂拉挥着马刀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大叫大嚷的老婆和两个女儿。依波利多和赛萨尔蒂娜被这突然发生的情况吓得呆若木鸡，尤其是小伙子，更是惊恐万分。两个赤身露体的男女，这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他哑口无言。

“流氓……你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竟然偷偷地玷污我的女儿！”

帕蒂拉举着马刀朝依波利多砍去。小伙子光着身子跳下床来，急忙抓起了内裤。暴怒的帕蒂拉满嘴吐着脏话，赛萨尔蒂娜则哀求父亲千万不要伤害他。

“我要砍掉你的屌！胆大包天，竟敢玩弄少女。我把你的屌砍掉，只剩下一个小洞。让你再去玩姑娘，你这个臭小子！”

依波利多不由自主地放下内裤，用双手使劲地捂住了下身。他蜷缩到墙角，已吓得脸色铁青。

帕蒂拉老婆像一只挤不出奶的母牛，大声哭闹着。两个大女儿不愿意看到发生流血事件，于是拦住了父亲。赛萨尔蒂娜用床单裹着身子，用枕头捂着脸。狼狈不堪的依波利多结结巴巴低声说：

“我……是真的想和赛萨尔蒂娜好。”

“真的想和她好？乘我们不在家……利用所有的人都出去的时候，勾引并且欺侮一个天真的……一个才 17 岁的少女！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绝对不行！谁也别想碰我 3 个女儿中的任何一个，谁也别想占她们的便宜！即使维达尔家的人也不例外！都要挨刀，挨我的马刀，你这个小子！”

“我……我已经准备和她结婚了。”

“你没有别的出路，小子……如果不那样，我就告你，让你的骨头烂在监狱里。那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当小伙子被迫在众人面前穿上衣服，耳边听着吼叫臭骂的时候，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赛萨尔蒂娜在一旁抽噎着解释：

“我发誓……我不知道他们会提前回来……”

依波利多已经离开她很远。他想到，自己做了一件丑事，父母亲一定会非常生气，强奸少女的罪名将会使维达尔家声誉扫地。自己一时的云雨欢乐，造成了连累多少人的严重后果，这真是乐极生悲。

“别着急，帕蒂拉先生……我为能与您的女儿结婚而感到荣幸……我爱她。”

“你玷污一个女孩子，在未经我同意，未经教堂婚礼之前就占有一个少女，这就是你说的爱情！这件事不能就这样了结！我要砍了你的屁，你看我砍不砍，小子！”

西班牙佬又一次挥起马刀发动进攻，被老婆女儿们拦住。赛萨尔蒂娜凄惨地高叫着，哭喊着，说如果要砍了他的东西，她就什么也没有了。这简直是戏剧性的一幕。帕蒂拉清楚，小伙子已经被他们圈住了。但他们还是不能轻易地放他走，说要叫警察，要喊维达尔家人来，要在那天晚上解决问题。依波利多完全不知所措，只是卑贱的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将丑闻扩散。他答应回去和父母商量，尽快安排结婚。只求他们不要声张，顺

顺当当地把事情了结。帕蒂拉虽然同意了，但还是在具体问题上直截了当地提出许多要求，发出种种威胁。小伙子终于系上裤带，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21

在街上，人们听到吵闹声就聚拢来看热闹。街坊邻居们本来对于那座房子里的争争吵吵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帕蒂拉的吼叫声、女人们的呼叫声，要比平时高得多。这就表示，这家除了女人们挨耳光和挨棍子以外，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人曾看见年轻的依波利多进了这家的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依波利多穿过了看热闹的人群。他脸色苍白，头发蓬乱、衣冠不整，完全是一副狼狈的样子。已经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尊严的依波利多，感到自己落入了人家事先设下的陷阱。那几个字敲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我这下完了。”

他本想朝家里走去，但是，在经过暮色笼罩的菜园时，他停住了脚步。他的整个安宁可靠的世界一下子坍塌了。他已经不再想要什么爱情。赛萨尔蒂娜已经成了一个令人恶心的斑点，一个由于背叛而形成的污秽。他想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大的蠢事，想到自己将会使家里的人多么失望。他家的人原本是那样

受人尊敬，原本是那么维护世风的严肃。他的家是一个可以引为骄傲的、直到那时谁也不能有什么非议的家庭。他觉得自己好像病了，正在发烧，想呕吐。要是他勇气大一点，他就会以自杀来作为自己唯一的解脱。但是，他没有自杀，而是像喝醉了酒似地靠在一棵树上。他记起父母今天在家里请了一些客人，他们一再叮嘱他不要回家太晚。但自己这副样子怎么能回家呢？家里会坐着市政厅的主席、教会的几名成员以及本市的一些社会名流。

于是，他想起了一块救生板，那就是他的教父贡萨罗·博特略。他父母同这个人早就断绝了来往，但这个人仍然像往日一样保持着对义子的感情，尽管这位义子也跟着自己的父母对他敬而远之。这个人是个鳏夫，在黑沙环以外的地方有一处住宅，住宅的周围有许多大树环抱。到那儿去的路虽长，但总比去面对父亲的冷面孔更为可取。

他到底走了多少路，自己也无法知道。他走到花园的铁栅栏门前，看见客厅的窗口亮着灯光。他发疯似地敲打着铁门环，很快就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那位教父定睛一看，发出了一声惊愕的叫喊。依波利多连一声招呼也没有打，就气急败坏地直奔门厅走去。

“什么事呀？”

“出了个乱子……”

教父让他在客厅里坐下。这个客厅豪华而舒适，家具都是青龙木的，做成竹枝交织的形状。摆在柜子上和墙角的石湾瓷器，反射出花式煤油灯发出的光芒。一张巨大的鸦片烟床，犹如一件博物馆的收藏品，挡住了最里面的一堵墙。在客厅一角的显著位置，摆了一架三角钢琴。

贡萨罗·博特略递给年轻人一杯白兰地。年轻人一饮而尽，

随后就是一阵咳嗽。依波利多看了看惊讶不已的教父，什么也没有说，却猛然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阵以后，才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教父讲出了自己的全部悲剧。

教父伤心地摇着头。他本来也曾指望这位义子能有个远大的前程。而现在他看到的是，由于一次不成体统的胡闹，一切的希望都正在化为泡影。

“真是见鬼，你竟然同帕蒂拉这家人扯上了关系，那是一批坏蛋……”

在澳门这块地方，到处有很多才貌双全的姑娘。但他却偏偏挑选了一个贱胚子。教父心中的憎恶已十分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不需要任何说明了。

这真是一场灾难，他是难以脱身的。因为巴布罗·帕蒂拉不是一个听几句甜言蜜语就会善罢甘休的人。他贡萨罗也不是能同克里斯托翁·维达尔谈得拢的理想人物。那位严厉的老兄早就同他断绝了来往，谴责他生活“放荡”，说他这样会把义子带坏。而现在呢，恰恰是义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奔他。他估计，维达尔一家人会指责他，说是他把这年轻人带上了邪路。

但事已至此，他又不能把义子赶走。他是很喜欢这义子的。他站起身，走到那个正惊讶地从里屋往外窥视的漂亮姑娘跟前，轻声吩咐她坐他的轿子走。姑娘抱起那把作为自己职业工具的琵琶，乖乖地退了下去，临走前还同情地看了这位哭哭啼啼的年轻人一眼。贡萨罗本以为自己在那个晚上可以一边欣赏歌女的弹奏，一边抽上几口美味的鸦片，好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现在只好将就一下，听他这位义子的哭诉。他叹了一口气，情绪还好。

依波利多稍微镇定了一些。他觉得自己过去从未向教父请教过什么，这未免太笨了。教父是个老成持重的人，生活经验

十分丰富。他容貌端正，身材修长，虽然只有40多岁，但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都白了。他举止文雅，衣着虽不华丽时髦，但却是整齐笔挺，是英国的裁剪款式。他很少进城，但每到南湾，都使那里的“高雅之士”们刮目相看。他出生在澳门，他的父亲是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就留下来，定居在中国沿海的这个商业大都市里。他在12岁的时候回澳门圣·约瑟教会学校上学，学他所必须学的葡萄牙文。他同克里斯托翁·维达尔现已断绝的交情，就是在学校同学期间产生的。依波利多对教父的情况，所知道的差不多就只有这些。教父念完书后又去了上海，在那里混了十来年，回到澳门时带来了一笔家产和一位妻子。他的妻子虽然温柔贤惠，甚至有点腼腆，但容貌却很不怎么样。这一对夫妻从长相上看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他既英俊又潇洒，真是一表人才，她却是既难看又寒碜，简直不值分文。后来人们都认为，她家庭富有，这是他们这段姻缘唯一可以说得通的理由。不过，在她还在世的时候，贡萨罗·博特略一直是个忠实体贴的丈夫，一个男人的楷模。所以克里斯托翁·维达尔才请他当自己儿子的教父。但贡萨罗·博特略在他妻子去世以后，就清理了自己的进出口生意，转让给了别人，自己则单靠租息过日子。他远离交际活动，用克里斯托翁·维达尔的话来说，他整日沉溺于“同一些歌女和风尘女子鬼混”，这样来挥霍自己亡妻的正当钱财。

现在呢，就是他正打算助小伙子一臂之力，尽管小伙子也听说过有关他的许多坏话。贡萨罗·博特略派家里的细哥给那位同他作对的义兄送去一封信，说依波利多现在就在他的家里。他也不作什么解释，想把悲剧的爆炸留到次日。但他在等待着维达尔的反应。因为维达尔当然会对自己儿子这种不寻常的做法感到惊讶。但是维达尔没有来，他们家谁也没有来。

“眼下没有什么办法了。你就到上面去睡吧，我睡这张床。我看你也筋疲力尽了。等到明天情况明朗一点，咱们再来想办法。”

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了维达尔一家的态度。原来巴布罗·帕蒂拉很快就把事情闹开了。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本来就是一个好斗的人。他想象维达尔一家人会商讨对策，一页一页地查找法律条文，设法使依波利多摆脱罗网。就在依波利多离开一小时后，巴布罗·帕蒂拉就作好了准备，他要给那些“血液像蓝墨水一样蓝”的上等人的威风狠狠地来一下震撼。他们想当上等贵族吗？好吧，现在他就给他们的嘴里塞进一颗滚烫的栗子，准保他们烫得直蹦乱跳。他对自己那个已经自认为是维达尔家的一员的女儿大声咆哮着。

仍然半裸着身子、披头散发的赛萨尔蒂娜跳了起来，爬到父亲的脚前，说依波利多是不会跑的，因为他跑不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是真的喜欢她的。既然他都答应了照办，那又何必还要大闹一场呢！要出嫁的是她，她要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一员。结一门亲事，一开头就要大吵大闹，骂个狗血喷头，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这岂不是一个不吉祥的兆头吗？

巴布罗·帕蒂拉打了她两个耳光，脸都打肿了，她这才安静下来。他真想看看克里斯托翁·维达尔在事实面前的那副哭丧着脸的尊容。他这次要报仇，什么也挡不住他。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大女儿走出了家门。他们每逢要发动这样的出击，总是摩拳擦掌，排好阵势，彼此配合。

帕蒂拉果然达到了目的。他在维达尔一家人和他们家的客人面前大吵大闹了一场，弄得他们都十分难堪。这个西班牙佬是这样的蛮横无理，因而日后两家人言归于好的一切可能性都已荡然无存。赛萨尔蒂娜说得对，父亲这样胡来，她会吃大亏

的。

克里斯托翁·维达尔气得脸色发紫，说不出话来，但终于还是镇定了下来。他周围仿佛正在发生地震。他不会就此甘心让这个无赖大获全胜的。他把受到损害的面子硬撑起来，反驳说：

“强奸你女儿的人已经成年。他胡作非为，同我毫不相干，我不负责。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算帐就找他去算。要同你女儿结婚的是他，因为是他破了你女儿的身。这个臭小子向我撒了谎，丢了我的人。从今天起，他再也不是我的儿子。强奸你女儿的人没有躲藏在这里。他胆子小，不敢回来。我不会允许他跨进家门一步的。他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许在污泥里打滚。请你现在马上走开，要不，我就叫警察了。”

他说到就做到。他在自己家人的支持下，态度强硬，不讲情面。对于他来说，依波利多已经死了。他不想听任何人再提到依波利多，无论是来劝架的神父们，还是贡萨罗·博特略。他还指责贡萨罗，果然不出他所料把他儿子带坏了，弄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依波利多在黑沙环外教父的住处收到了几个手提箱，里面有他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有一个小提琴盒和赛萨尔蒂娜的一些信。就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引导的时候，家里人同他一刀两断了。

在其后伤心的日子里，还是贡萨罗·博特略帮了他的忙。教父不仅一点儿也不惧怕帕蒂拉那锋利的马刀，还平息了帕蒂拉假装的怒火。他当面对帕蒂拉说：

“我的干儿子一定会同你的女儿结婚的。他答应了就不会反悔的。所以请你不要这样声势汹汹的。为了大家都好，你本来就不应该闹得这样凶。你的刀我是不怕的。我懂得自卫之道，我学过武术，我会功夫，会柔道，我只消两秒钟就能打断你的胳膊。

膊，还有一件事……你不要碰这个小伙子，要不然，我就揭你的老底。”

帕蒂拉一下蔫了，知趣地走开了，再也没有碰依波利多一根汗毛。后来办了结婚手续，也没有必要诉诸法院。西班牙佬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得到了一个女婿，但没有赢得维达尔一家的友谊。

22

依波利多是横着心咬着牙结的婚，没有一个亲戚，无论是近亲还是远亲，前来参加婚礼。婚礼上只有教父陪着他。此外，教父还在市政厅为他找到了一份文书的差事。但这位教父也很快和他疏远了。

依波利多怀疑赛萨尔蒂娜那次是同她父亲串通好的，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她无知而且俗气，把他的本来是非常好的前程毁于一旦。其实依波利多本人的行为也起了自毁前途的作用。他在帕蒂拉一家的摆布下变得麻木不仁，意志消沉。在逆境中失去了应有的自尊和自爱。他为自己所蒙受的羞辱而感到无地自容，对这西班牙佬的尖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贡萨罗·博特略是一个不愿意结交弱者的人。再说，他同赛萨尔蒂娜之间，彼此都很反感，她总是坚持要丈夫冷却同教父的关系，因为她觉得丈夫的教父是个对手，又曾经指责过他们家。依波利多耳朵根子软，竟也听了她的话。贡萨罗·博特略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就顺水推舟，幽居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不再和依波利多来往。

依波利多没有什么家产，只有一份微薄的薪水，于是就搬到岳父家去住。他住进了赛萨尔蒂娜那间不吉利的卧室。这间卧室现在成了他们夫妻的小窝，两个姐姐经过劝说和打棍子之后，被赶到了原先谁也不用的一间内室。这儿的一切同美丽街是多么的不同啊！现在，他掉进了帕蒂拉一家的陷阱里，天天耳闻目睹这个西班牙佬的粗野的言行，天天看着他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大女儿当作癞皮狗一样来对待。他只放过赛萨尔蒂娜，因为她是他所宠爱的女儿，是家里的公主。只有她可以在家里摆摆架子，什么活也不干，一会儿躺在大厅的软垫当中，一会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懒洋洋地打着哈欠，只对衣服和饰物感兴趣。而她的母亲和两个丑姐姐却在家务上忙得要命。谁也不敢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帕蒂拉是个地地道道的暴君，不允许任何犯上作乱的举动。依波利多迫于帕蒂拉的压力，再加上他确实也要在那里吃饭，所以，他把全部的薪金都交给了妻子，只留下一丁点儿钱用来买香烟和其它零用。这笔薪金的大部分又到了岳父的腰包，他对一切都是要加以控制的。

依波利多原先对赛萨尔蒂娜一切的期望，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他原先为她设计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形象，但现实却是另一种样子，她同那个形象相距甚远。他怀疑她那次参与了给他设置陷阱的阴谋，所以，他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爱她了。他受了骗、上了当，他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她的俗气的言行使他感到压抑。她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妇人，没有什么文化，就喜欢听母亲和两个姐姐说东家道西家的流言蜚语。她对书本和一切精神上的追求不感兴趣，而这正是她丈夫的爱好。

赛萨尔蒂娜自己也大失所望。她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曾对他产生好感，为得到他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并且从这位罗曼蒂克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攀登的机会。当

时她就梦想自己能成为维达尔家的一员，这在这个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澳门，就等于跻身于“贵族”之列。她希望能有幸经常出入澳门俱乐部和军人俱乐部，能有幸参加总督府的舞会，能同社会名流们交往酬酢。在她看来，所有这些，是她留在帕蒂拉家中永远得不到的荣誉。

不错，她的姓氏确实已加上维达尔这个姓了，但是，其它什么也没有改变。她实际上仍是帕蒂拉家的一员，只是她丈夫降到了她的那个层次罢了。他是个窝囊废，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她在谈恋爱时曾经把他想象成一个英雄的形象，现在这个形象已经没有了。他显示出的对岳父的恐惧，他的软弱的性格，都使她感到反感恶心。她对他什么都不帮一把，反而处处刁难，事事挑剔，对他越来越不愿理睬。尤其在她怀孕以后就更加变本加厉。

这样，那次饮茶后的孽行，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维克托利娜·希达利萨·帕蒂拉·维达尔。当这个骨骼发育不全、面目丑陋的女婴生下来后乱伸小腿时，她的外祖母就发表评论说：

“真像只小耗子……”

“是个丫头，真他妈的不走运！”外祖父以他惯用的粗言秽语补上一句。

赛萨尔蒂娜对于这一点，心里也是很明白的。所以她没有摆出母以子贵的架子，给女儿喂奶也是满心的不高兴，不耐烦。巴布罗·帕蒂拉原本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外孙子，现在禁不住连呼大失所望，女人们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着他。只有那女孩的父亲显示出了真正的情感。在他心里还因为怕他的这棵亲生的嫩苗长不大而忧心忡忡。万一他连这个莽撞行为的果实也要失去，人生还剩下什么值得他爱的呢？

维克托利娜的皮肤比较黑，刚生下来时浑身都是茸毛，眼

睛和鼻子直接继承了维达尔家族的血统。单凭这一点，依波利多就足以认为她就是自己活生生的写照，从而也增加了他对她的爱怜之心。谁也不相信她能长得大。但是，这个骨瘦如柴、其貌不扬的孩子却是挺过来了，逐渐地成长。她的周围充斥着叫喊声、怒骂声，充斥着粗言污语，充斥着那几个人对所有人所有事的怨恨，仿佛全世界都已经勾结在一起对付他们帕蒂拉一家人似的。只有依波利多这个当父亲的，尽最大的可能疼爱女儿。既然谁也不愿意管这个孩子，依波利多就雇了一个“本地女人”，也就是一个在玛德雷斯·萨诺希安娜斯慈善堂里长大的孤女赛莱斯特来照料女儿。对于维克托利娜来说，赛莱斯特就成了自己的真正的母亲。

在给女孩取名字的时候，依波利多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之所以给孩子取名为维克托利娜，是因为西班牙佬给梦想中的外孙子准备了一个维克托尔的名字，而希达利萨又是孩子外祖母的名字。依波利多出于孝心，给父母写了一封信，通报了他们孙女诞生的消息。他没有收到回音。但依波利多对于同父母言归于好仍未失去希望。他渴望回到美丽街上那正经严肃的环境中去，在那边人与人彼此彬彬有礼。这次没有收到回音，他虽然有点失望，但还是又作了一次努力，请父母和兄弟们前来参加他女儿的洗礼。还是没有回音。他默默地把这种故意的羞辱埋在心头，永远没有忘记。对于他们对他的一切的蔑视和侮辱，他是可以宽恕的。但他不能容忍他们对他的无辜女儿的蔑视和侮辱。在若干年的时间内，女儿显然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个人人格的唯一体现。

他从美丽街上的维达尔家族的嫡子，变成一个普通的、名不经传的维达尔。这种变化、这种区别，在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在交际场合，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觉到。谁

也没有再见到过他放声大笑。他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即使要笑，也只是半露牙齿的微笑。上班的时候，他能遵守纪律，听从上司的吩咐，但丝毫没有进取心，他总是尽力地压抑自己，仿佛自己已经颜面扫地、无脸见人。他同帕蒂拉一家人出去的时候，总是显得很不自在，衣衫褴褛，一副穷困的样子。

不久，他就开始秃顶了。发红色的脑壳、苍白的面孔、挺起的肚皮，都是由于呆在家里、常坐不动的原因所致。他的这种状况，同黝黑的帕蒂拉一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基督城”的人们狠心地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荷包蛋”。

23

又过了4年，他还没有再生育第二胎。巴布罗·帕蒂拉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也很不甘心。他想要个外孙子，把他的勇猛的血液同维达尔家族的高贵的血液混合到一起，尽管他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墨水瓶中的蓝墨水”。男孩总是男孩嘛。如果生个男孩，祖父母就不会无动于衷了。他对此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一点上，赛萨尔蒂娜也支持父亲的看法。于是，她哭哭啼啼地在父亲面前抱怨丈夫在性生活上太冷漠。

“他总是那样软绵绵的，干起来很费劲，一点儿力气都没有……真是‘脓包’。”

这使得西班牙佬十分恼火。他不相信一个年轻男人会那样无能为力。他身体健康、正常，肺病也没有复发，而且赛萨尔蒂娜又那样年轻、漂亮、逗人喜爱。那他那样软弱，原因何在呢？帕蒂拉迁怒于另外两个没人要的女儿，愤愤地吼叫着：

“真是些丑婆娘！连‘雀仔吴’的苦力也不想要她们。废物……像扫帚一样干巴巴的！要吃我一辈子了！”

他虽然对这个不中用的女婿懊恼不过，但女婿无论如何总

是个维达尔呀。他仍然抱着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和维达尔家言归于好。这样对于他女儿和他本人都有好处。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一个男孩。

“咱们想想看，能不能给他们的蓝墨水里加上点红颜色。”他拥抱着自己的“公主”说。

于是，他就多次同女婿长谈。他讲了一些猥亵的故事来挑逗女婿，讲他自己仍然同“华人城”的某些女人来往的经历。他甚至还找了一些和他交往密切的草药师和江湖郎中商量办法。这些人向他介绍了一些催淫助欲的汤药。这些像茶水似的汤药，依波利多都不声不响地喝了。帕蒂拉还指派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密切注意赛萨尔蒂娜的经期。

但是，所有这一切办法，都没有改变依波利多·维达尔已经陷入的不中用的状态。问题的根本在于，赛萨尔蒂娜已经不能唤起他起码的一点兴趣。他接受她，是硬着头皮逆来顺受，因为她是他妻子。这门强迫的婚事是由于那一次的冲动所结的苦果，后来又发生了这一切的丑事，他痛定思痛，心中的创伤是难以平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身外的东西已经完结。他的生活过得极其的单调，总是那么老一套，上班回家，回家上班，偶尔星期天也玩一下，但总是玩得那么拘束。看书，本来是他的爱好，但现在他已经不看书了。首先是因为他们讥笑他，说他白费时间，还不如多替家里挣点钱。其次是因为书本欺骗了他，书本中描绘了一个同严酷的人间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他那个丑陋、粗野、爱哭的女儿，也安慰不了他。他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谁也不会到帕蒂拉家来。现在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料理一下花园、鸽子房和鸡舍，干点木工活，修修家里的门窗。

帕蒂拉再也按捺不住了。依波利多过着痛苦的日子。他经受着岳父的追逼，经受着妻子尖刻的埋怨，经受着丈母娘和妻

妹们的讥讽和挖苦。西班牙佬一边磨着他那寒光逼人的尖刀，一边直截了当地说：

“我要个外孙子……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老兄！你不能履行你的义务，我们就不会让你吃好睡好。才20多岁的人，就这样冷冰冰的，说给谁听谁也不会信。你好自为之吧……找医生看看，找江湖郎中、找巫医、找什么人看看都可以，只要你能让我的公主神经能镇静下来，能弄大她的肚子就成了，老兄！一个男孩子……要不然，就有你看的！”

他说着，还示威似地试了试锋利的刀刃。依波利多吓蒙了。他忽然想起了教父。教父是唯一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帮他一把的人。他既有经验，阅历又广，又深知人际关系，他肯定会有办法。教父既然帮了他一次，为什么不会再帮一次呢？

到了星期六，吃过中饭以后，他提出要去看看贡萨罗·博特略。他说，听说教父病了，所以他应该去探望一下。女人们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她们正全神贯注在有关南湾一件小乱子的风闻传说上。帕蒂拉到草药商那里去了，女儿正在“本地女人”的怀抱中啼哭。他赶紧走了出去，生怕最后一刻被她们拦住。

他很少一个人单独外出走走，所以现在他的心情非常高兴，边走边深深地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他不急着赶路，他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很快就要消失的春天的阳光。过不了多久，夏天的炎热就会在这片大地上肆虐。他走下了小小的斜坡，穿过了塔石草地，耳听着清风弄竹的沙沙声，脚踏着香蕉树的阴影，来到龙田村的菜园。这里远离市区的喧闹，显得宁静而幽雅。总督的夏宫，像一个玫瑰色的斑点，坐落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之中。与他形成对照的是欧洲步兵营的营房，它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了一个十分显眼的黄斑。一户户的住宅，散布在各处的稻田和

菜地当中，像是一个个周围点缀着鲜花绿草的小岛。他曾在其中的一处住宅度过一个夏天。但那只是一段他必须忘却的往事。在那碎石子铺的公路上，一头系在树上的小牛正在懒洋洋地反刍，对周围的苍蝇和身上的泥浆毫不理会。池塘的水面，如同一面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镜子。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乡间的清新空气。在家里受到的压力去掉了，他感到自己自由了，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

他穿过了有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野餐的赛纳·费南德花园，沿着螺丝山上那树影婆娑的小径，走到了通往黑沙环的黑沙环斜路的尽头。下面就是大海，起起伏伏的波浪撞击着礁石，溅起了白色的泡沫，发出了一阵阵声响。海滩一个接着一个，一直通到关闸和关闸的另一边。树梢上的小鸟在愉快地歌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片忧郁静卧的英国坟场。再往远处，在望厦山的山顶，炮台的灰色侧影依稀可见，蓝白旗正迎着午后的微风飘扬。

依波利多开始沿公路而下，发白的沙子上留下了他轻轻脚印。他假装没有看见那些骑在马上耍弄马术的“潇洒派”们和坐在由苦力牵着的驴背上的欢乐的青年男女们。等到了贡萨罗那乡间别墅的栅栏门口时，他才真的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4年来，他很少来探望教父，每年只在圣诞节时才来一次，所以他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欢迎。但他已经无法退缩了。他有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

门铃一响，就有一个仆人应声前来，问明情况，然后回去向主人通报。贡萨罗亲自出来迎接他，脸上流露出真正愉快的表情。对于他很长时间不见踪影，贡萨罗没有说出一句责备的话。依波利多反倒责备自己忘恩负义，只有到了有事求人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

他们走进了凉爽的客厅。那里的红木家具始终是油光锃亮，主要的装饰用具，即那张鸦片烟床，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上面的红垫子还是那样的新。名贵的瓷器更多了，恰到好处地摆设在小茶几和架子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女人香味，也许这女人正藏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教父在自己的乡间别墅这个安乐窝里多么会过日子啊！

“喝一杯甜浆解解渴，或是喝点更厉害的东西吧。”

“随便什么都行。”

“那么就喝一点苏格兰威士忌酒加苏打。苏打是浸在冰冷的井水里的。”

他对于儿子的突然来访十分高兴。他让干儿子在那种着花草的有篷的平台上坐下，自己则走进厨房，亲自弄了点下酒的东西。然后隔着那张藤桌，在同样款式的椅子上相对而坐，开始喝酒。下酒菜有罐头金枪鱼和沙丁鱼，有一大块佛兰德斯乳酪，有腌菜和小蛋糕。贡萨罗以一位彬彬有礼的主人的口气表示歉意：

“临时张罗，只能弄出这一点东西了。”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碰杯以后，苏格兰威士忌酒便沿着依波利多的喉咙向下流去，他的脸部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他觉得这酒味道不错，过去他只尝过一两次。

“好了，现在该你来告诉我你的来意了。如果你没有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你是不会来探望我的。”

依波利多没有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表示歉意。在开始要讲来意的时候，他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又必须要讲。现在只有教父一个人能够听听他的心里话，也只有教父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了。

贡萨罗·博特略一面削着梨，一面听着依波利多的叙述。随着故事的展开，他的心在阵阵作痛，依波利多被他的家庭所抛弃，这是一个让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由于那个家庭的近乎精神失常的虚荣心，依波利多不得不同帕蒂拉家的这伙人住在一起。这是对这个性格脆弱的年轻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和环境长大的。贡萨罗·博特略一想起这些就感到气愤。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的确被糟蹋了，只是一个一开头就因得不到鼓励和扶植而被埋没了的人才，一只刚刚出壳就被残酷地割掉翅膀的小鹰。最令人痛心的是，他自己竟然毫无怨言，完全是听天由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唯一做了错事的人，没有权力指责任何别人，只能责怪自己太天真、太无知。

他今天到教父这儿来，并不是要对过去的事哀叹一番。木已成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这次是由于自己那奇怪的性冷淡的毛病而来的。他对妻子起不了作用，而且，妻子是他唯一接触过的女人。不错，他让妻子生了个女儿。但后来事情就进行得很不好，而且每况愈下。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受孕。赛萨尔蒂娜尽管还很年轻，长得也不丑，但对他却再也没有吸引力了。曾经有过短短的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过她。要不是有过这一段的热恋，他也就决不会有一念之差而干出那件蠢事。现在，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消失了。随着爱情的消失，一切兴趣也都消失了。他有一个一直抹不掉的印象，即觉得她当时是同她父亲及全家人串通一气给他布下陷阱的，虽然她对此一直矢口否认。这种印象已经牢牢地扎根他的脑海中。不过，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同她结了婚，并且正在饱受着最大的欺凌。妻子想要生个儿子而不停地逼他，丈人粗暴地威胁他，还有那几个女人也是那样的对待他。他把一大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开始

叙说一些难以启齿的细节。

教父偶尔摇摇头，但没有打断他的话。让他畅所欲言，说个痛快，是有益处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无拘无束地、自由地向任何人表明过心迹。教父想到了一个可笑的形象的比喻，那就是一个人便秘了很久，突然一下子把满肚子的臭粪都拉了出来，因而会感到一身大为轻松。

依波利多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以后，情绪果然好了许多。他吃了点东西，又自己去调了一杯新的威士忌加苏打。他的这一举动，比任何别的举动更能获得年长者的同情。

“我会不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机能缺陷？”

“我不相信你有什么机能缺陷。你还很年轻，而且事实证明了你能当父亲。你的问题是，你有一个固定的担心，使你瘫痪不能动弹了。你老是觉得自己会不行，也就真的不行了。这全是一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你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那么是因为……”

“厌倦……精神的束缚。”

“啊！”

“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搬家，只同妻子和女儿一起住。”

“你以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个办法吗？但是，我的收入这样差。你别忘了，我被家里抛弃时，我岳父是伸开双臂迎接我的。我现在要是不帮助他们家，那就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赛萨尔蒂娜也不打算离开她的父母。她是家里的宠儿……是公主，她不会管家。”

在这一点上，依波利多是大大错了。如果有良好的生活条件，赛萨尔蒂娜是会离开父母的。但是，这个小伙子本来就这么难过了，又何必再给他增添烦恼呢？

“唉，我真恨不得把他们这些人的嘴都封上！他们全都想要

个男孩。天天拿这个来折磨我。真受不了。”

“从你讲的情况来看，你只接触过一个女人，就是你的妻子。在今天 15 岁的小伙子就去找妓女的世道，你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了不起。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再去接触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你记得那个浪荡国王的故事吗？‘不要老是母鸡，不要老是王后’这句话还记得吗？看来你要尝尝新。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考验一下自己。”

“另外找个女人？”依波利多不禁叫出声来，仿佛教父说了一句什么粗话脏话似的。

“老兄，我说的不是情妇！你既然养家的钱都不够，养一个情妇就更谈不上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去试一试另一个女人，既不要你承担义务，也不要你承担责任。找一个可以让你销魂几个小时的女人，然后就永远地告别，就像朋友告别一样。”

“找一个妓女……教父是说找个妓女？”

“比妓女更好一些的……一个交际花，一个‘琵琶钗’。娇小玲珑、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干起事情来漂漂亮亮，让你欢乐乐，让你好好休息，让你的神经能安宁下来。这是我眼下建议你采用的最好的办法，最好的良药。然后，你再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的罪恶，如果你认为这是罪恶的话。”

这一番话使依波利多·维达尔的规规矩矩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如果是在几年以前，尤其是在他仍然是处男、仍然被罗曼蒂克的文学引起共鸣的岁月中，这个建议是无法让他接受的。现在呢，这一番话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冲击，带有一点新鲜的和冒险的味道。如果这算是个办法，那就试试吧。但他还是嗫嚅地说：

“人家会说闲话的。”

对于这样的天真无知，贡萨罗不禁笑了起来。他拍着依波

利多的肩头说：

“首先，人家不会发现你干这样的事。即使发现了，他们也会说你懂得及时行乐。指责你的那些人，是那些正经派，那些卫道士，或是那些没有能同你一样饱享艳福而忌妒你的人。他们说你闲话，又有什么要紧？人多嘴杂。那些说别人闲话的人，忘记了自己也有小辫子在人家手里呢。”

他们沉默了片刻，吃着小蛋糕。依波利多不想对此事表现得过分热心，他在等着教父继续说下去。

“主要的是你要能找到机会，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或怀疑，我不希望把帕蒂拉家的人弄到我的家门口来，骂我把你引上邪路。我这儿是个清静的地方，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我懂得怎样去维护它，我不愿去冒犯这个地区人们的道德观念。我知道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而正是这门里面发生的神秘的事情，使我得到了威望。”

下午快要过去了，依波利多一边看着神父的钟，一边在心里盘算着，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为自己在外面呆了这么久辩解。

“相信我吧，我会给你介绍一个色艺双全的姑娘。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在她身上不能成功的话，那么，你在别的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不会成功了。不过，我可以肯定，你不可能不成功的。就在我这幢房子里，在这些树木和墙壁的掩护下，咱们看看你是不是个男子汉。我认为你是个男子汉。”

“请你好好给我描述一下……这个女人。”

“不行……我无论怎样描述，你都体会不了的。你相信我的眼光吧，这类事情我是懂行的。耐心一点，等一个合适的日子。你经过了懿玲的手之后，永远就不会有谁再埋怨你‘窝囊废软绵绵’了，也不会再埋怨你‘像果冻一样冷’了。”

这时，依波利多突然想起，这个星期六全家人要到香港去参加一个婚礼，他要留下来看家，连小女儿也由“本地女人”陪着一起去。于是，他就同教父约定了时间。依波利多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抱着又高兴又茫然的心情和教父握手告别。这是为了他好，为了他的安宁。他必须使岳父和那几个婆娘哑口无言。

那个保证能治好他病的懿玲，会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想象着。她长着一头浓密的、粗粗的黑头发，梳成普通的辫子，上面再别着装饰物。她长着一张鹅卵形的脸蛋，高高的颧骨，小小的身材，穿着一件绣满亮晶晶的金属片、一动起来就沙沙作响的旗袍。

他一路回家没有感到疲倦。此时已近黄昏，天上已经有星星在闪闪发光。

24

他本来准备了一个伤心动人的故事，想用来说明自己为何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但是，他一到家，发现家里正在吵吵闹闹。两个大姨子正在和邻居吵架，原因是邻居家的一只猫偷吃了她们厨房的一块鱼肉。他进屋时谁也没有理会。他马上进了自己的房间，完全置身于外面的事情之外。

他开始渴望着那一天的到来。这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会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唯一担心的是怕万一出什么波折而打破他的计划。例如，万一有谁突然生了病，万一帕蒂拉最后一刻打消了原来的主意，万一小女儿出了什么不合时宜的毛病。他数着指头过日子，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内心却十分焦急。他已经学会了不露痕迹，虚伪待人。帕蒂拉一家人终于走了，临行前再三叮嘱他要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因为这一带小偷为患。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确实转过街角消失以后，禁不住高兴地叫了起来。经过了4年的折磨之后，他现在终于有48小时独自一人过的自由。

他把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确信任何小偷都不能闯进帕蒂

拉家的堡垒，然后就溜了出去。他一点过夜的东西都没有带，因为他一整夜都要在教父的乡间别墅里度过。不过，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了。

他取道上星期六走的那条路。天色已经不早了，他本想雇一顶轿子，但又觉得还是不招人注意为妙。他只是加快了脚步。他觉得，今天一路上的景色也比上星期更为多姿多彩，更为吸引人。在快要到达黑沙环时，他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他开始步步为营，似乎处处都有密探在跟踪他。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帕蒂拉一家人会不会没有上船，而是沿着那条碎石路叫喊着冲杀过来？他一想到岳父手持马刀冲进这乡间别墅的样子就不寒而栗。这样的情况，自从闯祸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印在他的心头。

他在进了乡间别墅花园的铁栅栏门里面后，才松了一口气。贡萨罗走了出来，握住了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一直把他拉到屋里。

“怎么啦？你迟到了。我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能来了呢。”

“我对这样的冒险行动还不习惯，教父。”

“放心吧，老兄。你不必紧张。全都是为了你好。”

“说起来容易……”

教父拍了拍他的肩头，同时哈哈大笑。

“你会见到，事情比你预料的要容易得多。你先放松一下筋骨，身体别那么直挺挺的，好像要炸开了似的。”

他们在客厅里坐下，管家仆人亚光端上了饮料。屋子里凉丝丝的，十分舒适。它同那已被初夏的阳光晒热了的公路相比，简直是沙漠中的绿洲。

“我对你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别疑心人家看见了你进来。”

外面热得很，午睡的时间还没过呢。其次，请你努力把外面的世界忘个一干二净。”

依波利多舒舒服服地坐在那红木的安乐椅上，又喝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酒，精神振作了起来。房间里非常的宁静，只偶尔听到一点轻轻的声响。他很羡慕教父的生活。有朝一日，他也能有座房子，再也听不到岳父的讨厌的声音，家里人都说着彬彬有礼、相互谦让的话语，而不是那种多嘴饶舌的粗俗语言，那该多好啊！

似乎除了他们二人，这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但他又不敢发问，而是等待教父先开口。要是没有别人来，他就会大失所望了。说来也奇怪，他对这次会面，是既害怕，又期待。他觉察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开始心不在焉，对教父提出的零星问题只是机械地回答，然后是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威士忌酒。

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不由得使他警觉起来。他转过身，一个娇小玲珑的中国姑娘出现在他的眼前。从外表看，她不到20岁，但他知道，一个东方女人的外表是很难让人猜出她的实际年龄的。她穿着一件直垂到膝盖下的旗袍，旗袍和袜子都是绿色丝绸的，镶着金边，旗袍上印着红、蓝、白色的花朵，更衬托出胸部的柔和的曲线。她的手臂半裸在外，如同象牙一样的白。她的脸上抹上了一层其实对她没有必要的脂粉。她微笑着，雪白的牙齿当中有两颗金牙在闪闪发光。她不算很漂亮，但很有吸引力。两只微微吊起的眼睛，像刀切的一样整齐。耸起的颧骨给人一种几乎同鼻子一样高的感觉。不过，这已是一个苛求的美学家的细节问题了。她好就好在整体，好在那婀娜多姿的风韵，好在无可指责的娇媚，好在细嫩白皙的双手，好在婉转柔和的嗓音，好在举手投足的仪态，好在那双对两个男人左盼右顾的晶莹传神的眼睛。她的头发上抹了油，更显得乌

黑透亮，后脑勺上还别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头饰，侧面还点缀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被头发半遮着的耳朵上，垂挂着一副轻轻跳动的耳环，她端来了一个放着两只杯子的托盘，给他们三人都献上了茶。

“这就是懿玲。她很温柔，所有取悦男人的技巧她都会。她会让你纵情取乐的，会让你满意的，因为她是训练有素的。你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教你做爱之道的人了。如果你同她做爱都不成功，那你就真的患病了。她等你已经快一个钟头了。”

那姑娘应邀坐到了依波利多身边。她当然没有和他握手，因为她不懂得西方的习惯。她只是躬身施礼，脸上显出一种不露牙齿的让人心醉的微笑。

“她不是我的情妇。你大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有同她上过床。但我认识她。她有教养，守规矩，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现在讲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但她知道我是在赞扬她。所以，你要显得殷勤一些，不要摆出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贡萨罗·博特略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依波利多对此感到羡慕。他只能讲一点点中国话，而且常常用词不当。因为在维达尔家中，只有同仆人讲话时才用中国话。懿玲也开始讲话了，虽然滔滔不绝，但也并不过分。她并不显得难为情，但对这家的主人也并不表示过分亲热。她虽然更多地是同房主人谈话，但她常常向依波利多这边转过头来，也不是正面对着他，而是稍稍地转向这边，暗送秋波。这已经足够能把这个年轻人的心牢牢地吸引住了。她不肯喝任何带酒精的饮料，只是喝一点自己倒的茶。

这是一个准备阶段。要有一定的礼仪，以保持更好的情调。这个姑娘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在马路上拉客的妓女，她是一个高档次的交际花，一个“琵琶钗”。懿玲的一举一动没有任何违反

礼仪的地方，更没有暴露出她的职业。但是，她的举止风度，充分显示了她的娟秀温柔，使周围的环境和气氛中充满了一种刺激情欲的色彩，也使得在凉爽的客厅里举行的这次聚会超出了一般的社交活动。

他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儿，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表面应付。依波利多显然很拘束，但谁也不提这一点。贡萨罗等到了一定的时候，趁谈话暂停的机会，说：

“懿玲，我的这位朋友有很多话要同你说，又不想当着我的面说。你是知道应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你和笑媚都已经走遍了这幢房子了。我不想把你们二人再留在这厅里了。”

她点了点头，斜眼看了依波利多一眼。然后她歪了一下头，轻轻一笑。这个动作很有特点，这是一种神秘的邀请。博特略用葡萄牙语对依波利多说：

“跟她去吧，她懂得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不用担心。你从她手里出来时，决不会害羞，决不会失败。你们两人要多长时间都行。房间是你们的了。我留在这里等候我的女伴到来。当你要飘飘欲仙的时候，我也不会一个人坐一下午的。”

懿玲站了起来，轻轻地用手指抚摸依波利多的掌心。依波利多本想把剩下的一点威士忌喝完，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已经看不见教父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站起身来走的，也不知道是否碰撞着什么。

当他们上到楼梯半当中，懿玲确定没有别人看着他俩的时候，就伸手抓住了他的手，像带着一个小孩一样带他上楼。她摆动着柳腰，迈着轻快的脚步，脚上的绿缎珠花拖鞋发出了轻轻的响声。

这是一间客房，但却摆满了贡萨罗·博特略的私人物品。这些东西放在那里，使房间变得像个安乐窝，而绝不像一个谁都

下榻的、只作一种用途的旅馆房间。散发着香味的宽阔的床上，铺上了新的床单和枕头，给人一种亲切感和神秘感。墙上分散挂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绘画的石印张，有一些是大团圆裸体像。这不是一个东方式的房间，但懿玲对此不那么在意。有了她本人和她的娇声娇气，这房间正在变为一个中国式的香巢。

依波利多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当年她闯进赛萨尔蒂娜房间的情形。一切是多么的不同，两个女人又是多么的不同。他很快就把帕蒂拉一家和外面的整个世界都抛至脑后，注意力集中到了眼前这个逼他坐到床沿的娇小迷人的诱物身上。

“你出了很多汗，把外套脱掉吧，把这件衬衣也脱了吧，男人怎么能忍受这么硬的领子？我要是一直受硬领子的罪，就活不成了。”

她帮他脱下了外套，解开了领带，又解开了他的衬衣扣子。然后把衣服和领带都堆放在一张椅子上。她的脸靠得很近，他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和那撩人的气息。她在放在墙角的洗脸盆里浸湿了一条毛巾，然后给他擦脸和胳膊。他们不慌不忙边擦边说话。依波利多心中暗想，教父要付给她多少钱呢？她怎么对梳妆台上滴答作响的时钟连看都不看一眼呢？

“你的姓名太复杂了，我念不出来。你的朋友我叫他二哥。我就叫你三哥吧。这样叫起来容易些。”

“三哥……行。我喜欢你这样叫我。”

依波利多放松了。她逐步亲热起来。她先是靠着他，又娇嗔微笑着躲开，好像对他的抚摸感到害羞似的，扭动着身子，后来又唧唧细语，投怀送抱，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她是在逐步地创造气氛，不勉强从事。她是在鼓励他放开胆子，但又不让他感觉到是她在左右着局面。首先，他是男人，绝不能让他失去这个认识或者说是幻觉，她只是一个协助的、被动的成分。他

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情人，这是无所谓的。她的任务是使他成为理想的情人，同时又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个理想的情人。

依波利多忘掉了周围的现实，忘掉了时辰，忘掉了人间的种种压力，仿佛他现在生活在同他所处的地点完全没有关系的天涯海角似的。他只感到一个事实，他正陶醉于一个独特的、不可磨灭的、摆脱一切拘束的时刻。这是一种眩晕，一种醉意，仿佛在云间飘浮，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飘荡。

他朦胧中觉察到自己是赤裸着身子的。她那双手干得是多么巧妙啊！她那些纤纤玉指，或轻抚，或重按，或搔挠，灵巧极了。只是她不太习惯亲吻。不过，当他的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时，她也不会拒绝他，因为这是情夫的愿望嘛。

她请他不要匆忙行事，时间有的是，他应该再松弛一些，他们是要干到完事方休的。她用轻轻的淫声荡语求他怜惜她，别把她弄疼了，因为她处处都是娇小的。她抚摸着他的全身，称赞他的肌肉结实，别的也坚强，仿佛他是她的强硬的主人和统治者。

到了某个时刻，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再胆小怕事了，一切都是多么的自然和随便！他原先那样的胆怯自卑，简直是让鬼怪捆住了手脚！当他完全占有了那个柔软而诱人的身体时，心中油然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欢乐。当他大欲已尝地吐了一口气，翻身滚到一旁时，懿玲仍然激动地抱着他。

她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自己献给了这个胆小的、有教养的人。他是感激她的。这一点，她从他脸上的表情、从他的呼吸、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声音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彼此仍然拥抱在一起，继续享受着良辰美景，享受彼此相伴的欢乐。过了一会儿，他们带着极大的快慰，伴随着鸟儿鸣唱的交响乐，抱头交股而眠。当她为了不把他弄醒而轻轻

地溜下床时，他醒了。他抬起头，显出伤心的样子，问：

“怎么啦……你要走了吗？”

“不……我还要做晚饭。我受指派要做这顿饭。你睡吧……到时候我会喊你的。”

“真的？”

“我不会坏到不辞而别的。”她拿一条热毛巾给他揩干净。

他看着她穿上衣服，整理好头发，但没有看见她再涂脂抹粉。她是在家里，她已经接触过了她的“男人”，在他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她轻轻关上门时，依波利多心中感到甜蜜蜜的，又昏昏欲睡。墙的另一边传来了人们轻声交谈的声音。

懿玲在他下楼之前，上来给他披上了贡萨罗事先放好的一件男式长衫。在楼下，教父正在一个女人的陪伴下等着他。这个女人比懿玲年纪要大一些，身材修长，体形苗条，衣服的款式同懿玲的是一样的，但颜色是蓝色的，旗袍和袜子都镶了粉红色的花边。她们发式也是一样的，但这个女人的脸容比懿玲的更为端正。她们学的是一样的本领，风度仪态都是一样的。她的一双杏眼，没有懿玲的那样突出，嘴里也没有闪什么金光。但是，如果让他再来挑选一下，他还是宁愿要懿玲。从这个女人的举止来看，从她对这个家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这一点上来看，她同贡萨罗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上次他前来敲教父的门求教如何解决那件可怕的蠢事时，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位姑娘，是不是就是她呢？他记不起来了。她也没有表现出认识他。教父把她介绍给他时，说她的名字叫笑媚。饭菜是这两个女人做的。一切费用，不光是这顿宴会，而且还有两位歌女的夜度费，究竟要多少钱，依波利多没有计算。教父的慷慨大量，超出了预料。他不惜工本来使这个在不长的生活中又一次陷入困境的干儿子重新找到自己的道路。

“怎么样？”

“好得很。”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儿难为情，还显得兴高采烈。他转身望着那两个女人。她们进进出出，忙着做饭，往餐桌摆餐具和调味品，两人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平台上，她们柔和的声音，同远方传来的海浪的轻轻拍击声交织在一起，使人听起来是那样的舒适悦耳。

餐桌摆好以后，他们就开始吃晚饭。两个男人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取菜，这件事全由两个女人包了。她们从每道菜中挑选最好的部分，送到他们的盘子里。餐桌上有一条石斑鱼、一盘椒盐炸虾仁、一盘田鸡腿、一盘糖醋肉、一盘什锦蚝油泡菜、一碗鱼片冬菇汤。每道菜都是味道可口。即使有什么不到之处，也会因为用餐的人心情好而得到弥补。

他们四人像两对恩爱多年的夫妻，情意眷眷，绸缪缱绻。只有在无限欢乐幸福的时刻，才能达到如此的和谐和相互的理解。依波利多从未经历过这样幸福的时刻，竟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

他对自己的这种表现也感到惊讶。他原先是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青年人，从不多嘴多舌，更难有哈哈大笑的时候。但他现在显示出了一个新的性格，一个本来一直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性格。这个性格直到今天才冒到了他的表皮外面。他原先以为自己是花岗岩造成的，但现在却判若二人。对他的这种表现，教父却没有表示什么惊讶。他同三教九流的人打了多年的交道，深知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包含着未知奥秘的洞穴。一个人的本质，决不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他们用完了这顿伴有中国名酒的晚餐，两个女人就送上了香毛巾，让两个男人擦脸、脖子和双手。然后，她们开始收拾餐桌，他们就转到平台一角一处凉风习习的地方。贡萨罗·博

特略拿来了一瓶白兰地，在两只大肚杯子里斟得满满的，随后又给依波利多递上一支香烟。

“我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日子。”依波利多又一次说。

“有些日子，就像千年一遇的界碑一样刻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正是这样的日子，会产生出巨大的效果。”

“她们经常来你这儿吗？”

“是的，主要是笑媚。我同她的来往为时已久了。有时候，我叫她们两三个人一起来，这里就成了女人窝。她们给我唱歌、弹奏，陪我聊天，来供我散心。外面传说我同她们淫乱无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找笑媚陪我上床。我吸鸦片时也是专门由她给我弄烟枪的。一年前我戒了烟，因为当时有点上瘾了，我用了一点意志的力量，及时戒了烟。是的，她们能让我消闲解闷。要不然，我又怎么能排遣掉这种孤寂呢？你别以为她们是些无知的女人。就拿笑媚来说吧，她对中国瓷器和花卉是很内行的。阿玲是个虔诚的道姑，对道教的教义和礼节懂得很透彻。在中国书法方面，她称得上是个艺术家。”

随后是一阵沉默。两个女人在里面高兴地笑着，也许是因为她们觉得这是在自己家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软绵绵的香艳的情调。

“你也许会问，既然我单身孤独很不好受，为什么不把笑媚长期安置在我家里。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而如果我们要想生活在一起，就必须牺牲掉自己的世界，那样，我们就会互相成为障碍……她的职业是让人消遣，使人快乐。我和她假如生活在一起，她首先就不能起这个作用了。这样一来，一些缺陷就会表面化，双方之间就会发生性格脾气的冲突。每周或每隔更长时间幽会一次的魅力和诗意就会丧失。我们现在享受着彼此的温存，既没有连环扣，也没有什么义务。你

同懿玲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她表面上是什么样子，你就照这个样子接受她，不要管她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她向你提供的已经足够了，你千万不要提更多的要求。”

夜，在宁静地滑过。两个女人喊他们进去，埋怨他们把她们忘掉了。她们重新在脸上施了脂粉，头发也重新梳理整齐，身上散发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因为她们是歌女，所以现在要唱歌献艺，以完成这一项必不可缺的活动。懿玲拿起了琵琶，笑媚面前的小矮桌上放着一架“扬琴”，她拿起了用来敲击琴弦的、修成特别形状的薄薄的竹片小槌，二人坐下开始弹奏。依波利多虽然生在澳门长在澳门，但却从来没有欣赏过这类乐器弹奏的音乐。因为他从小听的都是西方音乐，所以他听不懂这种地道的中国民族音乐。

客厅里的气氛，被这两个女人弄得中国味十足。在这样的氛围里，这些乐器发出的声音有一种奇特的美。类似人在叹息，仿佛在追忆着伤心的往事和情场的失意，使人听了不觉惆怅。接着，两个“琵琶钗”又都用假声唱了起来，同时摆动着手臂，扭动着腰肢。她们的声音达到了极高的尖度，当中夹有一些音调上的细微差别，还带着一点呜咽声。如果听众是中国人，一定会认为这两个女人唱得极好。唱完以后，琵琶单独发出一阵怀念的叹息。然后又轮到扬琴了，那两根竹片小槌，就像着了魔的蝴蝶一样飞上飞下。最后，她们又来了段对唱，懿玲扮演一个书生，笑媚扮演书生的恋人，两人即将长期分离，正在依依惜别。

两个男人对她们两个精彩的表演感到十分兴奋，由衷地为她们鼓掌。对于依波利多来说，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贡萨罗说：

“你要是习惯了，才能更好地欣赏。她们两人都是经过长期

的苦练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她们是很吃香的，所以现在就要丢下我们走了，她们另有约会。在沙拱的‘中国有钱人’家里，人家正等着她们呢。这是她们的职业。”

的确不错，在花园门外正停着准备把她们带走的轿子。依波利多不觉感到一阵伤心。回到现实中去是很不好受的。难道真的永远再也看不到懿玲了吗？不过，她在告别的时候重复说，他们这次不会是最后一次的相聚。她许下了诺言。

“你不要这样哭丧着脸，又不是死人。我一定会给你机会，让你再见到她的。今天的风流就到此为止。咱们到黑沙环斜路那里转一圈，只要你不怕那个在那一带出没的英国女鬼。然后咱们再到海滩走一走，今晚的夜景很好。”

他们两人就穿着吃晚饭时穿的长衫，走了出去。他们先顺着公路，向上走到黑沙环斜路，在星光照耀下，既没有看见活人，也没有看见厉鬼。然后，他们又慢慢地下到海滩，踩着柔软的细沙，听着海浪轻轻的拍击声，博特略对这地方很熟悉，就径直走到他喜欢的那块岩石上，坐了下来。这里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们。

“我就喜欢这样的宁静。在明月高悬的夜晚到这里来玩玩，真是美妙极了。远处的九洲岛仿佛是在烟雾中飘浮。这儿同南湾完全不同。我常常在这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有时甚至入迷。心情合适的时候，我就下海去游泳。”

“在夜里游泳？”

“难道不可以吗？这是海水最舒适、最凉快、最提神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搅我。我就这样来填满我的时间。玩女人，看书，打猎，钓鱼，游泳，有时候我一直来到摩尔人斜巷，同常到那儿去的那帮人打一局网球。我还写回忆录，我自己是唯一的读者。”

依波利多对教父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十分羡慕，甚至羡慕到胸中发疼的地步。他现在已陷入了困境，被束缚住了手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如此自由自在地生活，为此，他的心头难以平静。他感谢夜幕掩盖了他此刻激动的神情。贡萨罗·博特略又点上了一支雪茄烟，详细地谈了他在上海的往事，描述了上海这座令人神往的城市。他从不提起他的亡妻，据说他的家产就是从她亡妻那儿得到的。这是一件忌讳的事，他当儿子的不敢贸然提及。

过了一会儿，贡萨罗·博特略就建议下海游泳。他脱掉长衫，只穿着一条短裤衩，冲进了一个正向海滩滚过来的波浪，一边大吼了一声。他躺在上下翻动的海浪里，坚持要干儿子也学他的样子。依波利多犹豫了一下。他从小时候起，就对大海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他不会游泳。他的父母也从来不鼓励他去参加这一项体育活动。他们一口咬定说，他太瘦弱，受不了咸海水的种种刺激。他只下过两次水，而且都是穿着又厚又重的救生衣，一次是在摩尔人斜巷顶头的卡西利亚斯海滩，另一次是在叻仔的好望圣母海滩。婚后这几年，他对此就没有再想过。

现在，诱惑力太大了。他有点难为情地在夜幕的遮掩下脱去了衣服，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当水深至膝盖的时候，他碰到了什么东西，脸朝下跌了一交，嘴里尝到了海水的咸味，身体也一下子泡在了冰凉的海水里。他禁不住喊了一声，但他没有逃跑。待体温慢慢适应了海水的温度，他就一直泡在水里，一直浸到脖子。此刻，他感到心旷神怡。教父说得对，在这样的时辰，海水是凉爽的、干净的，也是最能提神的。

这一天在他单调的、愚蠢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特别！这一天，他有“琵琶钹”陪伴，作了爱，又游了泳，而且只穿着短裤

叔！

“明天早上咱们去钓鱼，我教你怎么钓。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样可以常来看望我。”教父哈哈大笑地说。

25

赛萨尔蒂娜怀孕了，她的父母高兴得狂喊乱叫。帕蒂拉兴奋得顾不上追问女婿是如何得此转变的，他相信是他的威胁起了作用，还与经常让女婿喝的那些汤药有关。丈人拍着依波利多的肩膀祝贺着，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女婿当然不能坦白说，是因为他心里想着懿玲才达到这个目的的。

赛萨尔蒂娜这段时间过得非常幸福，受着别人百般的关心和照顾。她的父母对她这次能生个男孩已确信无疑。他们对这个已婚女儿的态度和对另外两个未婚女儿的态度大不一样，简直让人难以容忍。

依波利多尽管也讨厌那两个大姨子，但是又有点同情她们，因为她们变成了妹妹的佣人。不过，一想到她们过去对自己的凌辱，他也就不去理睬了。赛萨尔蒂娜自私而又不明事理。她的两个姐姐从躺在摇篮时起就被人讨厌，现在她更加变本加厉地拉开了她同她们之间的距离。这一阵子，依波利多倒是感到太平了许多，当然他也担心，如果上帝赐给他的不是胖小子而是个丫头，那么，自己就有可能再一次遭到厄运。

赛萨尔蒂娜的幸福还有另一个原因。不管经过了多么大的失望，她也没有放弃过住进美丽街的梦想。维达尔至今还没有孩子来传宗接代。长孙的出世，一定会让祖父母们心肠发软，一定会让他们原谅过去。对于赛萨尔蒂娜来说，维克托利娜简直不能算是她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又黑又丑，像只小耗子，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又孤僻蛮横，爱哭爱闹。赛萨尔蒂娜见了女儿就不舒服，经常惩罚她，把她从身边赶走。这位既迷信又无知的母亲认为，女儿如果经常在她身边，会影响肚子里的胎儿的漂亮。

只有依波利多尽可能地帮助女儿减少孤独。然而，女儿却无理睬他。小姑娘坚持自己对父亲的冷漠态度，对父亲的爱抚毫不动情。依波利多几乎所有的试图都不起作用。小姑娘宁愿躲在保姆赛莱斯特的怀里。她喜欢赛莱斯特，在她哭闹的时候，是赛莱斯特抚慰她，仿佛赛莱斯特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小姑娘经常跑到地床的角落里，那是她喜欢呆的地方，她躲在那儿一小时一小时地玩着保姆为她制作的那堆洋娃娃。尽管那些洋娃娃不成样子，但她却比对其它东西更加喜欢。依波利多估计，维克托利娜之所以对他不亲近，是因为他在这个家中不是个说话算数、能指挥别人、能让人服服贴贴的男人。在女儿幼小的心灵中，对他也越来越瞧不起。

于是，同样孤独的他，对懿玲就更加难以忘怀。他们在教父的别墅里又约会了两次。但后来他再也不敢和那些女子们有任何接触。因为帕蒂拉曾严肃地对他说，最好别到博特略的别墅去，因为那儿是妓女们的小窝，赛萨尔蒂娜知道了决不会高兴的。这是提醒，但从这个粗暴的男人口中说出来，就决不是一件可以置若罔闻的事。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除了等着赛萨尔蒂娜越来越临近的

分娩外，没有发生其它事情。对于赛萨尔蒂娜将要生个男孩，人人都确信无疑。肚子裡的胎儿不时地蹬腿踢脚，赛萨尔蒂娜的脸上露出无法形容的笑容。有时她强迫丈夫、父母、甚至两个姐姐来抚摸她那庞大的沉甸甸的肚子。

“好像要生双胞胎。”巴布罗·帕蒂拉一边说着，一边发出一阵淫荡的狂笑。

阵痛开始了，他们请帕蒂拉的一位巫医朋友的太太来接生。尽管赛萨尔蒂娜疼得哇哇乱叫，满头大汗，瞪着眼睛，蓬乱着头发，直说快要疼死了，但接生婆没有任何惊慌。她说不会有什么危险，母亲身体健壮，婴儿会很容易出生的。

门外，帕蒂拉随着他的公主的每一声叫喊，也发出阵阵的吼叫，他仿佛像一头被圈着的斗牛，为不能进入斗牛场而在扒土。他比女婿更像丈夫。女婿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将额头贴在窗户玻璃上，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不过，他不是担心妻子会发生什么事，而是担心着即将生下的婴儿到底是男还是女。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岳父的马刀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而在女人怀孕的这几个月中他们享受到的平静也就会消失。

赛萨尔蒂娜的叫喊声越来越刺耳。帕蒂拉已经满头大汗，嘴里真诚地念着：

“快了……可怜的女儿。”

突然一阵肃静，紧接着一阵叫喊，然后清清楚楚地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声。帕蒂拉一下子跳了起来，依波利多赶紧走到房门口，两个大姨也急切地从他们肩头往里张望。她们不能看到分娩，不单因为是未婚女子，按照帕蒂拉的说法，因为她们是晦气的人。房门打开了一半，露出了赛萨尔蒂娜的母亲的一张无比兴奋的脸。

“是个男孩……一个可爱的男孩！”

巴布罗·帕蒂拉的狂叫声响彻了整个院子，他高兴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他还破例地在那两个他看不起的姑娘脸上捏了一下又拥抱了一下女婿，在小伙子肩上猛然拍了几下，大声说：

“啊，好小子，有本事！”

依波利多的眼眶里也盈满了泪水。他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他是因为自己的解脱、为自己的轻松而流泪。命运在最近这几个月中帮助了他，现在也没有拒绝他。帕蒂拉得到了他所梦想的外孙子，作为父亲的他便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现在，谁也不能指责他是只知道吃饭和睡觉的沉重包袱了。在这乱哄哄的欢乐中，他从心底里感谢着帮助他获得成功的懿玲。

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佬一高兴便抓起了酒瓶。他没有一点儿疲倦的样子，倒了一大杯保存了很久的波尔图葡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后来又喝了点其它酒，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女婿耐着性子一直陪他几乎到天亮，然后扶着他回到房间。他刚一躺下就吐了一床，接着就呼呼大睡，鼾声雷动。依波利多赶紧退了出去，剩下岳母在那里清理打扫。

帕蒂拉要将外孙的洗礼搞得热热闹闹的，他从外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发现外孙长得像他，说外孙身上流的是他的火热的血液，因为外孙的眼神，外孙伸胳膊蹬腿和哭起来的样子都是那么有劲，那么厉害，那么专横。他心里最不满意的是无法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他帕蒂拉的姓氏。他认为只有加上才是最合适的。他也没有征求女婿的意见，就给外孙取了一个很长的名字：保罗·罗楞索·帕蒂拉·维达尔。他忘记了那个曾经想用的不吉祥的名字维克托尔。

他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参加外孙的洗礼，当然也不会忘掉维达尔家。不管是这个西班牙佬还是他的女儿，都没有放弃与

维达尔家和好的希望。现在维达尔有了这个孙子，就没有理由再计较从前的恩恩怨怨。这个已经满月的男孩，是他们家续代的保证，因为维达尔还没有其他孙子呢。

和上次一样，这次依波利多也没有同意。他说，上次没有一个亲人宽容地出席维克托利娜的洗礼仪式，他心中的伤痕至今还在隐隐作痛。他可以忘记他们对他的蔑视，但不会忘记他们对女儿的侮辱。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语气却是那么坚定。

“我的父母和姐姐弟弟蔑视我和我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死了。我不愿再受一次侮辱。”

岳父生气了，妻子也哭了，可是依波利多却毫不动摇，坚持自己的意见。气恼的帕蒂拉也毫不动摇，他不管女婿是否愿意，坚持无论如何也要把请柬送去。这个外孙对于他来说几乎就是他的亲生孩子，他甚至比亲生父亲还要疼爱这孩子。他没有分寸地、狂怒地叫喊着，让人感觉到他是否有点乱伦的意思。

洗礼仪式确实很热闹。因为女婿除了那一点微薄的薪水外，一无所有，所以帕蒂拉一改以往的吝啬，全部支付了洗礼仪式所需的费用。至于他从哪儿弄来的钱，这是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他早就嚷嚷着要为亲爱的外孙开个好头，于是就举办了这个丰盛的茶会。

然而，维达尔家没有一个人出席。他们又一次针锋相对，傲慢地拒绝了邀请。对此，依波利多承受下来了，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他难以理解的是，父母和姐弟们为何如此不能宽容，如此地糊涂甚至愚蠢。这样做只会有一种后果，那就是拉大被驱逐出家的儿子和维达尔家其他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距离。

直到茶会快要结束时，帕蒂拉一家还在盼着，不时地朝街上张望，期待着维达尔一家的到来。然而，帕蒂拉一家彻底地

失望了。这样的蔑视粗暴地刺伤了他们的心。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后，面具也就扯了下来。帕蒂拉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女儿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其余的女人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大合唱。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于是便将愤怒发泄到依波利多身上。一切的过错全在于他。如果他手捧请柬亲自去邀请的话，维达尔家就不会有胆量干出这等过分无礼的事来。但是他却无动于衷，就知道坐在那儿吃喝。

帕蒂拉发疯似地喊着，只有在那个被他的喊叫声惊醒的外孙蹬着小腿哭起来的时候，他才停住嘴。依波利多脸色苍白，仿佛被人用扫帚抽打了一顿。和平常一样，他没有反抗。他感到伤心的是贡萨罗·博特略教父没有来参加洗礼仪式，尽管教父写来了一封信，客客气气地表示了感谢，还送来了一件漂亮的礼物。教父当然不想和帕蒂拉家有任何来往。现在的依波利多，只要看到幼小的女儿对自己那种敌意的目光，他就可以评估到自己滑落到了何等的地步。

26

几年过去了，小保罗渐渐长大了，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和姐姐相反，他受到了人人的喜爱，包括那两个浑身上下干干巴巴、汗毛浓重、至今仿佛都不懂得爱的姨妈。

孩子长得胖乎乎的，天真活泼，确实招人喜欢。当年那样不愿意用自己的奶水喂养维克托利娜的赛萨尔蒂娜，这一次却不允许任何人代替她喂养小保罗。这个漂亮儿子是他的，当然也是其他所有人的。孩子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哼哼，每一次抬胳膊蹬腿，都被看作是未来聪明的迹象。

外祖父给了他很多的玩具，有的甚至是不该他的年龄玩的玩具。依波利多也由衷地感到高兴，感到欣慰。每当回到家，总要逗逗孩子，入迷地看着儿子。家里的女人们总是把孩子抱在怀里，因此养成了种种坏习惯。只要说一声这样做会把孩子惯坏，她们就会不满意，就会用尖刻的话语来回击。

在这样的环境中，可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维克托利娜。她长得那样丑，又是那样不可爱，除了女佣人外，没有人愿意和她在一起。她也早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是

大人们眼里一个多余的障碍物，她整天一声不响，只是孤独地躲在她那堆破破烂烂的布娃娃中间，因为那儿不会有人打搅她，她在那儿感到安定。

维克托利娜的母亲和两个姨妈说她越来越变坏了，所以经常打她。维克托利娜在这种孤苦伶仃的环境中成长，她知道待遇上的差别，她已经习惯人们称她为“小黑孩”和“小耗子”。只有弟弟是漂亮的，只有弟弟的皮肤是白的，弟弟是大人们的希望。而她，只是一只小爬虫，只长了一张要饭吃的嘴。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人们就可以发现维克托利娜非常爱她的外祖父，尽管老头子从来不管她，从来不爱抚她，从来不在她那儿浪费时间，可维克托利娜崇敬他。外祖父是一家之主，在家里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小姑娘对他产生了几乎是可悲的崇拜。她像一只小狗那样，越是受人歧视，就越是紧紧跟在外祖父后头。他一回来，她就赶紧跑去给他开门，给他送上拖鞋，帮他放好皮鞋，还把自己画的画拿给他看。帕蒂拉从来不正眼看一下，他对她的心爱的作品完全无动于衷，还要将她赶到一边。奇怪的是，维克托利娜从来不对她父亲这样做。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父亲什么也不是。虽然她还不明世事，但却已是现实的最好的裁判官。

维克托利娜在6岁的时候，因为肚子里闹蛔虫而生了一场重病。尽管当时很危险，但还是挺过来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是令人哀叹的。她从此瘦得皮包骨，右眼还变成了斜视眼。谁也没有想办法给她治疗这毛病，因为她不是受宠的孩子。

依波利多从心里感到难受。当然，他更喜欢儿子，因为维克托利娜在他面前从来都不答理他，从来都是那么冷淡，他对她简直无可奈何。但是，她总归是他的女儿。现在瘦得这样可怜，还斜着一只眼睛，将来不会有什么指望，很可能就像她的

姨妈们一样干瘪枯瘦，不可避免地要步姨妈们的后尘。

唯一可能让女儿对自己亲热一点的办法是搬到另一所房子去住。然而，困难重重。他老实地忠于职守，薪水还是不多。他安于现状，缺乏对理想的追求。赛萨尔蒂娜更是顽固地不愿意离开父母的家，她贪图在那里得到的特殊照顾。再说，外祖父外祖母怎么能让亲爱的外孙分开呢？

因此，依波利多·维达尔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可怜，既无波浪也无创新，永远是那样令人烦恼的单调和枯燥。他的人格也降低了很多，以至于将他和帕蒂拉家人混在了一起。没有人能听一听他的意见。在大家看来，他现在仅仅是一个不伤害别人的好人。很少有人能记得起他曾经是神学院的优等生，是家族的伟大希望，是公认的楷模。今天，他周围的人们都笑话他，说他只是一个按照岳父岳母、妻子和小姨子们的意愿生活的人，是一个只有当那些人不注意他的时候才能轻松一点的人。他不爱说话，整天心不在焉的样子，对那些议论自然无所顾忌。过去在生人面前，他还为岳父的那些粗俗的脏话而感到无地自容，现在他对此已经无动于衷。

他没有朋友，也不想去结交朋友。至于教父，他又一次离开了他。自从儿子洗礼以后，他对教父就冷淡下来了，只是在圣诞节时才去拜访一次，再也不想多去了。

“这个依波利多·维达尔，明明从我们面前经过，却好像没有看见似的。真不像话。”

突然，一束光线照亮了他那灰色的生活。有一天他遇到了懿玲，她正好去市政厅办理卖唱执照的延长手续。她变得更加漂亮了，金牙更加闪闪发光，也更加性感了，还有那婉转悦耳的声音，都好像给昏昏沉沉的依波利多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们谈了一阵。她告诉他，她住在位于红窗门街的一幢不显眼的

住宅里，每星期有哪几个下午是在家的。她还表示非常欢迎小伙子到她家去玩。

一天，依波利多决定冒一次险。他谎称身体不舒服，提前下了班，来到一座黄色的小院，敲开了门。他没有碰到一个熟人，即使有人碰上，又有谁会对这个平和老实、衣着不考究的男人产生什么怀疑呢？懿玲接待了他，给了他所需要的温柔，但却拒绝了他尴尬地付给她的那点钱。女人几乎是生气地告诉他，自己不是在用那一个小时挣钱。说来也奇怪，在博特略给她讲述了小伙子的绝望处境后，她对他就非常同情。小伙子如此有教养，如此温和，已经深深地感动了这位被现实生活重重折磨的女人。

从那天起，依波利多就开始了他的双重生活。一边是作为屈服和顺从的模范丈夫，每星期六对妻子尽一下义务；另一边是每隔半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作为情欲似火的情人，冒着风险，享受着偷食禁果的喜悦。那几个让他得到安宁和幸福的时辰，是其它任何一切东西都无法换取的，正是那几个时辰，帮助他减少了生活中的单调与枯燥。

与此同时，巴布罗·帕蒂拉也在发生着变化。尽管他在家里还是那样的粗暴和专横，但他的心情好多了，对这个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厌恶。外孙的降临，给了他新的活力，给了他喜悦和欢乐。在街上，尽管他还是迈着以往那样的大步，但脸上常常挂着笑容。

外孙一岁的时候，帕蒂拉确信自己正处处一帆风顺，于是便开始行医。他长期和那些要好的中医草药师及中医郎中们在一起，渐渐地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认认真真地跟着学到了一点东西。正因为这样，才使他勇敢地迈出了行医这一步。

他对这门医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在圣·拉法艾尔医院

住院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使他恢复了健康？当然不是医院开的药和进行的治疗，而是妻子偷偷带给他的中药汤起了作用。

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壮实得像块铁板。这一事实更增强了他的信念。他成了家庭的医生。他熟悉治疗这种病那种病的所有常用药方，还埋头攻读古代中医药书，一心要掌握更多的知识。确实，这么多年来这个家里谁也没有闹过大病。他骄傲地举出的例子之一就是依波利多。他在结婚以前总是脸色苍白，成天裹着厚厚的衣服，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是这样，还染上了肺病。现在他变得红光满面，身体结实，再也没有发过烧。小外孙的成长也离不开种种滋补性药汤。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如果他及时发现，外孙女的蛔虫病就不会发生。他还狂妄地嘲笑那些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说这些人“只会挣钱，只会将人治死”。

小外孙出世之前，他只是为自己家里的人和妻子的娘家人看看病。后来，他开始为自己仅有的那几个朋友看病。现在，随着小外孙的长大，他对生活充满了欢乐，充满了信心，便大胆地接受不认识的病人，并收取医药费。

他没有申请营业执照，也没有挂牌营业。不过，人们知道他是个医生，所以照样有人上门求医。他为病人检查、诊断、开药，亲自为病人抓药，或者指引病人在中药房里购药。这是一种对医疗管理部门的挑战，不过这种挑战也只能发生在那个地区和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绝大部分老百姓不相信西医，抵制西医，而只找中医看病。不久前在山头上新建的仁伯爵公立医院和圣·拉法艾尔医院的医生们，面临着人们那种几乎无法战胜的无知、迷信和疑惑的种种障碍，坚持不懈地为赢得人们的承认而奋斗。再说，那些庸医和草药师们之所以有市场，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他们是一方之王，有时还有一

些江湖骗子加入他们的行列。

不过，巴布罗·帕蒂拉绝对不是江湖骗子，他行医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珍惜自己的职业信誉。他是皮肤病的专家，擅长治疗疱疹、慢性湿疹、脓疱病和痤疮。他有自己的药粉、膏药、药水，还有专门的药锅，用来为皮肤溃烂的病人治疗。他研配了专门治疗哮喘的汤药方和专门治疗肾病的汤药方。他还自豪地珍藏着一瓶瓶春药，这些药贵如黄金。他将大量的犀牛角和鹿茸切成小片，然后碾成粉末，用来治疗阳痿症。他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的本领。不知是因为命运的安排，还是因为有真正的技能，从来没有人对他的治疗有过怨言。即使偶尔有一次失败，他也总会用粗大的嗓门和肯定的口气拿出一个能脱身的说法。如果他既诊断不了什么毛病，又找不出治疗的办法，倒也能如实地说一句：

“医学是个非常深奥的领域，一个人是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你这病需要专家治疗，我只是个一般的医生。”

当他的一个朋友上门来请他治疗淋病时，巴布罗·帕蒂拉的名望便开始完完全全地树立起来了。治疗时非常痛苦，然而却真的给他治好了。这位恢复了健康的朋友到处张扬称颂他的医道。

帕蒂拉从此名声大震。现在一旦有人患上性病，便马上有人说：

“去找帕蒂拉，他会让你摆脱困境的，会让你变得硬邦邦的，就像换了个新家伙一样。”

于是，城里的阔老阔少们为了保住隐私，有病都来找他。巴布罗·帕蒂拉可找到了泄恨的机会。他嘲笑他们，讽刺他们的倒霉和不幸，用粗俗的笑话来刺伤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是他们瞧不起他巴布罗·帕蒂拉，可到了现在，他们也遇到了不幸，

来登门求他，一个个是那么萎靡不振，难受得弯腰躬背，有的强装笑脸，有的哭天抹地。对于这些人，帕蒂拉总是先拒绝他们，提醒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过去对他帕蒂拉的凌辱。每当看到这些人嘴上说尽好话、但眼睛深处却露出愤怒的目光时，他就更加要贬低他们一番。等他嘲笑够了，才给予治疗。他对这些人大敲竹杠，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开出很高的价码。那些人要治病，当然只好接受。因为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相信他的医道。于是他就穿上白大褂，在院子后面搭起的小木房子里进行治疗。

病人在他手下发出凄惨的叫喊，他那“打死牛的拳头”也就因此而闻名。但他的确能治好病。他有神奇有效的药粉、膏药和汤药。他对这此药物和治疗案例全部保密，因为他认为这是职业的尊严。他也不许家里人到处乱说，威胁说谁要是说出去就打断谁的脊梁骨。然而，他的那两个特别提防的女儿，在听到病人痛苦的喊叫之后，悄悄地在一個本子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有关治疗日期，她们说：

“这在以后对我们有用处。”

一天，西班牙佬想让女婿作他的助手。依波利多犹犹豫豫地答应了。不过，当了一次助手后他马上不干了。病人是南湾靠近烧灰炉区的一个大宅院里的阔少爷。依波利多对他和他家都很熟悉。那位阔少平日总是手执马鞭，趾高气昂的样子。自从依波利多的“丑事”发生后，尽管他们迎面碰上无数次，他竟然对依波利多一个招呼都不打。他习惯于每天下午骑着那匹漂亮的黑马，在南湾区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的溜达，招引伏在窗口的或者乘着轿子来来往往的姑娘。他还喜欢穿着威尔斯王子那样的衣服，可笑的是他没有王子的风度，也没有王子的身材。相反，他只有一张苍白的面孔和身上的淋巴结核病。

他乘着一顶关得严严实实的轿子，由一位朋友陪同，来到了帕蒂拉的诊所。他步履艰难，两条腿勉强能够站稳，满脸痛苦，眼睛里含着泪水，往日的傲气荡然无存，只剩下现在这副狼狈相。他含糊其辞地诉说了自己的发病经过。他在广州有过一次疯狂的群淫行为，回来后便感到不舒服，但没有理会。后来，他企图自己治疗。但终于病情加重，再也无法对父母隐瞒。事情还不止如此。如果说，他家里能原谅他的话，那位出身豪门、性格倔强的准新娘也决不会原谅他，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已经约定了两个月后就要完婚。为此，他求帕蒂拉救救他。

“这么说，你怎么不去找科英布拉的大夫们，小伙子？”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而且，你帕蒂拉先生经验丰富……知道……”

“噢，要治病的时候，你才知道来求巴布罗·帕蒂拉，这时你才认识他。可是在其它事情上，你就像躲吐痰一样避开他。”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帕蒂拉先生。”

西班牙佬大声地吼叫着，将以往的不满和怨恨全部发泄了出来。早就应该受到如此责难的阔少爷可怜巴巴地听着，忍受着他的贵族门第被人鞭挞，因为他没有其它路可走。和平常一样，帕蒂拉发泄够了怨恨，便开出了一个吓人的价格。年轻人被病痛所逼，当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依波利多觉得，尽管这个人过去对自己傲慢无礼，但现在遭到了不幸，蒙受着羞辱，软心肠驱使他想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被岳父凶狠的目光所制止。当他看到年轻人脱掉下身的衣服时，冒出了满头的冷汗。他看到的一切是那样令人恶心，便不由自主地退到外面。屋里传出了帕蒂拉恶意的笑声：

“真漂亮！颜色如此鲜艳，造型如此艺术！已经真的要开花

了，小伙子！”

依波利多感觉到胃在翻腾，他赶紧跑到院子里的玫瑰花坛旁，当着两个大姨子惊异的目光呕吐了起来。当病人开始喊叫时，他逃到街上，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一直坐到阔少爷的轿子在远方消失。他等着岳父的严厉呵斥，但是岳父只是对他的软弱胆怯嘲笑了一下。因为老头子还在为刚才报了仇而满心欢喜，他让那位阔少受到的疼痛，比应该受到的大得多。他一边说着这些残忍的事，一边数着铛铛作响的墨西哥银元。

帕蒂拉因为治好了这位阔少爷的病而更加声名远扬。作为感谢，他被邀请参加了阔少爷的婚礼，居然还坐在了与维达尔一家同样显赫平等的位置。帕蒂拉正在享受着他这辈子最为荣耀的时刻。尽管他无法和这些豪门富贵结交朋友，但是这些人开始对他像对一位名符其实的医生那样尊重，因为，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用得他的手艺。

27

多年来，尽管大人们愚蠢地或者是不留心地经常提及，可是维克托利娜却一直不知道她自己是斜眼。后来等到她超过入学年龄来到学校时，她才知道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同学们围着她，转着圈地叫她“斗鸡眼”。起初，她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最后她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不同于别的姑娘，回到家里她大哭了一场。

一个姨妈竟然耸了耸肩膀，不留情面地对她说：

“有什么好哭的，长得就是这样……”

她难受极了。也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到底有多么痛苦。原来她就不爱说话，也不爱发脾气，养成了孤独的个性，现在她变得更加孤僻，甚至和女佣人也不再多说话，更不用说同父亲说话。她的眼睛里只有外公，尽管老头子是那样的不爱理睬她。

依波利多虽然感到沮丧，但他不愿意就此放弃对女儿的教育。在帕蒂拉家这样的地狱般的环境里，维克托利娜很可能会变得和姨妈、母亲及外公外婆一样。他已拿定了主意。在可能的条件下，给女儿一个更好的环境。她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不

只是小保罗才有。他决定将她送到圣·罗萨女子学校，这是一所誉满澳门及上海的好学校。尽管学费很贵，但是值得。然而，他的主意遭到了妻子和两个大姨子的反对。岳父也说，他不会为这种不必要的浪费而解囊。依波利多简单地回击说：

“不会给任何人增加负担。罗曼诺大律师建议我从市政厅下班后去为他干点活。只两个小时。他付给我的钱，足够支付维克托利娜的学费了。”

依波利多温和却很坚定的口气终于战胜了妻子和其他人。维克托利娜住进了学校，生活在澳门的有名望的土生葡萄牙人的孩子们当中。眼睛的斜视尽管还使她感到自卑，但起码在这种良好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任何人敢公开为此打搅她。学校里除了葡萄牙文课外，还有英文、法文、文化、手工和其它课程。修女们也很喜欢她，因为她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种难以教育的孩子。恰恰相反，她自从换了一个环境以后，逐渐展露了自己的另一种性格。如果家里的人稍稍留心一下，也会发现她的这种变化并为之惊讶的。帕蒂拉他们不为她支付学费，当然也就不会去关心小姑娘学习如何。只有依波利多关注着她的进步，尽管她回家后，拿着成绩册首先找的是外祖父。

依波利多不仅坚持送她上了学，还坚持要女儿学习音乐，完全像“名流”社会的小姐们那样。他要让维克托利娜成为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多才多艺的姑娘，以此来弥补生理上的缺陷。如果说他过去做过很多错事，那么这一件事绝对没有做错。他的感觉告诉他，这一步他走得很对，为女儿的将来提供了保护，让她的生活不那么贫乏。

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对维克托利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家里，面对全家人只关心小弟弟的不公正的现实，她一声不响，宁愿孤单地一个人呆在那里。可是回到学校，她就变了。她

总是面带笑容，和同学们谈笑，结交朋友，显示了她的温柔的性格。这一点，完全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及时地离开了那个充斥着粗话脏话、大声喊叫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西班牙佬的家，因而也避免了不良的影响。她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足以使她消除因为在家里接触帕蒂拉他们而产生的不健康的后果。在学校那种优雅的环境中，修女们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修养、文雅的举止。维克托利娜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在同学们中间，她也听不到有人说她丑、说她黑，也听不到有人叫她“小东西”。虽然她没有显露出她父亲那样过人的才智，但她的学习也非常好，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因为她毫不自私地帮助别的同学，所以她的人缘也极好。在学校里，她已经不是小帕蒂拉，她是维克托利娜·维达尔，享有着父亲家族的声誉。她不好意思承认她不认识祖父母、姑姑及叔叔，也不好意思承认她不认识父亲唯一的亲兄弟所生的堂妹。不过，这一切在学校里都无关紧要。

手工课和美术课的成绩，谁也比不上她。她喜欢这些课程，她的作品经常受到人们的赞赏和表扬。弹奏钢琴，她也名列前茅，显示了她真正的艺术才华。就这样，维克托利娜受到了一个澳门姑娘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挽救了她。再说，这也是她父亲不顾一切所寄予她的期望。

当她快满 16 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对于帕蒂拉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已经开始像外祖父那样横蛮的全家人的宠儿小保罗，得了严重的伤寒病。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并且只有少数幸运的病人才能免于死。

那个小男孩是整个家庭的一切。他整天在家里大喊大叫，满屋子乱跑乱动。过分的娇宠使他早就不像小时候那样可爱。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拿上叉子去东望洋山的树林里捣鸟窝，弄

死所有他能抓着的无辜的小鸟。大人的责骂对他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明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全家人都为他的这些坏行为开脱，总说他是年幼无知。他对父亲极不尊敬，总是骄横地对待父亲，因为父亲在这个家里作不了主。只有外公可以制止他。但是帕蒂拉不仅不纠正外孙的坏习惯，反而处处宠着他，对什么都装着看不见。小保罗从大人那儿能得到一切，他是这个家的王子殿下，一个不知疲倦地折磨别人的小暴君。当然，在他不与人吵架、不蛮不讲理的时候也显得聪明可爱。可惜，这样的时间太少了。

他刚一生病，家里就显得像墓地一般的安静。人们踮着脚尖走路、压着嗓子说话。家里点燃了香火，女人们更是往返于家和圣·安东尼奥教堂之间，为的是祈求上帝赐予奇迹。全家人脸上的担忧越来越明显，因为孩子的病情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又变成了小时候的那个温顺的孩子了，眼睛里发出求救的目光，盼望着重获健康。

起初，帕蒂拉不允许其他人插手治疗，他说他负责治好外孙的病。然而，他的药剂不起任何作用，孩子顽固的病症日益加重。帕蒂拉不得不宣布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并请来了几个庸医朋友。他们集体会诊，给孩子检查、开药。也没有作用。从来就不相信中医的依波利多请求请一位西医大夫，被岳父恶狠狠地拒绝了。但是，因为保罗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帕蒂拉最终也只好妥协。

请来的西医大夫断然宣布，孩子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他不了解这个家的情况，责怪依波利多竟然相信江湖骗子。保罗住进圣·拉法艾尔医院时，已经病入膏肓，已经没有什么挽救的希望了。一天下午6点钟，阳光还是那样明亮，孩子走了，也

带走了帕蒂拉的一切希望。他原希望小外孙带着他的形象，却又永远是维达尔家族的血统后代。

葬礼上，女人们的号哭声远远超出了那些陪哭女人的哭声。绝望之中的赛萨尔蒂娜昏厥了过去。帕蒂拉口吐着白沫，愤怒地指责西医大夫是刽子手，指责女婿是帮凶。说什么如果继续让中医郎中治疗，孩子也许还能活下来。葬礼的情景非常凄惨，因为给一个孩子送葬永远是最悲伤的，更何况在孩子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是那样宠爱，对他的光辉前程抱着那样大的希望。

这一无法挽回的损失，使这一个粗俗的家庭笼罩上悲伤的气氛。再也和以往不一样了。巴布罗·怕蒂拉要么无缘无故地发火，要么跨坐在椅子上显得精疲力尽的样子。他明显地衰老了许多，和女婿也不多说话。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着一种杀气腾腾的目光，固执地将外孙的死归罪于女婿和西医医生。他凶狠地抽打自己的老婆和那两个大女儿，而亲热地抚慰着赛萨尔蒂娜。整个家已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地狱，动不动就互相吵骂，女人们还想着法儿地配合西班牙佬把依波利多当成了替罪羊。

如果赛萨尔蒂娜还能再生个孩子，或许一切会变得好一点。可是，自从生了小保罗，她就不想再怀上孩子，便服用了一种药水。为了让自己保持苗条，减少身体某些部位实际上算不得什么的肥胖，她还服用了一种父亲开的中药。她为了漂亮，承受了一切使腰部和四肢变细的痛苦。

现在要想再生个孩子为时已晚。据内行人说，她服用的药水和减肥药已经使她的肚子干瘪了。再说，她愚蠢地指责丈夫是杀害儿子的凶手，这在他们两人之间设下了巨大的鸿沟。赛萨尔蒂娜公开表示讨厌丈夫，咒骂丈夫，要与丈夫分居。然而她却没有发现，丈夫却因此而感激她，感激她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对她已经没有一点点性生活方面的兴趣。

小保罗的去世深深地折磨着赛萨尔蒂娜。她总是一天到晚地念叨孩子，不允许别人挪动孩子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仿佛她相信只要保持原样，孩子就会回来。她常神秘秘地说，她听到了孩子跑动的声音，听到了孩子翻动衣服和玩具的声音，说孩子就在家里，在她面前。

现在只剩下了维克托利娜。然而她却得不到帕蒂拉一家人的爱抚，更不能在这些伤心的人们心中取代保罗的位置。两个姨妈甚至残忍地说什么世上太不公平，为什么不让维克托利娜这样没有人喜欢的人去死。虽然外公外婆和母亲没有这样过分的表示，但也没有对这种恶毒的话提出抗议。在弟弟最后的几天里，维克托利娜被从学校叫了回来。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如果能让家里人作出选择的话，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让她去作出牺牲。她尽快地躲到了学校，避免她的亲人们将他们那不公正的愤怒发泄到她的头上。

依波利多很想离开这个地狱一样的疯狂的家庭，带着妻子女儿去建立一个新家。然而，他向赛萨尔蒂娜小心翼翼地刚一张口，她就叫喊着去向父亲告状，帕蒂拉马上举着马刀向女婿冲了过来。要不是女人及时阻拦，一定会酿成流血惨案。依波利多终于看清了，拯救自己的办法只有逃走。但是，自己不能残忍地将维克托利娜丢弃不管，不能在女儿需要他，而且肯定是需要他的时候一走了之，尽管女儿看不起他，不肯亲近他。他必须忍耐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的时候。

有一天，托瓦尔博士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与其兼职干活，还不如索性到律师楼来工作。依波利多考虑了一下，第三次去找教父商量。

和以往一样，贡萨罗·博特略张开双臂欢迎他，但也埋怨了一句为何多年没有露面，然后对失去小保罗表示了无限的悲

伤。教父鼓励依波利多接受律师的建议，因为依波利多自己也说他对市政厅单调的工作感到厌烦了。在那儿只是那一套文员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新鲜感。大部分时间只是无聊地盯着地板、或者透过窗玻璃望着安静的前地。

依波利多再也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就这样决定了。面对所有同事们惊讶的目光，他辞去了市政厅的工作。回到家里，他首先面对的是赛萨尔蒂娜的怒火。不过，当他告诉她，除了薪水外，他还可以得到顾客的酬金时，她的怒火很快就平息了，他也就得到了安宁。

依波利多得心应手地为律师楼做着各种不同而有意思的工作，他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了。他那多年来被麻醉了的才智终于得到了复苏。尽管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点的显露，但他确实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可以稍稍大胆地对付帕蒂拉家的监禁。口袋里有了钱，当然就可以继续他的秘密生活。只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再和懿玲，而是和另外的一些“黄房子”里的姑娘来往了。因为懿玲已和他挥泪告别，去小榄和一位财主结了婚。

他对于父母一家的态度非常坚决。那家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小保罗的葬礼，这样的侮辱真是太过分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请他参加前几年弟弟的婚礼。现在不是他们在他们家人的心目中死去了，而是美丽街上的他的那个家在他心目中已经死去了。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28

时间无情地流逝着，一年过去了。如果说人们还没有忘记死去的小保罗，起码也已经习惯了因小保罗的死而带来的痛苦。

巴布罗·帕蒂拉为了排遣他的悲痛，更加埋头于他的中医诊所。他为自己受到中国人的认可而感到满足。他那“打死牛的拳头”远近闻名，有很多倒霉的人求上门来。尽管他粗鲁、残忍，但他确实治疗有方。

帕蒂拉开始大吃大喝，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更是毫无节制地吞食大量的油水很重的饭菜，尽管这对他并不合适。负责做饭的妻子和两个大女儿不敢违抗他的旨意，否则就会受皮肉之苦。饭菜一上桌，他就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狼吞虎咽地消灭盘子里的佳肴。每吃一口，嘴里总要发出啧啧的赞许声。每喝完一杯葡萄酒，便心满意足地打出一个长长的饱嗝。等到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的时候，原来是棕色的脸已变得通红。

依波利多从来就讨厌岳父吃饭时的样子，现在这样的狼吞虎咽更加让他感到恶心。那油乎乎的嘴角上总是挂着菜汤、米粒或面包屑，脑袋总是埋在饭盘上，只有在骂人或说粗话时才

会抬起，胡子总是泡在菜汤或粥碗里。帕蒂拉越来越像一只光知道吃喝的猪，仿佛他这样大吃大喝能帮助他解除痛苦，能让他得到安慰。如果病人们看到他这副吃相，或许就不会相信他的医术。如果他向病人传授他的这种吃法，当然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他了。

朋友们曾经提醒过他，然而，他只是一笑了之。他自夸自己的身体像一块铁板，不受任何疾病传染，连感冒发烧都不会。他拍打着宽厚的胸脯，展示着胳膊和大腿上的健壮的肌肉。他相信经常服用的汤药能够帮助他消化，能够减少脂肪。这样就够了。

一个星期天，天气是那样美好，桌上的菜肴也使帕蒂拉吃得非常高兴、难以忘怀，他甚至遗憾地说，人为什么没有两个胃，简直是太可惜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在饭桌上用侮辱性的语言指责女婿。和以往一样，依波利多只是听着，一句还击的话都没有说。帕蒂拉一边站起身，一边习惯性地打了一个深深的饱嗝。他的脸要比平日红得多。他松了松腰带，美滋滋地摸着肚子，朝厅里的帆布床走去，准备午休。但刚走了几步，他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两腿像棉花一样软，随后，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只听得“咚”的一声，他就像一根锯断了的树干一样倒在了地上，呼噜呼噜地喘着粗气。

“完了！这就是他的结局……”依波利多幸灾乐祸地嘟哝了一句。

全家人都以为他就要这样死去，哭喊声连成一片。人们把他抬进房间，估计他只能活上几个小时。他的悲痛的妻子叫女佣请来最好的中国郎中，当然，最伟大的医生还是巴布罗·帕蒂拉。老郎中很快就赶到了。他在西班牙佬身边观察了很长时间，越来越皱起了眉头，还不时地捋着灰白的胡子，脸上露出

沉重的表情。他用毛笔开了一张长长的药方，讲明了如何服药、如何注意饮食后就走了，没有留下多大希望。或许是药物起了作用，或许有一种什么力量的保护，巴布罗·帕蒂拉居然活了下来。

他被死神踢了一脚，落了个半身不遂。右手和右腿因麻木而不能动弹，嘴也歪了，说起话来舌头也不灵了。这位靠扇耳光、挥拳头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暴君，这位在家里让所有的人低头顺从、在外头让所有的人惧怕三分、而只有在行医时还说得过去的独裁者终于倒下了。

起初，家里人对他的病情还不十分明白。虽然他躺在床上，可还在施展他的权力和威风。大家都以为他经过那位郎中朋友的精心治疗，有朝一日会离开病床、健康如初。尽管他不停地吼叫，还时常用那一只还能动弹的手抽人一个嘴巴，可全家人还是围着他转，百般地侍候他。曾经有过一点好转的迹象，但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有一天早上，当家里人醒来后，发现老头子的情况更坏了。半边的身体已彻底不能动弹，嘴巴更歪了，连右眼也瞎了。郎中当然又来了，但他也已无能为力。但作为朋友，他又召集了另外一些巴布罗熟悉的同行进行了会诊。最后，他们不得不悲伤地给这位名医下了结论：巴布罗·帕蒂拉的病已经不能医治，他只能等待用死亡来结束他的苦难。依波利多原来一直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现在他同情地建议将病人送往圣·拉法艾尔医院，请一位西医大夫治疗。大姨子安巴罗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

“连这些人都无计可施，另外的人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了。那只是浪费金钱。”

从此，这个家的一切都变了。依波利多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应该由他来当家。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两个大姨

子不同意，另外，依波利多也确实对此不感兴趣。被突如其来的横祸弄得晕头转向的岳母也失去了往常的冷静，竟然让家里的大权落到了两个女儿手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两个女儿因祸得福。父亲的骄横，父亲对她们的不公正的欺凌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到了她们作主指挥一切的时候了。

她们开始大显身手。帕蒂拉从暴君变成了阶下囚。他是被砍倒的树干，已经毫不中用。现在到了他遭受痛苦的时候了，以偿还多年来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作为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者，他极其不公正地偏袒小女儿，从心理上和道德上糟蹋两个大女儿。现在他该还清这笔债，接受对自己盲目和自私行为的惩罚。当她们确信他再也不能起来，再也不能挥动鞭子和拳头时，就再也不怕他了。多年来被压抑在心中的仇恨全都爆发了出来。她们对老头子不理不睬，对他的一切都无动于衷。

后来，她们走得更远。一天上午，她们走进老头子的房间，当着他的面翻弄首饰盒、抽屉和箱子。老头子躺在那里，愤怒地看着他们这种放肆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她们找到了装着金币和墨西哥银元的小袋子，还有首饰和股票。钥匙的转动声和她们惊喜贪婪的“啊啊”声混杂在一起。她们以往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老头子买了不少股票，还放了高利贷。把所有的财产加在一起，虽然还够不上百万富翁的水平，但是可以使她们舒舒服服地过上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从天上掉到她们头上的财富。她们不顾母亲和赛萨尔蒂娜的反对，将所有的财产都统归她们管理。再说，母亲似乎也支持她们，让她们好好使用这些财产。

以前一直享受公主待遇的赛萨尔蒂娜，现在只好处在不利的景况。习惯被帕蒂拉称为“我的宝贝”和被他捏脸蛋的漂亮姐，现在可得忍受姐姐们的怒气。姐姐们对她总是满腔怒火，尖

声呵斥，将她当成了和其他女人一样的人。如果她不满意这种现状，她可以搬出去。然而，赛萨尔蒂娜并不想那样做。她习惯生活在那个家里，她也不会做一个家庭主妇应该做的事情。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做这些事。她原来一直梦想着住进美丽街，过着佣人们前呼后拥的生活。但现在只得听任命运的摆布。不过，她为有母亲来平息姐姐们对她的攻击而感到欣慰。再说，姐姐们冲着依波利多的薪水，也不会对她做得太过分。

赛萨尔蒂娜的主要任务是侍候父亲。开始，她希望父亲能恢复健康，所以还算得上是位热情的好护理。可是后来，她知道父亲将永远以床板为伴后，她就不再有耐心了。她从来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从来不做牺牲自己的事。她对给父亲擦洗、换衣服、换尿布、换带尿尿的床单这样的事开始厌恶。她毫不掩饰这种厌恶，公开抱怨房间里的臭气，朝老头子发脾气，甚至用刻薄的话来刺激他，完全忘掉了父亲为她所做的一切。帕蒂拉的眼睛里常常盈着泪花，可是女儿对此已经毫不同情。

在帕蒂拉病倒的整个过程中，依波利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依波利多对这个老头子只有怨恨，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他已经完全冷漠无情，甚至为再也不用去看西班牙佬的粗暴和无故殴打妻子及两个大女儿的作为而感到欣慰。他感到解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把马刀——暴君的象征——折成两截，扔进垃圾堆。依波利多很少去看望老人。他只是站在房门口向里探望，听一听老人那难以听懂的呢呢声，然后连任何同情的表示都没有就走开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对老人缺乏同情心的吝啬行为。但那是因为他曾在这位粗暴的男人手中受够了罪。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过去为什么要对这个下等男人那样的惧怕。

说他现在感到轻松，不等于说他已感到幸福。他越来越恨这个倒霉的家庭，拒绝插手家里的任何事情，对家里的一切都

漠不关心，甚至对失去受宠地位的妻子的怨言也无所触动。如果不是因为女儿，他或许早就离开了那里。他乐于到律师楼，因为在那儿他可以无忧无虑。一旦要回家吃饭或者晚上下班回家，他的脸色就会变得阴沉。他把工作带回家去做，完全是为了填满漫长的夜晚。他睡得很晚，这样可以躺下就睡着，也不用去碰动妻子温热的身体。

当维克托利娜完全结束了圣·罗萨学校的学业时，巴布罗·帕蒂拉最终从那位被他蔑视的外孙女那儿得到了唯一的安慰。灾难发生时，家里人就要她立刻回家，被依波利多阻止了。他坚持让女儿学到最后，再说就差几个月了，而且学费是由他负责支付的，维克托利娜一回来，赛萨尔蒂娜就将繁重的护理任务转交给了她。

尽管维克托利娜曾受到外祖父不明智的冷淡的对待，但还照样对他有着童年时的敬重。老人虽然已不再是偶像，不再是英雄，但她对他仍然有一种同情的爱心。她一直期望得到这位在家里主宰一切、为外人创造奇迹的男人的抚爱。多年来，她一直想引起外祖父对自己的注意，终于发现了一条捷径。她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更早地想到这一点。在前年的大假期中，她向老人问起了膏药和中草药，对这些药的神奇疗效而表示惊叹。看到家里有人流露出想学医的愿望，帕蒂拉高兴万分，马上给她解释。外祖父和外孙女之间有了长谈的理由。尽管她原先不是为了学医，可也就真的学起来了。当然，她从来也没有被允许观看治病，更不用说观看对那些被称为“不体面病”的治疗。

她站在外祖父的病床前，对家里人把病人看作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丢弃不管的行为感到非常憎恶。病人曾是百分之百的家庭支柱，家里人的偶像，现在倒下了，他们就忘恩负义，这不能不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她同父亲之间的距离更大了，因为

他对病人的不幸没有一点点同情。她也不能原谅她那平庸的母亲。因为母亲竟然全然不顾外祖父以往给予的父爱，背叛了老人。

维克托利娜以惊人的奉献精神，精心地体贴地侍候着病人，她和女佣轮流守护在病人身边，一分钟也不离开。她终于能猜出病人想要说的话，能看懂他用那只唯一能动弹的左手划出的歪歪扭扭的字迹。她给他讲学校里的事情，给他读报纸、念小说、游记和其它东西，为的是让瘫痪在床的老人有所消遣。她还像喂三岁小孩那样喂他吃饭，一边用母亲般的话语同他交谈。维克托利娜给外祖父按摩手脚、给他梳头、擦洗和换衣，从不流露出她母亲那种厌恶的表情。姑娘大声地在老人脚边祈祷，小声地哼着摇篮曲，晚上睡觉前从来不会忘记吻别老人。在轮到她值班的晚上，只要病人稍稍有点动静，她便会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维克托利娜对待父亲的态度却与此截然相反。她对他态度生硬、不理不睬，在必须回答父亲的问话时也只用最简单的语言。如果说她还没有不尊敬父亲，那她也根本没有表示出想接近父亲的愿望。在学校的生活没有使她跟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相反，或许更坏。她在那里终于弄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从小就对父亲抱有反感和难以克制的敌视。在同学们的交谈中，她经常听到同学们描述她们的父亲是刚强、坚定和荣耀的男子汉，知道她们对父亲无限地崇拜和尊敬。她们的父亲，有的在打猎上是把好手，有的在同海盗的斗争中功劳显赫，有的在本澳治理上成绩卓著。

只有她的那个不言不语的、意志消沉的父亲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他对于别人的傲慢无礼和侮辱不予反抗，在自己的岳父面前胆战心惊，在岳父殴打岳母和大姨子们时也不进行

干预。维克托利娜看不起自己的父亲，认为他是个没有脊梁骨的怯懦的男人。她几乎天天看到父亲受侮辱的场面。她宁愿要一个像外祖父那样的粗暴的父亲，也不愿要这个软弱无能、没有志气、永远被人指使的父亲。她只感谢父亲为她付了学费。然而，在她心灵深处还是不相信学费是由父亲支付的，她怀疑是外祖父支付了学费而又不愿让她知道。

有一天，学校的一位同学竟然在公开场合问她父亲在家里像女人一样缝袜子和绣花是不是事实，她强烈地抗议说，那全是造谣。然而，这种侮辱确实使维克托利娜抬不起头来。她知道，同学之所以敢向她问起这样羞辱人的事，说明这个城市里的人对她父亲的看法也就是这样的了。她为此感到无地自容。后来她才知道，父亲的外号叫“荷包蛋”。

当维克托利娜从学校回到家里，依波利多欢迎着她。然而，他哪里知道，女儿和他之间的鸿沟比以前更大了。

29

安巴罗和卡尔梅希坦手中掌握了父亲的财产，简直就如鱼得水。她们决定将钱用于一项赚钱的生意。不管是她们姊妹二人，还是她们的母亲，个个都是烹饪能手，而且，她们早就梦想着能用自己的烹调技术来挣点钱。但她们的这一愿望至今没有得以实现，因为巴布罗·帕蒂拉一直不允许她们那样做。那些女人是专门侍候他的，是专门负责料理家务事的。为家里挣钱只是他巴布罗的事，如果她们也去挣钱那他的脸往哪儿搁呢？他绝对不能允许他家的女人们变成独立的女人。那三个女人也不会忘记，有一次她们偷偷地将一些甜食和炸品卖给一位朋友用于聚餐，被帕蒂拉发现，遭到了他一顿拳打脚踢。挨一顿打固然能让她们记住教训，但是，她们的梦想并没有破灭，她们一直在等待时机。

现在，她们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地干了。她们找到了一个理由。如果不动用父亲的积蓄而只靠依波利多的薪水及老人的贷款利息，是不够家庭开销的，现在她们找到了一个挣钱的门路。

她们姊妹二人在母亲的支持下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根本

不理睬地位一落千丈的赛萨尔蒂娜的意见。她们将原来作为诊室的木头房子改建成厨房，购置了炉灶和大锅，又在城里到处发布信息。很快就来了第一批订货，后来，有一家为庆祝生日举行“丰盛茶会”来邀请她们去当厨师。一切都非常成功。她们确实身手不凡，手艺确实超过别人。她们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些由她们制作的儿童蛋糕、椰子蛋糕、家常饼、椰蓉蛋卷、新娘蛋糕、圣诞蛋糕、奶油蛋糕、冷饮维他命、布丁蛋糕，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点心、糕点，可是称得上是澳门甜点食品中的精品。

帕蒂拉家人制作的炸烤类食品也同样赫赫有名。烤火鸡、烤鸡、烤乳猪、辛辣鸡等都是外脆里嫩，叉烧包、奶蓉包等馅儿名目繁多。

在这块充满着各种各样婚宴、洗礼庆典、第一顿圣餐、聚会、家宴、茶会和各俱乐部的舞会的土地上，哪儿也少不了帕蒂拉家女人们制作的食物。生意源源不断地朝她们拥来，她们发达了。赛萨尔蒂娜通过婚姻没有达到的目的，她的母亲和姐姐们却通过大户人家的厨房达到了。一旦有人召唤，她们便像厨房里的指挥官一样，出入于那些至今对于她们来说还是禁区的地方。她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技术，显示自己无可置疑的聪明才智。

多年来一直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帕蒂拉家的女人们，现在要报复了。她们互相配合，在各种宴会上大显身手。赛萨尔蒂娜现在也和她们一起干活，但她只是给姐姐们当当下手，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服从的地位。她们心里明白，曾几何时，她们被人们厌恶，但现在却享受着人们的客套和奉承。对于她们来说，现在与维达尔家人面对面时再也不会感到尴尬。赛萨尔蒂娜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尽管她与母亲及姐姐们是靠烹饪技术进

入上流社会的，但她们毕竟能在社会沙龙里与维达尔家人并起并坐了，能和维达尔家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她们在这个特权的圈子里探听维达尔家生活中的隐私，狡诈狠毒地散布有关他们家的是是非非，或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辞，想尽一切办法来玷污他们家的声誉和荣耀，以报复他们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她们狂妄而固执的蔑视。

她们攻击的矛头还不仅仅是维达尔家。她们把怨恨扩展到所有不请她们去干活或继续把她们拒之门外的人家，其中就有弗隆达利亚家，特别是那位连名片都不给她们一张的贝姐·弗隆达利亚。

对于她们来说，每收到一份请柬就是取得一个胜利，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在“基督城”的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每当从某个聚会回来，她们四个人都要围着餐桌尽情地发表一通议论，说一说所受到的尊敬或怠慢，评一评周围的一切，摆一摆每一个的不是，当然也少不了要对依波利多讽刺挖苦一番。现在，在她们的“小圈子”里对他的姓氏的指责也用不着再拐弯抹角。依波利多对她们这种没完没了的无聊的议论感到恶心。这一切是那樣的低级、庸俗，和他的情感是那樣的格格不入，他对此不可能接受，更不可能参与。于是，他只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关心也不理睬帕蒂拉们所做的一切。然而，她们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的承认，便更加有恃无恐，对依波利多更不放过。赛萨尔蒂娜对他越来越凶，两个大姨子和岳母也不再隐瞒她们对他的厌恶和蔑视。尽管他按月上交的薪水可以堵一堵她们的嘴，但她们还是公开地表示轻视。她们故意将他说成是一张只会吃饭的嘴，一张可以省掉的、多余的嘴，用这样的话来侮辱他。他平日衣冠不整，因为没有任何人关心他穿什么衣服。他也吃得不好，因为女人们将饭菜做成最差的旅馆里的饭菜一样。她们

将精细的材料都用在了生意上，将心思也都用在了生意上。赛萨尔蒂娜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婚姻可言。他们已经分床而卧，互不搭理。

依波利多摆脱了岳父的专横控制，逆反心理越来越重。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憎恨这个家，讨厌那些满屋子散发的、代替了过去的药品和中药味的油脂、面食和甜点的气味。他甚至觉得衣服上、皮肤上都已经沾上了这些永远去不掉的气味。他留在这个继续忍受这一切的唯一原因，是维克托利娜。

不管怎样，他爱她。他可怜她的生理缺陷，可怜她的斜视。每当他想到女儿有可能会步姨娘们的后尘，便会不寒而栗。他愿意留在女儿身边，保护她去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非礼和人世间的刻毒。尽管女儿让他接近的试图多次失败，尽管她把自己关在小天地里，但他相信，终有一天她会看清他对她的爱。他继续留在这个家里挣扎，也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30

维克托利娜在 18 岁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舞会。这样的荣誉使她一时又惊又喜。她一生中第一次参加舞会，而且是在圣·安东尼奥区一位大商人的银婚庆典上。帕蒂拉家的女人们当然是负责茶会，茶会后再举行舞会。据说，一支乐队正在为这场舞会进行排练。

维克托利娜有点坐立不安。她自从离开学校后，就不再和同学们有任何来往，只是一心扑在对外祖父的护理上。当然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母亲、外祖母和姨妈们参加的那些聚会。她和家庭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维克托利娜兴高采烈地将要去参加舞会的消息告诉了外祖父，老人微微动了动那半边嘴，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荡漾在她心中。她将第一次去跳舞。在学校的时候，她曾随着音乐让女伴们带着跳过。女伴们都说她步子轻盈，尽管她只是个初学者，可她认为这已经是足够了。

直到现在，她还没有结识一个小伙子。他们一个个都离她远远的，对她没有表示出一点点的兴趣。而她自己也很少去寻

找这种谈情说爱的机会，因为她明白自己的生理缺陷。为了掩盖一下斜视，最近才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事实上，直到完全从学校出来，她还从来没有感到需要家庭以外的什么情爱。她虽然对小伙子们有新奇感，但却没有女友们的那种兴趣和热情，不像女友们那样一会儿说这位是、一会儿又说那位是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她相信，命运会在一定的时候帮助她的。她从来没有在意自己的枯瘦，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别人会在意她的生理缺陷。

她首先碰到的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去舞会所要穿的裙子。那条裙子完全和她想象中的相反，绝对不是她喜欢的款式。她大胆地表示，裙子的颜色和款式对她不合适。另外4个女人就像4只发怒的雌猫，一齐冲着她狂叫，说什么女孩子不要穿得花枝招展地在人面前卖弄风情，应该表现出端庄文雅、懂得廉耻，证明自己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裙子做好了。那是一件呆板得像英国女传教士穿的服装，和维克托利娜的年龄太不相称，起码让她显老了十岁。她们还将她那一头黑亮的头发梳成了令人觉得可笑的发式。赛萨尔蒂娜完全忘掉了自己在女儿这个年龄时是一位漂亮文雅的姑娘，只是现在变成了清教徒。她认为对她合适的东西，也肯定对女儿合适。维克托利娜穿上那条裙子，再加上掉到鼻梁上的眼镜，没有经过化妆的充满倦意的脸蛋，她还能有哪一点可爱之处？

她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句宁愿不去的话，另外四张嘴便一齐朝她愤怒地嚷了起来。她们说巴雷托先生并不是一般的主人，他特意邀请了维克托利娜和她的父亲，他们就必须要去。赛萨尔蒂娜还神经质地举起扫把来威胁女儿。维克托利娜尽管屈服于大人們的意志，可也没有对与她同样命运的父亲表示一点同情。全家人乘着六顶轿子去了，而且是最早到达圣·安东尼奥区的那家大院的客人之一。

依波利多目睹了女儿在家里受逼迫的情景，他自己也感到很自卑。因为他的外衣不仅布料质地差、手工粗糙，而且还小得仿佛就要裂开似的。硬邦邦的领子和紧绷的前襟，使他难以动弹，裤腿太短，使得袜子都露在外面。出门之前，他对着镜子照了一遍，感到自己的样子是那样可笑。

穿着一般的帕蒂拉家女人们和大家打过招呼以后，便分头进了餐厅和厨房。维克托利娜由女主人领着来到大厅的一角，依波利多走到了一群绅士们中间。父亲和女儿分开以后立即感受到孤单的折磨。已经失去了很多朋友的依波利多现在感到没有多少话可说，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无足轻重的人物应该和谁去交谈。在陆陆续续进来的客人们中间，他看到了弟弟和弟媳，后面还跟着姐姐们，一个个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显示了他们的地位和富有。他和姐弟们之间经济上的悬殊已一目了然。此时此地，他的脑海中又想起了一个经常想起的问题，那就是，他的这种卑微的处境到底要忍受到何时？

维克托利娜的处境和父亲非常相似。她碰到了不少同学。她们像所有有教养的孩子们在久别重逢时那样兴高采烈地来和她打招呼，可是刚刚说上几句话，她们谈话的兴趣就明显减少，随后就一个接一个地用这个或那个借口离她而去。她们并不是故意要伤害她，而是她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更加热闹的地方。她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迫切地希望能有一个人陪着她，让她免去尴尬。然而，人们除了和她急急忙忙地打个招呼、匆匆说句话以外，似乎都不愿意在她那儿耽误工夫。而她的周围，幸福的人们谈笑风生，仿佛这样的聚会对他们那些人来说是家常便饭。

当大客厅和小客厅都挤满客人的时候，送上了香槟酒。教区长手举酒杯，开始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赞扬主人夫妇为夫

妻生活的楷模，他祝愿人们婚姻幸福、家庭美满，他还说要博爱、要克己，要宽恕别人的过错，这样才能维持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依波利多真想发笑。教区长的这篇讲话完全是一篇人人都能背诵的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起码对于他依波利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被自己的父母和姐弟们抛弃，又被他重新组合的这个家庭鄙视，哪儿有什么人人都应享受到的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美满可言？所以，教区长的这番话对他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人们对教区长的讲话报以热烈的鼓掌，又对主人夫妇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以后，茶会开始了。由于客人太多、餐厅里容纳不下，所以其它客厅和走廊里都挤满了客人，但他们都一样受到了周到的招待。众多的佣人端着装满食品、包子、蛋糕、甜点、冷饮以及白酒的盘子，穿梭于客人们中间。人们高兴地吃着，痛快地喝着，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主人夫妇热情地招呼着他们的客人们。一切是那么的周到和顺利，茶会办得非常成功。帕蒂拉家的女人们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她们在人们的赞扬声中喜形于色，却也没有忘了假惺惺地谦虚了一番。

吃饱喝足以后，绅士们都到里面的小客厅去玩十五点，有的去打球。女士们有的玩一种古老的纸牌，还有一些人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和椅子上，开始了无边无际的闲聊。年轻人则开始跳舞，当然，不愿打球玩牌的绅士女士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

乐队安排在大厅的一角，一阵调音以后，小提琴奏起了慢步华尔兹舞曲。在主人夫妇的带领下，大厅里的一对对舞伴，在裙子的哗哗声和彩灯的光影中旋转了起来。

随着舞会的开始，维克托利娜也开始忍受漫长而痛苦的折磨。她自从坐到这张椅子上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小伙子们

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却没有一个人朝她瞧上一眼。她的舞会卡放在口袋里一直也没有派上用场。一次，当一个和蔼的小伙子朝她这个方向走来时，她的心头不觉一阵紧张。但当她发现自己这种窘态时，脸上马上就堆出了微笑。然而，小伙子找的是坐在她后面的姑娘。那只是几秒钟之内的心理活动，她马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将脸藏到了手帕后面。尽管她感到很难为情，但是没有被人发现。

时间在流逝，人们又跳了波希米亚舞、波兰舞、水兵舞和快步舞。可是，维克托利娜却一直坐在那张椅子上。她被人们遗忘了，被人们拒绝了。

过了一会儿，男主人来到她面前，邀请她跳一曲华尔兹。维克托利娜慌忙说她对这种舞步不熟悉，可绅士热情地坚持着，她不得不接受邀请。巴雷多先生已上了年纪，大腹便便，腰圆体胖，和维克托利娜瘦骨嶙峋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一位18岁的姑娘把长者的这种邀请只当作是高贵的主人的一种热情的礼节时，她对此也就兴致索然了。

他们刚转了一圈，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她无法跟上舞伴快速旋转的步子，只觉得他的那双脚就像鸟儿的翅膀一样灵活，而自己尽管如此干瘦，却重如铅块，既不能轻松自如地迈步，又不能跟上他的脚步。于是，巴雷多先生不再坚持，将她送到了原来的位子上。尽管他一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可是在音乐结束时，还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们这一对舞伴实在是很可笑，男舞伴又矮又胖，在雪亮的汽油灯下，光秃秃的脑门上冒着汗；女舞伴则又高又瘦，高得超出男舞伴的额头，瘦得像一根硬邦邦的藤条，眼镜还落在鼻梁上。维克托利娜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她看到了父亲着急的样子。虽然他的嘴边露出了向她表示鼓励的微笑，但她却为此而更加怨恨他。

她被领回自己的座位，谢过了主人。此刻，她既感到轻松又感到难受。那儿有那么多和蔼可亲、热情可爱的小伙子，但都不是她的舞伴。她不具备那种主动去邀请他们跳舞的姑娘的条件。她如果大胆地走过去，必将会适得其反，引起全场的哄笑。即使她辩白说只是因为自己年轻，只是为了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而没有其它任何目的，这也不行。她必须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等待着，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在等待着什么，等待谁。她的舞会记录卡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口袋里。真是可笑，她们非让她带来干什么呢？

端着大托盘的佣人来回送着冷饮。她感到非常口渴，也感到很闷热，必须做点什么来解解闷。她要了一杯清凉橙汁，大口地喝了起来，杯子一下就空了。她拿着空杯子在手指中间转动。时针在不停地旋转，再也没有人来接近她。

在她的周围，姑娘们高兴地笑着、交谈着，或者欢快地跳着舞，谁也没有留意她的困境。人们越来越兴奋，厅里也越来越热闹。对于其他人来说，聚会是相当成功的。只有她，维克托利娜，仿佛被铅铸在椅子上一样，被人们冷落，被人们抛弃。

她忽然发现在大厅的另一角，女主人埃乌拉利亚太太正和儿子埃杜阿多说着什么，还轻轻地朝她这边指了指。年轻人摇了摇头，一副不情愿的、犹豫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很不耐烦地扭动着身子，绕过舞厅，朝这边走来。

维克托利娜早就看懂了母子对话的意思，也看出了母亲对儿子的强求。主人有义务使每一位宾客都不感到冷清。小伙子走到她面前，脸上堆着虚伪的、不能算是微笑的微笑。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侮辱。维克托利娜希望她的舞伴真正喜欢和她共舞，而不是来完成某项任务。可是她又如何能对主人的儿子说

个不字呢？

她站起身，但是比任何时候都没有信心。音乐响起来了，那是一首波希米亚狂欢舞曲。她解释说不太会跳这种舞步，埃杜阿多和蔼地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不相信她不会。这些都是社交场上的客套。然而，她的舞步确实很乱，她的脚常常和他的脚碰在一起。当小伙子推她往后退的时候，她却错误地朝前迈步。眼镜老是往下滑动，完全露出了那只斜眼。她感觉到了小伙子的手指动作中明显地带着厌烦。两人互相道歉。道歉也就成了他们之间交谈的唯一内容。小伙子没有帮助她，更没有大方地指正她该如何迈步。她的心里越来越紧张，身子也就越来越像木头一样僵硬。当然，她也并不期望从一个把与她跳舞当作完成一项任务的人那儿得到一点关心和爱护。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它地方，他和其他姑娘们说笑着，要她们在下一轮舞曲的舞会记录卡上写上他的名字。

姑娘们嘻嘻哈哈地同他说笑着。维克托利娜却连看他一眼都不敢。她不愿意看到他脸上那种对被迫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所流露出的厌烦的表情。

比一般舞曲长出好几分钟的波希米亚舞曲终于奏完了。主人的儿子赶紧把她送回座位上，微微地躬身表示感谢后便立即走开了，仿佛害怕她会找出理由将他留下。维克托利娜明白，他再也不会来了，或许他还会去他的朋友们中间说她不会跳舞、不会聊天，说和她在一起简直是受罪。不过，她也相信这个年轻人还不至于过分地用恶言恶语伤害她。

此时此刻，她多么想回家啊！在家里她至少不会受到别人嘲笑，也分不出与别人的区别。和外祖父在一起，她就像一位公主，没有任何对手，也用不着将自己与别人相比。她越想越难过，便跟着一位夫人进了卫生间。她害怕再回到大厅，就在

卫生间里多呆了一会儿。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容貌实在是太让她沮丧了，比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还要可笑，那只斜视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斜。她简直是彻底地失败了。从卫生间到大厅里她的座位之间的那段路程是那样的艰难。她的舞会记录卡上还是空空如也。舞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继续，而她在迫不及待地等着外祖母、母亲或姨妈们通知她回家的手势。可她们正沉浸在成功的兴奋之中，是不会那么早退场的。

她发现父亲正在大厅门口，焦急地朝她这边张望。他在那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向她投来关心的目光。可是，她却把这种关心看成是对她的侮辱。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她已经受够了侮辱。每当她看到父亲这种关心的目光时，她就感到更加愤怒。难道他就不能盯着别人的脸？难道他就不能将这种关心变得稍稍含蓄一点？在这种豪华的场合，在这种由富翁或者打扮成富翁的人们举行的聚会上，父亲穿着那件做工粗糙的外衣，显得那样的呆板可笑，与在场的连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傲慢的维达尔家的其他人是那样的不相称。

她心里这样想着，眼睛望着另一个角落。忽然，她感觉到父亲来到了她面前。他来干什么？一曲华尔兹舞曲刚刚开始，父亲笑眯眯地请她跳舞。

不，她不要他的同情，更不愿意再一次成为让人发笑嘲弄的舞伴。已经够了。她为他这样的男子汉感到羞愧，他从来就不懂得做一个她想象中的男人。于是，整个晚上积压起来的沮丧情绪一下子爆炸开来，变成了一股遏止不住的怒火。她毫不客气地干脆利落地回答：

“我不跳！”

好不容易下了决心才绕过舞厅走过来的依波利多呆呆地后退了一步，但还是轻声坚持着想拉住她的手。女儿躲了一下，大

声说：

“我已经说了我不跳，你干吗还缠着我？”

她的声音激动而严厉，引起了旁边几个人的注意。依波利多先是一愣，脸上的微笑立即变成了苦涩的表情，然后他转过身，像一条被人踢了一脚的狗一样夹着尾巴离开了那儿。

一直到帕蒂拉女人们示意回家的一个多小时里，维克托利娜没有再见到父亲。回家的时候，父亲和女儿也没有互相搭理。维克托利娜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整整一个晚上她所忍受的一切苦恼使她茫然自失。她将自己的怨气全部发泄到父亲身上，把他当成了出气筒。她已经看惯了人们对父亲的鄙视。自从她记事开始，就看到他忍受着一切的冷遇、侮辱和谩骂，而未见过他反抗一回。女儿的那点粗暴无礼，只不过是她天天在家看到的粗蛮行为的一点点反映。所以，她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请求父亲原谅。

依波利多在这些女人们眼里已经是那样的无足轻重，所以她们谁也没有发现他今天的脸色不同一般的苍白，谁也没有觉察到他今天的目光呆呆的发直。回到家，她们又像往常一样围坐在桌边大发议论、大谈感想、说东道西，他则直接上了楼，在那儿等着维克托利娜来收回她那些粗鲁的话语。

然而，维克托利娜却不可能想到要做这样的事。她只想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愿听到她们对茶会的赞扬。母亲也没有问她一句玩得怎样之类的话。

上了楼，她看了一下已经睡着了的的外祖父，嘱咐了女佣几句，便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回到了自己的天地。镜子又一次将她吸引了过去。她讨厌这种发式，化过妆的脸上油乎乎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讨厌。难道自己真的是那么丑陋，真的那么难以让人接受，真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她长着一只有毛病的眼晴。斜眼……斗眼……小眼，本地那些多舌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她的肩膀下垂，胸部扁平，双手干瘦，手腕和胳膊只要一露出来，就能让人想起那干枯的柴火棍子。她真想大哭一场。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久久地压抑着她的胸膛。她狠狠地将头发甩开，那黑如油、柔如丝的头发便顺肩飘下。为什么不允许她把这样漂亮的头发展示出来呢？

她盯着身上那条让她变得又老又丑的连衣裙。难道还会再一次穿上它吗？难道还会再一次让它把自己变成令人可笑又令人讨厌的样子吗？她歇斯底里地将裙子从身上扯了下来，然后又一鼓足气，将裙子撕成碎片。明天将会遭到的训斥和咒骂对她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永远不会再穿它了，这是最主要的。她躺到床上。房间里黑乎乎的，邻居家的狗叫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她再也无法控制，便用枕头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一直哭了很长时间。

31

依波利多只是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下，大半夜时间他都在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早晨，他像平日上班那样收拾好，郁闷地吃了早点，便离开了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疲顿的样子，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异常的苍白，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第一个来到办公室，立刻拿定了主意。他给老板写了一张条子，说明他上午因为一点个人的事情不能来上班，请求谅解。他来到街上，叫了一顶轿子，前往黑沙环教父的住所。从这里到黑沙环有很长一段距离，足可以让他将要对自己这位唯一真正的朋友说的事情想得更有条理。

贡萨罗·博特略还穿着睡衣，他像以往一样惊喜地将依波利多迎了进去，但马上说道：

“这么早就来找我，似乎不会有什么好事。你每次到这儿来，总会给我带来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我能不能解决。”

“你是唯一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的人。”

他们伴着和煦的阳光和习习微风一起走进餐厅。教父说他还没有吃早点，要依波利多陪他一起吃，还说为了承受各种悲

剧带来的痛苦，也为了考虑问题更周全一点，总是要首先吃饱肚子。煎鸡蛋和熏肉片发出了诱人的香味，那用粗瓷杯盛着的咖啡，是正宗的咖啡，而不是像他家里的那种咖啡水。依波利多承认，教父的要求是绝对正确的。食欲的恢复减轻了他内心的痛苦，不过他没有隐瞒自己倾吐心里话的愿望。

唯一让他不能和帕蒂拉家分开的原因，就是他的两个孩子。现在，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那是因为无法挽回的死亡。也许维达尔家命中注定没有人传宗接代，到现在为止，弟弟家也只有一个女孩子。现在，他只有女儿维克托利娜。他之所以还留在帕蒂拉家，就是因为他觉得总有一天女儿会需要他。然而，就在昨天晚上，他完全看清了女儿对他的厌恶。虽然这么多年来，他尽一切努力争取她，但他终于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很明显，她就是看不起我。”

他的叙述中流露出这么多的自悲感，引起了教父深深的同情。教父想安慰他，但又觉得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所蒙受的是多么大的委屈和耻辱。

“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有错。但现在再说过去的错已经没有用了。如今的现实就是如此。我失去了女儿的爱，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只是蔑视。现在已经没有让我留在那个家里的理由了。我不能再忍受了，事情总要有个了结。”

“你想做什么？”

“我想走，远远地离开那个家。如果我要继续生活，就只能用这个办法。是时候了，我要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的幸福考虑。我也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是的，我知道。但是，一个男人不可能因为是个好人而要

永远被人侮辱。我已经受够了他们的蔑视，我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我在那个家里得不到，只能到另一种环境中去求取。我要体体面面地生活。”

他站起身，走到窗台前。几只小麻雀正在花园的沙土上叽叽喳喳地觅食。他已经不是教父眼中原来的那个驯服和怯懦的男人了。尽管他现在一脸倦容，但言谈举止中却有了另一种气质。他沉默了一阵，又转向老人：

“我想去上海。我永远也忘不了人们对那座大城市的描述。那是一块给任何愿意工作的人都带来机会的土地。那儿谁也不认识我。但我不能身无分文地到那儿去，我是来向你借钱的。”

“你要想周到一点……不会后悔？”

“不。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只是离开那个家是不够的，我必须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不再让帕蒂拉的邪恶伤害到我。教父，你能帮助我吗？如果你有困难，只管直说。我可以通过托瓦尔博士想其它办法。只是我对他还不那么信得过。”

“我没有说我不帮你。只是等到她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会把愤怒发泄到我的头上。你的女儿也会对你的这种做法产生怨恨。当然，这是你的事。”

“她已经不可能比现在更恨我了。等到有一天，在她愿意听的时候，有劳教父替我向她解释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被帕蒂拉女人们感染了的。”

他们商量了一下所需要的款项，最后得出一个数额。当依波利多想立一张借据时，贡萨罗·博特略生气地说：

“立什么借据？你这是侮辱我。我相信你，也不愿再看见你生活得如此没有生气。重新开始永远不晚，你需要这样的机会。过去的生活对于你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简直是浪费生命。是到了为你自己考虑、而不是为踹你的人考虑的时候了。我把

你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早就对你的不幸感到痛心。”

“我一定如数还清，请你相信我。我对你十分感激。”

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这样达成了协议。两人都十分激动，博特略差一点向依波利多讲出自己早已将他当作继承人、并为此在公证署立下了有关遗嘱的事实。他曾经担心这钱会落到赛萨尔蒂娜手中，看来，这种担心现在已没有必要了。不过老人还是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让年轻人头脑里有个“债”字，让他新的环境中勤奋工作，这样才好。

“什么时候动身？”

“只要一拿到这个月的薪水，交给赛萨尔蒂娜后就走。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忧虑。不过，她们不会有多困难。岳父留下了不少钱，卖甜食和点心也能赚钱。如果说我们在饭桌上吃不饱，那不是因为没有钱，那是因为帕蒂娜女人们的吝啬。这样的话，我还要等十二天才能走。”

他们又商量了起程的细节。贡萨罗·博特略不仅是借给依波利多旅费和在上海头几个月的生活费，还答应写信给上海的一些朋友，让他们为干儿子的生活提供帮助。他还要给添置一些新衣服，说不能穿着破旧的服装去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开始给人一个良好印象，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老人兴奋地讲述着这一切。他厌恶帕蒂拉那家人，是他们毁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应该在年轻时代就展翅高飞的男子汉。他早就原谅了依波利多这么多年不来看他、不亲近他。他无法要求一个完全被幻想的破灭而残酷折磨的青年，去循规蹈矩地行使自己的社交和友谊的义务。

随着一声长叹，依波利多脸上的倦意消失了，重新又出现了笑容。他回想起在这别墅里曾经度过的幸福时光，便问起了秀梅。她已经离开这里了，现在是另一个、或另一些秀梅取代

了她的位置。教父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身体也非常健康。随后，他又想起了懿玲。他在那些黄屋子里一直没有碰到一个能替代懿玲的人。

“我曾经在这儿度过的那样的日子要是再能过上几天就好了。我羡慕你，教父。这么宁静……日复一日，没有喊叫，没有咒骂。这也是我不常来这儿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的到来，总是使这儿不得安宁。”

博特略没有答话。他回想起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有一只夜莺，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来到他的院子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叫声清脆而动听。有一天，佣人们将它逮住，装进笼子里，挂在了阳台的竹竿上。夜莺从此再也不鸣叫了，整天在竹笼里跳来跳去，仿佛热切地盼望回到外面绿色的草地和广阔的天空。它怎么也适应不了笼中的囚禁生活，成日里张着尖嘴似乎在不停地抗议。老人非常同情小鸟的这种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将笼子的小门打开，把小鸟放走了。他看着它像箭一样冲出笼子，迅速消失在树林里。不知什么原因，过了一阵夜莺又飞了回来，显得比过去更加亲切，叫得更加委婉动听。它为这院子里的景色增添了一份优美，为这院子里的人们带来了一份欢乐。这是因为它获得了自由。那只夜莺和依波利多是多么相似，命运是多么相同。

以后几天的时间，对于依波利多来说，是那样的悠悠漫漫。他几乎是脱离现实生活而度过那几天的。为了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一切都按照原来的节奏。他不准备从家里带走什么，除非个别生活必需而又便于携带的东西。当他启程的时候，他将穿上新的衣服，带着新的灵魂。

他没有向律师透露任何消息，也为自己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而感到难过。他知道托瓦尔博士会用一切理由来劝阻他。而

且，博士在婚姻观念上非常严肃。依波利多担心一旦他知道了自己的计划，一定会疯狂地加以阻拦，直至计划失败。还是等到既成事实、人已在远方时再给他写封信，将一切都解释清楚。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辞而别，依波利多拼命地工作，不留下任何事情，以至老板对他的这种兢兢业业和勤勤恳恳大为吃惊。

当他接过薪水时，双手不由得颤动起来。那是一个星期天，他准备在这个晚上启程。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眼睛里含着泪水，托瓦尔博士对他这么好，他这样不辞而别实在是太不合情理。或许有一种离开岗位的更体面的方法，但他想不出来。他从来没有作出过如此重要的决定，不想在这关键时刻出什么差错。

“有什么事吗？你的眼睛很红。”

“我想……我是感冒了。”

“注意身体。星期一见。”

这就是他从急着去地狱口海滩钓鱼的律师口中听到的最后几句话。依波利多关上抽屉，把钥匙放在写字台上面。星期一办公室重新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了。而星期一是另一个月的头一天。

他将薪水交给了赛萨尔蒂娜。女人冷冰冰地分出一点银元留给他作抽烟钱，把其余的都装进了柜子里，重复着多年来已成习惯的这套手续。如果女人稍稍留心一下丈夫，就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脸色异常的苍白。然而，和以往一样，他对她们来说如此微不足道，无论是赛萨尔蒂娜还是两个姐姐，谁也没有在意他，都只埋头于当天下午某家要举行的洗礼茶会的准备中。

按照计划，依波利多也要陪同夫人、岳母和姨子们前往。但他决定不去了，想利用下午的时间和女儿进行一次长谈。在极其简单的午餐桌上，除了维克托利娜默不作声外，其他女人们

热烈地谈论着下午的茶会。依波利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我不参加茶会了。”

叽哩呱啦的说话声一下子停止了，桌面上一片沉默。他的决定让所有的女人们都感到吃惊，以至于谁都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这个男人第一次这样坚决地违抗她们已经作出的犹如命令般的决定。

“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去是因为我不喜欢库尼亚家的人。我在那儿又没事干，保利诺·库尼亚从来就不会对我说句好话。我不能忍受。”

“谁不这样对你……不这么说你。干吗现在这种态度？”安巴罗责问道。

他终于压抑不住自己，这么多年来被压抑在心中的怨恨终于要发泄出来。但他必须控制自己。他只是向姨子投去厌恶的目光，说：

“总要有第一次。我已经决定了，不去。我不想呆在那儿，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受够了。库尼亚家付给你们钱，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我绝不踏进那个家的门。”

“你已经是离开了水的鱼，到哪儿都一样。”另一个姨子也高喊道。

“这我早就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女人们就像一个个魔鬼一起冲他叫喊着。依波利多异乎寻常的反抗使她们愤怒到了极点。她们还不习惯他的反抗。对他这种态度，必须要进行惩罚，她们不能让他这样敢于反抗，不能让他这样自作主张。她们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一句接一句的咒骂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嘴里不断吐出帕蒂拉家特有的污言恶语。

依波利多突然明白了，所有女人加在一起也吓不住他。原

来，只要你敢去反抗，这一切就那么容易对付。可是对于这些人的无理取闹，他竟然忍受了这么多年。所有这些女人，最多也只是歇斯底里地叫喊，谁也不敢真的动手碰他一下。他真想朝那几张早该挨揍的无耻的脸上扇几个耳光。或许他可以替代巴布罗、帕蒂拉，用棍子控制这群泼妇。然而，他已对此不感兴趣，他要彻底地离开这儿。倘若他伸出拳头，那就会带来危险，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女人们或许会跑上大街，大呼“救命”。既然从来都不愿和她们纠缠，这个时候就更不能那样做了。如果在这时发生什么意外，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如果你不愿和我们一起去，就别和我们一块吃饭，别坐在这张桌子上。”岳母生气地说。

他正想这样做，也真想立即站起来。但他稍稍等了一会儿，仿佛真的是被赶出来的样子。他全身发抖、脸色铁青，拼命压住心中的怒火，以保持自己的冷静。然而，这一种抑制反而使他受到了损害。他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只落水狗的形象。他忘了女儿正在旁边观察着一切。

维克托利娜开始为父亲的挑战而感到吃惊。她从来没有从父亲身上看到过一点反抗的表示。姑娘的心怦怦直跳，深色的眼镜后面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难道这一次他会反抗，不再容忍这些非礼的侮辱？可是，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父亲在雨点般的辱骂声中不再反抗。一个男人怎么能忍受这类荒唐的事情而不予还击！这就是她的父亲，没有一点自尊心的男人。啊，要是外祖父！她们一个个会尝到他拳头的厉害，脸上会留下一个个鼓包。而父亲竟然顺从地被她们驱逐出饭桌。她感到羞愧，感到伤心，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不是为了那个男人，而是为自己，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没有骨气的父亲，为自己的不幸而痛哭一场。

依波利多没有上楼到房间去，而是朝大门口走去。他仿佛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又做出一个反常的举动。赛萨尔蒂娜大声问道：

“你要去哪儿？”

“去大街上呗。还有哪儿可去？”

“你可以去，但别再回来。”小姨子蔑视地说道。

她说这句话纯属为了侮辱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妹夫真的要离家出走。依波利多停住脚步，死死地盯着妻子说道：

“她们对你丈夫说的这些话，你是同意的，你是支持的。我们共同生活了十九年，你从来就是这种态度。”

他站在大街上，迎着耀眼的阳光，捏紧着拳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身后传来最后的那几句辱骂。最终，她们其中的一个，仗着其他人的支持，说出了“别再回来”这样一句话。这一句话，将在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的时候，永远成为有力的证据。

他毫无目的地走了几分钟。尽管刚才发生了这一幕，但现在他感到肚子饿极了。帕蒂拉女人们的饭桌，从来没有让他满足过，从来都是限量的那一点饭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想吃点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哪些是他爱吃的菜点。尽管他还不至于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但是，哪怕是家常便饭也应该让人吃得稍微好一点。她们从来也不曾这样想过，做的永远是那几种固定不变的饭菜，填进肚子就算完事。厨房里却永远飘溢出营养丰富的食品香味。不过，那些只是为别人准备的，是用来赚钱的。

他口袋里装有这个月抽烟的钱。他想全部化光，因为一旦船离岸，这些钱就只有重量没有价值了。他想起了水坑尾的那家葡国餐厅，那儿的牛排让他想起来就直流口水。他加快了脚

步朝那儿走去。他渐渐地冷静了许多，也轻松了不少。几个小时以后，一切就都与他毫无关系了。

当他坐到里面铺着白单子的旧桌子前，午休时间也开始了。一位留着辫子的伙计热情地走过来。依波利多已经很久不跟这些算不上高级的饭馆打交道了。他看了下菜单，要了个汤，一条浇汁石斑鱼，还有著名的牛排。这是他第一次品尝这家餐馆的牛排。作为改变生活的开始，这个头开得不错。他舒舒服服地用着午餐，慢慢地咀嚼着烹调考究的饭菜。心中的烦闷也消失了。

走出餐馆时，他已经变成另一个男人。离他获得解放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在这中午休息的时候，只有少数的几乘轿子穿过水坑尾大街。他漫不经心地走进了嘉思栏公园的大门，坐到了小孩子们玩耍的圆台旁边的椅子上。海风轻轻吹过，给人们带来了睡意，但他却没有困倦。在行将告别这块地方的时刻，他更觉得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在他最幸福的童年时代，他经常和父母来到这儿。在女佣的照料下，他在那儿玩耍，在花坛中间来回奔跑，追捕着蜻蜓和蝴蝶。二百多米以外，就是他家所在的街道，但他现在没有心思去探望。他要远走高飞，有没有得到傲慢的父母们的原谅已经无关紧要。连接他们之间的桥梁已经永远断裂，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他一点也不想知道到底是谁赢谁输。

他久久地远眺着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的海湾，来往穿梭的帆船和舢舨划破平静的海面。他将带走对这从早到晚永远美丽的南湾景色的怀念。肯定，人们不能只靠景致生活。

当他估计那些女人已经去了洗礼庆典时，便站起身，往回走去。他想再看一下女儿，最后交谈一次，或许向她解释一下自己为何坚决要走这一步。他也不知道到底要对她说些什么，只

知道如果这次见不到她，他将永远不得安宁。

屋子里一片寂静。依波利多第一次像一个陌生人似地审视着陈旧的家具和已经脏得需要重新粉刷的墙壁，闻着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油味。他对自己如此快地忘掉了这里的一切而感到惊奇。他慢慢地上了楼，轻轻地敲了敲女儿房间的门。他开门一看，女儿果然不在。挂在墙上的镜子里照出了他的身影。蓬乱的头发，破旧的外套，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他耸了耸肩膀。忽然他发现维克托利娜那张穿着校服的照片，忍不住将相片从相框里取了出来，装进了上衣口袋。

他想起了瘫痪在床上毫不中用的岳父。维克托利娜可能在那儿陪伴着他。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他敲了敲门，听到里面发出低低的声音；便走了进去。的确，女儿坐在老人床头，正朗读着一本什么书。巴布罗·帕蒂拉闭着眼睛急促地喘着气。他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过老人了。只见老人现在更加精神不振、脸色发黄，灰白色的头发紧贴在干枯的脑袋上。他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身子已缩成一堆骨头，脆弱得不堪一击。他毫不动弹地死人一样地活着，所受的折磨该是极端痛苦的。今天，连苍蝇也不会怕他了。

女儿坐在那儿，仿佛盯着一个不速之客那样看着父亲。维克托利娜脸上露出了不满的神情，她把父亲的来到视为对自己私事的干涉。她和外祖父的联系已经如此地紧密，以至于对任何像看躺倒的牲口那样看着病人的人们而感到气愤。

依波利多问了问病人的情况，纯属虚伪的客套。女儿冷漠地回答了一下，便不再想多与他交谈。

于是，他只得说：

“维克托利娜，我必须和你谈一下。我有急事。我们下去，或者到你的房间。”

“我不能丢下外祖父不管。他还在发烧。如果你有事要对我说，就快说。”

“这儿不行。”

维克托利娜噘着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依波利多生气地等着。女儿摇摇头，还是没有动。突然，她感到气愤，不仅是因为父亲不合时宜地闯进病房，而且也因为父亲被从饭桌上赶出去时的可卑的样子。对一个甘愿受人侮辱和不知道如何当男人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尊重可言呢？他不配当她的父亲。她的外祖父才是自己真正的父亲。

“我不下去，我不去任何别的地方。我不能撇下外祖父不管。有什么事你就快说……我要给他换衣服……我不下去，真讨厌！”

依波利多十分震惊，他呆呆地盯着女儿。如果不是巴布罗·帕蒂拉睁开了那只眼睛，露出难以形容的恐怖样子，他会给女儿一记耳光。然而，他还是压住怒火，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期望得到你的爱。今天，我再也不存有任何幻想了。你和其他人一样，完全是一路货色……铁石心肠，冷酷无情。我失败了。这样，我再也不留恋什么了。”

维克托利娜没有听懂父亲的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她还故意亲热地给大声咳嗽的病人擦着额头和胡子。她对外公的亲昵动作深深地刺痛了父亲依波利多的心。用小说家们喜欢使用的话说，依波利多是喝了“苦酒杯中的渣滓”。他转过身，眼前一片模糊，什么话也没有再说，痛苦地下了楼。他哐啷一声关上了大门，发誓不会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让他重新踏进这门槛。

依波利多沿着小街和昏暗的斜坡朝圣·安东尼奥教堂前地方走去，而后直接来到“中国城”。他要去内港的一座酒店，贡萨罗·博特略会在那儿等着他。一路上，他没有注意任何人，

也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他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女儿的身影，脑子里乱纷纷的。他摸了摸口袋，里面还装着维克托利娜的照片。依波利多想将它撕个粉碎。但是不知什么力量阻止了他，尽管愤怒还在折磨着他。

在狭窄的石子路面的街道上，那家典型的中国式酒店位于服装店和药店之间。在酒店里，他没有见到教父。但他还是受到了热情接待。在预先订好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摆着红木家具，一些考究的陈设，一张抽鸦片的大床。博特略应该是这儿的常客。一位浓妆艳抹的可爱的侍女给他端来了热茶。这种处境的突然改变使他很快消除了心中的阴影。

他洗了洗脸。教父还没有到，他就躺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凉席上。侍女热情地问他要不要吸口大烟，烟斗就在他手边。他回绝了，侍女的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情。隔了一会儿，又有一位梳小辫的伙计走进来，恭敬轻声问他要不要按摩小姐或者歌女，或者一位“花”女。他客客气气地说了声不要。他只感到眼皮发沉，真想睡上一觉。两位侍者因为没有机会得到小费遗憾地退了出去。依波利多躺在那里，真的睡着了。

睡眠消除了他的疲劳。当他醒来的时候，看着陌生的环境，还以为自己是在梦境之中。隔壁房间里传来男男女女玩“天九”的声音。不知从哪个地方还飘过来鸦片的气味和夹在一起的檀香的芳香，传来歌女伴着悠扬的琵琶弹奏声而用假嗓音表演的歌唱。街上是一片中国城特有的嘈杂声：小贩们的叫卖声、木拖鞋在石块地上的咯噔声、小鞭炮的爆炸声、瞎子算命先生的弹唱声。尽管也还是在澳门，可和他所熟悉的那一切已离得很远了。

就在这乱哄哄当中，贡萨罗·博特略带着一个提着包袱和小箱子的佣人来了。老人高兴地大声说道：

“你倒在这儿休息，我却在为你的未来辛苦地忙碌。我给你带来了衣服和一个出门人所需的一切东西。再缺什么，你就去上海买吧。看见我的人还以为是要我出门旅行呢。”

“谢谢。你知道……我的情况。”

“其它行李已经在码头了。我们先吃晚饭，然后早一点去上船。我认识这艘船的船长和事务长，他们不会对我们提前上船有意见。”

他们按照计划做了。博特略是个办事严谨的人。他又一次检查了依波利多的旅行证件，交给依波利多一个装着现款和支票的信封，一小袋英镑，还有他给朋友和已故妻子的亲戚的介绍信件。他满意地做完了这一切，样样不缺，最后坐到了红木靠背椅上，从外衣里边的口袋里拿出两支雪茄。房间里立即烟雾腾腾，驱散了邪片的气味。他们的交谈又回到了依波利多·维达尔将开始其崭新生活的大城市。

“上海是座正在蓬勃发展的不同一般的大城市。它为愿意奋斗的人们提供机遇。但你也要小心，那儿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敲诈行骗的也太有人在。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交上好运，挽回你失去的时光。这一次不能再失败……”

千真万确，不能失败。要是失败而回，那就会更加可怜，更加不成人样。任何人不能走出去的时候像马，回来的时候反而成驴。依波利多听着教父循循善诱的教导，从心眼里喜欢这位慷慨大方、给他最后机会的教父。不，他不能让教父失望。他将用整个真诚的心向他保证。

进来准备餐桌的侍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侍女穿着艳丽、脸带微笑、妩媚动人，为了让男人们开心而卖弄风情。当侍女往杯子里斟满冰镇啤酒退出去以后，博特略盯着教子还没有消除这一整天来的紧张疲劳的脸，问道：

“在你启程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是的，有关维克托利娜。我走得非常气愤，很生她的气。她又一次对我表现出无法形容的蛮横。她会难以忘记她这次对我的侮辱。她一点也不肯与我接近。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我的女儿。她将孤零零生活。”

依波利多的眼前又闪现出在病人房间里发生的那一幕。他又一次捏紧拳头，无奈地气愤着。

“她长得不漂亮，瘦得像根棍子，还有那只带毛病的眼睛。她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结婚，也许终身独自一人。我担心她会变成像帕蒂拉家的其他女人们一样，对社会和别人尖酸、刻薄。我已经求过你帮忙，教父，我只好再求你一次。当她找你的时候，请帮助她。”

“我将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做，你放心。或许等这一风暴过去之后，你们有一天能相聚。”

依波利多坚定地、用博特略不熟悉的口气说：

“一切都枉费心机。我已经和帕蒂拉家切断联系。她已经被其他人感染了，所以必定具有同样的劣性。我不想让帕蒂拉家的任何人来毁掉我的生活。”

愤怒和痛苦继续在折磨着他。博特略没有说话，他不想再触到教子的痛处。

一位梳着光溜溜辫子的伙计和那位可爱的侍女用托盘送来了晚餐。中午已经吃得饱饱的依波利多只是稍稍吃了一点，而贡萨罗吃得倒真香。为了不让教子陷于痛苦之中，他一直设法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让他胡思乱想。

让依波利多既惊讶又高兴的是，老人说要陪他到香港，说他需要换换空气，正好乘机在邻近的英国殖民地逗留至少一星期。他早该去银行处理存款的事宜，也早该去找证券交易所的

经纪人再买些股票了。

10点钟，老人提示到了该去上船的时候了。他指着包裹说：

“现在你去换衣服，从里面的短裤到西服外套。将身上脱下来的破衣服交佣人送去店里卖了。新的生活，从新的着装开始。如果你不要让人们认出你，这是最好的伪装。”

依波利多终于笑了。他高兴地轻声赞叹着，照着去做了。甚至皮鞋的号码，教父也没有忘记。这位伟大而慷慨的男人，一直在努力将依波利多从不幸中拯救出来。依波利多换完衣服，对着镜子照了照，对自己的形象感到心满意足。稍稍发胖的中等身材，头发刚刚开始有点上秃。配上这套西装，使他有了差不多20年未曾有过的潇洒风度。他仿佛回到了当年在美丽街的西装革履无忧无虑的生活年代。崭新的皮鞋、笔挺的硬领衬衣和领带配搭合适，口袋里还装着钱包。他感到了富有，也感到了信心。他不会衣衫褴褛、囊空如洗地去上海了。

一件小事引起了博特略的好奇。那就是掉到地上的维克托利娜的照片。依波利多捡起照片，低声说：

“这是为了偶尔回忆一下我想要得到但从未得到过的女儿。”

从酒店到码头才用了10分钟。和这座城市的告别再简单不过了。他们上了船，也不知道是否被人认出来。依波利多宁愿早早钻进船舱，在那儿等着启航。这一时刻，他已顾不得任何思念，也没有任何思念能让他回心转意。他只觉得自己一身轻松，于是，他拿出纸和钢笔，开始给托瓦尔博士写信。

32

当母亲、外祖母和姨母们不顾正发着烧的病人闯进房间的时候，维克托利娜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她们向她打听一直没有回家的父亲的去向。她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们，但隐瞒了自己和父亲那段尖刻的对话。

维克托利娜一心只想着外祖父，根本就没有过多地注意这群因为依波利多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的行为而气愤至极的女人。她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没有志气、惟命是听，所以谁也没有想到他是彻底出走。

星期日一整天都在狂怒中度过。歇斯底里、伤心透顶的赛萨尔蒂娜想象着丈夫或许喝醉了酒与人争执挨了打，母亲和姐姐们则向她作出更令人气愤的暗示。又一个晚上没有回家，终于引起了惊慌。一个有家的男人，身上又没有钱，不会在外头与人吵上 48 小时的。星期一，赛萨尔蒂娜强迫维克托利娜陪着来到了律师楼。律师还没有收到依波利多的信，对此事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惜，因为他少了一位得力的助手。他立即报了警，警方答应马上调查。只是在这个晚上，维克托利娜才发现她的

照片不见了。她把事情告诉了母亲。除了照片，他没有从家里拿走任何东西，这就是结论。维克托利娜心情郁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难以平静，父亲最后的那几句话在耳边不断地回响。

星期二，托瓦尔博士把她们叫去，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她们耳边震荡。

“他逃走了……撇下了我们。”赛萨尔蒂娜像铅块一样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说。

这时，警察厅也送来了调查没有任何结果的消息。面对信件，他们没有必要再继续调查了。既然他在信中说“要去很远的地方”，在香港的查寻也用不着了。

托瓦尔博士没有将信的全部内容念给正受到打击的女人们听。依波利多在信中请求原谅他的不辞而别，说那是出于无奈，他别无它路可走。他给博士描述了在帕蒂拉家地狱般的生活，没有爱情，没有温暖。他叙述了他对女儿的失望，而女儿又是让他没有早走这一步的唯一原因。律师尽管对助手的出走感到懊恼，但也不能不对他的解释表示同情。

维克托利娜羞容满面，轻轻地对母亲说道：

“妈妈，我们别打扰博士先生了。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回家吧。”

已被信的内容所打动的律师假意挽留将她们送到门口。等到估计她们已听不见时，他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

“走了……有这样的泼妇，还有家里的那些，要是我的话，也得这么做。”

在这座有一点事就满城风雨的小城市，有关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新的风波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起初的两天中，几乎在“基督城”的所有街道，俱乐部、家庭聚会或教堂前地，人

们的话题无一不是这道新闻。如果帕蒂拉家的女人们不作声，或许还会好一点。然而，依波利多的岳母和两个姨子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挨家挨户去扇风点火。她们把依波利多说成是个品质恶劣、虚伪的恶棍，说他表面上或在公共场合文静、怯懦得像只小绵羊，而在家里却是小霸王，特别是在可怜的巴布罗·帕蒂拉病倒以后。

到处都流传着依波利多的恶言污语。清教徒们当然会指责他。但大部分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却也同情依波利多的处境。不管她们怎么胡说，帕蒂拉家人的声誉是难以改变的。相反，那位平和温顺、不爱出头露面、郁郁寡欢的依波利多却获得了英雄的光环，因为他终于摆脱了那个魔窟似的家庭。

男人的出走对赛萨尔蒂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觉得羞辱万分，在社会上丢了“脸”。她穿上孝服，尽量不在公共场所出现，仿佛是一位不想要别人安慰的寡妇。

随着她们的不断寻访，到处打听，终于知道了依波利多起程去香港的准确时间。他离家出走时没有带任何东西，那说明肯定有人帮助他。她们不难打听到陪依波利多去香港的人是他的教父贡萨罗·博特略。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他？原来，一切秘密的根源全在他一人身上，这个和众多女人鬼混，将他的别墅当作淫窝的流氓。

赛萨尔蒂娜被姐姐们推促着决定随她们一起去。4个女人怒气冲冲直奔黑沙环，维克托利娜也被迫跟着去了。安于自己安静生活的博特略一概不去理会外面关于教子的各种议论。却在最合适的时候，突然被这些人围住。

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博特略正由一个刚刚找来的漂亮女人陪伴，享受着温馨的时刻。这些女人们的突然袭击，弄得他手足无措。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帕蒂拉女人们指责他是依波

利多事件的罪魁祸首。

他还不太认识维克托利娜。今天她穿着普通的裙子，没有任何打扮，没有戴眼镜，因为一天前刚好打碎了。头发蓬乱，显然只是急急忙忙梳理了一下，汗涔涔的脸上长着一只斜视的眼睛。看起来真是其丑无比。而赛萨尔蒂娜要的就是以此来表明依波利多的出走给她和女儿留下的不幸。女儿越是显得丑，越是显得懒散，这场戏的效果就越好。

博特略强装出平静，试图像一位礼貌的绅士一样欢迎她们。然而，帕蒂拉家的女人们却不想让这个男人牵着鼻子走而落入他的圈套。她们毫不理会老人的热情，而是气呼呼地绷着脸，噘着嘴，翘着鼻子，一副蛮横的样子。和以往一样，两个姐姐冲锋在前，用好斗的口气大声责问着。博特略极力克制住自己，退让着，邀请她们进屋。然而，她们拒绝了。她们必须留在院子里，因为她们是正正经经的基督信女，不可以进入这种花楼。

她们用完全是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特有的傲慢无礼的态度，要求老人对她们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博特略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浑身的血液开始沸腾。他早就预料到自己会受到指责，但从未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方式。海滩上的人们被吸引了过来，围聚在院子门前，低声议论：

“帕蒂拉家的女人们……”

博特略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用傲慢的口气拒绝了她们的要求。老人穿着一件中国式蓝色长袍，袍子上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这是一个生活舒适的男人的标志。他不愿为这群女人而浪费时间。他不是依波利多的监护人，对他的一切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为此，也无法知道他在哪儿。当然，这些话难以让蓬头散发、怒气冲冲的女人们相信。她们指责他在“撒谎”。进而又说他是依波利多风波的策划者。说什么依波利多一

个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主意的。博特略提高嗓门，挥着胳膊进行还击。女人们尖声地叫喊着。帕蒂拉夫人恨恨地骂道：

“混蛋……混蛋！偷走了我女婿的贼！”

吵闹声越来越大，贡萨罗的女伴惊慌地出现在露台上，她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她的出现更激起了女人们的愤怒。

“看见了吗？他还在家里养着妓女。还不是他将那个二百五的依波利多引上邪路的吗？”

女人们一齐侮辱着姑娘。真是太过分了。贡萨罗转过身，用中国话朝女伴大声喊道：

“你快给我进去……”

姑娘吓得脸色发白，慌忙退了进去。维克托利娜一会儿拉拉母亲，一会儿拉拉外祖母，一会儿又拉拉两位姨妈，她不赞成她们这样指责这位男人，更不赞成她们胡说八道。然而在混乱中，她的动作让博特略产生了误解，他以为她不仅加入了这场闹剧，而且还在鼓动着别的女人。

老人气得脸色煞白，感到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便命令她们退出院子，指责她们已经侵犯了他的民宅。否则，他就要让佣人们将她们赶出去。老人的吼叫把她们吓住了，她们终于退了出去。栅栏门关上了，她们又在街上不停地骂了起来。

博特略回到屋里，两只手还在不停地颤抖。他真后悔没有用拳头惩罚那些该得到惩罚的女人。眼睛里还流露着惊恐神情的女伴赶紧给他拿来了凉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和双臂。

“哎，可怜的依波利多！现在，我明白……你的女儿和其他帕蒂拉家的女人们一样。我已经无法完成你的嘱托。照顾她？如果有一天需要的话……你有道理……一切都晚了。”

33

所有这些抗议和叫喊都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依波利多·维达尔再也没有回来。他不会再糊涂了。这些女人们用这种可悲的方式和贡萨罗·博特略断绝了联系，即使老人掌握依波利多的消息，也别想再得到。

等到依波利多出走的风波不再是新闻时，依波利多也就不再是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像他这样一位微不足道的男人出走了，与谁的关系也不大，谁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将他寻找回来，这已经是既成事实。

只是赛萨尔蒂娜不甘心。几个月来，她一直气愤难平，一直在怨天尤人。当她明白这已经是不能改变的现实时，当她明白人们对她也只是一时地同情时，她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过去有丈夫在她身旁，她是“赛萨尔蒂娜·维达尔太太”，而现在只是“可怜的赛萨尔蒂娜”，一个被离家出走的丈夫抛弃的女人。她明白了，过去人们所以客客气气地待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依波利多，由于他的名字，而不是因为自己是帕蒂拉家的一员。她觉得自己肯定在被人蔑视、被人耻笑。为此，她觉得无地自

容。她害怕再碰到维达尔家的人，断定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不幸而幸灾乐祸。她开始不愿上街，用她的话来说在街上“她再也不能抬着头走路”。事情过去还不到一年，她便不再出门，除非去做弥撒或者难得必要的串门。

在家里，她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兽，整天哭闹无常。要不就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的某个地方，一副病态。姐姐们不仅不帮助她振作精神，相反，还乘机发泄怨恨，一有机会就提醒妹妹现在是靠着她们生活，仿佛巴布罗·帕蒂拉的钱财和房子就没有她赛萨尔蒂娜和维克托利娜的份。于是她痛苦地发现了依波利多在她身旁的重要性，因为当丈夫在的时候，两个姐姐从未敢做得这么过分。一直都对这位“宠女”爱怜的母亲，现在也不再仁慈，而是和两个大女儿联合在一起，经常对小女儿进行刻薄的、凶恨的指责。赛萨尔蒂娜再也找不到其它的替罪羊，维克托利娜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成了她称霸的对象：

“如果你能结婚，我们起码也能改变一下目前的这种境况。可是，不……你长得丑，眼睛又斜。谁也不要你。啊，我可怜的小保罗……如果他还活着，就完全不是这样啦！”

维克托利娜过着只有痛苦、没有欢乐、枯燥无味、死气沉沉的日子。自私透顶的母亲将女儿与外界隔绝。如果她不出门，当然也不让女儿出门，因为她认为羞辱和痛苦同属她们两人。女儿接受的基本上是家庭式教育，未成年时留在家里，长大后结婚嫁人。在那个没有任何正经女人外出谋职的年代，她只能顺从习俗，不能去干任何工作。对于维克托利娜来说，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结婚，要么当个老姑娘，要么去修道院。

维克托利娜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她一心一意用伺候外祖父来度过光阴。巴布罗·帕蒂拉长期卧床不起，瘦得皮包骨头，已

经无药可救，病入膏肓。如果快点死去，也可减少这种没完没了的痛苦。除了维克托利娜，全家人都希望他早点离世，因为他除了那张吃饭的嘴以外，已经是一个废物，一具活尸。被自己的悲剧所折磨的赛萨尔蒂娜对父亲的苦难已经完全无动于衷。吝啬的姐姐们减少了父亲的药品、饭食和滋补品。维克托利娜为外祖父要点钱，也要可怜巴巴地求她们半天才要得出来。

她们还把房间作了调整。把“西班牙佬”挪到了维克托利娜的小房间，维克托利娜和母亲住到了姨妈们原来住的背阳的房间里。姐妹俩搬进了赛萨尔蒂娜的大房间，而帕蒂拉太太则和女佣住在原来的房间，这样除了腾出房是别有用处外，帕蒂拉太太还可以盯着女佣，监视着她有没有不规矩的地方。

家里永远都散发出蛋糕、包子、烤肉的香味，厨房和小屋里永远在忙碌。每天下午三点半钟，正值饮茶前夕，一位细哥便担着两个装满点心的木盘去沿街叫卖：

“买点心……买点心……”

姐妹的巧手使她们的生意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她们已经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尽管她们已经有条件过好一点生活，但是她们不想那样。房子需要重新整修，墙皮已经脱落，家具已经破烂不堪，甚至可能长有白蚁。但她们顾不上这些。她们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贪婪地将每一个铜板和雷依斯都积聚起来，存在自己的帐上。她们为这种节俭辩解说：

“这些钱是留着我们老了时用的……当我们不能干活时，谁来接济我们？”

巴布罗·帕蒂拉不行了。尽管他作了垂死挣扎，让心脏坚持跳动，但最终还是在没有任何人陪伴着他的时候悄悄地死去了。维克托利娜当时由于过分困倦，在他脚头的大沙发上睡着了。凌晨，当她来到他面前时，老人的身体已经僵硬，眼睛已

经塌陷，已经变形的脸上充满着痛苦，让人看了毛骨悚然，这说明他死得很不安宁。

维克托利娜真的哭了，她爱外祖父。其他人也嚎啕大哭，但维克托利娜不相信她们的诚意。巴布罗·帕蒂拉的遗体被安放在米迦尔墓地的三等坟场，因为那儿便宜。老人到死也没有能升到社会精英的地位。

赛萨尔蒂娜不会厨房里的活计，于是主宰一切的姐姐们便下令她搞卫生。“公主”失宠了，只能干着扫地和其它的家务劳动，因为女佣也去厨房干活了。维克托利娜于是听到了母亲的哀叹：

“要是依波利多在这儿，她们不敢……”

她第一次表达了对丈夫的怀念。母亲的哀叹深深地感动着女儿。其实，她也早已默默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赛萨尔蒂娜说自己有病，一会儿说憋气，一会儿说肾脏不好，一会儿又说神经混乱，但又不愿就医，只是服用父亲留下来的由女儿精心藏在地库里的中药汤。

维克托利娜坚持要母亲出门，以便活动腿脚。然而，赛萨尔蒂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摆脱她自己给自己建筑起来的牢狱。她不仅为自己是“被抛弃被拒绝的妻子”而羞愧，也为自己已无青春容貌，更无当年华丽打扮而不愿出门。她只是去教堂做弥撒，在那儿虔诚地祈祷。维克托利娜心想，她一定是在祈求丈夫的回归。

有一次她做完弥撒回来，显得坐立不宁。她去忏悔，可她不仅没有得到安慰，反而受到了指责。听她忏悔的牧师是赛拉芬神父，他性情易怒，也讨厌伪善信女。他听着赛萨尔蒂娜哀切的叙述，打断了她，问她自己想过没有，在丈夫离家出走的事情上自己有何过错。神父早在神学院里就认识依波利多，知

道他是一个优秀的、遵守纪律的学生，以他的品德、聪明才智和善良心地一定是个大有作为的青年。

如果不是绝望至极，一个男人是不会突然发生变化的。因此，他认为女人一定在依波利多的出走事件中负有责任。神父不客气地冲着惊慌失措的女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要她沉痛地忏悔。

对于维克托利娜来说，她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起伏，仿佛是一潭死水，一年又一年地度着光阴。她已经过了一般姑娘们的结婚年龄。她陪母亲去教堂，上街买菜，也帮助姨妈们写写便条。她瘦高的个子，走在街上像是一支锭子。尽管走路姿势不错，可劣质布料缝制的连衣裙又使她显得更加难看，几乎无一动人之处。她那一头柔发经过认真地梳理又黑又亮，可也从整体上无法挽救她。为了自卫，她总是将脸绷得紧紧的，仿佛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特别是当她发现自己有了“骨头棒”的绰号以后，就更加如此。

这个绰号是在一次狂欢节吃大户的时候得到的。那是在南湾的一家豪门，她和去做夜宵的姨妈们一起去的。这一次去那儿，倒不只是为了符合姨妈们的心愿，也是她想摆脱一下自己的寂寞。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和她参加过的第一次及仅有的其它几次舞会一样，她在那里只是像一只大花瓶那样被人们遗忘在大厅的一角。事情还不只是如此而已。那时正是狂欢节期间，人们尽情地嬉戏取乐，随时都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恶作剧和疯狂的玩笑。她想起自己的斜眼，便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生理缺陷或许会成为别人嘲弄的目标。

当聚会达到高潮时，她发现自己正是一群疯狂男孩子们注意的中心。她意识到那些人不会干出好事，不禁坐立不安。突然，他们当中的一位小丑，那位被姨妈们说成是臭名远扬的浪

荡公子的弗隆达利亚来到她面前，邀请她跳舞，而他身后的朋友们则喊叫怂恿着。舞厅里一下子出现了哄笑的场面。维克托利娜反感至极，禁不住大声回答了个“不”字。玩笑大王尽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说：

“姑娘一个晚上都还没有跳过舞呢。”

“我喜欢坐着……你去和其他姑娘们玩吧……这儿有那么多呢。再说，我也不认识你。”

小伙子自讨没趣，只好离去。到了远处手舞足蹈地说了些什么，引起其他人的哈哈大笑。维克托利娜回想起了几年前父亲在舞厅门口谨慎而又关切地盯着她的神情。啊，她多么希望他现在能在这儿啊！正是那天晚上，她听到了“骨头棒”这个绰号，可她没有理会。只是几天以后，当她走在大街上，一群没有教养的孩子在拐角处冲着她高喊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时，她不再怀疑了。这个绰号已经像印记一样烙在了她的身上。

维克托利娜其实不是像她表面上表现得那样冷漠的人。她的内心深处也有一团火，热烈的情感让她难以入眠，让她汗水湿身。她渴望情爱，渴望表达自己天性的温柔。然而，她又怎样才能冲破压抑自己的屏障呢？

终于有一个男人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每天下午，他都从她家门前走过。他有一头鬈曲的头发，穿着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衣领笔挺、油光锃亮的皮鞋。男人每天在同一时间的重复出现，引起了她的注意。开始，她还感到羞怯，后来就壮着胆子站到窗口等着他。受清规戒律影响的她，从未对他露出过微笑，更没有作过任何示意。她只是揣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等待着对方主动表示。然而，绅士走在街上，像个30来岁的男人那样死气沉沉，还用银色的手鞭拍打着腿部，几乎不抬头朝窗口张望。即使偶尔看一下，也没有特意望着她，而是很快将目光移开。在

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维克托利娜一直怀着希望。虽然他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男人，可是凭她的条件是无法挑三拣四的。

一天中午时分，维克托利娜还像往常一样听着饶舌的姨妈们骂东说西，但当她听到她们谈起那个自己心中的男人时，一下子就忐忑不安起来。她们说他将与街头的那家姑娘结婚，而且是被迫结婚，一个对男女双方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婚姻。谁也没有问一声维克托利娜为什么突然不再吃饭了。她从桌旁站起来，关进自己的房间里，一下午都没有再出来。

从此以后，她更加默默寡言，更加与外界隔绝。她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只是根骨头棒，命中注定她终身嫁不了人。没有任何人会娶一个相貌丑陋、体型怪异、眼睛斜视的女人为妻。

大姐气势汹汹、恶狠狠带来了依波利多的详细消息，对于赛萨尔蒂娜来说，就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他现在成了上海葡萄牙人社交场上被人们尊重和仰慕的人物，经济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富翁。以前传来的消息都是“听说”或者“好像是”这类的道听途说。而现在，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不容怀疑的。赛萨尔蒂娜完全没有指望了，她没有理睬姐姐们和母亲让她采取行动的命令。她能干什么呢？离得这么远，又不认识任何人。

她越来越消瘦，越来越虚弱，似乎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也不知道怎么又得了肠炎，家里的中药已不起作用。没有了父亲的医道，“郎中”朋友也死了，女儿只得求她去看西医。然而，姐姐们坚决反对，说那只是会浪费钱。不过，这一次帕蒂拉夫人的意见还是起了作用。她们请了圣·拉法艾尔医院的托雷斯大夫。尽管大夫忘不了巴布罗·帕蒂拉过去对西医的蔑视，但还是很快来了。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病人的严重病情。死神第三次光顾这一家。维克托利娜精心照顾着母亲。她非常害怕失去母亲，非常害怕自己会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托雷

斯大夫很赞赏姑娘对病人的精心护理，对她说：

“你有护理病人的天赋。真是位好护士。如果你愿意，我的医院可以有你的位置。”

赛萨尔蒂娜在病床上挣扎着，但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她整天不停地呻吟着，眼睛紧闭，脸部紧皱，还断断续续说着什么。一天下午，她突然好转了。可是，谁心里都明白，那是澳门人习惯说的“回光返照”，是最后的告别。她说了不少话，还要了牛奶，像一个17岁的姑娘一样兴奋、愉快。娇宠的“公主”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幸福时光。她喊着父亲，仿佛老人还活在世上。她对父亲迟迟不来看她很不满意，因为他会给她带来玩具和香水。然而，对丈夫，她连一句都没有提起，仿佛那是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后来，她显得精疲力竭，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天上的白云正飘向北方。突然，她转向女儿，清清楚楚地说道：

“他永远不会回来……我有错。这是惩罚。去叫赛拉芬神父……我要忏悔……”

当神父离开时，她就合上了双眼，轻轻地呻吟着。赛萨尔蒂娜就这样缓缓地离开了人间，最后嘴里还在念着：

“依波利多……”

就这样，又一个失败者的悲剧结束了。她人长得漂亮动人，欲望极强，渴望过上上等家庭的生活。然而，她又不学无术，浅薄无知，不懂得如何做人。她不是贤妻，也不是良母。只是到了很晚才明白了自己的过错。在凄凉的葬礼中，为了省钱，她的遗体被安葬在三等墓地父亲的坟旁，而不是一等墓地儿子的坟旁。

34

6个月的重孝让维克托利娜痛苦万分。家里的整个气氛使她压抑，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囚犯，憋得透不过气来。她讨厌姨妈们对所有人的吝啬，也难以忍受整日里在厨房的劳作，成年累月闻着食品、烤炉和调料的气味。期望从那枷锁下解脱出来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于是，她想起了托雷斯大夫的建议，壮着胆子爬上圣·拉法艾尔医院找到他。医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她。他也同情她的斜眼，立即答应了她。

维克托利娜很兴奋，回到家就将这件事说了一遍。一阵惊愕和沉默之后，便是愤怒的训斥。在大人们看来，医生的建议简直是大逆不道。他把维克托利娜当成什么人啦？出门找事做，那是与一位有才智的姑娘不相称的事情。再说，她已经读完了圣·罗萨中学，还当什么护士？那是低贱的职业，直接接触男男女女身体的各个部位，失去女人的贞洁和廉耻。不过，她们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她们反对的根本原因是厨房的生意中又要减少一个无偿的劳动力。

谁也没有料到维克托利娜会如此固执。她从来都是一个驯服、听话的姑娘，从不违背别人的意旨，像当年的父亲一样，习惯听从别人，没有自己的性格。在同姨妈们艰难的抗争时，她对父亲依波利多开始理解了。她们真的专横、傲慢，企图压制她，将她变成她们的奴仆，只是嘴里没有说明而已。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当护士。我只是想试一试，学一学。外祖父教导我要同情病人。如果证实我的确喜欢这项工作，我再决定。有那么多病人需要帮助。我相信我能够做好。再说，也可以打发时间。”

“在厨房里你就不能打发时间啦？有那么多事情给你干，你可以帮忙。”

“这不是一回事。”

她遭到了辱骂，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作为名正言顺的一家之主的外祖母最终同意了。她所以同意，并不是因为觉得有道理，而是已经厌烦了。一天早上，维克托利娜穿上了从那些难看的裙子中挑出的一条稍稍好一点的裙子，走进了圣·拉法艾尔医院。

她被任命为实习护士，并且很快学会了别人所教的技术：打针、接种疫苗、处理和包扎伤口和溃疡，按时给病人服药等。后来，她学会助理接生等手术。维克托利娜工作勤奋严谨，得到了医生们的信任和一些同事的合作。当然也有一些心胸狭窄的同事，妒忌她的天生的才智，而要与“骨头棒”作对。

在家里，姨妈们还不甘罢休，继续无休止地贬低她。通过厨房生意接触了富家豪门的姨妈们自认为高人一等，便觉得维克托利娜丢了她们的脸。她们说维克托利娜不需要出门找工作，这和她们家的生活境况不相称。她们没完没了地说一些难以让人忍受的话，特别是维克托利娜开始值夜班以后，她们说什么

一个端庄稳重的名门闺秀哪会在外头过夜！

真让人失望和沮丧！

一天上午，当她刚给人处理好了脓疱，要去洗手的时候，听到两个同事议论说贡萨罗·博特略头天下午住进医院了。

这个男人自从那次在自家别墅门口被粗暴无礼地指责以后，和帕蒂拉家的所有关系都切断了。然而，他却是唯一最深知父亲的人。维克托利娜对他充满了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她无所事事和孤独寂寞，她对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敌对情绪减轻了。过去，她对他屈服于外祖父和其他人的那种懦弱的性格不能谅解，甚至蔑视和厌恶。后来，当父亲离家出走后，她又恨他使自己和母亲陷于困境。尤其是后来听说他生活得舒舒服服，花天酒地，而她和母亲却穷困不堪，靠着姨妈和外祖母的少得可怜的施舍过日子。她们得不到他的保护，仿佛他只有当父亲的义务，却不给她们向他索求什么的权利。对此，她更是愤慨痛恨。不过，母亲承认自己也有过错。她在临终前痛苦的呼唤着丈夫的名字，这些深深地打动了维克托利娜的心灵。死者到底想到了什么，为什么突然变得自怨自艾？维克托利娜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父亲再也不会回来，因为他有着维达尔家族的性格特点，不会原谅别人。不过，他倒是带走了她的照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唯一可以告诉她父亲到底是什么样人的贡萨罗·博特略现在竟然在她的医院里。她很想和他去谈谈，可不知他会如何接待她。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曾积极加入了那场羞辱他的闹剧？

几天后，一个机会让她必须去面对贡萨罗·博特略。她被命令去给病人打针。尽管她有点犹豫不决，但还是下决心去执行任务。她敲了敲门，准备接受对方用语言或动作的任何挑战。随着一声坚定的回答，她走了进去。博特略正坐在一张沙发椅

上，手中拿着一张报纸。他没有一点惊讶，只是盯着她看了一阵，就让她打了针。

“不知道你在医院工作……已经在这儿很久啦？”

“不，才3个月。”

“学得很快嘛。”

“是的，我喜欢护理。不过还是在实习阶段。我还没有决定以后是不是就真的当护士。”

“当护士好啊，这是很崇高的职业。你或许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可受不了。医生、医院、疾病……离我远一点吧。我这次是被他们逼来的。托雷斯，哦，就是托雷斯大夫，非说我在家里不能精心治疗，坚持让我住院。”

“大夫说得有理。谁能在家里让你按时用药，让你像在医院里一样遵守制度？我非常赞同托雷斯大夫的意见。”

“嘿，家里也总是有中药。也不会像打针一样疼，还和西药味不一样。”他用嘲讽的口气说。

两人都笑了。就这样，他们开始了接触。看不出老人有一点儿生气记恨的样子。她非常喜欢这个病人。尽管他年满七十，头发已经发白，脸上布满皱纹，但他相貌端庄，举止文雅。虽然肺结核病使他萎靡不振，但还保持着男人的诱人之处。

维克托利娜不能留在那儿太长时间，只好遗憾地告了别。博特略抓住她的手说：

“你有时间的话，就来看我。我很烦闷。在家里，我有很多乐趣。可托雷斯大夫要求我绝对休息。而我怎么才能消磨时间呢？难道只是望着窗口，看着房梁、盯着地板？”

“如果你愿意，我今天还来……”

“太好了。那我在这儿也可以舒心了。我在出去之前都得数着日子过。病人要是有个女人为伴总要比用男人服伺好多了。”

对于维克托利娜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对她表示兴趣。毫无疑问，这是亲切的表示。不过，不管怎样，她听得很悦耳，心里觉得很舒服。

于是，维克托利娜只要有空，就必定天天去看望贡萨罗·博特略。她要求病人好好休息。托雷斯大夫不允许人们前来探望老人，只许他们送来慰问卡。但他却给两个衣着艳丽的典型的中国女人特殊的照顾。不过，她们也从来不一起来，仿佛她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分别在不同的时候来探望，这样可以互不干扰。即使是这两个女人，也只能一星期来两次，每次只呆几分钟。没有过多久，整天忙忙碌碌的维克托利娜便应博特略的要求，当上了他的专门护理，因为博特略是管理这所医院的仁慈堂的慈善会会员，又是本地的富豪。

一直过着枯燥生活的维克托利娜真的喜欢上了这位病人。老人是位心胸开阔的乐天派，从不相信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他来住院与其说是因为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和医生的友谊，他当着托雷斯大夫的面也如此说。尽管他终日里笑声朗朗，却一直发出断断续续的空洞的咳嗽声。

博特略善于侃侃而谈，说起话来幽默风趣，让人听着不感到厌烦。在他老年人的躯体中藏着一颗年轻人的心，他的生活充满乐趣，甚至比维克托利娜认识的许多年轻人活得更加津津有味。只是由于过分劳累才使得他这台机器开始老化。

尽管维克托利娜的脸部表情从来都是那么严肃忧郁，但也不能抵御老人的诙谐和风趣。起初，她只是偶尔微笑，但后来也终于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不要说别人，就是她本人都对自己的笑声感到百分之百的惊讶。她尽管用手捂住嘴竭力地控制，可笑声还是在病房里回响。家里绝对没有人听到过她的这种笑声。

博特略欢迎她来，起初是因为她是教子之女，而不是因为

对她的喜欢。他是一个对女人有所挑剔的人。他不喜欢穿得随便、没有一点诱惑力的女人。像维克托利娜这样穿着粗衣布衫、戴着不协调的劣等眼镜、从整体上没有一点可爱之处、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女人，就更不用提了！如果不是在医院里感到寂寞，他永远也不会对这个老姑娘有任何兴趣，更别说是帕蒂拉家的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姑娘越来越同情。因为她有影响容貌的生理缺陷，而且还瘦得如此干巴。他开始同情怜悯姑娘，后来他又从姑娘身上发现了另一种隐藏着的人品。他觉得姑娘十分温柔和充满女性。他怎么早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她毕竟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女儿啊！

老人和姑娘之间每天保持着接触，并且建立了友谊，这在医院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只两个月的时间，维克托利娜的名声便遭到践踏。有人说什么习惯于有女人陪伴的堕落男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看上了骨头棒，想尝试一下像芦柴棒一样的干巴老姑娘的不同一般的滋味。他们关在病房里，还能干什么，难道只是聊天？开始，这些议论只是在那些妒忌博特略偏爱维克托利娜的人们中流传，后来渐渐地扩散到基督城。事情越说越大，“听说”和“据说”的东西越来越多。姨妈们威胁着，要她离开那个夺走她父亲的“老混蛋”。然而，维克托利娜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加逆反，她昂首挺胸地抵制着。声明她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和那些造谣侮蔑的事没有任何关系。托雷斯大夫也毫不犹豫地维护着她，极端厌恶地斥责着各种谰言。这些让人烦恼的“舌战”把维克托利娜更加推向博特略，她开始亲切地称他为“教父”，而老人在和她交谈时也将“您”改为“你”。

夏天即将过去，阵阵凉风拂面。一天下午，博特略一边慢慢地吃着柑子，一边说：

“你多么像你的父亲。”

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提起过那个男人，仿佛那是个禁区。维克托利娜局促不安地回答说：

“为什么？我从来都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再说，我了解他这么少。我是像他那样忧郁吗？”

“我不是说像他那样忧郁，我是说像他那样欢乐，像他那样慷慨大度。”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给过你这种机会。现在人们嘴里说的依波利多·维达尔可不是那时候我认识的那个依波利多。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内心深处极有同情心的男人，冷漠只是外表的。”

“那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表露出来……”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他这样表露的机会。你的外祖父统治着一切，他的意旨就是命令，谁在他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弯腰。依波利多的父母因为自己盲目的自尊心，抛弃了他，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当时，他年纪还轻，辨不清方向。他屈认了，被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压倒了，因为他已经被废黜了。如果是我，或许不至于这样。不过，我受的教育和他的不一样。而且各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你父亲却却被他自己具备的优点所束缚。他也只是对很少的几个人能打开心扉吐露肺腑之言。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有那么几年里，懿玲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这件事不能告诉这个现在正听得聚精会神的依波利多的女儿。

“啊，如果他这么好，为什么还抛弃了我们，撇下了我和我妈？”

“你在这件事情上指责他？你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男人在什么回报也得不到的情况下，是无法永远大度的。他难道没

有试图改变自己卑贱的地位？他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你们都冷漠地拒绝了他。于是他只有这样做，尽管结局是残酷的。他自己承认是个弱者，他应该按另一种方式做人。可是，在巴布罗·帕蒂拉身边，在他的枷锁下，谁能按另一种方式做人？更何况你父亲性格是那样的脆弱。他终于厌倦了，绝望了。在他面前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出走，要么自杀。他选择了前者。当一个被压制已久的男人下定了这种痛苦的决心，那就是危险的，也是不会再改变的。”

老人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这个男人。女儿忧伤地第一次听着有关父亲人格的评说。从教父的叙述来看，依波利多是一个风趣文雅的男人，他深得别人喜爱，对别人也有一颗巨大的爱心和温柔。那天下午，由于老人后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咳嗽，便没有继续讲述有关依波利多的事。

后来的几天，老人状况好转。维克托利娜无法控制自己的新奇，又问了老人许多问题。博特略尽可能地作了回答，只是回避了懿玲的事以及依波利多完全彻底自由地在他的别墅中度过的那个晚上的事。这是男人之间的秘密。受着一般教育的姑娘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让她以此来了解父亲的心灵。

尽管如此，维克托利娜还是埋怨道：

“如果我是小保罗……他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一直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从小我就感觉出来了。”

“依波利多承认，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他不知道如何关心你。很可惜你们两人之间无法沟通。某个可悲的、超出一般的因素把你们父女分隔开了。不要再追究责任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有必要。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你的爱，而你却一心扑在外祖父身上。如果不是对你的这种

爱，依波利多不会如此辛苦地支付你上学的费用，让你成为现在这样有才学的姑娘。”

“啊，不！是外祖父支付的……”

“他没有支付一分钱，你听了别伤心。你父亲为你对外祖父的爱戴感到妒忌，因为他为得到你的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在你弟弟去世后，你便成了他与那个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但是，他失望了，最后离家出走了。任何一个绝望的人都会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是这样……”

“你是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你……和你母亲。你们俩本可以非常幸福，因为你父亲是个那么好的男人。如果拒绝一位好男人带来的幸福，付出的代价也会是沉重的。”

他看到维克托利娜的脸上充满了忧伤，便不忍心再继续说下去。他已经开始像喜欢自己的女儿一样喜欢上这个姑娘了，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得到一个女儿。干吗还要刺伤她的心呢？难道非要看到她的沮丧、看到她的眼睛斜得更加明显？

她喃喃地说：

“现在一切都晚了！人们说他在上海生活得很好。这么多年从来不再问起我，自然是忘掉了澳门。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这正是贡萨罗·博特略所担心的。他不想给姑娘什么希望，或许依波利多真的已经有了另外的孩子和伴侣。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无可奉告。他也已经有两年没有给我写信了。只是圣诞时匆匆寄张贺卡。但我不为此而责怪他。我也欠他的信，尤其是得了这病以后。他已经还清了所有欠我的债。上海是座大城市，在义和团运动后，更加日新月异地发展。一个重任在身的男人是不会有空闲时间的。他去了天津，还去

了满州里和哈尔滨。不过，我可以打听，我在上海还有朋友。”

“不，不要为我去求他任何事。我不想让他认为是他现在生活优裕，我就想与他和好。求你，千万别这么做。如果他还记得我，他会来找我的。”

35

尽管博特略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然而医生并不乐观。他的病已经侵入肺部，如果不彻底治疗就不会痊愈。确实很令人伤心。托雷斯大夫担心，一旦灰色的冬天到来，还有二、三月份的潮湿，老人的病会再一次发作。医院现有的西医治疗手段已经用尽，可也无法保证治好他的病。大夫为朋友的不幸而担忧，他真诚地劝老人到某个气候干燥、有山区新鲜空气的地方去治疗。

是去瑞士还是葡萄牙呢？可这两个国家都离澳门很远，旅途艰辛，对病人来说不太适宜。于是，托雷斯大夫建议去日本一家有名的医院。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气温从来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再说，博特略还能留在东方，这是他不愿离开的地方。老人先是犹豫，可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尽管恋恋不舍他的别墅。

最难的是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维克托利娜。她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坐着双腿发抖，泪水夺眶而出。他们之间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样的离别是痛苦的。不过，姑娘还是忍住了，只

是在心中为自己没有早点接近这个男人而悔恨交加。

启程前，博特略想回到自己那亲爱的别墅住上几天。尽管托雷斯大夫心情沉重，可还是准许老人出了院，并请维克托利娜去那儿陪他一天。老人由佣人守护，坐上轿子，首先去立契官署，在托瓦尔律师那儿呆了很长时间。维克托利娜根据老人的日程请了两天假。她的心里充满悲伤。

一天上午，她上了去黑沙环的大路。她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上，但她永远不会知道，父亲曾经也是走这一条路去教父那儿寻找慰藉。她心情忧郁，一路上也顾不得去欣赏树上欢唱的小鸟、绿油油的稻田，还有哞哞直叫的水牛。

贡萨罗·博特略站在门口等着她，仿佛一个少年在等待着某件礼物。老人拉着她的手，带她看了看精心料理的院子，参观了屋内的陈设。当年曾经使父亲感动不已的豪华和舒适，今天一样使这位被抛弃的女儿发出轻声的赞叹。可怜的维克托利娜，还不习惯这种讲究的生活，不习惯主人将她像一位名流女士那样对待。那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教父的“老巢”。尽管人们都在议论它，但有特权到过这里的人寥寥无几。屋里散发着女人的幽香，可维克托利娜却没有看见任何人。博特略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辞退了那些轮流去看他的女人。屋里的一切没有任何使人想到性爱的东西。她很赞赏那张鸦片床。不过，她的注意力又被钢琴所吸引，手指不由自主地在琴键上弹了几下，竟然音调准确，连她自己也惊讶不已。她又欣赏了一下蓝、白花瓷器和精装书籍，这才坐了下来。教父的日子过得真是舒适。对于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家庭的她来说，虽然没有赞叹出声，也对每样东西看得入迷入神。

这是维克托利娜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日子。主人殷勤地招待，佣人们热情地侍候，使她仿佛觉得像这家的新的女主人，从

而很快地熟悉了和习惯了这一切。尽管这样，她还是坚持自己继续是他的护理，要病人听她的话。这使那位将随主子去日本的忠实管家感动不已。过了一会儿，维克托利娜当着这位男管家的面，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写有中文的纸，说：

“是我让街上的写字先生写的。是外祖父的药方……上面都是他经常给人开的中药。这是给亚光准备的。上面写得很清楚，他会知道怎么煎的。你别笑，教父。”

“你可不像圣·拉法艾尔医院的护士。”

“在这儿我可以不服从托雷斯大夫的命令。我看见我外公神奇地治好了别人的病，当然也有失败的。我不是说这些中药就一定会有用，但可以帮助你……”

“你非常相信中国的传统医学？”

“非常相信。只要听到有人嘲笑它，说它是什么无知、迷信或骗人，我就要生气。这些人忘了，这可是有了几千年的实践历史。如果像他们说的那么坏，就不会再存在中国人了。他们全都会死光了……”

博特略没有再说什么，他从心底里感激姑娘的一片好心。他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似的，保证服用这些中药，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对于老人来说，少惹一些病，对他总有好处。他只希望这一天过得安宁清静。就这样，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个时辰。

吃过午饭，博特略必须要睡上一觉。维克托利娜就在院子里转了转。栽种着各种花卉的花盆和花坛中盛开着十月的鲜花，十几只哥伦比亚鸽子正在咕咕鸣叫。后来，她坐在带篷的露台的椅子上，沐浴着午后温和的阳光，期望这一天永不结束。

博特略走了出来，他们一起喝了茶。后来，老人又邀她去海滩散步。尽管微风轻轻地吹着，但已带有十月的凉意。维克托利娜要求老人穿上一件厚一点的外套。他们缓缓地穿过石块

铺成的大道，来到了铺满黑色沙粒的柔软的海滩。

蔚蓝的海面不见浪花翻滚，只是平平静静一直伸向九洲岛。海面上，中国渔船正在无休无止地劳作；海边，除了站在礁石上的几个渔民外，不见其他人影。维克托利娜伸出手挽住了教父的胳膊，充满了女儿般的温柔。她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表现过这个女性的动作，甚至连外祖父也没有，更不用说对父亲了。当然，外祖父也绝不允许她这种情意绵绵的动作。

他们在海滩上来回走着。老人让她仔细观看周围的风景，并告诉她为什么他喜欢这块地方。因为这里空气新鲜，风景优美，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这里远离城区的喧闹，让人感到宁静，感到舒畅。维克托利娜远远望着望厦山，那绿油油的山头与天空中金黄色的云彩连成一体。这优美的景色引起她由衷的赞叹。

天色将晚，气温开始降低，风也越刮越大。他们往家走去，维克托利娜的心情渐渐变得郁闷起来。夜晚降临了，她一直在建议用轿子将她送回去。当他们坐到已经点燃了香木碳盆的客厅里的时候，博特略说道：

“你别走了，别将这美好的气氛破坏掉，别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度过在澳门最后的一个夜晚。你在这儿陪着我，就像个好女儿。起码让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可我来的时候没有准备……人们会说什么呢？”

“你担心的是这个？你是将陈旧的道德观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吗？亲爱的，已经到了你自己掌握自己、而不是永远服从别人意愿的时候了。你是个非常老实的人，非常容易遭到别人诋毁的人。有人破坏我的声誉，实际上，是妒忌。因为我敢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什么规矩的约束。按照我的方式，我会一切处理得合情合理，管他左邻右舍说些什么。我的良心很平静。你留下吧，因为我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如果你说没有准备，我

这儿有你需要的一切。”

维克托利娜的脸红了起来，但还是服从了。还曾有过什么别人强调需要自己为伴吗？客厅里的热气使她感到有点晕眩，她坐到凳子上。不，她不想离开这儿，她想留在这儿。她想永远摆脱姨妈们的恶言诽谤，摆脱别人对她的蔑视，摆脱那让她无比痛苦的“骨头棒”的绰号。

管家给她送来了一杯加柠檬的松子酒。维克托利娜还不习惯饮用白酒，犹犹豫豫地喝了第一口。感觉到酒味很香，就继续喝了起来。随后，她开始诉说自己的凄凉的生活，与姨妈们一起令人难熬的日日夜夜，还有那令人讨厌的点心味。因为自尊心的原因，维克托利娜从来没有对人如此直率地提到过这些。

“我越来越感到孤单。我已经没有一个朋友，我非常害怕。我越是想找寻一条出路，越是难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你以为我不想像其他姑娘一样生活？你以为我在聚会中不想拥有娱乐、跳舞的权利，而只是当个大花瓶？你以为我不想有被人爱的权利？哦，不，谁也不会对我感兴趣。你以为我不想打扮得好看点，不想扔掉我现在穿的这些让我变得怪模怪样的讨厌的连衣裙？我从来没有过什么一般人的青春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知道我自己……我再也没有什么幻想。”

她扭动了一下身子，压抑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将目光从博特略身上移开，继续说：

“我很可怜……我也很丑。”

随后，她又用更加低沉的声音，痛苦中带着羞涩地说：

“……我还是斜眼。”

博特略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老人竭力用适宜的话来安慰她，鼓励她。维克托利娜需要的是对自己的信心，当然也需要鼓励。

“维克托利娜，你不丑。你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那就错了。当你愿意与某人交谈、愿意和他在一起时，你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想想，如果你没有一点让人赞美的地方，没有一点可爱之处，我会如此求你来陪我吗？天下的女人有的生来就漂亮，而有的就差一点。可是，所有的女人都有她迷人的秘密。如果不是这样，除了用金钱去诱惑，那相貌不佳的女人不就都嫁不出去啦。我们无法改变造物主赐给我们的躯体，但我们可以尽量去利用，去增加它的价值。”

老人的这番话不只是为了表示对姑娘的亲热。在长时间的接触中，他有了机会从她那张黑红色的脸上发现了端庄的线条。只是那只斜眼从整体上影响了她容貌的美观，掩盖了她从维达尔家族遗传的漂亮的鼻子、从母亲那儿遗传的性感的嘴唇、还有西班牙血统中赐给的洁白整齐的牙齿和黑亮柔顺的头发。再说，便宜的不合适的眼镜和与她高雅的喜好格格不入的裙子也损害了她的形象。总之，单论容貌，她不算十分丑陋，只是她的那只斜眼加上干瘦的身子，整体的形象就显得差了。

“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故事。人们说我拥有不断更换的成群的女人，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服她们。我有这个名声，你也知道。他们说了我许多子虚乌有的事。说我是一个可怕的危险的男人，任何一个正经的女人都应该像远离瘟疫一样躲避我这个色鬼骗子。但是，大家都好像忘记了我也是个结过婚的男人。我20岁的时候，爱上了卡罗利娜。她是一个在常人眼里绝对算不上漂亮的女人，因为她的长相确实难看。可我喜欢上了她。她具有无比诱人的、让我永远难忘的亲切和温柔。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不多的几年中，我非常幸福，但那是一种被诗人们称作‘好事不长久’的幸福。她在分娩时和那个没有生存权利的女儿一起死去了。没有任何人能填补她这个空缺，

没有任何人能代替她。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再找到一个和她一样的女人。我没有再结婚，我把应该献给她和女儿的爱分献给了众人。我富有，那是我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女人的原因，而且我生来就不信命运，是个自私的乐天派。不过，那位我真正爱过的女人是常人眼里的丑女人。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悲剧，连你父亲也没有。”

老人盯着火盆中跳动的火苗，眼睛中流露出不可言状的思念神情。维克托利娜担心打断老人的回忆，没有惊动老人。

“卡罗利娜在生理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奢望。可是，她穿着讲究、得体，打扮得高雅华贵，她用自己特有的姿色和魅力吸引着别人。所以，姿色和魅力并不单是漂亮女人才有的，是所有女人都拥有的，只要她懂得驾御。”

老人说着猛地站起身，仿佛要抛弃一切忧愁，脸上也露出了红光。他微笑着邀请姑娘跟着他走。

“你上楼来。我拿一些东西给你看，你肯定喜欢看的。”

维克托利娜好奇地跟着他。她也愿意让这位对已经死了几十年的女人还在深深怀念的 70 高龄的老人感到快乐。他们一起上了楼。老人因为走得太急，一下感到有点累了，于是就坐到走廊里的一张凳子上，喘着气。他让维克托利娜自己先看看。维克托利娜也想更多地了解教父的私生活，便没有客气。

老人的卧床有着男人的庄重气派，融舒适和整洁为一体。看得出来，是由某个神秘的女人精心收拾的。整个屋里，甚至四周的墙上都散发着雪茄的烟气，还混杂着女人的香味。难道还有她不知道的女人来访吗？维克托利娜对另外一间同样整齐的房间也非常喜欢。但她绝没有想到，父亲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今晚上你就住在这儿……”

维克托利娜没有回答，她完全沉醉在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熟悉的世界里。然而，还有让她更为吃惊的事情。博特略拉着她的手，带她来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这好像是个不常用的裁缝间，但同样是那么干净和整洁。两只沉重的大樟木箱子摆在突出的位置。男主人神秘地用钥匙将它们打开。里面完好地保存着各种刺绣、挑花、编织品，台布、床罩和手工艺品。看得出，这是一位幸福的妻子缝制出来的。箱子里还有连衣裙、内衣、扇子、香水、化妆品和其他女人所需的物品。毫无疑问，这是他不忍扔掉的怀念中亡妻的遗物。博特略从裙子中挑出一件虽然已经显旧、但还非常雅致的蓝色锦缎连衣裙，交给了维克托利娜，说：

“你穿上它去吃晚饭。我是一位喜欢浪漫的人。当然，我也想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我夫人就是穿着这件连衣裙和我一起去参加最后一次舞会的。还有这双皮鞋，也已经旧了，但是，你穿上吧。”

老人将维克托利娜一人留在那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也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完全是一位高雅男子的得体打扮。他走出房门之前，又打开了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木盒。他那锃亮的皮鞋踩着过道的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着维克托利娜在另一间房子里发出的窸窣声，他自己便下了楼。他吩咐多点上几盏七星灯，客厅里顿时灯火辉煌，他又专门为晚餐选择了餐具和水晶酒杯。佣人们从未见过家里来过这种欧洲女人，一个个感到很惊奇，但都一声不响地执行着命令。

维克托利娜走下楼来，可她心中没有一点把握。连衣裙已经过时，而且又肥又短。她用香皂洗了脸，细心地梳理了现在这种高高的发式，第一次涂上了唇膏。尽管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经验，可现在的效果也很好。她自己也觉得一下子变成了另

一个女人。只是那讨厌的眼镜还是让她沮丧，影响自己的形象。博特略真诚的赞美使她感到很难为情，她用那只拿着象牙扇的手挡住了脸，以掩饰自己的侷促不安。

博特略继续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从小木盒中取出一串珍珠项链戴到了维克托利娜的脖子上，把一只镶有钻石的玉镯戴到她的手腕上。最后，把一只镶有钻石的金戒指套进了她的左手无名指上。

“现在你去照照镜子，然后再告诉我，你是否还是原来的维克托利娜。”

姑娘惊呆了，只是按照教父的吩咐去做了。她心里乐滋滋的。她再也不是那个受人嘲笑的丑样，完全是一副名流女子的打扮。她感到鼓舞。看来，只要永远穿着讲究，打扮精心，还是有希望的。

他们一起吃着晚餐。姑娘吃得津津有味，而老人只是稍许吃了一点点东西。博特略是一位善于交谈应酬的男主人，他一直表现得充满情绪。然而，他的眼神显出了疲倦，脸上布满了皱纹。维克托利娜觉得这全是因为自己所造成的，可是她又没有胆量在老人这么愉快的时候提及他的病情。

吃完晚饭，他们坐到客厅的一角喝咖啡。博特略的爽朗情绪渐渐减弱，说话时带上不少的“啊、啊”声。于是，他像平常让女人们干什么事情那样坚持让维克托利娜弹奏一首钢琴曲。姑娘微笑着拒绝说，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练习了，从圣·罗萨中学出来后就没有碰过钢琴。她当年是一位好学生，也显露出了可能成为杰出的钢琴家的天赋。然而，她没有能碰上机遇。老人还坚持着。为了让老人高兴，维克托利娜拨动了琴键，弹了一些英国的既轻松又抒情的乐曲。尽管有失手的地方，可还是得到了谅解，赢得了掌声。

“教父你这样会宠坏我的。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或许当我明天一早醒来，现实更加严酷……”

“我可没有看出来。你是不是猜想着我会忘记今天，忘记这几个月来你给我带来的欢快？不，亲爱的，除非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看看周围。你所看得见的一切，我所有的财产，总有一天都是你的。我已经修改了我的遗嘱。不，你什么也别说。这些原来都是留给你父亲的，可现在他已不再需要。不管怎么说，你配得到这份友情。你就是我的那位应该活着但却死了的女儿。你现在戴的首饰和这个小木盒里装着的其它首饰，从现在起都属于你了，还有这架钢琴和上面两个樟木箱子里的一切东西。我很自私地保存着，最好还是让你利用它们。”

“教父，我……真的……”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比你更知道我的病的严重性，但我争取活得长一些，争取能痊愈，那样我就可以看着你幸福地生活。不过，虽然我的命运不佳，但我要保护你的将来。我的夫人和我都没有兄弟姐妹。我宁愿要你当我的继承人，也不要那些整天咬牙切齿地盼望我死去而来分我财产的远房亲戚来当继承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授权代理人。你可以享有这座别墅和亚婆井的另一座现在空着的小院子。你可以随便使用。在托瓦尔博士那儿还有一张支票，那是我给你结婚准备的。”

老人用一个不耐烦的动作阻止了姑娘的又一次谢绝。仿佛她已经起着受权人作用一样，博特略又向她重申了一些重要事项，尽管所有的指示都已经在他房间的写字台抽屉里的那几张纸上写得详详细细。维克托利娜认真地听着，她清清楚楚地明白，她的生活即刻走入了另一轨道。

“我估计这一切对你来说既感到突然又难以理解。你可以去

问托瓦尔博士，他知道我为什么作出这些决定，他是我和你父亲的朋友。他经验丰富，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的。另外，你可以相信这个家里的全体人员。他们全都侍候了我多年，对我很忠诚，也一直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会像对待我这样对待你，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把你当作我的女儿。现在我把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你。在我的财产没有完全属于你之前，你就当个大保管。”

老人向她一一指出钥匙的用途，然后就没有再说话，他已经累了。这一天来的激动和兴奋已经让他精疲力竭，他不得不坐了下来。俩人谁也没有做声，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之中。

这时刻，维克托利娜对从天而降的财富毫无兴趣。她只求老人让她去照顾他，帮助他排除将在异国他乡面临的巨大寂寞。博特略也曾想为此事请求姑娘，但他没有开口，他觉得那样对姑娘来说太不公正。维克托利娜已经毫无顾虑地和老人接触，但他没有权利让她继续冒险，把自己捆在一个年老病重甚至行将就木的人身上。多说一句话，也许两人的将来就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们都在默默思索中，任时间悄悄流逝。

维克托利娜坚持将老人送到他房间门口，吻了吻老人的双颊，强忍着眼泪，她知道老人不喜欢任何软弱的表现。然后，她走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

第二天，当他们坐到一起吃早饭时，为了减轻即将分别所带来的郁闷，两个人只是随随便便地聊着。老人不许维克托利娜去码头送行，他要她就在清静凉爽的别墅门口与他告别。当送她回家的轿子停到栅栏门外时，博特略给她介绍了家里的全体佣人，告诉他们说，她就是这个家的新主人，他们应该用对他那样的忠诚去尊重她。

“下次见，维克托利娜，祝你幸福。当命运之神来敲响你的

门时，你可千万不要拒绝。”

博特略说着像一位绅士那样吻了吻她的双手，然后使用力将她推到轿里。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大路上几个看热闹的正好看见了这个场面。维克托利娜望着已经离得远远的老人挥了挥手。当过了大路的拐弯处再也看不见的时候，维克托利娜终于哭了出来。

36

博特略的出发给维克托利娜的生活中造成了空白。她没有在意自己意外地拥有了改变她日后生活的财富，也不知如何使用这笔财富。总之，她不知所措，心中充满悲伤。尽管她已不需要再当护士，可还继续做着这份工作；尽管她现在拥有两套供其任意使用的别墅，拥有多位等其吩咐使唤的仆人，但她没有信心去享受。她可以穿得很好，但她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甚至连她专门雇了一顶轿子的作法也没有改变她在街上出现时的身份，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好奇。对于大家来说，即使嘴上不说，脑子里想着的她还是那个“骨头棒”。

她收到了托瓦尔博士送来的一封信，让她去他的办公室。肯定是有了博特略的最新消息，因为她在此以前只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明信片。然而，与她推测的不同。律师瞧着她瘦高的身材，没有任何友好的表示，只是告诉她：

“我这儿有一封你父亲的信。”

“一封我父亲的信？”她用无法表达的惊奇口气问道。

“是的，维克托利娜姑娘，一封很长的信，依波利多寄来的，

他要我亲手交给你。他没有直接寄给你，是担心到不了你手中。”

“谁也无权拿我的信……”

“好吧……我只是按照依波利多·维达尔的要求而办事。”

律师将一个沉甸甸的封口信封交给了她，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正是父亲秀丽洒脱的笔迹。毫无疑问，是他写来的。她几乎想立即拆开信封，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托瓦尔律师观察着她的一个个细微的动作，或许脑子里正思索着为什么富翁贡萨罗·博特略要为她立下遗嘱。现在父亲又意外地寄来了这封信。律师还是和前几天交给她那张款额巨大的支票及授权书时一样的冷淡。

她只是和律师一般地交谈了 10 分钟，便带着惊奇的心情离开了那儿。在回家的路上，随着轿子的摇动，她打开了信封，看了起来。

维克托利娜：

你一定为收到这个在你心目中已死去多年的男人的信而惊讶。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可憎可恨，因为他竟然在某一天一反过去的驯服、怯弱，一副被人驱赶的哈巴狗的样子，背叛了家庭。

那个男人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我离开了帕蒂拉家的猪圈，便奇迹般地挺直了腰杆。为了掩盖我的秃头，我甚至用上了一个漂亮的假发套，使我的容貌焕然一新。尽管我放开了肚子吃喝，可还用神奇的功夫控制了肚子的增长。这些矛盾的现象我无法解释，也属于不可思议的范畴。

我不想告诉你在这么多年中我干了些什么。你不会对我的经历感兴趣的。再说，你那处女的贞洁和老姑娘的禁欲观会使你对此勃然大怒。

我只想告诉你，被称作上海的这座神话般的城市为我提供了机遇。这种机遇是我生活在澳门这个小地方时无法预料到的。我也经历了艰苦的日子。为了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站住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惰性、我的怯懦。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不去拼命地奋斗，就无法生存。它对于弱者毫不留情，对于立志成功的人也赐给回报。

我一到上海，人就变了。当时感觉自己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成了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我也惊奇地发现在我身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活力和对人生乐趣的追求。我似乎获得了新生。

我首先从解饿开始。那是许多年来一直没有吃饱过的那种饥饿。来了以后，再也不像在你家那样，美味佳肴只用来给外人，残羹剩饭才留给自己。我再也没有吃过你外祖母做的那种薄的透明的牛排和不新鲜的蔬菜，更没有吃过你姨妈们做的那种稀粥汤。

再也不是过去那样。我在刚自由的头几天，对所有端到我面前的饭菜都像头猪一样猛吃猛喝。当然那些全是油水充足、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烹调考究的饭菜。如果不是我在一阵神魂颠倒之后明智地意识到要进行自我控制、并用体操和锻炼来调节，我一定会马上肥胖起来。我的惰性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结实发达的肌肉。那些曾用你外祖父给的讨厌的中药治疗的慢性肠炎、溃疡以及其它疾病都消失了。后来再也没有犯过什么病，似乎我能排斥一切不洁的东西。

我用很短的时间补回来了过去的不足，享受到了冲破鸟笼而解脱出来的夜莺的幸福。我开始歌唱、跳跃和欢笑，甚至连我自己对我的歌喉都感到惊讶。这是我多年来在你

家猪狗般的生活中无法享受到的！

为了生存而进行疯狂的奋斗，使我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如同用一块香皂洗刷了我的脑筋和原有的性格。我学到了很多，我明白了在残酷的生活舞台上，什么善良、顺从、什么以诚相待，什么“任其自然”，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全是弱者的表现。因此，谁暴露出怯懦的迹象，谁就会被人踩踏。相反，人们尊敬的却是那些将残暴、冷酷、奸诈和不择手段作为武器的人。虽然这是对现实的悲观看法，然而已被日复一日的实践证实。我变得生气勃勃、头脑清醒，也变得奸诈狡猾，一个个计划毫不费劲地产生。我从事了谁也无法指责的生意——机遇如此之多，只需要懂得利用它——，我发达了。我不想介绍那些，你不会感兴趣。我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当中都有朋友，在葡萄牙人社团中也是倍受尊敬的一员。我的住宅位于租界地，居所舒适，四周是收拾得平整的绿草地和栽种着玫瑰、杜鹃花、菊花及其它花卉的花坛。我常到附近的小运动场上打网球，这可是在澳门，在美丽街的社会名流或在帕蒂拉家的地狱从没干过的事情。

我坦白地说，从来到上海后，我没有想过你。新的生活、新的感觉和新环境仿佛在我和过去之间砌上一堵高墙。你对于我来说已经死去——就像我已经在你心目中死去了一样，你的照片也仿佛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的遗像。我是带着非常痛苦和失望的心情离开澳门的。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愤恨。这种愤恨至今依然存在。有些事情，像是烧红的烙铁在一个男人心头留下的伤痕。我不是基督，我不会宽恕。我只是一般的血肉之躯。

信中不再有幽默讽刺的口吻，怨恨和恼怒跃然于充满激情的长篇信纸上。他回忆着结婚的前前后后和帕蒂拉家设下的陷阱。她的外祖父用狡诈的手段捉弄了他，她的母亲曾当了帮凶。尽管赛萨尔蒂娜一再声称无辜，但是他不会相信。他对这事的怀疑和以后的多年中母亲对他的冷漠，使他们之间的爱情消失了。父亲简略地描述了在家庭中既无温暖又无尊严的阴暗的生活，列举无数次被责骂受侮辱的情形。他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说由于自己的软弱和屈从，才容忍了那些人做得如此过分。一旦冲破牢笼，他当然不再回头。这封信也不意味着想请求她的原谅。他现在很幸福，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已经有了他的社交圈。不管对他有什么样的指责，他从良心上感到没有过错，因此，他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旋律。

在精心挑选的白色信纸上，他继续用那秀丽的草书写道：

我对你了解甚少。好几年里我和教父一直频繁地通信。他给我带来了既在我意料中又让我痛心的消息，你也参加了在他别墅前的闹剧。教父为此非常伤心。在他帮了我这么多的忙以后，我无法像我在启程时请求过他的那样，再让他照顾你。

后来，就像发生在所有相距遥远的人之间的事一样，我们之间的通信减少了。这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后来越来越少，直至断绝了音信。我失去了和澳门的直接联系。偶尔从朋友们的闲谈或其它的信息中得到的一些消息，也无法说明那儿的真实情况。如果说托瓦尔博士偶尔给我写信的话，他也决不会写上这些的。我估计那儿的一切还一如既往，它的沉闷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再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罪过，它是如此地繁忙，如此

让人致力于它的事业，它迫使我们忘掉所有外面的世界。它的令人生畏的面孔不允许人们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它占用了我们的分分秒秒，但也使人陶醉其中。

我知道你的外祖父和母亲都去世了。我现在不能说他们的死使我多么痛心。如果说这话，那只是虚情假意。是他们损害了我的心灵，使它变得无动于衷。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以后，说出这种话是令人伤心的。如果说，我至今还忘不了你外祖父对我的那些一想起来就使我难过的欺凌，那么对于你母亲，我不想伤害她，正像时间的光亮不能照亮过去的事情。她美丽、诱人，但是除了我们的恋爱阶段，她和我在一起从没有过幸福。我从来没能做到她企图要我做的事情，再说那点要求也不算过分。从结婚之日起，我们的想法就相距甚远。我们互不理解，也不去寻求互相理解。可以说，在许多年里，我们是同床异梦，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生活在帕蒂拉的地狱以外，或许还有可能改变。我也不会来上海，她和小保罗也不会早逝，你也会是另外一个人。不过，“如果”再多，也不能挽救任何事情。做过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一切都只属于过去。

对你的姨妈们和外祖母我不能原谅，我像恨巴布罗·帕蒂拉一样恨她们。她们狼狈为奸摧残了我们的好运，斩断了我们幸福的翅膀。你长期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天天受着她们的影响，一定会沾染上和她们那样的待人尖刻、恶毒、爱拨弄是非、造谣中伤的粗俗性格。你如果永远和她们在一起，我认为你的将来非常暗淡。你已经是30岁的老姑娘了，如果那样，你会永远是一只摆在那儿的大花瓶。

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我不会这样讨厌地罗嗦。但是，

你是我的女儿，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你和我都无法否认。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继承人，而这封信便是我的一种遗嘱。

我生病了。在这座繁华的不制约任何人的大都市里，我从事了各种激烈的事务。我的心脏已经不行了。主要原因是超度的辛劳。今天，我已经成了一部损坏了的机器，会随时停止转动。但是，在去“双脚并拢的王国”之前，我想留下一些令你思索的东西，免得太晚了。

我现在丝毫不后悔，不想改变我今日的生活。我只是在工作中不像过去那样玩命，只是变得小心谨慎些，我想活得更长些。我不会天天惶恐不安地去等待人生的终日，也不会只是为了保持躯体的苟延残喘，而放弃从事令我高兴的事情。

我非常想见到你。然而，每当我想到又要有一个帕蒂拉人在我身旁，毁坏我的生活，让我回忆已经不愿再想起那一切时，我就宁愿牺牲父爱，而不愿意令自己过分失望。我宁愿看着床头你的照片。因为那是学校时期那个纯真的维克托利娜。

我不甘心不对你讲明一些实情。你最后留给我的形象太令我伤心，因为你完全拒绝了我。肯定，受帕蒂拉们影响，你一定变得比她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对你的影响抵消了圣·罗萨学校对你的教育。尽管这样，如果还有希望让你听我说的话，你听着：

“请你离开你的姨妈们。她们比你的外祖母更加存有妒忌心，心术更加不正，她们不会让幸福来到你身旁。帕蒂拉的家已经充斥着霉气和妒忌，浸染着她们的恶习。在外面，有明媚的阳光，有盛开的鲜花，有着令你赞叹和可供

你利用的美好的一切。你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而且是那么美好，如果我们懂得如何让它变得美好的话。假如你想拥有光辉灿烂的日子，就请你展开翅膀，寻求别的道路吧。

你已经是 30 岁的大姑娘，我担心你不会结婚。不过，这不会成为你过上美好日子的障碍。我留给你钱、股票和另外的财产，可供你独立生活，你也就不用为你的将来担忧了。我已立下遗嘱，一切都办妥了。我现在就可以汇给你钱，但我不想让帕蒂拉们与你共同使用这笔钱。你会说这是一个记恨男人的固执，可我已经这样决定了。等我去世以后，就不会去计较谁去用这笔钱了。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不再像现在这样穿得那么寒碜，应该打扮漂亮一点。你还可以治疗生理的缺陷，上海有治疗眼睛的好专家。你可以出去旅游，去欣赏美好的景色。在你的有限视野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着许多令你惊叹的东西。你可以去体会无数你还不曾知道的乐趣。去为你的生命而生活，不要有烦恼，不要对你的周围有什么怨恨。如果说，寂寞已经与你为伴，那么，起码也要让它变得甜蜜些。你不能像我一样留给将来多少令人痛苦的悔恨。

我不想写得太长了。如果我的这封信能产生一点效果，我的灵魂会更安宁。我写完这封信，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即按我的看法告诉你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现在留下的只是悲伤，为我们之间没有能更好地了解认识而悲伤，为我们失去的机会而悲伤，为我们没有走对路而悲伤，因为我们一家四口，你，你母亲，可怜的小保罗和我，本应有着美好的生活。

我死后请你不用服丧。丧孝是留给那些可怜鬼的。我虽然曾迷失方向，但我已获得新生。再说，我也不配有人为我戴孝。

你的父亲：依波利多

37

维克托利娜默默地沉思着。写信的人仿佛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和她在成长过程中曾经看到的那个卑微、屈从的形象完全不同的男人。刚刚开始看信时，她期待看到父亲的忏悔，期待他哀叹“我的过错”。可是信中清清楚楚显示了一个男子汉的傲气，并且丝毫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愤。什么“处女的贞洁”、“花瓶”和“30岁的老姑娘”，什么他不想见到她，是因为担心她已成为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帕蒂拉，这些词句，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的心，她捏紧拳头，将信扔到了轿箱底座上。

快要到家的时候，她的心情已不像开始那样冲动，她又将信捡了起来，决心耐着性子看完它。走进家门，她看到姨妈们正在客厅里为一笔没有合上的帐目互相指责，蓬头散发的外祖母一会说这个，一会儿又去骂那个。

这种场面已是天天都能见到的家常便饭。维克托利娜已习惯不去理睬。那些互相之间尖声的谩骂和侮辱早已经使她的知觉变得迟钝了。她知道，随着那几个女人们之间的吵闹，其中

任何一个都可能随意找出个由头将她卷进去，把她当作出气筒。

这一次，她冷眼旁观着这场张牙舞爪的猫斗图。难道仅仅因为是她们的外孙女和外甥女，而没有其它任何利害关系，她就要一辈子忍受这种低劣的环境？她在这儿被关着度过了青春少女时代，那是因为没有逃离的可能。可现在……

她躲进自己的房间，重新看起信。尽管信中描述的事情令人难受，可父亲的形象在她心目中完全改变了。她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及早地估计到父亲会有这样的形象。

他一定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才如此诚恳坦白地写这封信。父亲自己已声明这是一份遗嘱，那些充满激情的话语，明明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人所作的叙述。维克托利娜惊慌了。父亲不要见到她，因为他害怕自己也成为一个帕蒂拉。她要去向父亲证实他完全想错了。

这时，女佣赛莱斯特哭着走进维克托利娜的房间，诉说她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外祖母说她偷吃了一块猪排。女佣可能感到饥饿，而且在这个家永远也吃不饱，可她是诚实的。其实赛莱斯特每天都会受到莫须有的指责，这只是众多类似抱怨之中的一例。维克托利娜搂住女佣，她心中明白，赛莱斯特之所以至今不离开这个家，完全是因为她这个“亲爱的姑娘”。

“我们会有好日子的。赛莱斯特。我保证……”

维克托利娜情绪激动，她随手拿起信纸写起来。她那一行行娟秀而潇洒的笔迹跃然纸上。她感谢父亲给自己来信，并请他允许她去上海与他团聚。她希望能服侍父亲，并保证使他的生活不再有任何痛苦。她自卑地请求父亲给他们两个人——父亲和女儿一次机会，使他们互相能够更加了解，以弥补失去的时光。

第二天，她将信投进了邮局，开始等待着回信。她还鼓励

赛莱斯特，说一定有好日子过，但没有讲明真相。漫漫黑夜，她辗转反侧。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拿定了主意：离家出走。

父亲激起了她展翅高飞的愿望。她也没有忘记自己在银行里有钱，而且还将是两份遗产的继承人。假如她一味安于现状，拒绝向她伸来的慷慨之手，即将是对命运的蔑视。

现在，她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破旧的家具、磨损不堪的地板、肮脏的墙壁、剥落的墙皮、完全和为外边人准备的食物不一样的无香无味的饭菜，从不全部打开的、挡住一半光线的百叶窗，沾在衣服上经久不散的烧烤食品、蛋糕和调料的气味，无休止的争吵和对所有人、包括对那些大方人的恶毒的咒骂。

她越是数着日子过，越是着急。她在姨妈和外祖母身旁感到压抑，决心要尽快离开。幸好她们对她的变化丝毫没有引起怀疑。她们对她说话还是那样尖刻，仿佛她一辈子就这样逆来顺受。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维克托利娜决定不再等父亲的回信，提前离开那个家。

整整一个晚上，维克托利娜在医院服侍着一位自认为病情严重、难以对付、挑剔的病人。回到家的时候，她既感到很累，也很生气。她想自己不需要再靠上班来生活，也没有必要再去受这种病人的气。这个病人依仗着丈夫的权势，就对服侍自己的人随心所欲，故意刁难。或许她维克托利娜比这个讨厌的女人富有得多呢。

她刚刚想关上门睡上一觉，两个姨妈却双手叉着腰，朝她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对这突然袭击，维克托利娜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手足无措。

“她在装傻。她知道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们看见她和那个“混蛋”手挽手在海边和黑沙环的野外散步。还看见她清

晨从那座别墅出来，说明她还在那儿过了夜。不用撒谎，事实明摆着。姨妈们以为维克托利娜那天是值夜班，可她却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干着如此堕落下贱的勾当。这种耻辱和堕落再明显不过了。谁能想到她这样的蠢人、傻瓜，竟然躺倒在一个患有梅毒和肺结核的男子的身下。而那个完全堕落的男人竟然愿意和这个骨瘦如柴的木头棒睡觉。

这种毫不掩饰直截了当的侮辱激怒了维克托利娜，她第一次挥着手高声指责她们不但不责无旁贷地去维护她，反而相信别人的流言飞语，还加入他们的大合唱。

她仰着脸承认，她是去了，并且在那儿过了夜。但那是一个正直的男人的家。她事先没有和家里人说，因为她已经是个大人了，已经懂得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贡萨罗·博特略是她的病人和朋友。她不认为在那儿过夜有什么羞愧的，她没有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她没有描述教父如何富有，她不能让这些人去破坏或企图破坏将属于自己的一切，她们从未考虑过她的生活。她真想看看，当她们知道自己拥有博特略的财富以外，还将拥有父亲的全部遗产时，她们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不过，她还是没有说出来。

从小养成的怯懦消失了。她毫无惧色，愤怒地驳斥着她们，字字句句流露出长期以来压抑着的怨恨。姨妈们不知所措，她们明白站在面前的人已不是过去那个外甥女了。在她想去当护士时，曾经暴露过这种逆反的迹象，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厉害。她们虽然理屈词穷，但是还在那儿辱骂着，甚至更加放肆：

“我们这儿可容不下妓女……”

“这个家是你们的，可也是我的。你们从外祖父那儿偷走的

财产，其中有我母亲一份，那是属于我的。”

“你敢！……”

大吵大闹开始了。忠实的女佣赛莱斯特赶紧从楼上跑了下来，站在两方当中，不顾一切地维护着她那亲爱的姑娘。她身强力壮，尽管平时默默无言，可在这种时刻却能震住人。帕蒂拉婆娘们明白，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吃亏的肯定是她们自己。

这时，帕蒂拉太太出现在上面楼梯口，像一根柱子立在那儿。她听到了一切。维克托利娜转过脸，问道：

“外祖母你相信吗？”

她相信。她从来没喜欢过外孙女。她从来没有抱过外孙女，也从来没有在外孙女哭的时候哄过她。她对维克托利娜从来是既无耐心也不关心，她把她视作块拦路的石子，只想踢开。尽管嘴上不承认，但她从来就讨厌外孙女，并且总是不甘心，为什么让外孙女活着，而不是让她那可爱的、难以忘怀的小保罗活着呢？

老人没有回答。但她满脸的冷漠已经毋庸置疑。她谴责外孙女，毫不例外，因为她听到了外孙女亲口承认在那个没有道德、声名狼藉的男人家里过了夜。按照她对待名誉的看法，维克托利娜已经是个不干不净，已经不再是贞洁的女人。老人气愤的颤巍巍地走下楼梯，又变成了原先那个蛮横长舌妇的模样。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责骂，就因一脚踩空，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也疼得她直挺挺躺在那儿呻吟着。

维克托利娜毫不犹豫地跑过去附下身子想扶起老人，却遭到了拒绝。老人推开外孙女伸出的双手，靠在了安巴罗的身上。另一位姨妈在一旁高喊着：

“别用你的手碰脏我母亲。”

“你走吧。你的地方是大街……或者修道院，那儿可以洗刷你罪恶的污点。”安巴罗也叫喊着。

维克托利娜就这样被拒绝、被驱赶。正是此时此地，她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心中已拿定了主意。当外祖母被搀扶起来艰难地挪动脚步时，维克托利娜说：

“今天我就离开这个家。”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大门开着。”

该结束了，她不能后退。维克托利娜绕过外祖母，快步走上楼梯，钻进自己的房间。赛莱斯特紧跟在她后面。她为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情惊呆了，但她决心跟随她的姑娘，哪怕是走遍天涯海角。

“我们去哪儿？”

“去一个新的家。”

维克托利娜开始收拾柜子、抽屉和属于她的东西，她决定去别墅。对自己此时此刻的如此冷静，她都感到惊奇。整理行李没有花多少时间，因为她已经偷偷地准备了去上海的东西，正在等着父亲的回信。现在只需要收拾一些零星物品。母亲的遗物、她精心藏在地下室里的外祖父的中药及她所做的记录，留待以后再说。她要在有空的时候，慢慢地和她们说个明白。

门外，姨妈们还在口吐恶言，对很快收拾好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准备离去的赛莱斯特更为恼怒。女佣的离去将使她们的生意失去一个无偿的好劳力。即使用警察来威胁也不能将赛莱斯特和她的“姑娘”分开。是她将姑娘带大的，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她跟随姑娘一辈子。尽管对未来忧心忡忡，她还这么说着。她在这个家已经30年了，除了这儿，她不认识另外的任何人家。

两个小时以后，一个由4顶轿子组成的小小轿队，两顶坐

人，两顶装着行李，走下斜坡，直奔黑沙环。维克托利娜受到了伤害，但也受到了鼓舞，那就是维达尔家人所特有的傲慢。她也不善于宽恕，走时连外祖母的病情都没有问一声。这是多年来对她排斥和怠慢的回报。姨妈们还不知道贡萨罗·博特略已经离开澳门，因此当看到轿子的去向时，又开始了破口大骂：

“滚吧……投入你那个‘混蛋’情人的怀抱中去吧。”

维克托利娜气得脸色发白，但没有反驳，她没有必要与她们一般见识。现在，她只想忘掉已经过去了的坎坷，面对完全崭新的人生。一心去追求父亲这么晚才让她明白、博特略的财富允许她所做的一切。

38

在别墅的生活虽然舒适，但只是暂时的。别墅离城区太远，远关闸区以外。对于某个寻求悠闲、喜欢僻静生活的人来说是很理想的住所，但对于留恋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不实际。维克托利娜猜想着姨妈们在未来的几天中要干什么。她们会捏造她与教父之间的情人关系，百般地诬蔑、诋毁她的名誉。她准备要抗击，要自卫。她不用挨家挨户去戳穿两位众人皆知的挑拨是非的女人编造的种种荒诞的故事，而是运用银行里至今没有动用过的金钱的威力，让人们看到她是一位贵妇人。

她没有闷闷不乐地走进别墅。相反，她面带微笑、轻松自如地走进别墅，犹如一位真正的主人拥有了这栋漂亮的建筑和庭院。已经认识的仆人们毕恭毕敬地迎接了她。

对赛莱斯特的惊讶维克托利娜感到可笑。对于女佣来说，这里仿佛是童话中的仙境。她原以为要住到某个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或者在某个地方临时租间房子。可眼前的一切要比她预料的好得多。一个完整的住宅，一个她从没见过的豪华舒适的家。姑娘曾保证有好日子过，她没有骗她。她们住在客房里，维克

托利娜不想动用教父的房间，以示对老人的敬重。尽管如此，赛莱斯特还是惊诧不已，她从来没有睡过这么柔软的弹簧床。女佣不断地问这问那，姑娘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一一作了解答，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晚上，维克托利娜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托雷斯大夫的，请求辞去实习护士的职务，并答应稍后再给他说明原因；另一封信是写给托瓦尔博士的，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请求他一旦收到父亲的信，立即通知她。第二天，她又给博特略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也简短地叙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再一次对老人表示了感谢，因为没有他的慷慨赠送，她的生活不会有如此的彻底变化。

维克托利娜想到了教父在亚婆井的住宅。虽然还没去过，但她还是计划搬到那儿去住，她想让城区的人们都知道，现在她是维克托利娜·维达尔，而不是帕蒂拉女人们的那位不言不语、顺顺从从的外甥女。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赛莱斯特。看着带她长大的女佣为如此快地离开这里的富贵而显出的沮丧，维克托利娜笑着安慰说：

“我们去另外一个和这里一样的家。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几天后，她们搬到了亚婆井的住宅。一位精心的房客把房子保护收拾得非常好。尽管这儿的空气没有别墅那儿的新鲜，但令人感到舒适安逸。客厅和房间都是很宽敞，大天窗将里间也照得亮堂堂的，还有一个前厅和一个后院，院中还有一口小井。维克托利娜不想在这些财产真正属于自己之前动用别墅的任何家具，使用木板车把属于父母的旧家具和外祖父的中药柜搬到这儿。帕蒂拉们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她们明白这位已获得“解放”的外甥女或许还会依法起诉，要求得到帕蒂拉遗留给她们母

亲的那一份财产。

现在，去不去上海是件大事。但是，忙于收拾新的家分散了维克托利娜等待父亲回信的焦急心情。她在亚婆井的出现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遭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冷落，因为她成了这个区社交中的外来者。人们知道这所住宅是属于“恶棍”贡萨罗·博特略的，因此，传闻便变成了事实。“征服者”竟然在最后的日子里，当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坟墓的时候，还把骨头棒变成了他的情人。在品尝了各种高级的情趣之后，扑倒在这个既瘦又斜眼的女人平坦的胸脯上。尽管维克托利娜的名誉遭到了践踏，然而她没有理会，反而昂头挺胸面对这一切。只要她有钱，造谣中伤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为了拥有它，人们对钱的这些不体面的攻击又有什么关系？

维克托利娜终于收到了一封信，但不是父亲的信，是葡萄牙驻上海领事的亲笔信，通知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和丧礼的处理细节，并请她立即到上海处理遗嘱之事。

这对维克托利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或许父亲没有收到她的信，或许他不愿给她回信，或许他病得太重无法写信。她沉浸在痛苦之中，思索着一切能够证实她已幡然悔悟，证实自己已变成了父亲一直梦想拥有的女儿的可能。

她在基督城发布了父亲去世的讣告，并在老楞左教堂举行弥撒，敬请为父亲的灵魂安息。去的人不多，帕蒂拉家的人没有去。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来客中，她看到了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位中年妇女，和她一样戴着重孝。尽管维克托利娜从未与她们打过招呼，说过话，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维达尔夫妇，她的爷爷、奶奶和一位姑姑。多么奇怪的人啊，30年的怨恨，竟然在人死以后得以和解。当然，过去那不合情理的蔑视，不全

是针对着依波利多的，而是针对帕蒂拉家的。再说，他们知道现在她已经离开那个家庭，说明一切还来得及挽救。

维克托利娜处在惊愕之中，只与他们打了个招呼，接受了爷爷、奶奶和姑姑的第一次亲吻。其实，她本人在30多年中不也远离了父亲，她还有什么理由不欢迎他们呢？他们当众和解使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也标志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美丽街的维达尔夫妇不顾一切流言飞语，在维克托利娜没有主动请求的情况下接受了她。

维克托利娜给所有参加弥撒的人都致信感谢，给爷爷奶奶和姑姑也送去一封礼节性的信函，表现得不卑不亢。要填满一个长时间筑成的鸿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她一个人去了上海。怀着想认识这座改变了父亲、使他由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变成为巨商富贾的城市的巨大愿望。托瓦尔博士为她筹办了船票，办理了其它旅行所需的手续。

“别紧张。我为你安排的是一艘很好的客船，改变一下环境对你有好处。到上海后，你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因为依波利多有许多朋友，包括领事在内。”

维克托利娜乘坐的是大洋船，有着她想象不到的舒适条件。她在二等船舱，与一位英国新基督教女教士为伴。在头20分钟内，她有点拘谨。可那位英国女人非常善于交际，习惯旅行，很容易打破了她起初的拘束。在轮船起锚驶离香港时，她们已是朋友了。

第一天她有点晕船。以后几天她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按照父亲的意愿，她没有再戴孝。

旅客中没有一位葡萄牙人，只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有一对比利时夫妇和几个印度人。大部分人是居住在上海的人返回那儿，一部分是旅游者，还有一些是被传奇的城市所吸

引，去那儿冒险的。

维克托利娜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自由。她试着用英语和法语同别人交谈，竟然说得不像想象中那么差，这说明在圣·罗萨中学的课程没有白费。更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居然和别人能如此友好相处。她像一棵没有见过阳光的植物，被命运之绳索拖拽到另一种环境，从而获得了新生，也展示了未曾预见过的天赋。

她参加了船上组织的游戏，品尝各种她不熟悉的饭菜，还跳了舞。在这儿她没有再当“花瓶”。她用准确、轻盈的舞步，一会儿和年轻人、一会儿和老年人；一会儿与单身汉，一会儿与已婚男子共舞，像一只燕子旋转在整个舞场。谁也没有觉得她干瘦，谁也没有在意她的斜视。在这儿，她不再是骨头棒，她连想起这个绰号的时间都没有。

她到了上海，在一家既舒适又安静的英国酒店住下后，便立即去拜访了领事馆。维克托利娜为父亲如此有人缘、如此受人尊敬而感到惊讶。父亲凭自己的功绩成了葡萄牙社团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家都为他的早逝而感到悲痛。

维克托利娜被带到负责管理父亲财产的英国律师事务所。虽然律师们遵循的是维多利亚严谨的工作程序，但效率甚佳。她在那儿知道，父亲把一切都留给了她。她茫然、她震惊。她一下子成了一位贵妇人。尽管还算不上百万富婆，但这些财产肯定可以够她维持非常富裕豪华的生活。除了现钞，还有大量的银行存款和利息，股票，一些企业中的红利和一幢别墅。

“你父亲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但他花掉了很多钱。这是他的权利，钱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公司的好客户，我们也希望小姐成为我们的客户。”

她拿到了父亲住宅的钥匙，便立即从酒店搬到了那里。这

所住宅远比父亲信中简单描述的要好得多。对她来说，简直是过分奢侈，这儿远远超过了教父的别墅，如此多的佣人更使她不知所措。不过，她不愿意放弃父亲的生活方式。她仿佛是童话中的“灰姑娘”，正享用着意想不到的荣华富贵，只是少一位白马王子。她明白如果早点懂得对父亲好一点，母亲和自己便可以早早地享受这种富贵，而不用过那贫穷的日子。以往那些互相指责都是为什么呢？她从格言中得到了解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好事不长久、坏事也有头”。

维克托利娜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有人会与她争夺遗产。父亲是第二个教父一样的人。尽管有风流艳史，但没有和任何人拴在一起，组成新的家庭。父亲从来没有忘掉她维克托利娜。他的床头放着她的照片，客厅里挂着用金色镜框镶着的根据那张照片放大的油画像。由此可见，虽然她自己不知道，但从精神上她却一直存在于这个家中。

人们告诉了她关于依波利多·维达尔最后的生活章节。父亲最终还是看到了她的信。他不听医生的劝告，也不相信自己生命的终点会离他如此之近。他去内地处理一件棘手的生意，并保证回来后一定当个最听话的病人。依波利多固执己见，劳累过度。回来时，病情加重，朋友们不敢把文件交他审阅。女儿的信被夹在那一堆文件中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就在去世的那天晚上，他的病情仿佛有所好转。他心情愉快、精神振奋，还提出要看阅文件。朋友们好心满足了他的愿望。于是，他发现了女儿的信。依波利多看完信，兴奋异常，笑着说：

“我女儿给我回信了。我要给她写信，让她收到信后乘第一班船来，越快越好。”

他兴冲冲地从床上爬了起来，但没有走出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永远没有再起来。当人们赶去抢救时，他已经去世

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维克托利娜对这令人激动的场面不容置疑，因为她看到自己写的信皱皱巴巴的，仿佛被人用劲揉过。她为父亲最后还想着她而感到欣慰。

维克托利娜在上海住了3个月，办理父亲的遗产手续以及他在几家公司中的产业。她采纳别人的建议，运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处理事情灵活、果断，结果圆满。

在上海，她交了不少朋友。她被邀请去朋友家作客，参加茶会、舞会，观看赛马、去野餐、游玩，还参观了租界以外的地区。她受到了葡萄牙社团中最佳阶层的热情款待，也以同样的方式回谢了他们。如果没有父亲的名望，她绝不可能享受到这份盛情。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社会中，最好的招牌是拥有财富或有拥有财富的名声。维克托利娜开始按照自己刚刚获得的社会地位穿着打扮。在那座城市，时装的款式都是紧随着巴黎及其它欧洲各大城市的最佳、最流行的式样。在这一方面，澳门和香港显然是落后的地方。她学会了认真体面地化妆、穿着，以掩盖面部的缺陷。她看了最好的眼科大夫，虽然治疗斜视的效果不大，但给配了一副非常合适的色镜，从脸部整体大大地弥补了原有的缺陷。法国名裁缝制作的连衣裙使她不像从前那么干瘦，而且显得高雅时髦。她那一头理发师们都赞不绝口的油黑发亮的头发是由俄国理发师灵巧和熟练的双手梳理的。在去观看意大利某歌剧团的首场演出之前，她对着镜子照了照，相信自己有了现在的这副模样，谁也不能再称她为骨头棒了。而这一奇迹应该归功于教父和父亲。

她突然开始想念澳门。因为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紧张的生活节奏使她得不到安宁，以至于让她厌倦了。一方面，她不习惯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她也思念着别墅和赛莱斯特。女佣请托

瓦尔博士捎来消息，盼她早日返回澳门。维克托利娜不喜欢这种交际过甚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去聚会、不去剧场或音乐会。她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应酬，不断在家里接待客人和众多的朋友。她明白自己的情况，也不抱有幻想。尽管还是照样热情地待人，但心里却怀疑那些快速建立的和过分热情的友谊。当然，或许在这种大城市里，新的朋友层出不穷是很正常的事情。

两位绅士的甜言蜜语和对她的追求使她感到惊诧。第一位是俄国人，尼古拉二世沙皇陛下的一秘，赛热尔·伊万诺维奇·奥伯仑斯基伯爵。他身材魁梧，满脸胡子，活脱脱像个北极熊，连他的动作都让维克托利娜害怕。另一位是动作慢悠悠的墨西哥人，名叫阿丰索·德·巴斯多斯。他到处宣扬自己很富有，来到“东方的巴黎”为的是娱乐、享受，也为了认识神秘的中国海岸，他长得很英俊，又有着诱人的风度，维克托利娜不得不对他加倍提防。她已不是18岁的姑娘，她怀疑眼前的一切，所以没有一个男人能打动她。她认为这两个男人都是猎手，只是将她当作无辜的诱饵，目的是咬住她的财富，借以摆脱他们的困境。她绝不相信什么乌克兰在草原上无边无际的地产，也不相信什么摩伦那山脉的金矿。在上海这座大城市，各种民族、各种肤色的漂亮女人比比皆是，他们为何要追求一个既不丰满又斜视的女人？当然，也许这两个人都是真心诚意，或许说的也是真话。但在维克托利娜眼里，他们都只是围着蜂王的讨厌的雄蜂而已。

实际上，问题在于她本身。她的心已经变得冷漠。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被人瞧不起，已经不对什么真诚的爱情抱有希望。现在虽然她已经很富有，可她的生理缺陷没因此而有多大改变。如果她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那也是因为她的金钱，而并非因为

她这个人。她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决不想掉进另一个更加悲惨的奴役之中。

她给教父写了一封信，请求老人允许她去看望他，并等待着回音。贡萨罗·博特略已经从她前次信中知道她去了上海和依波利多已经去世的消息，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她去探望，但老人只简单地写了封回信，让她等着他返回别墅。一定是在日本的治疗没有起作用，他的病情更加重了，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可怜他。

维克托利娜不声不响地将房子高价租给了一家德国公司的经理，比想象中更顺利地处理了全部遗产继承人的一切事项，把父亲留下的豪华的家用物品，包括一些留着纪念的衣服装箱打包，准备带走。

她装修了父亲的墓地后，告别了所有的朋友，最后还给所有的追求她的人发了一封告别信函。然后，她乘坐“海上使者”号远洋客轮回到了香港。这一次当然是坐的一等舱。

在她到达澳门之前，她富有的消息就已传到了澳门。维克托利娜用亚婆井的家证明了这一切。这里有她父亲用过的家具、地毯、漆器、中国细瓷、名画和高级的窗帘架。现在人们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她的，仿佛她是那里生那里长的一样。

不过，人们发现她变了。沐浴过上海文明的她和原来的那位无足轻重、身着长裙的骨头棒相差甚远。她穿上款式和颜色极其时髦的连衣裙，让这座平静保守的小城市里的人惊讶不已。而她的浓妆艳抹，描眉涂唇，使那些还没有忘记她正在服丧的人们更为震惊。如果在像上海那样的大商业城市，这绝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可在小小的澳门的“基督城”则不然，人们对她的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行为议论纷纷。帕蒂拉女人们更是恶言相加，称她为“面具”、“彩色骨头棒”。不过，美丽街没有发出

指责，起码没有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她。

风波渐渐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维克托利娜将那些色彩鲜艳的衣服放进了柜橱里，穿上了端庄得体的衣服。脸上的红胭脂也不见了，嘴唇也不再涂得鲜红。淡妆素裹与年龄相符。她已经 31 岁，不再是小姑娘了，也不能再当受人嘲笑的洋娃娃。

教父去世了，还没来得及兑现他回到别墅的诺言。维克托利娜没有为又得到一笔遗产而欣喜，她为老人的死而深深地感到悲哀。她是富有了，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两个最希望她幸福的亲人相继去世了。

她曾企图用各种活动来驱赶寂寞，然而那令人凄凉的寂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孤单单地一个人生活。她的一切财富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时常也会有些男人向她表露爱慕之情，然而维克托利娜心里明白。可是那些人只是些鳏夫或中年单身男子，年轻一点的男人们自然有他们的选择。维克托利娜对那些人无法信任。像在上海时那样，她决定不用牺牲自己的独立来换取让自己痛苦的婚姻，拥有一个只想猎取她钱财的丈夫。她心甘情愿做一个老姑娘，竭力遏止想当妻子做母亲的愿望。平常，她平平静静操持着亚婆井和别墅的家务，也很少出门探亲访友，也难得接待宾客，就这样单调枯燥地度过一天天的光阴。

一天，她在亚婆井的住宅用点心的时候，门铃响了。那是一次她从未想到过的来访。来人是父亲的姐姐，她的姑姑克罗利娅。维克托利娜客客气气地、礼貌地接待了来客，心中猜测着来访的目的。她用日本瓷具给姑姑端上最好的茶点。赛莱斯特和另外一名原先侍候博特略的现在为维克托利娜干活的男管家守在一旁听候吩咐。她任性地带着客人参观了住宅的家具，介绍了父亲的财产，用和蔼的方式进行报复。如果姑姑是真心诚

意的话，她此行会给美丽街的人们带回一个不错的印象。

“我们早已经知道依波利多在上海干得非常出色。你叔叔若奥在上海时已告诉我们，可不幸的是，兄弟俩没有能碰到一起。”

姑姑没有说出全部事实。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是父亲没有宽恕过去对他的凌辱和抛弃，而拒绝接待弟弟的。不过，既然现在传达口信的人向自己伸出了手，又何必再去揭开伤口呢？谁能知道，维达尔们为了填补过去的鸿沟已放弃他们多少的傲慢。

客厅里，两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女人交谈得平平淡淡，没有热烈气氛。姑姑克罗利娅告别时说：

“你爷爷奶奶希望你能回去。你的若奥叔叔一家还有姑姑克拉利赛和拉乌拉都去了香港，那个家里很清静，我们现在需要有个年轻的人去活跃一下气氛。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呢？”

维克托利娜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去了。在那座母亲连做梦都想踏进的大宅院中，维克托利娜没有看到任何特殊的東西。里面的气氛凄凉而沉闷。宽敞的客厅显得冷冷清清，维多利亚式家具一件挨着一件摆放在那里，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可怜的母亲如果生活在这个稍有一点杂音都会让人扬起眉毛的地方，还不知有多痛苦。克罗利娅姑姑说得有道理，那儿静得出奇，连木头地板的咯吱声都听得出来。

尽管双方都作了努力，但维克托利娜第一次拜访收效甚微。没有家庭的温暖，只有客套和拘束和不知如何去安慰的长吁短叹。不过，理解的桥梁已经建立。老人们越来越感到寂寞、孤单，希望有个年轻人来陪伴。然而，维克托利娜自己也正受着寂寞的煎熬，又怎么能帮他们去排除寂寞。

一天天过去了，一月月过去了，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维克

托利娜感到要用某一种日常的事务打发日子。当然她已不可能再去当护士。她想来想去，终于决定开设一家澳门还没有的时装缝纫店。曾为学校手工课的优秀生，她早就显示了裁制衣服方面的天赋。只是由于家规、没钱以及帕蒂拉女人们的反对，她没有能够发展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才能。现在，不管姨妈们多么恶毒，也只是远离她的恶梦。不管她们如何想方设法，也无法破坏她的生活。

维克托利娜用在上海见识到的和多次去香港学来的手艺，在龙嵩正街开设了一家时装店。那儿紧挨着“摩尔人”的商店，地理位置极佳，交通方便。起初，时装店不但没有生意，而且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题材。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人只应该从事家务。因此，维克托利娜的标新立异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和谴责。保守派们只信任中国裁缝。后来，她在学校时代的朋友出来支持了她，试着让她展示手艺。她做的衣服获得了朋友们的称赞。就这样，她渐渐地有了声誉，客户也就接踵而来。

时装店开始兴隆。如果说不能让她发大财——这是有限的环境所不允许的——，也足够填补开支和获取一定的利润。对于维克托利娜来说，最重要的是消遣，与当年她曾寻找过的、在医院当护士同样的消遣。

夜晚是最难熬的。每当回到充满舒适安逸但缺乏温暖的空荡荡的家时，她和赛莱斯特及其他几个佣人的声音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打破房间的寂静，更无法驱除家里的冷清。她白天拼命地干活，为的是晚饭后能睡一个好觉，既不做美梦，也不做恶梦。

然而，事情并不永远像她所希望的一样顺利。多少个夜晚，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侧着耳朵听着外面传来的

各种声响：木头床板的咯吱声，蟋蟀的鸣叫声，街上夜行人的走路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邻家院子里的狗叫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小贩们那难以形容的凄凉的叫卖声。往往在这样的夜晚，她总是辗转返侧、难以成眠。她觉得自己年轻，一种难以名状的欲望像一股火烧得她浑身发热。那欲火竟是如此的强烈、如此难以忍受。

白天，她强迫自己保持表面上的冷漠和持重，强迫自己不作任何不现实的空想。可是一旦孤零零地躺到那张床上，白天的一切约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变成了一个有着五情六欲的普通女人，也为自己得不到爱情和家庭的幸福而感到不合情理。

早晨醒来，她总是很沮丧，也总要为自己苍白的脸色和黑黑的眼圈而吃惊。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干瘦、更加斜视。她气馁，但又坚持与自己的这种脆弱的意志作斗争，安慰自己说总有一天，她会控制和调节这折磨得她夜不能寐的情感。可是直到现在，她的精神还在忍受着折磨，她的欲望还没有得到过满足，她的躯体却越来越干瘦。她有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她很羡慕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们，她们与尘世隔绝，只为自己的精神祈祷而生活。可是，她还做不到，她不能将自己关到修道院去，她那沸腾的、奔放的血液不允许她那样做。

正是那个夜晚，她感到心灵的空虚越来越明显，周围的寂寞越来越痛苦难熬。为此，她带着一个包袱回家，想用针线活打发漫长的黑夜。她也想顶着寒风步行回家，让自己更加疲劳。那是狂欢节期间的夜晚，整个澳门都沉浸在娱乐之中。她认为自己已“老”，不愿去参加任何聚会，宁愿埋头干活，直至累得精疲力竭，这样可以使自己一躺下就睡着。

然而，步行比她想象的艰难多了。刺骨的寒风呼啸着，沿

着石头街面袭来。她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包袱，顾不得拉上从肩头滑下的披巾。正在这个时候，黑暗的街道上响起那使人羞辱难堪的叫喊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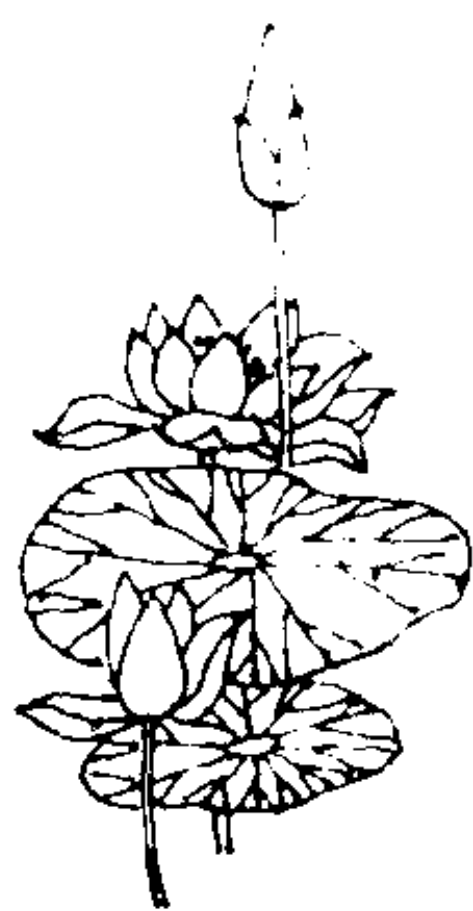
“骨头棒！骨头棒！”

紧接着是一阵假声假气的狂笑。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屈辱的绰号了。她还以为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但那讨厌的声音明明白白地传进了她的耳朵，那三个字像尖刀一样扎入她的心灵深处。原来，不管她是富是穷，她永远是骨头棒。她没有回转身来向恶棍挑战，只任凭眼泪夺眶而出，弄湿了眼镜。她抽不出手去掏出手绢，只是机械地盲目地移动着脚步。

突然，她不知踩到了什么滑溜溜的东西上，失去了平衡。她只觉得自己被抛离地面，包袱飞了出去，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接着，便是臀部和背部重重地撞到了路面上，裙子飘了起来，露出了大腿和黑色的长袜，一只皮鞋也飞落到水坑里。一瞬间，她眼前一片漆黑。

第三部分

臭脚丫西科和骨头棒



39

臭脚丫西科蹒跚地向躺着不动的躯体奔了过去。他惊愕地看着眼前的女人，深为自己刚才的无耻而卑劣的行为感到悔恨。尽管现在他的双脚像刀绞一般的疼痛，但他一心只想着要救救这个女人。他看了看周围，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寒风呼啸地刮过。当看到躺在地上的身躯开始有点活人的迹象时，西科缓了一口气。他急切地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伤着了没有？”

他没有得到回答，本来也是多余的问话。这一交摔得不轻，不过裙子和外套的遮挡减轻了一些疼痛。女人的衣服上沾满了烂泥。

西科将她的裙子往下拉了拉，遮住裸露在外面的两只瘦腿，然后，伸手去扶她起来。骨头棒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模糊，她还没明白发生的事情。她呻吟了一下，坐起来，戴

好了可笑地挂在一耳朵上的眼镜。她感到臀部和背部痛得厉害，同时也冷得发抖。她忽然觉得有一张男人的脸离她很近，还对她说着什么。可她却一下子弄不明白那人在说什么。她扶住那只伸过来的手坐得平稳些。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很疼吗？”

“我滑了一下……很疼，但我相信没有受伤。”

她看了看周围，寻找着包裹。当看到那只掉在水坑里的鞋，不由得叫出了声。她使劲扶住臭脚丫西科的手，站了起来，但没有注意到男人的嘴里也发出了呻吟。

这时，维克托利娜才仔细地看了看眼前的男人。尽管她还处在疼痛之中，但禁不住浑身颤抖了一下。在这漆黑的夜晚，这样的流浪汉出现不可能有什么好事。如果要抢她的东西，不会有任何人听见自己的喊叫声。她慌慌忙忙地想要逃走，可是却迈不开步子。

臭脚丫西科捡起水坑里的那只皮鞋，甩了甩水，递给了她。自己的贴身用品拿在那个像逃犯一样的男人手里，不觉使她脸上发烫。她向男人表示了谢意，然后穿上了鞋，站稳身子，抖了抖裙子上的泥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踩到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上了……”

“有的人什么都往街上扔。从来不想到行人会遭殃。”

“谢谢……我可以一个人走。”

在路灯的光线下，女人像木棍一样的干瘦身段显得分外突出。西科捡起地上的包裹和雨伞。女人一边戴正了帽子，一边拢了拢因为掉了发卡而披散在肩膀上的乱糟糟的头发。

“如果你允许，我陪你走回去。你现在拿不了这么多东西。”

“不用担心。我可以拿。”

臭脚丫西科坚持要送她回去。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完全是在逞能，因为他的两只脚还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他实在很难作出绅士的举动，他连一步也不敢挪动，同时又咳嗽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不用麻烦。我的家就在前面。”

“不……我帮你吧。”

他们一起朝前走去。维克托利娜急于要离开这儿，急于要摆脱身边这个可怕而又可疑的男人。她装着走得很稳的样子，实际上，她正咬着牙、忍着摔交的疼痛，心里还想着回家后让赛莱斯特给她涂上香药膏，双手还试着整理蓬乱的头发。男人虽然手抱着包裹，心里却咒骂着自己的殷勤，因为他的双脚疼得难以跟上女人的步伐。

尽管他的双脚正流着血，但他还是坚持着，仿佛这样才能抵消因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痛苦。他踉跄地走着，在这儿停一下，在那儿扶一下，终于赶不上了。直到这时，骨头棒才第一次看到他跛着行走。

“先生你怎么啦？腿不好……”

“我的脚烂了。”

“你应该告诉我……请把包裹给我。”

“不。已经到这儿了，我送你到门口。”

“可先生你不能再走了……有没有治疗？”

他用力拒绝了向他伸出的双手，边咳嗽边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一切都试过了，但是治不好。我已经不再相信医生……不再相信任何人……”

仿佛是匕首扎了一样，剧烈的疼痛从脚心传到脑门。他说话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尖了许多。

他的这种痛苦声调倒减轻了维克托利娜的怀疑。如果为了抢劫，他也早该下手了。再说，尽管眼前的男人胡子拉碴、蓬

头垢面，但面孔却似曾相识，起码以前在哪儿曾经见过。突然，她认出来了。他就是那个多少年前在一次狂欢节聚会上想用邀请跳舞来嘲弄她的男人！后来她一直没有理睬过他。变化如此之大，现在的他衣衫褴褛、龌龊肮脏，成了乞丐！

或许他又在演戏。他不是习惯于充当聚会中的小丑吗？他或许只是为了要几个铜钱。她想起一些有关他的故事。帕蒂拉姨妈们在饭桌上曾经多少次提到过这位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有关他的所作所为，只要列举萨图尼诺家发生的事件就足够了。她又很快地想起来，不正是他给自己取了骨头棒这个讨厌的绰号吗？不正是他刚才还在自己背后高喊着“骨头棒”吗？她斜眼看了他一下，见他正艰难地迈起步子。维克托利娜想起，他不是因为那双脚也有了一个极其难听的、令他难以忍受的绰号吗？现在，他们扯平了。不知为什么，此时，她觉得自己报了仇。

她应该像驱赶一只赖皮狗那样将他赶走。然而，她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她没有勇气从他手中接过包裹。于是，她默默地走着，对男人的咳嗽和每当踩到不平的石头上而发出的痛苦的呻吟漠然置之。

终于到了大门口。臭脚丫西科筋疲力竭地倚在墙上，将脸藏在暗处。一阵风刮来，吹过一股臭味。骨头棒按了门铃。大门开了，赛莱斯特走了出来。灯光下，她嘴里不停地埋怨着姑娘不该不坐轿子。臭脚丫西科将包裹交给了她。骨头棒在钱包里寻找着零钱。她想赶紧进屋暖和一下，也好躲避门口散发出的奇怪的臭味。

“哦，不！我不是为了钱才这样做的……我不是乞丐。”

男人如此激烈的辩解使她惊讶得一时无话可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还有仅有的一点自尊心。这时，又一阵撕心

裂肺的咳嗽朝这位不幸的人袭来。他颤抖着弯下身子，硬撑着没有倒下。确实十分痛苦。骨头棒感到不应该在此时将门关在门外。他毕竟殷勤地将自己从地上扶起来，帮助拿着包裹，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将自己送到这里。她想起贝姐太太和蔼可亲的面孔。每当她们在教堂前地碰上时，老人总是因为她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女儿而和她打招呼。于是，她朝男人说道：

“请进来休息一会儿吧。”

“不……谢谢。一会儿就好了。”

“外面风很大……你先喝点什么热的东西，然后……”

他紧贴着墙壁，为自己动弹不得而气恼着。透过门口的灯光，他看到屋里暖融融的景象。哪怕在里面呆几分钟，也能让他躲避一下寒风和细雨。

“请进来……”

在艰难地走完这段路程以后，他已经精疲力尽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接受了邀请，像一个醉汉跌跌撞撞走进了前厅，嘴里还不住地发出呻吟。温度相差如此之大，一下子使他头晕目眩。如果在他前面没有那张红木凳子，他或许已瘫倒在地上。

赛莱斯特为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高声埋怨着。刚从里面走出来的管家也跟着她一起反对。骨头棒抬高了嗓门让他们住嘴，一边关上了大门。寒风一下没有了，雨点也消失了。

臭脚丫西科闭上眼睛，脑袋靠在墙壁上，强忍着眩晕引起的恶心。贫穷和疾病全都体现在那张胡子拉碴的痛苦的脸上。煤油灯光下，他的面目显得那样可怕，黑色的眼圈、蓝色的脸、凹下的眼睛，浑身上下既破烂又肮脏。

赛莱斯特和管家亚光惊愕地互相看着。他们弄不明白，怎么会让这么一个流浪汉进到这个严肃的家里，更弄不明白平日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姑娘，今天怎么会头发蓬乱、衣服上还沾满

了泥迹。

此时，前厅里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钻入他们的鼻孔。两个女子和一旁的管家几乎同时朝周围扫视，寻找臭气的来源。

“可能有腐烂了的死老鼠。”

“可这家里没有老鼠！”

“那从哪儿来的臭味？”

“不用找了。”臭脚丫西科说道。

他往自己的脚指了指，另一只手挡住了面孔，低声说道：

“是我的脚。”

骨头棒顿时感到非常尴尬，其他人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不幸的男人没有动弹，龇牙咧嘴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的两只脚在帆布凉鞋里肿得仿佛要裂开了一样，粘糊糊的脓血和其它分泌物沾满了鞋袜。正是从那儿散发出来的臭味扩散到前厅和住宅的其它房间。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不去医院？”

“已经去过了……他们不再接收我……都是以前的事啦。他们欺侮我……我宁愿死，也不去医院。再说……也治不好了。”

男人的失望和沮丧引起了骨头棒的同情。她凭着当过护士的经验，判断出病情确实很严重。这男人的病不是装的，也没有夸大。她的恻隐之心油然而发。

“赛莱斯特，去倒一杯热茶，拿一条毯子来。”

“不用麻烦，我在这儿呆一会儿就走。”

他又一次逞能。其实，他已经十分虚弱，他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两只脚根本无法支托起他的身躯。刚才的那一段路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现在，他只好听凭别人的安排。在模模糊糊中，他听到被自己侮辱过的女人说道：

“谁也没有赶你走。你先休息。我上楼一下就来。”

臭脚丫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他拼命控制着没让自己哭出声。四壁墙内的温暖舒适，他自己的丑陋面貌、脚上散发的臭味，以及感觉到是他把这前厅的地和凳子弄脏的想法让他无地自容。这儿无可挑剔的整洁，让他想起姑姑的住宅，也给他的脸上无情地打上了败落的烙印。

骨头棒飞旋着走上楼去，钻进自己的房间，拿起生理盐水深深地吸了一下，用以平静翻腾的肠胃，然后洗了手，换了衣服。当梳理头发时，她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她将带回来准备晚上干的活已忘得干干净净。虽然自己受了伤，背部疼痛，可与楼下那位正受着病痛煎熬的男人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当她来到楼下时，臭脚丫已经喝过热茶，好像正在打瞌睡。他抱着毯子，身子在不停地颤抖。夜越来越深，天气越来越冷，前厅也渐渐变凉。亚光走过来，低声说：

“姑娘，这个男人病得很重。好像熬不过去的样子。”

“我明白。他已经不能出去了。”

“我负责用轿子送他到医院去。”

“可能来不及了。如果死在路上呢？”

管家怔住了。他不知如何去对付警察的纠缠和麻烦。要么去找一位医生或者一位郎中？骨头棒没有回答，径自走到病人身旁。

臭脚丫西科感觉到了她的靠近，但还没有来得及张嘴说话，便是一阵咳嗽、一口浓痰，鼻涕顺着胡子流了下来。热茶没有起什么作用。她拿定主意，进行一种慈善行为。如果是过去，她绝不会让他进门。可现在，他瘫在凳子上，仿佛马上就会死去。

“我们把他带到饭厅，让他躺到桌子上。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臭脚丫西科清清楚楚听到了她的话，使劲举起一只手，阻

止道：

“你的心太好了。没有用的，很恶心的。你就让我在这里呆一会儿，等一下就好了。”

“不会好的。这儿那么冷，也无法治疗，你不能呆在这儿。我看一下，就知道你的病了。”

他真的十分虚弱，便没有再坚持。他害怕自己会在这样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孤零零地死去。看到还有人在关心自己，他激动得像个孩子。能在这样的家里呆着，他安心多了。这才是真正的家，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家。西科企图站起身，但没有成功。疼痛和瘙痒又加剧了。他真恨不得剁碎自己的肉体来结束这沉重的灾难。

被疾病折磨得迷迷糊糊的他摇着头说：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轿工们强壮有力的双臂像抬起一件肮脏的麻袋一样把他抬起来，嘴里埋怨着，担心会被传染上他们自己也还不清楚的病。他们抬着他穿过陈放着从上海运来的豪华家具、散发着安息香和香花米香味的客厅，将他平放在餐厅里已经铺上单子的桌子上。

从凉鞋中滴流出来的液体弄脏了白色的单子。灯光下，玻璃柜橱中的银制餐具闪闪发亮，人们的眼睛里露出的却是惊恐的目光。餐厅里立刻臭气熏天，令人作呕。要想摸碰烂到这种程度的脚，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赛莱斯特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亚光提出想抽支烟。两位轿工不敢再呆在这儿，赶快退到门口，还为他们不能这时在佣人的房间里喝白米酒而表示不满。然而，不管别人如何，什么也阻拦不了女主人的行动。

“别害怕。我曾经是护士。在医院里什么可怕的事都见过。”

“看了会不舒服的。”

“没有任何伤口是让人看了舒服的。”

透过深色的眼镜，她露出了严肃的目光。她命令男人们按住病人，又命令赛莱斯特去取急救箱。她俨然是一个有天赋的在职护士。

沾满了脓、血和污泥的凉鞋已变得硬邦邦的。女人的手指抓住粘糊糊的鞋带打开沾在一起的连结。她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可是已经晚了，她无法将手再缩回去。男人的两只脚肿得非常厉害，凉鞋被撑得不能再大了。真像一场战斗，每一次触动都伴随着男人一声痛苦的呻吟。

凉鞋终于掉到地上，一股恶臭也冲天而起。佣人们纷纷奔向痰盂，仿佛这样可以避免臭气的袭击。姑娘离得最近，可她却忍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姑娘的举动使在场的人都感到钦佩。

已经看不出袜子是什么颜色了。长时间没有换洗的袜子紧紧地沾在脚上，犹如是脚皮的一部分，在原来的灰颜色上添上了红色、黑色和咖啡色的污迹。脱掉袜子的任务更加艰巨，也更加痛苦。

臭脚丫西科马上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一会儿挺直身子，一会儿又蜷缩着身子，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也没有得到旁边任何人的同情。他们正惊恐地看着姑娘为病人脱下袜子。终于，一双血肉模糊、皮肤裂开、还在往外滴着脓液脚在灯光下露了出来。溃疡已经发展到脚踝上面，浸泡得粗粗的脚趾像一块块碎肉又紫又绿。

“姑娘，别再碰……是麻风病。”

面对令人恶心的情景和臭味，护士生气地喊道：

“别管我的事！”

她俯首察看烂脚。猛然，她抬起头，奔到厨房吐了起来，脸

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她深深吸了口气，仔仔细细地洗了洗手，然后又回到那里。如果不坚强一些，她会被吓住，病人也就只能被弃置在那儿。她管得太多了，可现在的责任已全部落在了她的身上。

“请别将我送进医院。”臭脚丫西科害怕地低声央求。

骨头棒还在犹豫。她竭力回忆着在医院和在帕蒂拉家后院的木头房子里所看到的情景。

“要是现在外祖父在，该多好啊！他一看便会明白了。而我只能猜测。”

“我知道了。你的外祖父，巴布罗先生……是一位专门治疗……”

尽管病人赶紧停住，没有再说下去，但护士的脸已经红了。她急忙说道：

“我学着外祖父治疗类似的病例那样处理。首先，对所有溃烂的部位清洗、消毒。会很疼。如果你想叫，就随便叫，那样好受点。”

她从一个称职的护士必备的急救箱中取出急症时必不可少的医疗器械，又去楼梯底下的小隔间取出精心保存的外祖父遗留下来的玻璃药瓶。最后，她将双手消了毒。除了低声呻吟的病人外，其余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艰难的清洗和消毒用了很长的时间。托雷斯大夫那么赞许过的手指发挥了它的技能也获得了信任。姑娘的脑海中迅速闪现着医生和外祖父给人治疗的一幕幕情景。尽管外祖父性情暴烈、出言粗俗，可每当他给那些像绵羊一样顺从的病人治疗时，却很体贴，还不停地鼓励着病人。于是，她也学着老人那样，让西科随便呻吟和叫喊。

臭味实在难以令人忍受，香烟的气味也无法将它减轻。姑

姑娘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她没有退缩和停止，而是用上了在医院和外祖父那儿学到的所有本领，只可惜过去的那段时间太少了。

她终于抬起了头，离开了肮脏的单子和已经消毒，但还呈红色的吓人的烂脚。站在一旁吓得半死的赛莱斯特赶紧给她擦了擦绷得紧紧的脸。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我再给你涂上外祖父的膏药。这是老人从佛山一位郎中那儿学来配制而成的。已经治好过类似的溃疡，我相信会有用的。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得去请托雷斯大夫。”

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涂药。白色的膏药，气味还算能让人接受。涂上以后，又包上纱布和棉花，而后用带子扎紧。最后，她又检查了病人的手、胳膊、胸和背，才满意地停了手。幸好毒气还没有扩散到那些地方。

“先生今天就睡在这儿。”

“我不能在……”

“先生病情很重，知道吗？在我这么辛辛苦苦给你处理后，难道我会同意因为你的固执而让我前功尽弃？你不要多想。再说，你也无法动弹。你很虚弱，还发着高烧。如果现在让你出去，那是犯罪。”

她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西科像一个落水者抓住了救生板，没有再坚持，感动得不好意思地低声哭了起来。尽管双脚还在剧烈地疼痛，可是有谁曾经这样真心诚意地为他治疗过这种令人讨厌的病呢？

赛莱斯特和亚光呆呆地对视着。姑娘今天的脑子有点不正常，和以往的举止不同，她变了，她对自己也没有这样过。难道说这一交摔得她失去理智啦？竟然允许一个乞丐像自己家的

人一样睡在这儿。本应该听听别人明智的意见，可她偏偏作出不合常理的决定。

佣人们简单纯朴的心灵哪能理解，那个夜晚是姑娘度过的一个特别的夜晚。她改变了自己单调枯燥的生活，她充当了护士，救了一个贫病交加的不幸者，用一件慈善的行为填补了自己的时间。

“赛莱斯特，你别忘了，我摔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是他扶我站了起来，捡起我的包裹，送我到家门口。而且他的双脚烂得还如此厉害，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不能忘恩负义。”

40

现在，臭脚丫西科正躺在一张带顶的旧木床上。虽然稍一动弹，床板就会发出响声，但也使他感到已经多年未曾有过的舒适。与他长期以来睡的又硬又脏的光板床相比，已经相当奢侈了。他看得清清楚楚，雪白的床单是那么干净，身上还盖着一条棉被，他不再感到那样寒冷，体温也开始下降了。

在他躺下之前，亚光吩咐一位男佣用热水和肥皂为他擦了一下身子。作为管家，亚光是不会降低身份为人干这种活的，更不用说是一位流浪者。

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洗澡，所以只是简单地擦洗一下。不过，已足以将皮肤上的污泥搓掉。长期以来，虱子和其它虫子吸够了他那可怜的血，在他身上留下了斑斑痕迹。不管病人是否听得懂他们的语言，两个男人在他面前抱怨着他的肮脏，猜测着姑娘收留这种人的种种奇怪的原因，抱怨着虽然不像开始时那样臭，但仍然很难闻的气味，惊奇着澡盆里的黑水。

然后，他们给病人穿上散发着樟脑味的睡衣，将原来的脏衣服扔在了地上。男佣还不情愿地将一把尿壶端过来让病人方

便，然后放到床下。

病人顺从地弯着身子坐在一张帆布床上完成了这一切。当人们将他往床上搬动时，他又呻吟了一下。刚一躺下，一条用汤壶温暖过的棉被盖到了他的身上。他相信，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尽管头脑还昏昏沉沉，双脚还在剧烈疼痛，但他为自己有了避难之处而欣慰。他不愿去想明天。也没有条件去考虑。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夜晚，他可以逃避寒冷，逃避人世间的冷酷。

亚光和男佣拿着那堆脏衣服、端着澡盆离开房间后，臭脚丫西科便朦朦胧胧地睡了。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些幻觉，贝姐姑姑、蒂莫特奥叔叔、“漂亮姑娘”和萨图尼诺家的其他人、绵羊和埃尔梅琳达、泼妇阿太、青洲那个可怜的小姑娘，还有怒气最盛的赛拉芬神父。他们一个个拿着棍子拼命朝他的双脚抽打。突然，一切又都消失了。眼前只有一张戴着深色眼镜的女人的脸。

“请把这杯糖浆喝下去。这是治疗咳嗽和发烧的……现在再吃这种药，这是补血和解毒的。”

女人让他吃药的口气既是劝导又是命令的。如果说糖浆还不难喝的话，那中药却让他不得不紧皱眉头。不过，他还是一口气吞了下去。他像一个想讨好大人的孩子，不敢拒绝任何让他做的事情。

“看看到明天会不会好一点，上帝保佑。”

和周围的一切一样，女人的声音既柔和又使他得到了安慰。他真想说句适宜的话，可至今连她的名字还不知道。他担心自己疼痛过度，糊里糊涂叫出那该死的绰号。他也知道她是贝姐姑姑不喜欢的那几个帕蒂拉女人中的一个。但她认出他了吗？

女人又到楼下查找外祖父用以治疗咳嗽和感冒的药方，从

玻璃瓶中按比例取出各种药料。她一心一意、全然不顾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她才喝了一口汤，也没吃饱，而且刚才的臭气熏得她现在还在难受。赛莱斯特不满意地嘟囔着，埋怨姑娘不听她的话。和她想法一样的还有亚光，也在对家里的正常生活被打乱而不满。

“够了，你们没完没了的唠叨，我已经听腻了。他不可能对我们做什么坏事。他已经毫无能力伤人，甚至经不起小孩子的一击。一切由我负责。”

虽然风已减小，雨点也变得稀稀落落，可天气还是那么冷。不管怎么说，除了那些不顾一切去狂欢的人们，这是个糟糕的夜晚。

姑娘走进房间时，西科正在咳嗽。她拿的滚烫的药面散发着薄荷的香味。赛莱斯特皱着眉，一手用手帕捂住鼻子挡着屋子里的臭味，一手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跟在后面。病人睁开眼睛，看着女主人将药面均匀地撒在自己前胸，然后用一块薄薄的布盖上。

“这是我外祖父在我们感冒和咳嗽时用的药面。会出很多汗，但千万别把布揭下来。这样晚上会好熬多了，你放心吧。你再喝了这杯热奶，总得吃点东西。然后就睡觉。我把这个小铃放在这儿，如果需要什么，你就摇一下。别客气，这个家所有人都睡得很轻。”

“我叫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我们认识一下。”

“我知道你是弗隆达利亚家的人。我认识蒂莫特奥先生，还有贝姐太太。”

“他们是我的叔叔和姑姑。我也知道你是帕蒂拉家的人。”

“我妈妈是帕蒂拉家的。我父亲是依波利多·维达尔。”

男人拼命将名字和人联系在一起，终于想了起来，大声说：“啊，我想起来了……维达尔先生，在市政厅做事的。对不起，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姑娘的名字。”

“我叫维克托利娜·维达尔……”

“谢谢，维克托利娜姑娘……很漂亮的名字……”

尽管这是客气话，可听起来那么悦耳，姑娘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她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她的名字漂亮。虽然这男人贫病交加，但有着良好的教养，也懂得取悦于人。

房间里留下一盏摇曳闪烁的小煤油灯。姑娘为他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门口，说：

“晚安，弗朗西斯科先生。”

“晚安，维克托利娜姑娘。”

既然已经相互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当然就再也不必要称呼绰号了。

女人的护士使命暂告结束。她应该休息了。这时，她才感到自己身上的疼痛。仿佛才五岁那样，她撒着娇让赛莱斯特给她洗头洗澡。

女佣从小就娇惯着她，也喜欢她这样来祈求自己。她检查了姑娘身上的摔伤，给她按摩了背，还替她将头发梳成了两条黑亮的大辫子。

在离开房间之前，赛莱斯特还想坚持这个晚上和姑娘睡在一起。维克托利娜微笑着说：

“你要我对你重复多少次呢？我一点也不担心。那个男人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是在床上睡觉了，而且他现在病得很重，身体很虚弱。他最最需要的是睡觉和休息。还有，你别忘了，……是我们给了他能治好的希望。”

维克托利娜躺到了床上，可没有一点睡意。只要稍稍动一

下，身上摔伤的地方就疼。她仔细地回忆着这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它们意外地改变了她平淡枯燥的生活。真是个奇怪的夜晚！起码她在这个夜晚过得很充实，离开时装店时的沉重和沮丧的心情无影无踪了。

她一点也不后悔，反而为自己做的这一切而自豪。这个男人是她的特别“病人”。她是在为一位带着自己的伤痛，可还像绅士那样送她到家的男人做着一件好事。

外面，风声越来越小，百叶窗上也不再有滴答滴答的雨点声。忽然，她隐隐约约听到从远处街上传来的声音。她竖起耳朵，渐渐听清越来越远的声音是一种民间乐曲。看来，街上走着一支冒着寒冷去“吃大户”的狂欢队伍。就像一个中国人听到舞狮子时的鼓点锣声就不能控制自己一样，那么任何一位澳门土生葡人在狂欢节的日子听到狂欢队伍的进行曲时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维克托利娜不管房间里的寒冷，从床上跳起，透过百叶窗向外窥视。

狂欢队伍随着进行曲前进着，队旗在前面开道，后面紧跟着由八弦琴、六弦琴、小四弦琴和其它乐器组成的乐队。再后面，则是戴着面具、化着妆的狂欢分子。他们在宁静的街上说笑着，取闹着，叫喊着。

维克托利娜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狂欢队伍。对她来说，狂欢节只给她带来了羞辱和难堪。她不禁感到一阵战栗。

似乎有人看见她正站在窗口窥视，突然一个残酷的声音从假面具后发出：

“骨头棒……骨头棒！”随着这一喊声和狂笑声，更多的声音加入了这无耻的大合唱。

像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姑娘后退了几步。没有人保护她，从来没有过谁在这种侮辱面前保护过她。竟有如此的巧合，那

个给他起这个绰号的男人正睡在她家的床上。他也听见了吗？

西科听得清清楚楚。他听到了队伍走近的声音，想起自己也曾在狂欢节活动中有过惊天动地的表现。不过，那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当然，他也想到自己的不幸。当这一声侮辱的叫喊响起的时候，他的身子一下子僵直了，仿佛被一把匕首从头到脚地刺了一遍。他气愤得咬着嘴唇，因为他们侮辱的是一位将自己从大街上收留进来，还待他温暖如母的女人。

他觉得自己可耻、可卑。是他发明了那个伤害她的绰号，而她却用慈善的行为回报了他。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报复的话，那么是一种戴着白手套的报复，比所有其它的形式更令人痛苦。

41

维克托利娜早早地就醒了，但还躺在床上回想着头天晚上所发生的不寻常的一切。她现在非常冷静，她要慎重地考虑事情的后果。自己的行动是轻率的，竟然没有去请托雷斯大夫，还受一时无法控制的冲动，冒险当起医生，用外祖父的药品给病人治疗。这一切都要取决于病人今天的状况。如果那人死在家里，那将来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曾经也当过护士的她，如何去向当局解释呢？

而且，她又如何解释这个男人现在住在她家里，躺在那张床上呢？仅仅是为了报恩、为了行善吗？为什么不送医院？那儿才是合适的地方。她不再想为世人们的饶舌而烦恼，她已经昂首挺胸熬过了那段因贡萨罗·博特略而受到的诽谤和痛苦。贡萨罗·博特略死了，她成了他的继承人，事情也就被人们忘记了。

可现在的这位弗朗西斯科·弗隆达利亚却大不一样。这男人臭名远扬，是一个在风流场上、女人圈中做尽坏事、一个正经人家不让进门的无赖。正是他现在住在这儿，躺在床上，还

穿着依波利多·维达尔的衣服。为了她自己的安宁和名声，最明智的作法是把他送进医院，他在那里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然而，她想看到自己的治疗结果的急切心情压倒了所有其他的顾虑。晚上，她曾两次起来，从门外观察。他的咳嗽好了许多，也没有见他哮喘。

她起了床，收拾了一下，穿上一件日常穿的连衣裙，吃了早点，也没有和赛莱斯特及亚光多说话，尽管他们不断问她如何对待那位不速之客。表面上，她很平静，仿佛一切都和以往一样。

她终于走进病人的房间。一股汗味、药味和伤口的臭味向她袭来。她打开半扇窗户，让屋子通风，然后走到西科床边。他已经醒了，脸色苍白，脑袋歪枕在枕头上，眼睛盯着维克托利娜的每一个动作。他们互相道了早安。她摸了摸他的额头，手腕，量了量体温。她很满意，因为男人身上已不那么发烫，只是还有一点低烧。这么说，治疗感冒和咳嗽的药起了作用。她扶正了眼镜，也忘掉了自己的生理缺陷，认认真真地当起了医生，学着托雷斯大夫那样向病人提出询问。男人用沙哑而疲倦的声音回答着，但已没有先前的孤独和绝望的语气。他那凹陷的眼睛似乎在试问着什么，因为他多么想知道她到底如何安排他。男人已经如此脆弱和没有自理能力，以至于让人不得不产生怜悯之心。

白天，他的肮脏更加明显。胡子已多日没刮，活像个囚犯，他已经沦落到最底层。多时没有梳理的长发堆满头屑和脏物。亚光提醒姑娘，男人的头上有虱子和其它小虫，必须彻彻底底洗过澡，用刷子将身上刷洗一遍。可是，病人现在无法洗这种澡。没有征求病人的同意，维克托利娜便让人去请了理发师。而她对病人说，需要继续治疗，等他洗完脸刷完牙，她再来检查

他的脚。

仿佛是医生查完了房，她转身走出了房间。亚光不高兴地端着装有热水和毛巾的脸盆，拿着牙刷和牙粉走了进来。对西科来说，这真太奢侈了。他马上表示了感谢，然而没有得到管家的笑脸。管家难以理解女主人将这种人留在家里的任性做法。

牙粉的香味使病人变得乐观。昨天晚上他醒了很多次，因为双脚尽管感觉好一点，可还是疼痛不止。然而等黎明的曙光将他照醒以后，他就开始担心起一件事。他担心维克托利娜不再收留他，让他回到大街，继续去忍受无终无止的苦难。本来，他以为昨天晚上自己的日子就会结束。而现在，他又有了一丝希望。他已经不想去死，而是想健康地活着，像其他人一样能好好地走路。这一切全取决于那位高个儿、瘦弱和斜视的女人了。既然她让人送来牙粉，又让人去请理发师帮他理发，说明他还能在这儿住上一些时间。

西科喝了牛奶，吃了点味道可口的饼干。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有条有理，干净整洁，不得不让他回想起几年前在贝姐姑姑家里，人们也习惯给他将早点送到房间。不过，当维克托利娜又来给他治疗脚病和让他喝汤药时，一切美好的回忆都从脑海中消失了。

面对又一次要经受的痛苦，他想堆出笑容，好证明自己已准备好了忍痛。女人没有被他的态度打动，她只是不卑不亢地尽着一个护士的责任。作为助手的赛莱斯特和亚光害怕浓血的飞溅，躲到姑娘的身后，只是从姑娘瘦瘦的肩头上方窥视着。虽然烂脚还散发恶心的臭味，但没有原先那样刺鼻，管家也不要求抽烟了。纱布慢慢地被打开，西科吓得咬紧嘴唇，维克托利娜则急切地想知道膏药的治疗效果。

纱布和伤口沾在了一起，臭味越来越大，不得不把窗子全

部打开。维克托利娜没有理会病人的呻吟，继续慢慢地解开沾着的纱布，露出了既令人可怕又令人恶心的脓疱。她弯着身子，忍着臭味，全神贯注地细心检查着。最后，她抬起头，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说：

“情况不错。不过，危险还没有过去。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还要忍点疼痛。但我相信治疗的方法是对的。只要加强营养、好好休息，我看没有什么治不好的。”

在赛莱斯特和亚光的帮助下，维克托利娜用她那坚定、无情和灵巧的双手又一次给他进行了治疗，西科是心甘情愿地忍受了这治疗的痛苦。等维克托利娜又给他敷上了巴布罗·帕蒂拉的膏药，裹上纱布时，西科才舒了一口气。

“你的脚趾烂得太厉害。不过还有希望。我外祖父是位非凡的郎中。”

“可我请的那位郎中，却是个骗子……”

“也不见得是这样。或许是他的治疗才让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让病情发展太快。让你活着是你的运气。”

“一切都归功于维克托利娜姑娘。”

已经年过30了，他还称她为姑娘，简直可笑。不过，尽管如此，她听起来觉得很舒服。再说，男人的语气又是那么真诚。

维克托利娜没有再答话。她不想表现得过分亲热。她的脑子里还在犹豫着是将他送去医院还是去请托雷斯大夫。可是，想用自己的医道治好病人的想法一直在鞭策着她。这是她的“病人”，而且伤口和感冒都已见好。男人似乎为能住在她家里也显得如此地幸福和感激，又那样信任她。既然现在有所好转，为何还要惊动医院，惹起不必要的麻烦？

理发师来了。他是一位在疯王堂进行了洗礼的中国人，人们称为“新基督”，也是和隆区的活跃分子。他叫依纳希奥，给

人剃须刮脸，洗头理发。他的手艺在基督城里小有名气。在人前他经常炫耀从香港购置的理发工具，说用它们可以理出漂亮浪漫的发型。他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还经常吹嘘说为三任总督刮过胡子。

因此，当人们告诉他要为西科理发时，他觉得受了侮辱。作为理发师中的精英，他从来没有给乞丐理过发。弗隆达利亚家族在基督城是人们都认识的，他也为此曾给这个人理过发。不过，这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事了，现在这个人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一位了。维克托利娜生气了。她不允许有人对她家的客人不尊，因为这样也意味着对她的不尊。她马上提醒这位趾高气扬的理发师，是她的外祖父巴布罗·帕蒂拉曾给他治好了某种病，现在该是他以此来感谢老人的孙女的时候。

依纳希奥显得很尴尬，态度马上就改变了。维克托利娜还答应付他双倍工钱，男人终于同意了。但当他梳起西科长着虱子的脏发时，胸上明显露出厌恶的表情。当然没有必要理出什么漂亮发型。西科自己也提出将头发剪得越短越好。

理发师用准确娴熟的刀功很快给病人理出了个无可挑剔的短式男发型。头发上的污垢沾到了他的手上。尽管理发师不停地埋怨着，但从他的手中却制造出了一个与先前不同的人物。等刮掉罪犯似的胡子后，就更是面目一新。依纳希奥很知道自己的技术，当他收下工钱时，更显得洋洋得意。

不过，维克托利娜还是没有给他好脸色。她急急忙忙把他支出门去，没有约他再来。因为男人的脸上毫不隐讳地表示出嘲弄的神情，他不理解，在这个家庭，这样舒适的床上竟然躺着一个臭名远扬的人物，还有佣人前呼后拥地侍候，帮他治疗那臭不可闻的疾病。

维克托利娜又对病人吃药和用餐作了必要的吩咐。在动身

去时装店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西科已经刮完胡子的脸。她不能否认，自己心头有点激动。这张脸已经不是头天晚上那张可怕的流浪汉的脸，而仅仅是被疾病折磨得苍白的脸。男人的目光令她感动，仿佛在无声地祈求她给他怜悯，给他治疗。

在她走进时装店时，她已经不是昨天的维克托利娜了。与平日相反，她来晚了，也没有完成答应在头天晚上完成的活计。她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维克托利娜第一次请求别人原谅她延误了工期。员工们对她的心不在焉的样子感到奇怪。女客户们正在议论着昨晚狂欢节中如何成功地“吃大户”，以及还在准备的其它计划，维克托利娜对此议论却无动于衷。女客户们在按照她们的方式消遣娱乐，而她也找到了充实自己生活的高尚的事情。在她的脑海中，把西科送去医院的想法似乎越来越变得淡薄了。

虽然她没有改变在时装店用午餐的习惯，可是到了下午，她就开始数着钟点打发时间，为时钟指针走动得缓慢而着急。她觉得自己变了，竟然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病人身上。她急于知道病情的变化，想知道治疗的结果。她相信外祖父的智慧，也着急想得到证实。

带着晚上要干的活，她坐着轿子回到家。尽管她认为这个晚上不会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可以像往常一样平平静静地度过，可是，事情明显的是不一样了。她无法忘记被自己收留的男人正躺在那个房间里，期望着她的热情和慷慨的帮助。她或许应该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但却这样一拖再拖。即使赛莱斯特已经不再说三道四，但如果她想收留这男人，女佣会立即反对。亚光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是总为自己不得不做这些本不属于他份内的事情而觉得不公。他们两人无法隐瞒对姑娘的奇怪作法的疑惑，总在用奇异的目光盯着她。

“他怎么样？”

“他不怎么说话，整天都在睡觉。给他什么都吃个精光。然后只说声谢谢。身体很虚弱，不时地发出呻吟。”

“臭味还很厉害，脚上还很疼。还是应该送他去医院……”

“现在我们不说这个，亚光。他需要好好休息，好好营养，还需要注意卫生。”

管家心里想对她讲，她没有这些义务。那个男人不是她的亲戚，而只是想利用她的善良和大度。可是，既然姑娘听不进劝告，他又何必要反对呢？

维克托利娜控制着自己，不马上去看病人。她换上家里穿的裙子，洗了脸和手，下楼来用晚餐。中午吃得很少，所以现在她吃得很香。晚餐虽然都是素食，可烹调考究。姑娘一边吃着，一边谈论着时装店里的事和晚上要缝制的衣服。旁边的两位终于得出了结论，平常这个时辰总是沉默寡言的姑娘已经变了，她变得这么爱说话。

吃过晚饭，又过了几分钟，她决定上楼。她刚一进门，西科微笑着迎接她。没有任何人曾对她露出过这样的微笑，连贡萨罗·博特略也没有。她不愿意显露出自己霎时间的高兴心情，没有向他作出任何也许他正期待着的表示。她的来到只是医生式的查房，她只想如此而已。她不想表示亲热，只想把他当作一般的只是为了行善而收留的男人。维克托利娜问了一些必要的情况，摸了摸他那已经不再发烫的额头，最后问起他双脚的状况。

“还很疼，但感觉好多了……我已经不绝望了。我有希望了……”

“好，我就想听到这句话。你继续按照我说的去做，别走动，也别着凉。”

“我会当个听话的好病人，你看着吧。”

维克托利娜认为没有理由再在房间里耽搁，便又一次叮嘱了一番。当她正要出去时，西科低声说道：

“我非常感谢你，维克托利娜姑娘。我想问你一个我今天想了一天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不赶我走吧，不会吧？”

她没有马上回答。尽管男人的语气已打动了她，但她不能对此有所流露。几秒钟后，她回答说：

“不会……如果是这事让你感到不安的话，你现在可以放心了。要等到你能走动时才让你走。”

维克托利娜说完关上了门。就这样，她已经答应了。当她回答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医院和托雷斯大夫。她掉进了自己设下的博爱的陷阱。不过，她没有后悔，相反，她为自己作出了这个最终的决定而感到轻松。这一决定改变了她单调的生活。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她很快明白了，她不会再忍受寂寞的煎熬了。

42

几天以后，治疗的效果已不容置疑地显示了出来。经膏药和汤药双管齐下的治疗，伤口渐渐变得越来越小，一点一点地开始结痂痊愈。病人的整个状况也令人满意，感冒和咳嗽已全好了，胃口也很好。

西科尽管干了一件又一件的蠢事，但从小由贝姐姑姑教育养成的文雅亲切的举止依然在他身上存在。他每时每刻都表现得很热情、很感激，深怕会给那家的人们带来麻烦。因为是他们把他从可悲的已经注定的死亡边缘解救出来的。用“他们”这个词，是因为，不单指女主人，还指赛莱斯特和亚光。虽然他们对他态度粗暴，脸上总露出不信任的神情，但毕竟帮他减轻了痛苦。与他往常的爽朗性格不同，西科现在说话不多，思考不少。他小心谨慎地说话，总担心不留神会夸夸其谈而影响一切，甚至给这些人留下糟糕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为改变过去的卑劣的品行而尽了一切努力。

那个黑夜里来到的不速之客改变了这个家的生活节奏。还在人们没有发觉的时候，西科已经成了这个家的中心人物。

以往那种日复一日无任何变化、像一潭死水一样单调的生活被打破了，增加了一些必须做的事情。治疗、处理伤口、准备饭菜、给病人洗衣穿衣、开窗通风、更换床单、收拾房间等等，使维克托利娜、赛莱斯特和亚光的生活都更加充实。一系列家里从前未有过的小事，消磨了他们的不少时光。

在时装店，维克托利娜努力不暴露出自己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她处处谨慎小心，相信能把这个秘密保持到西科痊愈和完全能够走路为止。她坚信，只要他们不说出去，邻居和这座城市的人们是绝对不会知道她把一个男人——而且是这样的人！——收留在家里。

然而，在这样的一座小城市中，一个人的失踪，不管他怎样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不管他怎样穷困潦倒，也不可能不被人发现。第一个发现西科失踪的是沙卡斯先生。他平常习惯让西科送送信、分发通知或其它广告。这个满身臭味的年轻人平常总是三天两头来找他要点活干，总是千方百计想藏住身上的臭味和脸上的羞涩。西科两天没来，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西科身上肮脏，在钱和帐上是清白的。他还没有支取分发纳维斯太太讣告的工钱。如果这么需要钱的人不来取钱，这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问了许多人，谁都说这两天没有见到西科一拐一拐地在街头上行走。沙卡斯先生的打听，引起人们的好奇。人们过去看见穿着破衣烂衫的西科，谁也没有对他表示出特殊的兴趣，除非是将他当作坏人的典型。可是，在他神秘地失踪时，却变成了一时的新闻。

臭脚丫西科的失踪在司警立了案。他那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已经是“基督城”几条街上的一景。司警去检查了那间破房。那儿只有散发着臭气的一堆破烂和一块已经被虫蛀得千疮

百孔的床板。在一只已经散架发霉的箱子里，除了一些一钱不值的東西外，一个破夹子里夹着贝姐姑姑的照片。从这间屋子里没有找到有关西科失踪的任何线索。这个无赖可能藏在中国城的哪个角落，可哪儿还有谁敢要这个人们认为是麻风病的人呢？

司警们又去询访了几位最臭名昭著的妓女，搜遍了妈阁一带的暗娼窝和鸦片店。到处都没有他的人影。司警们甚至还去了那条令人厌恶的巷子，查问了曾经同西科住在一起的房客。那位西科从前的姘妇比任何人都更凶恨地对情人破口大骂。

似乎早有预料的蒂莫特奥叔叔愤慨地说：

“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两人是同样可耻的下场。”

即使对侄子无限地厌恶，但叔叔不能对为寻找侄子下落的调查袖手旁观。别看表面上无动于衷，他心里也非常后悔让侄子落到这般贫穷的地步。他从心里希望侄子有一天找上门来，请求他原谅。然而，侄子宁愿生活在肮脏的阴沟地槽也不愿得到他的施舍。那么现在他要为侄子进行体面的下葬，以此来恢复家族的名誉。别忘了，任何人在死后都是一样的，即使是无赖。西科毕竟是弗隆达利亚家族在澳门的最后一个种。可尸体在哪儿呢？

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出现了。有人说在烧灰炉的树林中看见过他，也有人说，在灰炉巷过去的沙滩上，在那位用大网捕鱼的渔民的破房子旁边见过他。还有人说在青洲那个他习惯去钓鱼的村庄见过他。然而，没有一种说法有一点点根据。

既然人都死了，人们就联想起他过去所干的丑事，不负责任的放荡行为，特别是对萨图尼诺家的漂亮姐所干的令人气愤的恶作剧，几乎一致认为他得了应得的惩罚，为自己的缺德所

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就没有人能记起他当年的慷慨和大气。这种议论给不少人带来了难堪，便很快变成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突然，依纳希奥加入了这个闹剧。这个习惯于到处传播消息的理发师听到了这些议论，翻肠倒胃地难以保守住维克托利娜让他保守的秘密，尽管还想起了姑娘曾提示过巴布罗·帕蒂拉对他的恩情。当他被二次被召去为病人剃胡子时，他想确切证实一下病人的身份。已经确定无疑。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对在给西科理完后第一个来找他理发的客户悄悄地透露了这个消息，并要他发誓保密。对方瞪大两只惊愕的眼睛。不用说，他把誓言丢在脑后，一溜烟地跑出去将消息传播开来：

“骨头棒把臭脚丫藏在家里。”

维克托利娜是在从草堆街一家丝绸店出来碰上安巴罗姨妈的时候，知道这堵秘密之墙已经倒塌的。她没有想和姨妈搭话，可对方气势汹汹地朝她辱骂过来：

“和父亲一样不要脸……找那种脏猪野汉。”

尽管气得脸色蜡白，维克托利娜还是竭力压制住自己，像没有看见那泼妇一样上了轿子，命令轿工赶快离开。她心里已明白一切，也马上猜想到是理发师依纳希奥的快嘴说出了这个秘密。那个人别再想进她家的门。回到时装店，她的怒气还未消。她对员工态度生硬，对顾客漫不经心，只想从她们的脸部表情看出她们是否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

一天上午，时装店里正在安安静静地干着活，只有工人们的低声交谈和一只苍蝇碰在玻璃窗上而发出嗡嗡声。一位裹着头巾的大胡子“摩罗”警察拿着传票来到店里，请维克托利娜去警察署。维克托利娜为自己被传令感到惊讶，她想不起自己做过什么值得司警干预的事情。

不过，她服从了。一直到她走进原来是圣·多明戈修院的警察署，穿过冷冷清清的走廊时，还没有想起自己被传令的理由。她既谨慎又好奇。

在一间微微散发着消毒粉味的简朴的会客室里，那位负责调查臭脚丫西科案件的中尉正等在那儿。他穿着笔挺的制服、抬举着单片眼镜，站起身很快地但仔细地扫了一眼走进来的女人。

维克托利娜没有胆怯，她抬起傲慢的下巴，深色的眼镜在太阳光下折射出光亮。军人按宫廷的礼节，吻了吻她伸出去的手，他那扎人的胡子使姑娘感到不舒服。

军人给她让了座，客套一番，请求原谅对她的打扰。他明白自己是在和一位女士，而不是任何下等女人打交道。维克托利娜对军人的殷勤显得无动于衷，她采取自卫的态度。警官不想拖延，便咳嗽了一声，直截了当地说：

“维克托利娜女士，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但为了我的公务，我必须问你几个问题。我正负责一件令人讨厌的调查……请原谅，是否有一位叫臭脚丫西科的男子正住在你家？”

维克托利娜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怔住了，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红晕。

“中尉先生是想说……弗隆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

“哦，请原谅……我只知道他的绰号。”

“这个城市认人都是凭绰号。更加容易，更加幽默。”

“绰号是灾难，沾在人身上，要想抹掉都很难……”

“我知道……”

警官在纸堆中寻找着鼻烟盒，脑海中想起了这女人也有一个绰号。他马上意识到谈话开始得不好，便赶紧想法补救。他没有找到鼻烟盒，咳嗽一声解释说什么这位弗隆达利亚失踪了，

有人说他住在维克托利娜女士家里，也许大家都上当了，但他作为警察必须调查清楚。

女人的表情很冷漠。在军人看来，那只带毛病的眼睛更加斜了。维克托利娜只觉得，即使在这儿，她的病人也引起人们的好奇，他的绰号也一样受到嘲笑。

“是一个正式提问吗？如果是个人的问题，我可以不必要回答。我的私人生活只与我个人有关。”

“是个正式的提问。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言……更多的猜测。简直是灾难。”

“那么我回答。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是在我的家里。他正病着。”

“病着……他生什么病？哦，我想起来了，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我还以为他是跛子……”

出言不逊。女人模棱两可地回答着，不想说得很具体。只说他的脚不好……她认为面前的男人没有必要知道西科得的什么病。再说，旁边的那位警官助理正竖着耳朵、瞪着眼睛、随时想记录下所有的细节，等待着一则丰富多彩的故事。

“为什么不送医院呢？”

“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是你的亲戚？”

“不是……只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我收留他是同情他的处境。这样有什么不对吗？”她把语调提高了一些，一派凛然。

“不，对谁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我对任何人的私生活都不过问。只是外面传言太可怕……说什么失踪了，死了……被人劫持了，我也闹不清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你该理解，我们生活的地盘太小。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后来有人来说，女士你……”

“是依纳希奥理发师，是不是？”

“谁是依纳希奥理发师？我从来没见过……人们只是给了我这个消息。而且我们在西科家里也没有找到他。”

“听说是一个破草屋……”

“我们得到了有关消息。于是就想得到女士的证实。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一切也就了结了。”

“弗隆达利亚先生已经好多了，他可以随时接待阁下的查访，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

“我对你的话毫不怀疑。既然女士说他在你家，他就是在那儿。我只是履行我的公务。天知道，要干这种事对我来说有多难。所以，我宁愿去非洲打仗，……我曾经在乌拉圭干过。”

警官似乎还想吹嘘一下自己在非洲的战斗业绩，然而听者对他的这种英雄主义则不感兴趣。她一声不吭，只是昂着高傲的头，透过深色的镜片，那只斜视的眼睛里露出难以隐瞒的怒气。

“事情已经完全了结了。别再想它了。现在，你再稍等一下，签署一下证词……这是必须履行的手续。”

“弗隆达利亚先生只要能走动，有力气走路时，他就会离开我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然，他愿意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我不管这个。再说，也没有谁想要他。”

总而言之，她的名誉已经扫地，比上次与贡萨罗·博特略的事件要严重得多。维克托利娜思绪万千，怒火在心中燃烧。中尉脸上的严肃表情没有能掩盖住他眼中的嘲笑的目光。他一定不会相信西科在生病，一定在脑海中编织着庸俗的床上故事。那只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在嘲笑。维克托利娜真想砸烂这张在严肃表情下隐藏着嘲讽的卷毛胡子的脸。

维克托利娜在警官助手的表格和记录上签字后，他们立即告了别。这一次，胡子扎在她细嫩皮肤上的感觉更加让她恼火。她气愤得脸发烫，真想像外祖父盛怒之下那样将一切砸个稀巴烂。警官送她穿过走廊到门口，又一次殷勤的告别。维克托利娜坐上轿子，眼看前方，没有再说一句话，直直的身子真的像根棍子。

刚一回到办公室，警官便发出了一阵狂笑。他早知道西科和他的声誉。他觉得令人不可思议，难以相信，一个肮脏不堪的男人竟然能和一个清高自负、干净整洁、举止文雅、衣着华丽、有着无赖们无法比拟的社会地位的女士掺合在一起。那个放荡的男人和这个又瘦又斜视，看样子已30来岁的女人在一起会干什么呢？他找到了那个已经滚落在地上的鼻烟盒，狠狠地吸了一口。当他雷鸣般地擤鼻涕时，眼前闪现着一幅幅淫秽的画面。女人手上的皮肤都这么柔嫩，那么身上的藏在衣服内、不见阳光、不受风吹的部位该是怎样的呢？他又吸了一口鼻烟，终于得出了结论：别看她瘦骨如柴，但一定有着特别能刺激人的地方。或许都是想象而已。

警察的召见使维克托利娜受到了震动。她躲进时装店，命令不接待任何人。她感到头疼，也觉得怒气难消。脑海里一幕幕地闪现着她在那儿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一切。她真担心在见到西科时会抑制不住自己而朝他发火。但是，不能让他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膏药和汤药的治疗已使伤口迅速地在减小，慢慢愈合，治疗是完全成功的。她不希望因任何原因影响自己的“成果”。现在，她那要使西科恢复健康和重新做人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她不愿意因为自己害怕谣言和诽谤而使得前功尽弃，毁了小伙子的一生。反正不管如何处理，她的名誉和声望都已被扔到澳门的街道上无法挽救了。谁也不会相信她无私

的善良和她所信奉的博爱主义。她越是思前想后，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维克托利娜艰难地熬过了一个个钟点。当轿子把她抬到家门口时，天还没黑。拉动门铃之前，她扫视了一下周围。她相信许多人一定会因为受疯狂的好奇心唆使而朝这里窥视。幸好周围邻居家的百叶窗都因为潮湿和春寒关得严严的。刹那间，她思念起黑沙环宁静和浓密的树荫和每当夜幕降临，便伴着别墅里安宁和静谧而鸣唱的夜莺。

她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她便镇静了下来。心中的压抑感消失了，两片嘴唇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微笑。她向赛莱斯特问起病人的情况。女佣告诉她，西科吃饱了，睡足了，还比往常说话多了。

她在房间里，很快换完衣服。对着镜子在头发上抹了一层发乳，擦了擦眼镜，在她认为苍白的脸上施上点胭脂，加深了点唇膏。随后，朝隔壁房间走去。

房间里已没有令人作呕的臭味。按照姑娘的指示，赛莱斯特已经点上神香和安息香，甚至使得屋子里有了圣诞节的气氛。西科没有躺着，他正倚在柔软的木棉大枕头坐在床上，面朝门口。脸色已不是那么苍白，稍稍有了点血色。男人的脆弱打动着她。只要她一声命令，他就会马上回到大街上去。可是，不，她不能这么做，尤其是当她看到那两只正瞧着自己的眼睛里所流露出的欢快表情时。

“你的脚趾怎么样啦？”

“好多了……今天没有那么难受，你看得出来……我觉得有力气多了，吃得也香。你可以问赛莱斯特姑娘。”

走近了，还能感觉到一点烂脚趾的臭味，但有了房间里香气的中和，倒不至于令人恶心。

“你今天很忙吗？”

“整天忙忙碌碌……几乎喘不过气来。”

“可回来得挺早。”

“是的，我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早点回来了。”

“我已经醒了两个小时了。我正等着你。”

“是吗？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只是你一回来，我就感到安心了。”

维克托利娜不知所措。这个男人的话语总是直接打动别人的心头。她打破了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距离，报以幸福的微笑，还说他的胡子又长长了。

“理发师没有来。”

“他永远不会再来。你别担心。我给你刮。你别这么看着我。你以为我不会用剃刀？我外祖父瘫在床上时，就是我给他刮的。”

当姑娘命令取来依波利多刮胡子的工具时，赛莱斯特禁不住大惊失色。她的姑娘真的神经错乱了。从在街上摔了交后，她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个男人似乎完全把她改变了。

几天前刚由磨刀师傅磨好的剃刀稳稳当当地刮着西科的硬邦邦的胡子。西科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很久以来，已没有女人离自己这么近了。而且这是一位干净、整洁，身上散发着女人幽香和浓郁香皂味的女人。这么美好，这么令人陶醉。他为自己这几年来败落到竟然和下等女人胡混的地步而感到羞愧。

如果没有白天发生的事情，维克托利娜决不会动手给病人刮胡子。她一方面有点后悔，可又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愉悦。除了外祖父，她从未碰过男人的脸。一股暖流在胸中涌动。她不敢正面看他，手上的动作也一下子缓慢了许多。

“行了，已经解决了。现在你有了一张像样的脸。”她一边

说着，一边为这么快刮完而遗憾。

“我觉得很轻松，头脑也清醒了。这是你的双手创造的奇迹。”

维克托利娜没有再多停留，赛莱斯特已在喊她吃晚饭。她为他整理了一下枕头，正要转身离去时，西科不好意思地向她提出请求：

“你晚饭后能不能来和我聊一会儿？有人说说话该多好啊，那样就不会寂寞。”

“我保证来。”她回答着，又一股愉悦之情在心头闪过。

到了楼下，维克托利娜一边吃着晚饭，一边思忖着。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直截了当和谦恭地请求她陪伴。如果只是为了取悦于她，他就会表示得很夸张。她当时真不知道如何拒绝他，饭后，她像往常一样逐一吩咐了赛莱斯特和亚光几句。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只要春天一到，就去一趟别墅，然后就拿了一张报纸上楼去了他的房间。

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维克托利娜坐到靠近床头柜的椅子上，打开报纸，问西科想不想听听新闻，就像她当年对待外祖父一样。她开始读起报纸，声音清晰、抑扬顿挫。她感觉到男人的眼睛正盯着她的每一个哪怕是极微小的动作。他是在窥视她的那只斜眼吗？起初，她还想让自己坐的位置有利一些。但是，她后来拿定了主意，她的脸是怎样就让它怎样，不用逃避事实。

念完上海的一则新闻，她放下报纸，讲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给她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对澳门的中国人和北方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了比较。后来，又描述了那一天她去跑马场的情景，说她在第四场上买了一匹谁也看不中的马而赢了彩。

随着对话的进行，他们之间有了至今没有出现的亲近。陶

醉在交谈之中，他们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和一位不很熟悉的人如此随便地交谈是诱人的，她体会到了一种纯正的欢乐，白天的全部烦恼也一扫而光。

他们俩都停了下来。有谁在离这儿不远的亚婆井的大树下唱着什么。那是一群年轻人正冒着寒冷伴着八弦琴和六弦琴高唱着时髦的葡萄牙和英国歌曲，还有法国民歌。音调标准，伴奏优美。或许，这位男高音正用温柔的歌喉向在某处的一位姑娘表达炽热的爱情。一阵间歇后，还是这位歌手悠扬地唱起了澳门土生的一首老歌：

卡特利娜，我的卡特利娜，
卡特利娜，你完全占有了我的心，
卡特利娜，不要忧愁不要悲伤，
你很快就要当上伯爵夫人。

维克托利娜走到窗前，向外张望着。可是外头一片漆黑，她什么也看不清楚。然而，这首歌仿佛就是为她而唱，只需把卡特利娜的名字改成维克托利娜。难道这些歌词会是幸福的预兆？

43

臭脚丫西科住在骨头棒家的消息当然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谴责，有人气愤，也有人放声大笑。

这一次是女人将臭脚丫西科关在家里，而且那个坏男人身上还带着难于见人的毛病。如果说她需要男人，那起码应该找一个正派的男人呀。这个城里有的是鳏夫和单身汉呀。

谁能想到，平时装得那么正经，不拍打一只苍蝇的人却堕落到这种地步？人们妒忌她的财产、金钱、时装店，甚至妒忌她的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她没有朋友，不参加宗教慈善集会，不参加女士们的社交聚会。

她从小就孤单地生活，不与外界接触，仿佛同性中没有任何人配得上她的友情。因此，女人们对她都耿耿于怀。她们妒忌维克托利娜乘坐的与众不同的崭新的花轿，妒忌她那高翘的下巴。

现在，到了她为自己与习惯势力抗争、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挑战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作为这座城市传统的坏习气，一

封封匿名信向她飞来，对她进行恣意的诋毁。对于她背叛家庭和拥有两份遗产至今还不肯原谅的姨妈们成了这次谴责和诽谤活动中最活跃的人物。她们甚至说维克托利娜继承了父亲的堕落。时装店的顾客明显地减少，有的还终止了生意。在街上，夫人们及豪门闺秀们碰见她时，都抬起头，装着没有看见，或者只是冷冷地打一下招呼。绅士们遇见她时，虽然还脱帽致意，但保留着一定的距离，或者死死地盯着她。维克托利娜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只有以权威律师托瓦尔博士为首的几个人维护着她。在托瓦尔博士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对他的朋友进行哪怕是微小的指责，特别是在维克托利娜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后。流言飞语也太过分了，以至于激怒了姑娘的维护者们。什么谁知道门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难道就为了救济一个别人不关心而只有她才关心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不让姑娘平平安安地像她自己所追求的那样生活？她又没有损害谁的利益？

维克托利娜非常气愤，她无法躲避那些流言飞语。一时间，她变成了一个让众人关注的人物，变成了一位“桃色女人”。她因为不顾逆来顺受的陋俗、不管陈腐的习惯势力，现在遭到了世人的攻击。可她却从来都把干涉别人的事情作为自己不变的原则。

像以往一样，指责和诽谤激起了她极大的反抗情绪。她发誓一定要坚持到底。西科只有在真正痊愈之后才能离开她的家。她不让街上的议论传到他耳朵里，不许赛莱斯特和亚光回答任何别有用心的问题，拒绝任何想探访西科或给他信件的企图。她要将他关在庇护所里，直至他全部恢复健康。

发生的这一切使得维克托利娜更加想和西科在一起，更经常地去到他的房间，更加超出实际需要的去关心他。由纯粹为

了行善而引起事情渐渐地产生了越来越亲密的友情。

一天比一天更康复的西科也逐渐恢复了他开朗的本性。由于不再受痛苦的折磨，过去的绝望和悲观也消失了，他又开始侃侃而谈，又开始风趣幽默，一天比一天活跃。最后，他也得到了赛莱斯特和亚光及家里其他人的同情和好感，因为他们慢慢地都相信他没有患麻风病或其它类似的病。他们和姑娘一起，随着西科幽默风趣的语言而发出阵阵笑声。再说，西科很会选择闲谈的内容，从不伤害女士、而是处理适当。叔叔和姑姑对他的教育——体现出来，他和蔼、亲切、风趣。当然，他人格中所带的污点也曾影响人们对他的亲近。可是，这样天天接触，长时间的相伴，又如何能阻止这种亲近呢？在维克托利娜和赛莱斯特的私下交谈中，她们终于开始对西科以往的“无赖”的名声产生疑问，也对这个小伙子能是过去诸多的恶作剧的罪魁祸首感到惊讶。当西科讲述自己钓鱼的本事和描述了澳门哪些海滩是垂钓的最佳地点时，他也赢得了亚光的信任。男管家给西科讲述自己喜欢陪伴贡萨罗·博特略在早晨到望厦的禾田、湾仔和中国地盘上去打雉鸠、鹧鸪和沙鸡的情景。

过去只有宁静和孤寂的住宅里，现在充满了欢声笑语。有时，朗朗的笑声甚至传到大街上。充满病态好奇心的邻居们为这种“荒唐”的行为而气愤。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但偏偏想不到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他们如果知道西科称姑娘为“维克托利娜姑娘”，而姑娘还称他为“弗朗西斯科先生”的话，也一定会惊愕不已。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太阳冲破了持续几天的铅灰色的云雾，宣布了春天的到来。正当养病的西科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些所作所为而引起大家的笑声时，门铃刺耳地响了起来。

维克托利娜来到走廊，随手关上了西科房间的门。过了一

会儿，赛莱斯特上楼来告诉说是教区长来了。姑娘噘了噘嘴，猜测着来访的意图。不过，他是早就约过她，所以对他的来访，维克托利娜也不再感到奇怪。

“他在客厅，我已给他送了茶。”

“告诉他，我马上就下去。”

维克托利娜很快换上一件显得稳重而端庄的蓝色连衣裙，梳理了一下头发，走下楼来。当她来到神父面前时，她完全是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嘴角挂着女主人式的亲切的微笑。客厅里，摆着从上海运来的精致的家具，散发着香花米和安息香的气味。太阳光透过半开的百叶窗射进屋内，洒落在神父的黑袍上，给屋子蒙上豪华而又神圣的气氛。神父很受感动，这儿不可能是放纵淫乱的黑窝。

他们面对面坐下。维克托利娜端端正正坐着等待着神父擦完脖颈上的汗水，开始了随便的交谈。赛莱斯特端上点心。满脸红光体格健壮的米格尔神父感谢姑娘给神坛放置的鲜花，给贫困者捐出的散钱，以及为教堂的慈善设施的捐款。虽然她只是教区的新教民，但将会成为最虔诚的教民之一。她的仁慈、善良和合作精神值得称颂。神父随时随地无不在赞扬她。只是最近以来……说到这儿，神父显出尴尬的样子，他的讲话也卡住了。

维克托利娜没有手足无措。她给神父夹上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轻声问道：

“是有关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的事，对吗？”

当然是这件事。是一件神父不愿介入棘手的事情。可是，他的耳朵里实在听烦了如此多的议论……肯定有人夸大其词……所以他决定亲自来访。那些谣言、那些整日肆无忌惮搬弄是非的嘴巴困扰着他。他是教区长，不能看着他的羊群中的羔羊受

难而袖手旁观，更何况那还是他非常敬重的人。为此，他来到这儿想听听她自己的看法。

“哦，米格尔神父先生，非常感谢。弗朗西斯科先生真的是在我家，就在上面，正在治疗几乎置他于死地的疾病。我是在他陷入绝望的境地、倒在我的门前时收留了他的。如果不收留的话，我认为那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干的事，我的良心很平静。我只不过是遵从我所信仰的宗教赋予的仁爱观念而已。”

她不认为自己做错事，也没有感到后悔。当她叙述他们相遇的经过、弗隆达利亚的绅士举止、折磨着他的那两只脚的病情、咳嗽和发烧等情景时，声音没有一点颤抖。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决定用自己当护士的经验给他治疗。而且她又想起了外祖父用来治疗同类病的药品。他的外祖父可是个好郎中，如果他不在其它活动方面化去很多精力，他完全可以是个更出色的郎中。关于伤口和恶臭的描述深深打动了神父，也使他无法再继续品尝放在面前的美味食品了。

“维克托利娜女士，你冒了很大的风险……这要担很大的责任。他很可能会死在这儿。你怎么不去叫医生？”

“当时没有来得及想。”她接着说，“我按照外祖父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疗，后来治疗有了效果，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再麻烦别人。有我们的精心护理，弗隆达利亚先生很快就能走路了。现在他伤口愈合得很快。家里除了我，还有赛莱斯特和亚光，还有轿工。你想见一下弗隆达利亚先生吗？”

与那位戴着单片眼镜的中尉一样，神父拒绝了。维克托利娜却感到意外。米格尔神父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吃完了如此香甜的糕点后，听了关于伤口和治疗过程的介绍，他的胃开始不舒服。他害怕去到楼上，再让他看伤口。他相信姑娘说的一切，她的声音如此镇定，神态如此自若，说明她心怀坦荡、问心无

愧。

尽管感到不适，神父还是继续在那儿坐着。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为维克托利娜的坦率而高兴。然而，人们都要遵守一定的礼教，按照一定的清规戒律，特别是在这个小小的澳门。维克托利娜是单身女子，而弗隆达利亚又是未婚男子，并且他的过去无一人称是。人们形容他的词语都是令人憎恶的字眼。社会上不了解他们之间这些来龙去脉，便随意胡编乱造。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为了她的名誉，为了教区和城区的声望他要澄清这种局面。当然不是说要抓走弗隆达利亚先生，也不是要把他扔到大门外的街上，谁也不管他。那样是不人道的，也不符合基督的精神。既然病人已在康复过程中，那早晚只是时间问题，不需要立即采取什么措施，那样姑娘也绝不会同意。

维克托利娜心潮翻滚。首先是皇家警官，现在是教堂。这是对她的私生活进行的干涉。如果面前的是其他什么人，她就要赶他出去。可他是神父，而且是在为他的神圣使命、用最好的方式为纯洁他的羔羊的心灵而工作。她不能责怪他。她只是对人们没理解她、不公正地对待她而感到遗憾。

“我不怕伪君子们对我的一切指责和诽谤，我也不怕他们不后悔，他们会看到行善的事实。既然我已为弗隆达利亚先生开始治疗，我就要治疗到底。他的康复是我的责任。等他能走得稳稳当当，疾病全治好的时候，他就离开我的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

“这就行了。我就不打扰了。”神父真心满意地回答说。

维克托利娜喜欢米格尔神父这样简单明了的布道，没有令人厌烦的说教，而是直截了当说到听者的心里。他们没有争执，更没有闹僵，轻轻松松地达成了协议。过了一会，神父带着顺利完成使命的愉快心情起身告辞。

赛莱斯特收拾着盘子、茶壶和茶杯，维克托利娜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走到窗口，透过百叶窗朝大街上张望。她仿佛觉得她的家已被包围，她周围的人们都有一种病态般的好奇心，都在疯狂地搬弄着是非。似乎她的病人不回到大街上，她不独自一个人生活，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嚼舌头的人和窥探别人的人安静下来，去寻找其它的乐趣。她必须将她的“病人”保护起来。

当她离开窗口时，已经拿定了主意。她叫来亚光，让他立即去别墅作些准备，他们明天就搬过去，在那儿住一阵子。再说，病人也需要一点新鲜空气。管家提醒她，现在不是好的季节，雾大、雨多，那儿很潮湿。然而，维克托利娜已经下定了决心。她不能解释，因为需要远离多管闲事的邻居，才要临时搬家，住到别处去。同时，西科已经可以起床了，他要呼吸新鲜空气。可在这里，他只要一站到窗前，便会被视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

维克托利娜来到西科床边，脸上挂着微笑，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尽管因为这个不幸的人招来这么多是是非非，奇怪的是，她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或是对一个非常亲近的人一样保护着他。

“你的脚怎么样啦？”这已经成了她每天走进他房间后习惯的问话。

“啊，脚趾可以动了，也不疼。我真想下地，走到窗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别动。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明天，我们搬到我的别墅去。你认识的，著名的‘博特略别墅’，我教父的。”

“在黑沙环？哦，是个很漂亮的院子。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不过，我去钓鱼时从别墅前面路过好多次。”

“你现在正在恢复过程中，到那个地方去疗养效果会更好。那儿地方大，空气新鲜，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那可是休养的好地方。”

“可离你做事的地方太远。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是的。我不是向你保证过，要让你彻底痊愈吗？”

“我不知道如何来报答你对我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

“哎，不要这么说……”

一阵短暂的沉默。维克托利娜坐下来，打开了昨天刚到的香港出版的葡文周报。为病人读报已成了她的习惯。她清了清嗓子，正了正眼镜，从第一栏开始读起。

姑娘用抑扬顿挫的声音朗读的一句句新闻，在西科听来就像那悦耳的音乐。然而，他的思绪却跑得很远。他一直在思索着“痊愈”这一词的含义，它意味着很快“恢复健康”，也意味着他马上会失去这样甜蜜相处的机会。

他像一个娇宠的孩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得到了亲人的照顾，这里有干干净净的睡床，有整整齐齐的衣服，有营养丰富的饭菜。在这儿，他的面目焕然一新，他的身上又重新散发着香皂的幽香。倘若又要他回到那肮脏不堪的破木房，回到以前乞丐似的生活，那就等于要判他死刑。每每想到这些，他总感到恐惧万分。

他并不想放纵自己的感情。他只知道在这个女人面前，自己感到安全、感到欣慰，他可以躲避外界对他的残酷的鄙视。对于自己可能重新回到大街上过无家可归的生活的担心，时时在折磨着他。

这个重新给了他生命、给了他生活愿望的女人，已经不再是他所嘲笑的那个骨头棒。他现在数着钟点等待她的到来，不管是来治疗，来为他刮胡子，还是仅仅来和他交谈或读报。

如果不是这样天天生活在一起，西科绝不会将她和其他女人另眼相看，除非为了嘲弄她。然而，通过这一段朝夕相处，他发现姑娘不是一个只有一身骨头的瘦女人。他从她脸部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中，发现了一个个诱人的地方——漂亮的嘴巴、浓黑的弯眉、还有和 30 岁的人脸上出现的皱纹不相符合的细嫩的皮肤。就连她蓝色的镜片后面的斜眼也渐渐地不再是让他动心的障碍。她有着自己独有的魅力。

西科想象着她那原来被认为是平坦的身躯上的圆圆的部分。随着关系的亲近，姑娘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肃得直挺挺像个锭子。现在，她那女人的气质和风韵随时随地显露了出来。多少年来被压抑的女人的温柔在她的话语中，在她的举手投足中，甚至在她的最微小的动作中都表现了出来。即使在家里，她也穿着得体，身上永远散发着薰衣草和香皂的气味。不知有多少次，西科真想用手抚摸一下她那波浪一样披散着的油黑发亮的头发。

维克托利娜还在有声有色、专心致志地读着报，而西科却在为不久的将来某一天里失去这一切而忧心忡忡。

44

当轿车从亚婆井出发去黑沙环时，天色还很早。西科的双脚还用纱布包着，轿工们把他架进了轿里。他自称坐得稳稳当当。从早晨开始，天就是乌蒙蒙的，现在又下起了雨。雨点有节奏地落在地上，在碎石路面上形成一条条水线。这不是适宜搬家的日子，但维克托利娜不愿再拖延。

轿工们对于澳门的雨天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披着蓑衣、戴着尖顶斗笠，毫无怨言地上了路。坐在轿里的人们感觉到雨点拍打着轿子的帆布顶蓬和四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轿内透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

路程很长，旅途也很单调。为了让轿工休息，他们在路上停了几次。尽管挤在轿内两腿不很舒服，西科却随着轿子晃动打起盹来，而跟在后面的维克托利娜却一直在不安地注意着，这下雨的天气和旅途的劳累会不会影响正在康复的病人。不过，她一点也没有流露出自己的不安神情，也没有让停止前进。当他们拐过好景海滩时，东风吹得更加猛烈，轿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然而，能吃苦耐劳的轿工们没有放慢脚步，而是朝着越

来越远的别墅奔去。

听着大海的波涛声，西科想起了童年时感到过的恐惧，不觉哆嗦了一下。他并不喜欢他们要带他去的地方，但他无权发表意见。他现在依靠着别人，就得顺着别人。再说，什么都要比将他像一块脏破布那样扔到大街上好呀。

西科没有因为来到别墅和看到被雨浸润的庭院和住宅而激动。他立即被抬到楼上那间维克托利娜和他父亲来这里时曾住过的房间。西科只觉得这里空空荡荡、充满着忧伤的情调。百叶窗被风吹得呼呼作响，雨点从时开时掩的窗口射了进来。要是刮起台风，这儿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她要这么快地搬过来，也不等一个晴天好日子？

这天，维克托利娜没有去时装店。她把家里整理了一下，因为冬天这几个月都没有收拾别墅。西科知道她在家，可是她却一直没有来和他交谈。他开始闷闷不乐，仿佛自己没有得到别人的重视。而后，他又担心起来。如果一旦需要他离开这个现在自己无时无刻不想着的女人时，他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绵绵阴雨下了两天。第三天，当西科醒来时，太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屋子，在地板上形成无数个长方形的光斑。外面，鸟儿在叽叽欢唱，公鸡在喔喔打鸣。院子里和大路上偶尔传来不大的声响。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海浪声。西科禁不住用脚后跟支撑着迈了几步，走到窗前。他打开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屋外的清新空气。迎着蓝天下强烈的阳光，他眯缝着双眼，伸出双臂，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前几天的忧郁心情顿时一扫而光。他发觉自己的两只脚已不感到疼痛，只是有点灼热感。他高兴地叫了一声，把几只正咕咕叫着的鸽子吓了一跳，立即展翅朝着蓝天飞去。

他热情地迎接给他送来丰盛早点的赛莱斯特，随后又接受了维克托利娜的治疗。现在的治疗当然要比以前快得多，也容易得多。西科用他那爽朗和活泼的性格逗得两人乐乐哈哈。

“我真幸福，维克托利娜姑娘。”

“太好了。你的脚趾会完全好的。”

“我真想能撒开双腿跑啊。”

“别着急。再过几天，你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西科多么希望他们能把他扶到楼下的平台上去晒晒太阳，特别是让双脚见见阳光。可是，治疗以后，两只脚还是被包了起来。维克托利娜要去时装店了，她向西科点头告别。西科斜倚在周围堆满贡萨罗·博特略的旧杂志的椅子上，忧郁地看着姑娘消失在大路上。

西科这才仔细地察看这个庭院。这儿的环境显得那样宁静，小鸟在枝头上栖息，大海也显得格外平静。这些都是他过去从未重视过的东西。变化真大呀！

西科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他也将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所难以控制的欢乐让大家共同分享。避开了人们的眼目，他们都觉得自由，沉浸在郊游的气氛之中。他给他们讲笑话、故事、变魔术、玩把戏，逗得观众们目瞪口呆。尽管进入了多雨的春季，天总是阴沉沉的，但有他在一起，就没有忧愁和寂寞。

然而，时间无情地流逝。正像维克托利娜预料的那样，西科的伤口已完全愈合，他开始能走动了。起初，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走几步，后来就来到院子里大步走动，有时竟然上了大马路。再过几天，他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再留在这儿了。

发生了一件事情，西科提前下了决心。那是搬过去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吃中午饭以前，西科擦拭着贡萨罗·博特略的猎枪，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用它去望厦禾田里打雉鸠。维克托利娜

到时装店去了，要到傍晚才回来。上午去亚婆井住宅取东西的赛莱斯特倒是回来了。西科听到铁栅栏门响动的声音，便吹起了口哨。女佣手里拿着一封信进来后直接朝他走来。

“给我的信？谁来的？”

“哦，弗隆西斯科先生，千万别告诉姑娘。她不让我惊扰你。可细哥带来这封信，告诉我说是你叔叔的……这是他第三次去那儿了。我把它交给你……也许有什么急事……家里的事。”

西科马上明白他住在维克托利娜家的消息已经传开。他认出了信封上叔叔漂亮的笔迹。在没有拆信之前，他已经预料不会有什么好事。叔叔给他写信，只能是为了责骂他、训斥他。

信不长。叔叔用愤怒的语气写道，尽管他们之间已断绝了关系，但他无法对西科居然留住在一个单身女人家里的事情袖手旁观。作为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朋友和神学院的学友，他必须尊重一个直至现在被人们认为“贞洁无瑕”的女人的声誉。如果西科确实有病，那就去医院求治。叔叔让他立即离开那个家，别玷污一个纯洁无辜的心灵。他说他相信朋友的女儿的高贵和贞淑，她是“真正的忘我和善良之楷模”。然而，社会不放过她。他们正在被那些嚼舌头的人们议论着。他指责侄子的轻率，伤害和毁坏了本属于“澳门花坛中真正的淑女”的名誉。恶作剧的时代已过去。难道说他落到这种几乎乞丐的地步也未能改其本性。他不能再重演“萨图尼诺家漂亮姑娘”的闹剧。如果还有一丝弗隆达利亚家族遗传的勇气，那就只有一条路。千万别忘了，在任何轻浮行为中，受害的总是女人，因为她们最易伤害。

“一个白痴，这就是我的叔叔。”这是西科的第一个反映。人们就是这样鞭挞一个人的善良的本性、友爱的结晶和奉献的精神。

西科微笑着支走了正着急地看着他的赛莱斯特，没有让她感到出了什么事，只说叔叔问他身体如何。不过，女佣并不很相信。如果他叔叔果真是为了问他身体，为何还让西科脚烂成这种样子呢？女佣一脸疑惑地离开了那儿。西科靠在墙上，听着公鸡的啼叫、听着厨房里女人们的欢笑声，可他的心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原来他还生活在人间地狱，可他还满以为他住在亚婆井是个秘密呢。

他闷闷不乐、思绪万千。放下擦得锃亮的猎枪，他来到阳光下。中饭桌上，他没有了平常的那种胃口了。赛莱斯特盯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在平台的长椅上睡了午觉以后，他还是一副忧伤的样子。傍晚，他没有习惯地等待维克托利娜的归来。他走出大门，沿着马路走到海滩，坐在一块礁石上，盯着卷起的白色泡沫的长长的海浪消失在海滩上。

他不是善于沉思的人。黄昏凄凉、夕阳在天边放射出变化莫测的光线。这一切从未给他留下过像现在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过去曾看不起那些善于沉思、寻找荒野去发泄心中苦闷的人们。哪里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此时此刻，他正坐在大礁石上，为即将来临的分别而悲伤。

身后的沙滩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和风吹裙子的呼啦声，他回过头来。维克托利娜停住脚步，忧郁地瞧着他。她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换鞋就来了，细细的沙子沾满了鞋面。在从望厦山头上射来的金色夕阳下，她的身影显得那么瘦高、脆弱。

“我来接你回去。你不应该走得这么远。”

“我刚才想了点事。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叔叔来的。”

“我知道。赛莱斯特告诉我了。我不允许她打扰你的。”

“你别生她的气。她以为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西科将已经揉皱了的信递给了她，维克托利娜看完信什么

话也没有说。

“我叔叔写信从来就是用词夸张。我对许多词都不理解，但我明白他写信的目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们怎么会如此恶劣地是非颠倒。”

“你叔叔的心意是好的。尽管一切其它是那么卑鄙、可耻和下流，可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因为向我投来的污泥浊水而觉得耻辱。我真心诚意地为了给你治病，为了让你成为健康的人。”

“我已经好了。”

“是快好了。但还需要几天。脚趾的皮肤还很嫩，不能走远路。你不能走动太多。”

西科长时间地盯着她。女人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和平时温和的她多么不一样啊。

“我必须走了。我已经知道了这一切，我就不能再继续呆在这儿。这对你太不公正……”

“啊，如果是因为我，那我告诉你，我可不在乎那些。”

“我在乎。你为了我做了比一个母亲、一个姐妹做得还要多的事。在我生病和养病期间，我一直在思索着。我也学到了很多。我变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没有权利伤害一个当别人都拒绝我、连我本人也认为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向我伸出手的人。”

他把双脚埋在沙子里，做了个大大的动作，说道：

“我已经好了……我有力气了。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该自己去生活了。我不能在我认为能做事的时候这样无所事事，也没有理由继续休息。我已经拥有了我过去曾认为再也得不到的东西。自尊……自爱……”

他挺了挺胸，做出完全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样子。如果在其它时候，他这种样子可能会引起一阵笑声。但维克托利娜

此刻却很感动，完全敬重他的言语。后来，西科又说了很多，但维克托利娜已经不再专心听着。她只想着他将要面对的艰难的现实。

“你去哪儿生活呢？还回到那个木板屋？”

“不，我永远不再回到那个破屋子去。我必须另找出路。”

“谁会帮你？你叔叔吗？”

“不，我不会求他任何帮忙。我们之间已断绝关系，他也只把我当成劣等人看待。我不是说他过去没有道理。但我不能像乞丐似的站在他面前。我绝不这么做……”

“那谁能帮助你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要想几天。你估计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单独行动？”

“一个星期……”

“好，那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

“你没有钱……”

“我可以去挣。”

“还像过去那样生活？”

“不。我已经不再是臭脚丫西科。”

维克托利娜情不自禁地向他伸过手去，低声说道：

“回家吧。起风了，天也凉了。会着凉感冒的。”

她握住那只热乎乎的手。西科乖乖地跟着她走了几步。而后又停住脚步，哽咽着说：

“我必须离开这个家，维克托利娜姑娘。我只是嘴上说变了是不够的。我必须要用事实证明给你看……”

“我有这么重要吗……弗朗西斯科先生？”

“是的。”

赛莱斯特手里拿着一件外衣，一边喊着，一边穿过马路朝

他们走来。她哪里知道，那两位因为刚才手指的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奇妙感觉却被她的来到打断了。维克托利娜赶紧缩回了手，停住话头。刚才那种气氛消失了，他们又回到了平日的关系之中。

西科第一次在饭厅由维克托利娜陪伴下用了晚餐。她完全变成了这个家的新的女主人，只是她的风格和热情与贡萨罗·博特略的完全不一样。饭桌上，女人像往日一样说笑着。如果说她心中有着什么苦恼，也没有表露出来。饭后，他们来到了客厅。鸦片床已经被搬上了阁楼，珍贵的瓷器也已经放到了亚婆井的住宅。可是，红木家具依然存在，大钢琴也在。看得出来，客厅由女人收拾得整整齐齐，窗明几亮。

过了一会儿，维克托利娜走近钢琴。避开西科的目光，她低头看着琴键，情绪激昂地弹了起来。一瞬间，对这一切的留恋和对即将离别的凄楚一齐涌上西科的心头。

45

光阴无情地流逝。西科和维克托利娜两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动荡不宁的漩涡。他们谁也不提起迫在眼前的分离。表面上，一切依然照旧。互相还是那样相敬如宾，还是朋友般的亲切友好，只谈论一些实际上两人都不感兴趣的日常事务。他们再也没有拉过手，都尽量回避单独接触。维克托利娜再也没有为他刮胡子，推脱说他已经恢复健康。他们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时相对无言，然后维克托利娜突然朝门口走去，而西科则激动地捏着鼻子，惟恐眼泪掉下。

赛莱斯特和亚光到了西科临走的前一天才知道他要离开了，因为他们看到维克托利娜在悄悄地替他准备箱子，还把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服装装了进去。女佣惊讶地问道：

“我们怎么办呢？为什么不留他继续住在这儿？你可以说嘛。”

维克托利娜摇了摇头，无法回答。赛莱斯特苦恼地说：

“我们又要孤孤单单地过日子了，像从前一模一样。”

女佣的忧伤也是由衷的失望。她和亚光及家里的其他人一

样已经习惯有西科在身旁，用他的幽默和潇洒给这个家带来欢乐。把西科当成麻风病而瞧不起他的时代早已过去。女佣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留下来。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当她真想再开口说话时，维克托利娜说道：

“他要走，因为他需要工作。他的病已经好了，不需要我们的照顾了。”

“那他不再回来啦？”

“他会回来的。为什么不回来呢？……当然，……我也不知道。你可别去问他什么。他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他是个男子汉。”

“从今天往后，谁能逗我们发笑呢？”

维克托利娜不知怎么回答。她说得千真万确，要是没有这个男人，过去的那些夜晚哪能这么欢乐呢？虽然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他却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占据了一块地方，这将用什么代替呢？猛然间，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互相安慰着，维克托利娜让女佣千万不要在晚餐桌上流出眼泪。

在隔壁房间，西科正考虑着自己的将来。他尽管身无分文，但绝不要维克托利娜的钱。他只穿着已经穿着的依波利多·维达尔的衣服走，毕竟不能光着身子上路。他从窗口望着外面的院子、邻近的菜地和远处的山头。空气中飘逸着一股浓重的春天里的泥土芳香。他真的担心，尽管打肿脸充胖子，装成英雄，但从心里害怕回到那个唾弃他的城市，害怕像过去那个穷鬼一样回到人们面前。只要他有一点怯懦的表示，或许就可以永远呆在这个家里。但他不能那样当个寄生虫，无耻地靠着女人生活。他不能如此下贱。不，不管面前有多少艰难险阻，已经是他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

门轻轻地响了两下，维克托利娜和亚光拿着箱子走了进来。西科惊奇地看着他们。姑娘努力装着自然的样子说：

“这是你的行李。请别打断我的话。这里面是我父亲的衣服，我留着作纪念的。但与其让它们沉睡在箱子里，还不如让你用上。你有运气，西服和衬衣真好合你的身子。请你收下。你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地走啊。也请收下这只手表，放在这儿不用也会坏的。”

亚光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西科做了个手势，表示了谢意，但没有说出话来。维克托利娜继续用刚才的语调说道：

“我已为你物色了一个工作。托瓦尔博士正需要一位誊写员。弗朗西斯科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我在一张纸上看到了你的字非常漂亮。你明天或者在你认为方便的时候，尽快去他的律师楼报到。你知道在哪儿。在南湾。我已经和他说妥，他答应试用你。”

“维克托利娜姑娘……”

“托瓦尔博士对你有看法，但我已向他表示保证弗朗西斯科先生一定会努力工作的。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我保证。我……”

“不用谢。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再一次走街串巷。”

“你不会看到的。”

西科把介绍信和金链手表装进口袋。当他正想避开转身朝窗口走去时，维克托利娜又递给他一只小绒布袋，说：

“这里有一点钱。请别拒绝，还是有一点用处的。你现在不能没有钱。这不是施舍，这是借给你的，如果你认为这样更好的话。它可以让你打发一阵子。总之，你不能从这儿出去再掉进贫穷的洞穴中。那样，我们这么费心照顾和给你治疗就全前功尽弃了。”

西科坐到床上，羞容满面。直到要离开这儿时，还是依靠着这位女人的慷慨和善良。他惭愧地说：

“我只是在接受你的恩惠，可我从没给过你什么。”

“你错了。你给了很多。你给这个忧郁的家庭带来了欢乐，你赶走了人们的寂寞，你教会了人们什么是由衷的笑。这些就够了。这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东西。”

她把手按到他的肩头，既给他送去安慰，又给他送去温暖。

“去吃晚饭吧。你别让赛莱斯特伤心，她专门为你做了好吃的菜。别拖延了。”

裙子的呼啦声很快消失了，可她那迷人的手抚摸过的地方却留下了一片温柔。他多么想再留她一会儿，然而还是让机会失去了。维克托利娜和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他真不知道如何和她相处。过去的花花公子、情场老子现在居然像个腼腆的孩子。但有一点绝对不用怀疑，他想得到她。

晚饭桌上，尽管他热情地赞扬着赛莱斯特的烹调手艺，可他吃得却不多。赛莱斯特不时地用围裙擦拭着眼睛。西科尽量回避着姑娘的目光，装着坚强的样子，一会儿看看墙壁，一会儿盯着盘子。他像一个上学的孩子一样听着他们的嘱咐，特别是关于如何煎熬巴布罗·帕蒂拉的汤药。是这药清洗了他身上的污血，他不应该停止使用。尽管交谈中不时发出叹息声，但马上又被刀叉声所掩盖。好不容易，大家都离开了饭桌。

当他们两人在客厅里喝咖啡时，紧张的气氛又出现了。维克托利娜来到钢琴前，弹起了一首英国乐曲，用大海、草原的豪迈的旋律来分散自己的情感。

西科在一旁沉默无语。他看着姑娘的每一个动作，看着她瘦高的身材，在汽油灯下闪闪发亮的漂亮的发束，以及披散在脖颈上的散丝，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奇特的性感。或许由于屋子里的温度太高，所以他感到很热，心跳也逐渐加快。

维克托利娜发现西科那样热切地盯着自己，这是以前没有

过的。顿时，一种愉悦和不安的感觉同时涌上心头。她突然停住手指，说是弹错了，一边还感谢着她那唯一的听众的掌声。他们各自坐在红木椅子上，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谈得是那样艰难。其实，他们都希望亲热地陪伴对方，却不知如何做才好，过去单纯的朋友式关系已经结束了。

下午还是阳光明媚，现在却响起了淅沥的雨声。挂钟也突然敲响了。

“啊，已经这么晚了。”

“我都没有注意。”

“我们去休息吧，明天是个伟大的日子。”

但谁也没有马上就上楼。西科喝了最后一口汤药，正是这药和“西班牙人”的膏药治好了他的病。维克托利娜看着他喝着，不让他浪费一点点。现在，整个住宅都在沉睡之中，只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

上楼以后，他们在走廊里告别，相互只道了“晚安”，就朝各自房间走去。尽管谁也没有碰谁一下，可都在为自己的不知所措而懊恼。

西科关上身后的房门，忧伤地看着已经习惯称为他的“房间”的四壁。他使劲捏着自己的拳头。明天，他就要去面对那令人憎恶、不可信任的世界，他就要去经历各种艰难的冒险。

他洗了洗脸和手，换上睡衣，坐到床上。维克托利娜的形象在他眼前闪现。这张白色的空荡荡的睡床，此刻是如此让他心烦。他不愿躺下，而是看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等着睡意怜悯地朝他袭来。他穿上拖鞋，索性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希望自己感到困倦。然而，他不仅没有能安静下来，反而越来越感到情绪不宁，最后他把手和胳膊都浸在冷水里，也未见好转。

在隔壁房间里，维克托利娜换上了睡衣，那是从上海买回来的漂亮的睡衣，她打开发束，让头发披散在肩头，还洒了点香水。她有一种预感，这个夜晚不会就这样过去。她躺在床上，眼睛却盯着门口，盼望着什么迟迟发生的事情。她的心跳一阵阵加快，甚至到了难以忍受、难以克制的程度。她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也或许知道得清清楚楚。隔壁房间里的声音她听得一清二楚，不停地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使她感到惊诧。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感到寂寞和烦闷，仿佛自己被关在一座牢狱中一样。她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他多陪自己一会儿，晚上还有好几个小时。

这是一个潮湿的春天。屋外，树枝在沙沙作响，淅淅沥沥的雨点伴着阵阵清风吹打在百叶窗上。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以及海滩上海浪的拍击声。

西科觉得嗓子奇怪地发干，最好有一杯水。同时，他似乎觉得房间变小了，缺少空气，缺少空间。他朝门口走去，一边想象着外面的春雨，仿佛在给大地洒下一层香水。

他开了门，探头看了看，然后来到走廊里，摸着黑朝前走着。经过维克托利娜房门前，心跳得更加厉害。他犹豫了一下，继续朝前走去。忽然，他的膝盖碰到了柜子边上，嘴里轻轻地发出一声咒骂。

这时，烛光照亮了走廊，维克托利娜出现在他面前。她就穿着那件睡衣，头发像瀑布似地披在肩头，一身粉红的颜色，完全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我吵醒你啦？”

“我还没睡着。我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是我？”

“知道。”

“我要去倒杯水。”

“我下去替你去倒。”

“不。”

他情不自禁地走到她身旁，闻到了女人头发的幽香。在摇曳的烛光下，她的脸显得与平常大不相同。在蓝色镜片后面，那只斜眼闪烁着奇异的目光。

“维克托利娜。”

“我一个人害怕……外面有雷声。”

“有我在这儿。”

他搂住她的双肩，仿佛是保护着姑娘。维克托利娜没有回避，也没有拒绝。

“小心蜡烛。”

“维克托利娜……”

烛光熄灭了，蜡烛滚到了地上。他用双臂搂住她纤细的腰部，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乖乖地顺从了，西科感觉到了她那温柔的气息。

“弗朗西斯科……西科。”

两人骚动着同一种情感，他们的嘴唇开始了第一次爱情的亲吻。尽管维克托利娜不知所措，没有经验，但欲火却是和西科一样旺盛。她的整个身子一瞬间变得瘫软无力。西科像个获胜的大丈夫那样赶紧将她扶起。

“来。”

他们来到了原来主人的房间。不过，维克托利娜已经把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舒适的小窝和庇护所。她被他搂在怀里，瘦弱、轻漂得像一根绢柳。完全被征服了的她拥抱着男人汗毛浓重的胸脯，把外面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只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孤独一人了。

他们躺在大床上，西科把她搂得更紧，他想借助于闪烁的灯光，把她的脸看得更清楚。透过反光的镜片，西科看到了她那湿润的眼睛以及忧伤的目光，一边的镜架正掉下。西科轻轻地将眼镜摘下，维克托利娜不好意思地将头歪向一边。

“别这么看我……我很丑。”

西科激动的话语中充满信心和坦诚，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再也不要对我说你丑。如果可以的话，也别再用这样的眼镜。你就是你，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我不想要另外的你……我也不要你成为另一个你。”

她那小小的胸脯使他禁不住激动得浑身发颤，坚挺的乳房成了他的重大发现，也证实了她那个绰号的可恶。他那神奇的抚摸使得维克托利娜发出一声撩人的呻吟。她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然而她无法回避、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在，她只想爱和被爱，只想消除痛苦，得到欢乐，同时也慷慨地让自己的爱的清泉喷放出来。

男人的亲热和抚摸使她又一次发出呻吟。她转过脸来，那只曾给她带来无穷痛苦的眼睛现在却显出无比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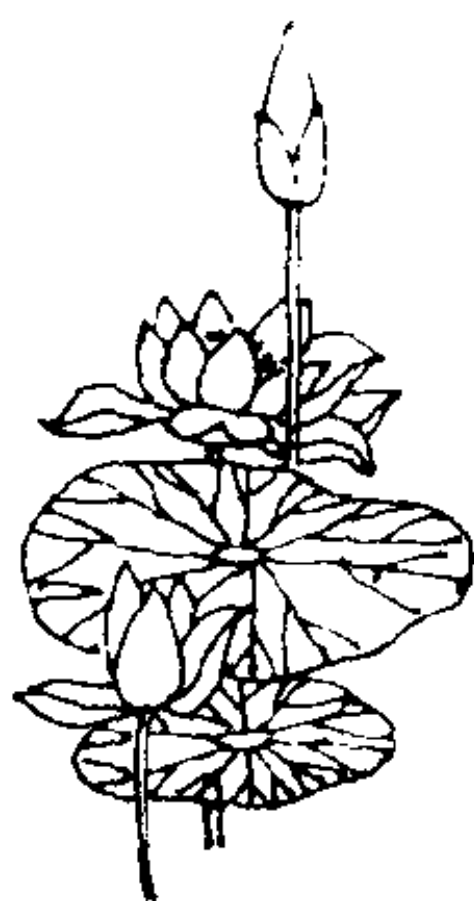
“我什么也不懂。谁也没有教过我该怎么做……”

他从来没有和像维克托利娜这样的女人打过交道。过去，他只懂得和妓女们或者其他女人发生纯肉体关系，完全和现在不一样。和维克托利娜作爱，一切都是新的感觉。他奇怪地发现，爱情可以将占有欲变成某种崇高的东西，变成梦幻般的和无穷的力量源泉。

他们在耳边千百次重复的喃喃细语，伴着屋外淅沥的雨声、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海浪拍击声，奏出了一首长长的爱情交响曲……

第四部分

弗朗西斯科与维克托利娜



46

西科要走了。他头也不回地坐进了轿子。他要像个坚强的男人一样。赛莱斯特却忍不住哭了，亚光的心情也很沉重，只是问西科什么时候才兑现他们俩一起去打猎和钓鱼的诺言。西科关心的则是维克托利娜。在听到爱情的誓言以后，她还没有时间流泪。现在，维克托利娜已摘掉了眼镜，显得格外清秀，黑红色的皮肤下，仿佛流动着全新的血液。西科也感到一身轻松、信心十足，能面对一切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摇晃的节奏，回忆着头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他来到城里的时间选择得正合适。上午9点半钟是各机关的上班时间。轿子在水坑尾大街上慢慢悠悠地摇晃着，里面的西科显得异常的冷静，一副老爷的气派。他的轿子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没有看到什么熟悉

的面孔。又走了一段，轿子在黎明公寓前停了下来。

这儿是他的目的地。楼下的营业部，他很熟悉，他过去经常在这儿打台球，喝咖啡，或者在酒店用餐。他曾是出入这儿的阔家少爷，慷慨大方。他知道一楼有不错的房间，是用来接待客人的。西科既是老板的朋友，又是店里的好顾客。若奥·托梅·沙卡利亚斯会接受他的。他现在既干净整洁又有钱。

公寓有两个门，他从那个公寓的大门走了进去。西科认出了坐在小柜台后面的老板那熟悉的身影。老板中等个子，瘦瘦的身材，红红的鼻子，灰白的头发，四十到五十岁的样子。他身上穿着黑色西服，使人一看便能马上联想到葡萄牙的洗衣店老板。

托梅·沙卡利亚斯站起身，盯着来客。他没有一下子认出西科，也无法将站在面前的这位如此干净整洁的客人和原来的那位肮脏不堪的流浪者联系在一起。那一位西科两个月前还在街上一瘸一拐地行走，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老板往后退了一步，仔细地看，发出了惊讶的喊声：

“你是西科……这么大的变化。”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名字是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

“当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是我店里的好顾客之一。”

“谢谢。我想住在你这儿。”

这位过去的“军人”，在澳门已居住十多年的托梅·沙卡利亚斯想起不久前的情况，犹豫了起来。

“我有钱付房费。”

沙卡利亚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来客的西服和举止说明他又回到了当年的时代。他们谈妥了条件。先订一个月，吃住全包，提前付款。这正好符合西科的意愿，价格也在西科的支付

能力范围以内。他带的钱足可以使他过得稍微舒服一点的。于是，他马上付了钱。

他们来到一楼的一个房间。朝里院的窗口里飘进一股焖肉的香味。楼下，厨师们翻动锅勺的声音、小工们的说话声，碗、碟、刀、叉的叮当声响成一片。不过，一楼还算安静。苍蝇的嗡嗡声还不至于影响太大。打台球的声音和咖啡厅及餐厅客人们的喧闹声还没有响起。

房间很大，但很简陋，墙壁也没有装贴能令人赏心悦目的墙纸。屋子里只有一张又重又高的柜子、一个衣橱和一张带顶的睡床，上面堆满了灰尘。这是个显得死气沉沉的房间。西科很注意房间的卫生条件，这是他在维克托利娜的影响下恢复养成的习惯。他在床上试了试，虽然已用了多年，垫褥还凑合，弹簧也能说得过去。对于一个公寓，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他对朝着大街，并有一角对着庭院的阳台很满意。庭院里还有一小块绿地，长着茂盛的水果树，其中有几棵木瓜树、一棵番石榴树和一棵香蕉树。餐桌上鲜嫩的鸡肉大概不会少，因为他看到下面有很多公鸡、母鸡和雏鸡在追逐觅食。西科忽然想到别墅的阁楼，心中不免一阵惆怅。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知足了。作为新生活的开始，预兆是不错的。

沙卡利亚斯还站在房间，他很想知道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把穷困潦倒的臭脚丫西科完全变了样的。然而，对方只是缄口默言，他也就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离开房间之前，老板又嘱咐了一番有关事情。洗澡间在走廊那头，一天到晚都有热水供客人们洗用。

现在只剩下西科一个人了。他把衣服放进衣柜里，一边为没有女人帮忙而叹息。在这两个月中，赛莱斯特和维克托利娜把他当成王子，娇惯了他。他深深地怀念着那段安定的家庭式

的生活。

西科按顺序把一件件衣服放在大抽屉里。继承死者的东西是件奇特的事情。他对死者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死者的衣服他穿着还算合身。这衣服本是女儿为了对父亲的爱戴才保存下来的，现在却又因为爱而送给了他西科。他拿出那块表，又禁不住一声叹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维克托利娜慷慨赠送的。她甚至把自己的童贞也无条件地献给了他。西科用手摸了摸刚刚刮过的胡子和脸，想起另一只曾经帮他刮过胡子修过脸的温柔的手。

西科决定尽快地去和律师会面。为了自己的仪表，他认认真真选择了一件制服和一双皮鞋。过去的弗朗西斯科·弗隆达利亚复活了，他又开始注意打扮，注意衣服鞋子的整洁，注意指甲的干净。

他穿上一套法兰绒西服——天气还没有热得要穿其它薄布料的衣服——，对着镜子照了照，还算满意。不管谁见了，都会留下好印象的。他看了一下胸前衣袋里的手帕，可惜缺了一朵端庄的小花，随后又一次整了整衣领的两角。毫无疑问，臭脚丫西科已经不复存在了。

47

西科走到大街上，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步行去南湾。正刮着南风，气温也升高了，湿度也增加了。不，不能步行去。那样走到律师楼时，衣服会被汗水湿透的。

他没有叫轿子，而是招呼了一辆人力车。这种新的交通工具由于比轿子的速度快得多，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然而，西科以前信不过这种工具，他认为拉车人走在两根棍子中间，很不安全。如果拉车人摔上一交，那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惨相。不过，这么顺利开始的一天，肯定不会发生那样倒霉的事情。他坐了上去，说明目的地，人力车快速敏捷地向前冲去。对车的速度他感到满意，更惊叹人类的进步。

正如预料中一样，到了南湾，他碰到了一些熟悉的人们。西科的法兰绒西服、高跷的大腿，十足的气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另一些人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一些。等到晚上，人们就会开始议论臭脚丫西科的如此的变化。虽然西科觉得有点不自然，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人意料到他会有这样的今天。

来到托瓦尔博士律师楼门前，西科一下子失去了自信心。虽然衣袋里装着维克托利娜的介绍信，可律师会怎样接待他呢？只要想到他衣衫褴褛、沿街蹒跚的过去，律师一定会格外小心谨慎的。他深深吸了口气，迈着大步进了楼。楼下的房间暂时空着，一片宁静，光线昏暗。楼上的房间很宽敞，还铺着木头地板。尽管紧张得手心出汗，但他还是推开了门，跨进了他所要去的律师所。

这是个大房间，又隔成了客户等候室和工作人员的文书室。里面散发出雪茄、香烟和陈旧纸张的气味。有几个中国客户正坐在旧红木椅子上等候着。文书室里，有五张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其中一张还没有人用着。看得出来，一位是文案，两位正忙着在禀纸上抄写着什么的定是书记员，一位衣着随便的肥胖男人正在和一个大概是客户的中国人谈话。负责送文件的细哥是没有办公桌的，他懒洋洋地晃动着身子，等待着差事。

西科的一声响亮的“早安”，打断了人们的交谈。那位像是负责人的肥胖男人抬起头，又赶紧站起身，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他迈出两步后又惊讶地收住脚步。他认出了西科。西科也认出了他，萨图尼诺家的一位亲戚。西科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

“你有什么事吗？博士先生现在正忙着。”

“我是带着一个人的信来的。博士已经知道。只要告诉他我的名字就行了。”

“他什么也没告诉我，我一点也不知道。”

“请成卓先生告诉博士说我来了。”

“博士正在和一位客户谈话，是一位重要的人物。请你等一会儿。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成卓是朋友们对我的称呼。”

他说着转过身去，朝着细哥用中国话大声喊道：

“把窗子再打开一些。这儿有一股臭味……”

西科装着什么也没听明白。还没有正式工作之前，他们之间的争斗就开始了。不过，他没有因此退却，只是咽下了这一天的第一口怨气。他看着细哥把窗子打开，还莫名其妙地寻找着这假设的臭味。那位成卓回到座位上，重新开始刚才被打断的谈话，仿佛没有西科这个人一样。可是，时钟的指针却在不停地转动。

律师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一位葡国客人走到门口又转身向里面告别。成卓仍然坐在那里，只是把和他谈话的人放了进去，又开始接待下一位。从表面上看，这些中国人不一定都要和律师谈话。一阵铃声响了，成卓急忙起身走进律师办公室内。几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又继续刚才打断了的谈话，也没有对西科作任何表示。他肯定没有把西科来访的事通报律师。

西科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他控制着自己的声音，问对方是否把自己的事通报了律师。另一位只回答说让他等着。

“你还什么也没有对博士说。你看，我这儿有一封信要交给他。如果博士知道你不让我递这封信，他一定会生气的。不信你等着瞧。”

当西科晃动着手中的信件时，肥胖的男人愣了一下。法兰绒西服和干净整洁的容貌没有能够起到使人相信的作用，可一封介绍信就不同一般了。

“为什么你不早说。请给我。我去交给博士。”

“是让我亲自交到他手中的。”

成卓转动着一身肥肉进去了一下又立即出来，对西科做了个可以进去的手势。西科没有再理会他，而是马上把思绪集中到了律师所的老板身上。他仿佛觉得他的运气从迈进这家律师所开始就不顺了。不过，他还希望大律师仁慈地接纳他。

办公室铺着崭新的地毯，周围的书架隐隐约约散发着油漆

味。书架上一排排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西科不知所措，露出一副尴尬的样子。特别是当托瓦尔博士用他聪慧的目光审视着他的时候。啊，要是维克托利娜现在能在身旁该多好啊，一切肯定会容易多了。

他们打过招呼后，便是一阵令人难熬的沉默。律师依然舒坦地坐在高级皮椅上，没有动弹。

律师一脸严肃的表情，仿佛是位不苟言笑、难于亲近的人。西科手中拿着信，脑子里正想着恰当的词儿来开始谈话。不过，还是律师先说了话。

“这么说，你就是维克托利娜女士推荐的人。”

“是的。维克托利娜女士告诉我说她已经和博士说过了。这封信把我的想法表达得更清楚。”

西科把信递了过去。律师慢条斯理地撕开信封，细细地读了起来。他演戏似地装出一副对西科尊重的样子，体会着其中的乐趣。当他看完信时，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仿佛还在思索着。西科紧张地咳嗽了一声。

律师吧咂了一下嘴，使劲吸了口鼻烟，然后大声擤了擤鼻子，用法庭里常见的长声调高声说道：

“维克托利娜女士是我最敬重的人。她用优美和赞颂的词句来推荐你。不过，我对我所了解的你不敢作任何担保。你不会辜负她对你的信任吧？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一个人是可以变的。博士先生，你为那么多做错事的人辩护，不就是相信他们可以改变的吗？我也非常尊重维克托利娜女士，是她救了我的命。她是在我落难不幸之时唯一向我施以仁慈的人。我已经向她发誓要走正路。维克托利娜女士对我说，博士你这儿正需要一位抄写员。我相信我可以干好这一行。我写的字很好。”

西科说得很真诚。不像以往那样夸夸其谈，也没显出为得到一项工作而阿谀奉承。他说话的语调足以表明他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这项任务。托瓦尔博士靠在椅子上，更仔细地打量着他，随后从盒子里取出一支雪茄。包着雪茄的白手帕发出清洗过的香味，使西科又想起维克托利娜。

托瓦尔博士没有请西科抽烟。他把雪茄衔在嘴里，点上火，把火柴棍扔到烟灰缸中。烟味顿时漂散在空气中。尽管他对西科还不敢完全信任，可对小伙子坦率的态度颇为赞赏。他也难以相信这样的人竟然会让维克托利娜神魂颠倒。

“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指责我不给那些浪子回头的机会。我也更不愿让我尊敬的维克托利娜女士不高兴。我要试用你一下，考察你的人品和能力。根据你的表现，我再告诉你是否接纳你当我的雇员。”

“我希望能有一份工作，我也会认认真真去干的。我已经向维克托利娜女士保证过。请评估一下我的书法，博士先生。”

西科没有用祈求的语气来感动人，而是用能够胜任的坚定信念。托瓦尔博士对这位年轻人所表露的认真的态度开始有了好感。

“好，你坐在那一边。那儿有笔、墨水和白纸。你将这份原稿抄一下。”

西科轻松地坐了下来。他知道，让他书写，那才是如鱼得水。他挑选了一张厚一点的纸，从笔筒里选择了一支笔，仔细地检查以后，他才打开墨水瓶。那边没有风，他有一点冒汗。他伏在桌上，伸着舌头，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他一声不吭地抄写着，聚精会神地展示着将决定他能否得到安定职业的才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律师摇动小铃召唤成卓和下一个客人。

秘书和客户一同走了进来，因为托瓦尔博士不懂中文，成

桌必须给博士当翻译。秘书偷偷朝西科看了一眼，想知道他在干什么。由于精神不集中，翻译得不好，以至博士都不耐烦了。谈完了话，托瓦尔博士把秘书打发了出去，也没有对西科说什么。

西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丝毫也没有察觉。他一笔一划地写着，纸上出现了一行行蓝色的漂亮的字迹。不用细评，就是一幅小小的书法作品。

20 分钟后，西科已经把自己的小小的美术作品，既无涂改又无错误的誊写稿交到未来的老板手中。托瓦尔博士心满意足地使劲吸了一口雪茄，嘴里发出别人难以猜透的唔唔声。他很满意，也没介意为此而延误了他的午餐时间。

西科等着已经有了把握的决定。然而，律师没有马上宣布决定，却问道：

“维克托利娜女士现在怎么样？”

“在我今天早晨离开时，她身体很好。”

“她是位值得尊敬的女士，心胸宽阔，对别人总是善意理解……如果谁伤害她，我会很生气。”

“那就让我负责，托瓦尔博士。我可能比你还要做得过分些，我会杀了那个人。”

托瓦尔博士第一次露出微笑。那一脸严肃的神态消失了，现在是那么友好、平和。西科的紧张心情一下子也放松了。他发觉律师仿佛还想打听点什么，但作为有教养的人，他还是忍住了，只是问道：

“你住在哪儿？”

“黎明公寓。”

“我知道那儿。那里可经常有不少轻浮放荡的青年和夜猫子聚集。”

“在咖啡厅和台球房那些地方是这样的。但公寓里还是规矩的。”

“那儿也是民主派人士聚会的地方。”

西科不太明白什么是民主派。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民主派是指那些说国王不好的人。因为他听人们这么说的。他对政治一窍不通。过去，他感兴趣的只是有一张床、洗干净的衣服、美味佳肴、漂亮女人、放荡生活、狂欢节、玩耍取乐以及恶作剧。后来穷困潦倒时，他也只能顾及自己的生存。什么政治和政党是博士们和文人们的事。他的文化水平到不了那么高，也不为此自寻烦恼。他的世界是澳门，葡萄牙的事情离他很遥远，他对那些事情非常淡漠。

托瓦尔博士站起身，一只手夹着雪茄，另一只手玩弄着钥匙链。他挺着大肚子，严肃地走到窗前，观看着大街和海湾的景色。大街上，一顶顶轿子和一辆辆人力车在阳光下或树荫下交错穿梭；海湾平静闪烁的水面上，中国帆船和三桅船仿佛在休息，在一堵花岗岩石头矮墙上，一位梳头妇女正蹲在树荫下，把刨花油涂在一个渔家姑娘的粗辫上。她已经为姑娘扯掉了额头上的细绒毛，这是人们为了美丽而默默忍受的一种痛苦的手术。近处，一个卖小吃的小贩正高声夸耀着他的酸味小吃；远处一位拾破烂的男人正敲打着铁皮罐；磨刀人则在那原始的磨刀石上使劲地来回磨着一把菜刀。

“我很喜欢你的字。写得工整、漂亮。我同意你给我当抄写员，但我要求你要敬业、守时、守纪律及有责任心。阿尼希奥是你的同事，一个好小伙子。只是容易激怒，经常写错，费了不知多少纸。另一位是阿莱依休。你要听从亚历山大的吩咐，他是你们的头。这儿有很多活要做。因为除了律师的事务外，我还是立契官。我会告诉亚历山大先生关于你任职的事。你甚至

可以今天下午就开始上班。我有些要送法院的呈文要抄。”

律师又告诉了他工钱、上班的条件和时间。西科都一一答应了下来。他认为尽管维克托利娜的信帮了很大的忙，但能被接纳也是自己的一大胜利。

被叫进来的成卓听了这个消息，呆若木鸡。他本以为西科是来乞讨什么的。他为自己没有能预先知道西科的来访目的而气恼。现在，他已经来不及再在老板面前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的理由了。阻止目的未能达到，于是在他走过西科身旁时，气愤地说：

“背着我干这些事。”

西科装着没有听见，但胸有成竹。尽管成卓会给他设置种种障碍，可最终会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对于西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有了工作。

这天晚上和以后的多少个晚上，西科反复告诫自己绝不能回到过去放荡不羁、轻浮不规的生活中去。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西科了。在经受了这么多苦难和经历了神奇般的康复之后，他不能再胡闹了，不能再放肆了。他思念起维克托利娜，心里不免一阵难受。虽然她清瘦、斜视，个子也比自己高，年龄已满30岁，但只要他真想和她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和其他女人的话，这些又算得了什么？现在西科无法实现自己夙愿的唯一障碍是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报答她的东西。随着恢复了的荣誉感和自尊心，他发誓在不能用事实证明他不是因为金钱而爱她之前，决不去见她。为此，他着急地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而他却毫无成果。

这3个星期里，西科是在气愤中度过的，因为光顾公寓餐厅和咖啡厅的客人们总是不放过他，无时无刻不去纠缠他。在大街上，他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人们还在背后高声喊着那羞辱

人的绰号。一句话，谁也不相信他的新生。人们认定他是在愚弄一位老姑娘，是想再演一出恶作剧，然后拥有女人的财产，最后回到他以往那种挥霍、放荡的小丑生活中去。依波利多·维达尔的西服、皮鞋和手表没有能让别人尊敬他。他还是臭脚丫西科。尽管没有人当面这么说，但人们开玩笑或茶余饭后聊天中必定少不了这些侮辱他的内容。他这才知道，自己过去的荒唐举止和愚蠢行为给公众留下多么低劣的印象。

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友善的态度，甚至规定自己不得与别人争执。他只想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以至于把抄写的任务带回去晚上加班加点地干。他装着没听懂那些刺激他的问话、以及攻击性的影射中伤，强装笑脸，忍气吞声，一心只想避免“风波”。

吃完晚饭他就转身躲进自己的房间，不再出现在咖啡厅，谢绝所有饮白酒、喝啤酒、打台球或玩纸牌的邀请。他还必须顶住那些根本不相信他的改变而要拼命拉他重新下水的人。只要他说要回家看书或抄写，马上便引来一阵哄笑。对那些人来说，绝对不能就这样容易地让这么一位可供人们随意取乐的傻瓜消失。

他回到房间，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给维克托利娜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短信。尽管信中有着不少的语法错误和错字，但他总是认认真真地措词。尽管这些信函、便条远远表达不了他想表达的东西，可他还是严格地按时向已经搬回亚婆井的维克托利娜发去。他要向他证明自己没有忘掉她。

可是，3个星期以来的事实让他得出了结论，“忍受一切”的做法不起任何作用。它没有能制止人们对他的讽刺嘲笑，更没有能使人们给予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尊重。他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只是在孩提时代有一次在学校里与人打过一架。甚

至在挨那位镶金牙的女人阿太的棍子时，他也从来不还手。不过，那一切已属于过去。今天，如果他想挺起脊梁骨做人，结束人们的这些欺人太甚的行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运用武力，让他们别再把自己当成胆小鬼。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其它行得通的道理可讲。

这一类人的代表人物有两个：第一位是成卓，第二位是寄生虫西尔维利奥。过去，西科对西尔维利奥曾那么慷慨大方，可在他落难成臭脚丫西科的时候，西尔维利奥却对过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还无情无义地嘲笑他、蔑视他。现在，还在继续对他恩将仇报。

对于成卓，西科曾努力让他高兴。在律师楼，他们各有各的工作，利益和任务都各不相干。可是成卓却把西科当成眼中钉，常常挑逗他，想使他对所处环境不满，从而导致他放弃这份工作。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就让人们打开窗子，说办公室里有股难闻的臭气。他还在职员中间挑拨离间。对西科做的每件事情都百般挑剔，无端制造是非。经常和一些经纪人及客户嘀嘀咕咕，议论西科、贬低西科。只要从那些人与他谈过话后向西科投来的目光中，便可以知道他嘴里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毒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成卓无礼的言语越来越多。几乎随时可以听到他对西科的讽刺挖苦或不合情理的指责。一天，西科没有注意，衣服袖子碰了他一下。他便借题发挥，说西科推了他，还竟然跑去找老板告状，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不过，老板回答说：

“亚历山大先生，算了吧。你也真会夸大其辞。你还是埋头工作，有这么多事要做，别自找麻烦。也不要这样固执己见。弗隆达利亚正在改好。我从未有过写字写得像他那么好的雇员。你

将他和阿尼希奥及阿莱依休比较一下。你也得承认，你的字也没有他的好。再说，从他来了以后，你不是轻松多了吗？”

律师的一番话说得成卓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本应该就此罢休，可是他却继续制造事端。当西科一走进办公室，成卓和其他的人，除了受气的阿尼希奥，都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仿佛房间里有了难闻的臭味。西科恨透了成卓，讨厌他那一身肥肉，讨厌他那被香烟熏黑的嘴唇、牙齿和让人难以忍受的口臭。

西科还发现成卓对老板不忠。他经常在向客户收取律师费用时无耻地用各种名目捞取外块。还把客户们送给工作人员的茶钱和小费独自装进腰包，他干这些事时既厚颜无耻，又胆大包天，因为大家怕他，认为他是得到托瓦尔博士绝对信任的，谁也不敢当面对他表示不满。胆小怯懦的阿尼希奥一直是他的出气筒。现在他又想让西科成为他的出气筒。

西科选定了报仇的日子。他虽然讨厌武力，可又不得不使用它。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成卓做得太过分了。这天，西科醒来就出了好多汗，中午饭也没有吃好，所以他火气更甚。下午他感到时间过得很慢，人也觉得疲乏。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停止抄写，而且写得更加工整漂亮。他也不去理会成卓嘴里吐出来的，狂妄无礼的话语，只是将怒火压在心底。

正在这时，来了一对中国夫妇。男的已上了年纪，女的则很年轻、漂亮，苗条身材，穿着一身绿色花旗袍，头上、手指上和手腕上戴满首饰。这一对有钱的夫妇是来找成卓咨询购买楼宇一事。男人想用年轻女人的名义买座楼。一位女佣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跟在他们后面。从孩子的衣服和帽子的颜色上看，这是个男孩。

西科丝毫没有注意那些人，只是专心致志地在呈文纸上誊

写着。当他还差 10 来行没有抄完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便抬起了头。尽管是一瞬间，却足以让他看清了这些人。

他认出了他们，当然也被他们认了出来。那男人是林生，那位中国酒店的老板；年轻的妇女则是青洲的阿秀姑娘，她连同她的命运一起曾被人做过交易。男人和从前没有太大区别，可女人却使他感到吃惊。她可不再是那位哭哭啼啼、听任命运摆布的脏姑娘了。相反，现在已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楚楚动人，一副高级“瓷瓶”的趾高气扬的样子，像是出生在名门贵族、躺在玉制摇篮中长大的小姐。当与他的目光相遇时，林生显出了一点尴尬的样子，但没有和他打招呼。那女人脸上的表情莫不可测，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看来她把他西科彻底忘记了。

西科在心里为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而愤怒。不管怎么说，他出的主意产生了效果。这个男人有 3 个儿子传宗接代。而她呢，是他西科把她从贫穷的泥坑中解脱了出来，还给她带来了她在青洲的泥堆中及那一家人的混乱生活中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今天。现在她可不再是好色老头的玩物了，她成了他的皇妃，看得出来是老头的三姨太了，因为成卓称她为林太太。还要给她买楼！她大概已经把酒店老板的心完全抓住了！尽管还是少妇的柔声柔气，但说的话是算数的，说不定老头还得听她指挥，成了她那纤细小手里的棋子儿。女人的权威完全是因为给他生了个梦寐以求的继承人。

成卓阿谀奉承地回答着女人的一个个问题。或许还悄声对她说了西科的什么坏话。因为当他们不准备见律师而起身离去时，林生对西科瞪了一眼，而那女人竟然不屑一顾地翘起了下巴。他们走了，西科顿时火冒三丈。

律师楼下班时间到了，员工们一个接一个下了楼。西科也

跟着走了出去。但是，他没有走远，而是躲在花岗石矮墙旁的大树干后面。他从这里可以看清进出楼里的每一个人。他知道成卓总是拖到最后。比别人晚半小时才出来，由他来关办公室的门，而不是按惯例让细哥关门。

西科不耐烦地咬着指甲，擦着汗。托瓦尔博士也坐上人力车走了。接着，细哥吹着口哨也走了。他又等了10来分钟，没有发现成卓背着老板接待的客户出现。于是，西科穿过街道，走进楼里，插上了底楼的大门。他像小偷一样轻轻地上了楼，在最后一级楼梯处，他看到接待室的门虚掩着。他不能敲门，免得让成卓发觉。像刚才在楼下一样，他转身插上门，还挂上了门链。成卓正背对着他聚精会神地翻弄着文件。地板的咯吱声使他警惕起来。他猛然发现西科，惊讶地盯着他，问道：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要吓我？”

西科握紧拳头、撇着嘴，犹如一头就要出击的猛狮一样向他走去。成卓蹦着往后退了一步，一时莫名其妙。

“怎么啦？怎么啦？”

西科一把揪住成卓的衣襟，拉到自己面前。他听到了衣服撕破的声音，也闻到了恶心的口臭。忍着令人作呕的口臭，两张脸几乎贴到一起。

“我回来是要和你算账的。”

“我不明白……”

“你应该明白。我们现在单独谈谈。”

“冷静点……别冲动……”

“冷静个屁，你这个狗娘养的……”

“你放开我，要不我要喊啦……”

“你试试看。我一拳就让你下巴开花。敲掉你这颗大门牙。”

西科一边回答着，一边在他鼻子前面挥了挥那吓人的拳头。

成卓平日里的那种狂妄劲头一下子消失了，他像一只撒了气的皮球，两只眼睛露出惊恐的目光。由于他嘴里不断发出口臭，西科一把将他推到墙根。

“哦，我的上帝！发发慈悲吧……”

西科没有让他滑倒下去，又抓住他的双肩，不停地推着他。成卓的一身肥肉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墙壁上，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脑袋朝前朝后地晃动着。他开始哭了，西科停了下来。对这样的人，不值得动拳头。西科一撒手，那肥胖的身子便瘫坐到地上。

“你别再跟我作对。你不是我的老板，也不付我薪水。我的老板是博士。我不管你，你也别管我……我已经无法忍耐了。你背着老板偷钱，你滥用他对你的信任。你也偷我们的茶钱。如果你继续跟我作对，继续欺侮我，我会让你领教我的拳头。到那时，你别想留下一根完整的骨头。我要从头到脚把你揍扁了。我是光棍一条，进监狱也无所谓。但你却要成为一个废人，永远躺在床上去度过你的下半生。你听明白了吗？你说你听明白了没有……”

西科用鞋尖踢了他一脚，他才挤出了一句：“是的，听明白了……”可怜的人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哭丧着脸，喘着粗气，不停地呻吟着。

“今天就我们两个人，没有旁人。我今天放过你。可是，只要你再敢干坏事，那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你。你别想能再从床上爬起来。我敢保证，你这个粪桶。从明天开始，以至永远，你都要给我老老实实。我们谁也别管谁。茶钱弄个一清二楚。你也别再在我身旁转悠，你那一嘴烂牙，你的口水都弄脏了我的纸张。把窗子永远打开，这儿唯一的臭味就是从你嘴里发出来的。”

成卓坐在地上，一声没吭。他的狂妄时代像沙滩的楼阁那样一碰就倒塌了。他浑身颤抖着，双手抱着脑袋晃动着，毫无尊严可言。屁股底下的地面上湿了一片。这是西科的胜利，得来比想象的还容易得多。但他不想就这样草草了事，便又恐吓地说道：

“你知道我的曾祖父和高祖父是如何惩治海盗的吗？活着剥下他们的皮来炸荷包蛋，或者用他们的脂肪来炸腊肠。你要是惹我生气了，我也可以试试。我也是姓弗隆达利亚。我家里有把菜刀，磨得锋利无比，一刀把桅杆砍成两截都不带倒下的。”

纯粹是无根无据的吹嘘，居然起了作用。成卓更加大声呻吟着，想象着菜刀将他像桅杆似地砍断的情景。他情不自禁地收起发软的双腿，身体蜷缩成一个大球。西科犹豫着是否该踢他一脚来结束这场闹剧，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已经教训过了，成卓已经相信他有能力将说的话变成事实。

“好了，那就再见。请你别再偷老板那么多钱。如果我说出去，你马上就得上大街。你也别再朝阿尼希奥及其他人乱吼乱叫。”

走在南湾的拱廊上，西科已感觉不到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怯懦了。他已赢了一场。他重重地踩在地上，高兴得真想放声大笑，也想高声宣布他是个男子汉。

现在只差收拾西尔维利奥。不过，解决这一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西尔维利奥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享有好斗者的名声，而且被认为是会用拳的人。然而，西科如果要完完全全当个男子汉，没有其它选择。

48

这已经是西科在这儿等西尔维利奥的第三个晚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就钻进自己的房间，享受美好的思念。他留在那儿继续和人闲谈着。

和他同桌吃饭的是一位叫泽·特里科的里斯本人，是来给澳门拉电网的电力公司的工头。他来澳门才6个月，不知是个流放犯还是来政治避难。在西科去餐厅吃第一顿饭时，那人就像老朋友似地要求与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不喜欢独自一人用餐。他既然能在这正筹建的电力公司找到职位，不用说谁心里都明白，肯定是有强硬的后台保护着他。

那人长得很壮实，个儿很高，留着红色的西班牙斗牛士般的络腮胡子和鬓角。他说话时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位典型的葡萄牙南方人。他说他思念家乡，当然也毫不隐讳地承认从来没有享受过澳门这么好的生活。

起初，西科只是小心谨慎地接受了对方的建议。可后来，他们两人之间关系发展得不错。两人都性格开朗，喜欢用笑话、幽默故事来寻开心。新朋友的唯一的缺点是爱好政治。他是民主

派，对君主制度非常不满，梦想有朝一日能推翻布拉干萨的统治者，挽救葡萄牙，使其兴旺发达，站在“进步”国家之前列。公寓老板若奥·托梅·沙卡利亚斯也渐渐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观点相同。其他一些人也来到他们周围，于是，那桌就成了民主派的集合地。晚餐结束了，西科总是到这时候便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西科不懂他们讨论的这些话题，这是他兴趣以外的事情。他也不愿听到这些有关暴力的事情。他从小受贝姐姑姑和蒂莫特奥叔叔的影响，对国王非常尊重。再说，如果参与讨论那些他不懂的事情，那只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泽·特里科也只是个一般朋友。他觉得西科是一个和蔼聪明的小伙子。当听到戏弄自己用餐伙伴，而西科又不还击，总是一味地忍耐，他便皱紧眉头。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西科所表现的软弱，问道：

“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

“随他们去吧。开玩笑嘛。”

西科决定对西尔维利奥采取行动。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去了咖啡厅。人们高声起哄欢迎他，又回到了他们中间。然而，他们估计错了，西科没有慷慨解囊，只是喝了一杯啤酒，也没有为任何人付钱。人们嘲笑了他，但他忍了下来。他在那儿等了一个小时，认定西尔维利奥那晚不会再来了，便离开了那里。第二天晚上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第三个晚上，他相信西尔维利奥肯定会来。虽然饭菜很香，但他吃得不香。西尔维利奥把他气得头昏脑涨。他仔仔细细地回忆了过去一起耍的恶作剧，回忆起他为西尔维利奥及这一伙人挥霍了的钱财，他悔恨交加。然而，在他不幸的时候，正是这伙人蔑视他、欺辱他，残酷地折磨他；正是他们这伙人当着他的面高叫臭脚丫西科；正是他们这伙人吃尽了贝姐姑姑给自

己留下的遗产。一群典型的忘恩负义的小人。

在去咖啡厅之前，他已足足想了几个小时。当初要揍成卓时的那股怒火现在全都移到了西尔维利奥的身上。成卓已经收拾过了，至今还称病没有来律师楼上班。他一定躺在床上，还在担心害怕。

西科又要了一杯咖啡，小口小口地喝着，一边听着人们议论着向往中的共和国。等到旁边台球厅和酒吧间来了不少顾客时，他挪了过去。报仇要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

泽·特里科也跟着过去了。他在台球桌上输了，现在要去赢回来。西科扫了一眼，西尔维利奥还未出现。这儿，击球声、球的滚动声和人们的说话声、狂笑声掺合在一起。沙卡利亚斯和伙计们忙得不可开交。柜台前，人们喝着啤酒和“蔗糖酒”。在厅的四角，有人在玩着甩骰子，不时响起一阵阵疯狂的叫喊和咒骂。

仿佛隔了多少年后，西科才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前几天晚上，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可现在尽收眼底。一切还和从前一样，桌子、台球、酒吧、人，包括那和过去一样的香烟味和厨房的油烟味。这儿聚集的曾是最能玩闹的人们。西科像前两次一样走到靠近窗口那张桌子旁，那儿还有一个空位。他要了一杯啤酒，跷起腿，眼睛盯着门口。每有一个人推门进来，他的心跳就加快一下。

突然，咖啡厅的一切活动被西尔维利奥狂妄的喊叫声打断。他和他的3个朋友一起走了进来，个个满脸通红，肯定是在巴萨尔的哪个茶楼刚吃过晚饭。西科几乎可以断定，西尔维利奥会在自己动手之前向他挑衅。

西尔维利奥黑黑的眼圈和满脸的皱纹正是他荒淫无度的生活写照。他整天喝酒，好斗蛮横。心情温和的人一般都躲开他，

免得自找麻烦。西尔维利奥知道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便更加像个征服者一样，在被征服的领地和臣民们面前为所欲为、称王称霸。他和他的那班狐朋狗友们聚集在一张桌旁。其中一个叫多托，身材矮小，灰头土脸儿，他叫嚷得最凶。西科从他那儿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多托永远依附于某个强者或者更强者，一副通风报信、奴仆走狗的阿谀奉承模样。当他一看见西科，便立即凑到主子西尔维利奥耳边，低声报告了西科在咖啡厅的消息。

西尔维利奥最乐意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特别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每当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总要选择一個可供他折磨和嘲弄的对象，作为那个晚上的娱乐。他盯着西科，发出一阵挑逗的狂笑。

“你们看，我看到谁啦！臭脚丫西科居然像个英雄似地坐在这儿！沙卡利亚斯先生，你有没有问过他是否有钱付帐？”

正在柜台后面忙碌的沙卡利亚斯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表情，啤酒倒得溢出了酒杯。他没有吭声，也不想介入。远处台球桌旁的泽·特里科手执球棍，站直了身子，盯着西科。西尔维利奥迈着晃晃悠悠的步子，走到西科跟前，扭动着身子、疲倦的脸上露出带有恶意的笑容。多托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为自己的发现自鸣得意。整个厅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台球声也消失了，人们一个个竖起耳朵听着。时候到了。

“你是和我说话吗？我的名字叫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

“哦！他现在是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真神气！外衣和衬衣都是新的。还有皮鞋！弗隆达利亚，王八蛋！在我面前，你永远是臭脚丫西科。沙卡利亚斯先生，请让人把窗户打开。我们需要新鲜空气。你没闻到一股臭味？”

西科气得脸色发青，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有人作证，不是他挑起的事端。现在，要么朝前，要么缩回到胆小怯懦的形象中去，还要背上过去穷困潦倒的名声。

沙卡利亚斯走出柜台，来到两人身旁。他讨厌西尔维利奥搅乱他的生意。他早就想不让他进门，可至今也没有找到有力的理由使他下这强硬的决心。

不知有谁向着西科喊了一声：

“别招惹他。他又没有伤害任何人。”

西科还控制着自己，对沙卡利亚斯说：

“我来这儿喝杯啤酒。这一位侮辱了我。我不想吵架，只要他道歉，一切就完了。”

西尔维利奥瞪大了眼睛。他还不习惯有人敢反抗他，更别说这反抗来自臭脚丫西科，一个落难中的可怜的乞丐。要他认错？真是天大的胆子！他摸了摸鼻子，双手叉在腰后。

“你们看看他。他现在认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你倒说说看，这胆量是从哪儿来的？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有了钱，从一根骨头棒那儿啃来的。”

西科蹦过去，拍的一巴掌抽在西尔维利奥的左腮上。西尔维利奥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由一直不停地鼓噪着的多托赶紧扶住。

“你这个狗娘养的……”

西尔维利奥捏紧了拳头，红肿的脸上还带着手指印。沙卡利亚斯跳到两人中间，伸开双臂。泽·特里科也奔过来和其他人一起把两人拉开。西科提高嗓门说道：

“对不起，沙卡利亚斯先生。不是我惹的事。这个流氓侮辱了我和一个我最尊敬的人。先生你有个院子，我们到那里去，我敢向这一位挑战。要不，我就在外面大街上等着他。”

“对，就这样……共和国万岁。”泽·特里科积极地喊道。

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提出会招来警察。西尔维利奥口里吐着粗话，挣扎着。沙卡利亚斯大声吼着说：

“如果双方愿意比一下高低，那就到院子里去。一切在内部解决。在公寓门口打架，影响我的生意。”

战书已经下了。面对周围人们意想不到的激情，西科感到有了支持者。人们期望好好给西尔维利奥一顿教训，因为他平日的横行霸道和飞扬跋扈已经超出了限度。然而，大部分人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怀疑西科是否能打得过对手。更有一些人胆小怕事，干脆躲开现场，免得第二天成为证人。多托晃来晃去，显得犹豫不决的样子。

人们一下子全拥到了院子里。现在，已没有任何人还想着台球、啤酒及骰子。沙卡利亚斯索性关上了咖啡厅的门。西尔维利奥虚张声势地狂叫着。泽·特里科用手拍着西科的肩头，大声喊道：

“共和国万岁！打倒君主！”

不知是谁回击了一句：

“圣旨万岁！国王万岁！”

沙卡利亚斯严肃地“嘘”了一声，打断了那些不合时宜的政治口号。现在这儿进行的是纯“君子”之间的格斗。既然格斗有着另外的原因，干吗还要叫喊这些政治口号。

院子很宽敞，不过光线很暗。周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可是用来打架已经足够了。不知谁还点上了几盏煤油灯照亮。鸡窝里的公鸡大概以为是黎明提前来到，竟然愤怒地啼叫了起来。对于相信迷信的人来说，这预示着有人要倒霉。

沙卡利亚斯对格斗双方说道：

“开始之前，我先讲好规矩。决斗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但

现在发生了争执，有人受了侮辱，有人挨了巴掌。两个人都想解恨。格斗只是在两位绅士之间进行。不带帮手，任何人不得加入。围观者请克制情绪，并且尽量减小喧哗。我只想一切都在内部解决，不要引来警察。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了，你们就去放开地打吧。”

西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不知道是谁接了过去。西尔维利奥也同样脱下外衣，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他的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挨了打的左脸越来越肿。他发誓要把对手砸个稀巴烂，否则无法保住他的声誉。特别是现在的对手竟是臭脚丫西科。

西科发现了自己的有利因素。西尔维利奥正处在气愤之中，而且还刚喝了酒。他气势汹汹，但必然失之谨慎。因此，西科信心更足了。他卷了卷袖子，拿出了传统式拳击手的架势。西尔维利奥伸出双手，像爪子一样想要抓住对方。

“好，可以开始了。注意那一堆箱子，那儿有不少玻璃瓶子。”

“揍那个家伙！”一个声音叫喊着，但谁也没听明白到底为谁在呐喊。

西尔维利奥迫不及待了。他身子前倾，像头饥饿至极的老虎，在空中挥舞着拳头。西科用意想不到的灵活的脚步躲过了足可以将他推倒的几招。他的双脚没有感到不适，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他慢慢地后退着。泽·特里科站在场内，自愿充当裁判。观众们随着他的指挥，为格斗者闪开一条道。

西尔维利奥把西科的后退误认为是害怕的表现，于是便放松了警惕。他向西科挥出一拳，终于碰到了对方，但西科躲闪及时，只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痕。然而他却把自己暴露给了西科。西科马上回击，两拳鼓点般地落到了对方的胸前和肩头。

“打死那小子！”

场上开始群情激昂。这种不收费的拳击场面不是天天能看到的。那两拳头使西尔维利奥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他想再用那钳子似的双臂抱住西科，然后再将他摔倒。但他没有成功，西科闪开了。西尔维利奥的拳头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西尔维利奥又由于一时粗心大意而留下了空隙，将自己的脸部暴露给对方。西科朝着他的下巴又是重重的一拳。只听哐的一声响，接着是啊的一声叫喊，狂人西尔维利奥失去了平衡，差一点摔倒在地上，嘴角上也流出了鲜血。

“再接那混蛋！”

是怒气使西尔维利奥糊里糊涂，是震惊使他失去了智慧。现在他只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转动。他朦胧中觉得没有任何人在支持他。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为西科至今还没有躺在地上向他求饶而奇怪。他挥拳击中了西科的肚子。西科哎呀叫了一声，弯下身子，感到一阵恶心，但双腿支撑着没有跌倒。

西尔维利奥迈前一步准备作最后的决定性出击。他完全认为自己稳操胜券，却又犯了个错误。他在伸出胳膊时又一次将脸部暴露了出来。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西科集中了全身的力气于右拳，朝着对方的脸上打了过去。西尔维利奥的鼻子马上流出了鲜血。他像一棵被大风摇撼着的大树，踉跄着往后退去。这一拳打得他眼前发黑，不知所措。西科利用这个机会又一次发动凌厉的攻势，一拳比一拳更加有力。观众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人们对究竟谁才是获胜者开始怀疑了。西尔维利奥转攻为守，一步一步地后退着。他的回击也越来越没有力量，脑袋像个沾满鲜血的圆球。西科却为即将获得的胜利，也为昔日的仇恨而斗志昂扬。突然，西尔维利奥举着的双臂不动了，脚步也不动了，身子转动着倒在了地上的箱子上。

“够了！……够了！”沙卡利亚斯跳过来喊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

面对惊愕不已的人们，西科脱掉皮鞋和袜子，走到摇着脑袋、筋疲力尽、神志模糊的西科维利奥面前。

“现在你看看……你闻闻，你这婊子养的。我的双脚不烂了……它们已经由你刚才侮辱过的女士治好了……你闻呀。”

他的脚趾伸到了西尔维利奥正流着血的鼻子尖上。

“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你必须向被你侮辱的女士道歉……道歉。”

西科怒气难消，又踢了他几脚，嘴里还不停地喊着要他道歉。又有几个人和沙卡利亚斯一起站到了他们中间，并把西科拉到一旁。

“行了。这是一场公平的格斗。西尔维利奥，道个歉算了。我们都听到了你刚才侮辱了女士。否则，弗隆达利亚兄弟不会罢休的。”

西尔维利奥绝望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寻求他的支持者。可是，没有任何人表示同情，相反的都在让他表示道歉。于是，他不能不低声地可怜巴巴地说：

“对不起……”

西科听得很清楚。他尽管脸上带着伤痕，身上也有疼痛，双手红肿，脚底发烫，但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已无关紧要。他感到非常满意。西尔维利奥还抱着脑袋狼狈地躺在地上，西科高声地喊道：

“我有我的名字，我叫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没有其他名字。再有谁胆敢在我面前对我最敬重的女士表示丝毫的不尊，那他的下场就比这还要惨。我就劈了他，摘掉他的心肝……”

尽管他这样是又一次说说大话，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会把威胁的语言变为行动，而不去考虑后果。当然，谁也不会去想那么多。西科终于打倒了一个狂妄蛮横的对手，他陶醉在观众们的敬佩之中。

沙卡利亚斯拉着他说：

“好了，弗隆达利亚先生，你已经赢了，事情也该结束了。现在请大家付钱，咖啡厅也该关门了。记着，我可不想招来警察。”

西科忘了自己还光着脚，转身向厅里走去，几乎所有围观的人都跟在他后面。多托替西科拿着鞋、袜子、外套和领带。走在后面的沙卡利亚斯对战败者扫过鄙视的目光，说：

“你快去看一下医生。别再到这儿来啦，我不允许你再来。你过去影响了我的生意，今天就更别提了。你的愚蠢行为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

在穿过走廊上楼时，泽·特里科为自己的同桌终于表现出的不是一个怯懦者兴奋不已，他大声唱道：

“海上的英雄……崇高的民众……”

这是一首革命歌曲。在有些地方，唱这首歌是有风险的。可现在，人们竟然放开嗓子，跟着泽·特里科一起高唱起来。当然，圣旨之歌也立即混合在一起。不过，大家都在欣喜若狂之中。或许这是唯一的一次，人们没有以对立的方式同时唱起这两首歌，其中一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消失，而由另一首取而代之。沙卡利亚斯又“嘘”了一声，提出了警告，才把歌声制止住。

西科回到房间，那些不请自来的朋友都涌了进来。他惊讶地听到了人们的祝贺，看到了人们亲热的表示，仿佛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倒霉落难的时代。人们七嘴八舌地评论着刚才的格斗，

讨论着哪一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哪些是西尔维利奥的愚蠢招数。西科重新获得了声誉，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卑躬屈膝的多托投靠了新主人，他问西科能帮着做点什么。筋疲力尽的西科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他瞪大眼睛盯着这位倒戈者、这位势利小人的白痴般的脸，干巴巴地说：

“给我拿热水来洗脚。再让阿生烧两大桶水给我洗澡。我要洗掉身上的烂泥。”

“是的，弗隆达利亚先生。马上……立即就去。”

49

维克托利娜买完东西便回到了时装店，默默地任凭时间流逝。生意不景气，剩下那一点活计也即将完工。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社会对她的指责还是那么严厉，各种各样的排斥使她陷于孤立的境地。她的雇工们在客厅里面低声闲聊着，有的还打着哈欠。

天色阴沉了下来，很快就要下雨。那只金丝雀上午还在欢快鸣唱，现在也无声地在笼中跳来跳去，企图叼到笼子外面的一片树叶。

还差几天，西科离开她就有一个月了。在这么多天里，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只是收到他一张张写得很简单的便函，根本不足以排除对他的思念。她感到欣慰的是托瓦尔博士对他比较满意。然而西科住宿的黎明公寓却使她放心不下。那儿的咖啡厅是放荡浪子和酒鬼们最愿意光顾的场所。她认识那里的老板若奥·托梅·沙卡利亚斯和他的妻子及14岁的漂亮女儿耶露莎。她认为他们都是规矩人。可是咖啡厅的顾客却是另一类人。西科随时都面临着退回到过去那种生活的危险。

维克托利娜还没有从依依惜别的情绪中恢复过来，整日里忧郁烦闷，愁眉不展。西科攫取了她的心。当初，只因为她一时的仁慈心的冲动，才把拖着两条烂腿令人讨厌的西科收留，让他进了她的家门，只此而已。后来，是西科对痛苦的绝望感动了她。现在，维克托利娜仿佛还看到西科两眼含泪、低声呻吟、羞愧难言的样子，看到他忍受着痛苦、又担心被赶出去的表情，看到他谨言慎行、努力不想麻烦别人的模样。

她自己什么时候才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呢？或许是在西科看着她如此干瘦的女人身躯，然而却用那种真诚感激的目光盯着她，以至于使她心跳加快、难以平静的时候开始的。她一直想从某个男人那儿看到的東西在这位病人的房间里出现了。他的双眼是那样紧紧地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他对世界上的所有其它东西一概视而不见。这种纯真的表示，像一颗神奇的火种点燃了她的心、拨动了她的情感。西科终是赞扬她的服饰、发型，夸奖她十指的温柔，而对她的斜视却满不在乎，使她觉得自己是个赋有魅力的女人。

在西科养病期间，家里充满了欢乐。他有说不完的有趣的故事、用不尽的诙谐幽默，逗得人们经常放声大笑。他还在她的耳边说出了任何其他男人都没有对她说过的话语。

在认识西科以前，她只认识3个跟她最接近的男人。一个是她从没有重视、而且愚蠢地拒绝了的父亲，另两个是外祖父和教父。后两位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对她说话时用的都是长者的口吻。很明显，她对他们的感情，不可能与后来她对自己的病人所产生的感情一样。她无法控制已经在她心中产生的情愫。她那么脆弱，竟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让那不可抵御的柔情与日俱增。她相信，如果别的女人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经受不了的。

西科那样迅速地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占据了她的整个思绪，这种速度连她自己也不能不感到惊讶。更有甚者，她竟然控制不住自己，随着情欲的冲动，将自己的肉体也奉献了出去。她原来也只是一个一般的女人。

西科走了，没有他日夜在身旁，她感到悲观。她又像过去那样默默地站在镜子面前，任凭自悲感飞上心头。她觉得自己是那么瘦，难怪人们称她为骨头棒。看看自己的脸，又是那么丑陋。她甚至讨厌自己的胸脯，也更恨那只斜眼。

她维克托利娜只是爱情游戏中的新手。而他西科却是一个情场老手。他会欣赏像她这样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的女人吗？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她对这一切都不懂。即使在她当护士的时候，她也没敢问过那些事。母亲也从来没有教过她怎么干，这可是家庭教育中的禁区。没有人情味的姨妈们更谈不上，她们到死也是枯燥乏味的老姑娘。维克托利娜承认自己是那么笨拙。

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已是无法补救了。她曾经甘愿寂寞。对她来说，什么婚姻、丈夫、家庭和孩子根本不是她能得到的。她的前途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孤身过一辈子。可是西科出现了，改变了一切。他给了她最大的幸福，给她展示了她不了解的世界，揭示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秘密。然而，他走了。虽然一切是那么短暂，却又足以无法让她回到原来的状况之中去了。一旦遇到其它欢愉的机会，西科会把她忘了吗？

在这个雨帘就要垂下、天气变得更加昏暗的下午，她感到心情压抑。时装店已经不能为她排除烦恼，家里也只有让她觉得憋闷的宁静。整天萎靡不振、眼泪汪汪的赛莱斯特也无法帮她解闷。现在，她不是在后悔自己做过什么，她只是害怕自己会精神崩溃，会像疯子一样去黎明公寓求他回来。不过，她的

贞洁和自尊还在制约着她，让她不至于神魂颠倒。她用沉默不语来抵消现在这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维克托利娜，没有理会气喘吁吁来到时装店门口，正在落伞的赛莱斯特，更没有注意她因为有什么好消息而满脸兴高采烈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打了一大架……”

“我们和打架有什么关系？”

赛莱斯特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压低声音说：

“我在菜场碰到了我们的新邻居……诺·安东尼。他告诉我说黎明公寓发生了一件斗殴事件。弗朗西斯科先生大打出手，好多人受了伤，脑袋开了花、断胳膊断腿。有一个人整个脸都变成棉花球了。还有人眼睛打瞎了。”

“啊，圣母巴巴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弗朗西斯科先生那么文静……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打死的。”

“可这是真的……人们都在说他很勇敢。是昨天晚上的事。”

赛莱斯特激动地叙述着事情的过程，夸张地形容着西科的英雄行为。后来，她抬高了声音，好让大家都能听得见。时装店的女工们都被震住了，不停地问这问那。维克托利娜听得惊慌失措，也忘掉提醒佣人说话要谨慎。

“可到底因为什么引起的？”

“诺·安东尼说那些男人侮辱了一位姑娘。弗朗西斯科先生不愿意，就打起来了。”

维克托利娜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

“那位姑娘是谁？”她细声问道。

“就是你这个姑娘。”赛莱斯特幸福地指着她，自豪地大声

乐哈着说。

“我？”

“是呀……有人说了你一句不好听的话，弗朗西斯科气极了，非要求那人赔礼道歉。还有一些流氓和那个混蛋在一起，弗朗西斯科先生就打开了。劈了桌子、椅子、酒瓶……”

“他生那么大的气？”

“像一头猛兽。力气大得像头狮子。都流血了……”

“那警察去了吗？”

“没有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是 6 个人对一个人。”

“啊，他会被打死的。”

“可是，他没有死。只挨了一拳，摔了一交。他是个勇士！姑娘有了保护神了……”

维克托利娜微微笑了笑，一边擦着模糊了的眼镜。这是第一次有人为了她的名誉去拼命。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慰藉。一位浪子勇士完全为了他心上人的声誉和尊严拿起了武器。有了这种报答，她所经历痛苦和折磨也都值得了。

她现在可以昂起头走路，用不着故作镇静了。谁也不敢再嘲笑她，因为她现在有了能够揍烂那些蛮横者或胆小鬼的强有力的拳头。她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现在，西科用雄狮般的威风保护着她。她站起身，骄傲地用手理了理她那浓密的漂亮发束，神情潇洒地朝门口走去。屋里的女人们看着兴奋不已的女主人，个个目瞪口呆。维克托利娜站在门口，摘下眼镜，看着大街，看着滴滴答答地掉在石子路面上的雨点。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说道：

“这天气真好……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50

黎明公寓出事的消息确实很快传开了，因为那些曾在现场围观的人们一回到家就谈论这件事。在这座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基督城里，这可是一个爆炸式新闻。

第二天一早，在菜场、在教堂前地，在政府机关、在俱乐部，喜欢传播消息的人们有了足够的材料，传说也越来越夸张。到了晚上，西科已成了一个残忍的英雄。有人说他动了刀，西尔维利奥的脑袋差一点掉了，几乎到了鬼门关。有人说弗朗斯科·弗隆达利亚很快要坐牢。他已经不再是臭脚丫西科，那个被人嘲笑侮辱的小丑了。

西科的声望在分分秒秒地提高。人们都在惊讶。谁能相信一个性情温和、说话幽默、喜欢放荡和吃喝玩乐的人突然间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能蹦起来杀人的野蛮人。依纳希奥理发师对每一个来理发的人都要描述西科。说他看见过西科那罪犯般的脸，说西科得了那种神秘的病以后整个人就变了，说三桅船长弗隆达利亚家族的血液又在西科身上流动。甚至说西科在西班牙人帕蒂拉的外孙女家里住过，那还能会有什么好戏？所

以尽管他依纳希奥给 3 个总督理过发，还是小心谨慎别给西科理发为妙。奇怪的是，这一切的流言飞语都没有减小西科的威望。

很快，传说中的西科不但是贵妇人的武士，而且还成了革命党人。谁也不明白因为维克托利娜·维达尔引起的格斗事件如何变成了君主政体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之间的斗争。似乎西科成了民主派的领头人，西尔维利奥则成了另一派的代表。而实际上，根据他们两人的家系，却正好相反。不管有多少种说法，西科的勇士声誉日益提高，而西尔维利奥则声名狼藉，他的那些蛮横无礼的行为早就超越了人们忍耐的限度。

成卓躺在床上，听着做完弥撒回来的妻子大声讲述这件事。在那个难忘的下午，他拖着软弱无力的身子回到家。虽然他惊魂未定，但他没有对老婆和孩子们讲述发生的事情，只是喝了点镇静剂和一些家用中药就躺到床上。他说他有病，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心有余悸。

可以想象，当他听到黎明公寓的事件后有多么恐惧，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成卓立即想到了西科那能置人于死地的拳头，抠住他肩头的手指，以及把他朝墙上推撞的情景。猛然间，他觉得睡裤下面又湿了一片。他知道女人会臭骂他，称他为不要脸的东西。即使这样，他也愿意，总比面临残忍的人好。他算是有运气！感谢圣母费罗梅娜的保护，让他免受那样的苦难！他怎么没有早点想到西科是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人呢！他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身上的骨头，以证实是否还完整，脑海中又回想起整夜整夜做不完的恶梦，梦见他被剥了皮，还用皮来煎荷包蛋。

西科睡足了一觉以后，没有理会这些议论，他只担心一件事。事件毫无疑问会在全城传开，他不知维克托利娜会如何看

待他的格斗。他可曾向她保证过，要好好做人，做一个模范公民。现在，他浑身的肌肉还在疼痛，脸上也留下了伤痕，双手又红又肿，胸部、背部和腹部都受了伤。不过，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脚，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迹象，还很容易地穿上了皮鞋。

他穿戴整齐，眼前不断浮现出维克托利娜的形象。他已经几天没有给她写信了，现在需要告诉她发生的事情，不能让她认为他是好斗者或是个无赖。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脸上露出了控制不住的自豪的微笑。他终于打败了西尔维利奥，终于恢复了自己的声誉，显示了男子汉的气概。不管是否称得上是奇迹，他毕竟成功了，以后人人都得在他面前小心谨慎。

他决定不向老板隐瞒任何事情。他宁愿亲自告诉老板所发生的一切，免得被传话的人所歪曲。再说，他也无法掩盖脸上的伤痕。他走进律师楼，看见成卓的写字台前没有人，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成卓一定是因为害怕还称病在家。从表面上看，办公室里的人还什么也不知道。同事们和律师看到他脸上的伤痕时，都感到惊讶。可是，当天的任务不允许人们过多地交谈。整个上午就那样忙碌着过去了。成卓不在，办公室的气氛自由而亲切。缺了那位“再也治不好”的书记员，西科被叫去当翻译，而且当得不错。变得轻松的阿尼希奥现在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没有人会在旁边动辄训斥、无端指责他，他也就不会因过分紧张而出错了。他也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比西科资格老而没能接替成卓的位置而妒忌西科。

西科没有回黎明公寓吃午饭，他去了南湾的东方酒家。这个日子在他一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恢复名誉的日子。当他等着英国菜的时候，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维克托利娜，里面照样有着拼音和语法上的错误。

下午，从同事们盯着他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办公室的人

都知道了，但谁也没有敢问他什么。现在只差老板了。西科走进律师的房间。托瓦尔博士手拿着蘸水笔，正将笔尖蘸着墨水。当他看到自己的雇员带着严肃的神情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时，他疑惑地停住了。他听了西科结结巴巴的叙述，后来又让西科重新说了一遍，不禁为这“流血事件”而感到震惊。

“他侮辱了维克托利娜女士。我……我不能允许……”

律师脑子里闪现着维克托利娜·维达尔那干瘦的身影，她竟然这么迅速地造就了一位典型的骑士。他觉得好笑。不过，表面上还装着一副严肃的神情。

“你这么想是对的，但用打架……”

“我没有其它办法……有时就得靠拳头解决问题。”

“那个人怎么样啦？”

“西尔维利奥？我打破了他的鼻子……他去了医院。”

西尔维利奥从来都为自己的鼻子洋洋得意，现在不知道……

“你说不定会被起诉……”

“西尔维利奥不会起诉。一切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再说……任何法官也不会判我。我有证人……是一次合情合理的格斗。他向我挑衅，我还击了。如果真的需要，博士你会为我辩护吗？”

“这是什么话！我是你的朋友，也是维克托利娜的朋友。不过，不要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这是个不好的开头。我不想在我的律师楼里有好打架的人。”

“我不是爱打架的人……我只是个有自尊心的人。”

托瓦尔很欣赏他的这些话。小伙子已经完全得到了他的支持。西科在律师楼有责任心，工作令人满意，比抄写员起的作用大得多。不过，他还是教训了一番西科，提醒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任何人都应该用自己的拳头去评理。西科没有

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最后，当老板停下来时，他问道：

“如果先生你在我的地位，会不会这样干？”

律师一时没有回答。过了一会，他笑着说：

“我一下子就把他牙齿打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刚才对你讲的就没有道理。再也别打架了。”

“我相信再也不需要打架了。”

西科站在那儿没有挪步。托瓦尔不耐烦地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西科清了清嗓子解释说，应该让维克托利娜知道全部真相。他刚才给她写了一封信，可写得那么差，她都看不懂。说起来那么容易，可写东西就不是他的本事了。他不好意思地求律师帮他好好写一写。

托瓦尔一本正经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亲口去对她说呢？”

“我答应过她，如果只是为了一般的交谈，我决不去拜访她。外面已经有了那么多风言风语，……维克托利娜她……维克托利娜女士她不应该再受到这些牵连。”

“不用写什么。我今天下午就亲自去对她说。我早就应该去拜访她了。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她转达你的口信。”

律师觉得太好奇了，才这么突然作出了决定。他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两个人各方面如此的不同，然而又都受到了命运的嘲弄，最后在苦难中走到了一起，成了亲近的朋友。保护他们，是他的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好了，你别一天到晚谢我了。你记着还有两份申请书要抄。我马上就等用。”

律师后来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提起拜访一事，但他心中却很同情西科。西科一下午都不时抬头看着时钟。他叫了辆人力车，告诉了车夫要去老楞左。对西科，他仅仅做了个

手势，对方也就心领神会。

律师很喜欢现在这个安静的时辰，傍晚是一天中最好的时间。湾仔那边的上空开始出现金色的晚霞、大树的斜影越来越长，一切都预示着黄昏的来临。这是人们用来思索问题的最佳时辰。律师的思绪飞向了已经阔别多年的遥远的故乡。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傍晚，他不能沉浸在对家乡的回忆里，他要去看望他的客户和朋友维克托利娜·维达尔，她正受到人们的风言风语的袭击。事情真的奇怪……当她第一次和她母亲一起出现在他面前时，维克托利娜干瘦得像根铁棍，仿佛还带着帕蒂拉家的恶习。后来，在她因为贡萨罗·博特略的事情及因为她父亲的信再去律师楼时，他进一步认识了她，这个女人一下子成了暴发户，没有求人也丝毫没有费劲地得到了两个人的遗产。现在，也不知她如何挽救了这位弗隆达利亚浪荡公子！这个西科得到了她的欢心，而且面对人们的流言飞语，他无畏无惧、挺身而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律师认为自己必须向姑娘表明他的坚定的友谊。

他来到亚婆井的住宅前，下了人力车、敲了敲门，威风凛凛地高昂着头，灰白的头发垂到肩头，一副威严的长者气派。

赛莱斯特惊讶地接待了他，请他到了客厅。他来得是时候，姑娘从时装店刚到家才十分钟。赛莱斯特赶紧上了楼去给姑娘报信，因为这个家里是不常有男人来的。

托瓦尔博士独自欣赏着客厅的陈设，客厅里摆着家具和蓝白色瓷器，墙上挂着油画，空气中漂溢着安息香的香气。维克托利娜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走下楼来，嘴角露出惊讶的微笑。她的牙齿整齐洁白！她的脸上神采奕奕，丝毫没有以前多少次曾令律师吃惊的疲倦和忧郁的样子。你看那头发！这个女人的头发真的漂亮！而且她已不戴眼镜！

尽管律师只说喝杯葡萄酒，赛莱斯特却还是为他端上来了用精致的杯子沏的茶，还送上了包子、蛋糕和土生葡人习惯吃的甜点。

“这都是新鲜的。我刚才从外面买回来的。”

律师往茶杯里放下了两匙糖，吃了一个包子和一片甜点。他们没有闲聊家常。最后，维克托利娜把手中的茶杯放到桌上，轻声问道：

“托瓦尔博士，除了想知道我身体情况外，你来到我这儿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昨天出了一件与你的名字有关的事情。”

维克托利娜一下子像个15岁的少女一样满脸通红了。她双手抱在胸前，想着恰当的回答。

“我已经知道了……打了一架。”

“是的。这件事现在成了一些人嚼舌的话题。”

维克托利娜耸了耸肩膀。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任何传闻中，吃亏的总是女人，不管她有没有理。

“我能估计得到我的姨妈们会怎样诋毁我。不少人对我进行严厉责备，甚至把我说成是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果说有哪一家表面上保持中立，没有一句指责，也没有一句表示惊讶的话，那就是我父亲的那一家。他们每隔10天半月就请我去用一次晚餐，决定不再断绝我们之间那么艰难地恢复起来的关系。不过，尽管他们都那么彬彬有礼，却没有真正的爱，有的只是虚伪。对于其他的人们，我一点也不感到气恼。我还是那个我。”

“你可真是个勇敢的姑娘。”

“这是我用以自卫的方法。再说，我也有条件这样做。”

“维克托利娜，我带来弗朗西斯科的一个口信。”

“他现在怎么样……伤得厉害吗？”

“没有。只在脸上和手上有些伤痕。至于其它方面，一切都好得很。他让我转告诉你这些情况。”

维克托利娜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西科的消息，然后难为情地微微一笑。他确实是个勇士。她的这一微小的表情让律师看了出来，他说：

“维克托利娜，我是你很好的朋友。小伙子是个好雇员，而且已经完全能胜任他的工作。现在我对他的认真工作的态度已经毫不怀疑。告诉我，……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

维克托利娜开始有点犹豫。她从来都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很少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曾向贡萨罗·博特略倾诉过，可惜他已经死了。她认为现在不应该有所忌讳，就像在米格尔神父面前没有回避一样。于是她原原本本地讲述了那天晚上他如何从地上将她扶起，又如何把她送到家门口，尽管他生着病，脚上带着伤。后来，她只是同情他当时病病歪歪的痛苦样子。在那种情况下，她怎能不去帮助他呢？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只有那些以嚼舌为乐趣的人才会指责她的行为。当然，她不会挨家挨户去解释。给西科治病确实是一次挑战。但是她当时热情很高，或许她确实考虑不周，独自一人承担这样大的责任。可是她居然成功了，或许是运气，或许是真的靠了智慧。再后来，她很同情他，想让他回到社会，让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这有什么错？这也是她向米格尔神父提出的问题。

“这个家在他没有出现之前是那么凄凉。现在又由于他的离开而回到过去的凄凉之中。他的存在给这个家带来了光明。西科用他独特的方式报答了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否认这些？”

“谁能想到！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弗隆达利亚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他能让他周围所有的人心情舒畅。他可不是小丑，因为他让人由衷地发出笑声。弗朗西斯科成天乐乐哈哈，他的幽默发自内心。一个能把欢乐撒给周围人们的人，不可能是个坏人。弗朗西斯科是个纯朴、谦逊的小伙子，尽管学识不多，但他已懂得明理审慎地考虑事情。这也许是因为他最近几年受的罪太多了。”

“你说得这么激动。我相信你已喜欢他了。”

她的脸上又一次泛起红晕。她轻声回答说：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除了我父亲、外祖父和教父，弗朗西斯科是我唯一接触多一点的男人。如果说喜欢，就是指我愿意让他留在我身旁，为他的离去而苦恼烦闷，那么，确实是我喜欢他了。他是第一个那样看着我，那样把我当作女人盯着的男人。他让我觉得自己还算漂亮、没有缺陷。这些就够了。”

“可是弗朗西斯科……他过去的表现对你绝对不利。你还记得萨图尼诺家女儿的事吗？”

“我知道，……可是，心灵的感受不受理智的支配。喜欢，就是因为喜欢。对我来说，没有其它选择。”

她本来还想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怀孕。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维克托利娜坦率而简朴的语言打动了律师。他摇了摇头，挥手说道：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维克托利娜的声誉这么好，他必须为你赔偿……”

“赔偿什么？我非常感激他维护了我的尊严。因为他也喜欢我。你别强人所难。我求你，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对西科来讲，只要证明他不是为了我的钱财而接近我；从我来讲，只要证明他喜欢我已经胜过所有其他女人，这些就够了。”

“你们两个……谁也没有想到……”

“的确。我没想到，他也不会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两人碰在了一起，又通过脚趾把我们系在了一块。想起来，一切真的很奇怪，可又是那么美好。终于有一位勇士，一位令人羡慕的王子保护我了。”

维克托利娜兴奋激动、喜形于色，脸上的皮肤也比从前显得柔嫩而又光泽。煤油灯下，那只斜眼闪烁着炯炯目光，表示她不再有任何担心。

告别的时候，托瓦尔博士礼貌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律师从内心深处承认维克托利娜确实有一种无以表达的内在的魅力。这块宝藏竟然被弗隆达利亚这个鬼仔发现了，而另一些蠢蛋们却还在广场上徘徊，傻乎乎地挑三捡四。

“维克托利娜……真是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51

两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西科刚从圣母堂作完弥撒回来。从他离开维克托利娜家以后，他就一直去教堂为自己心中的恋人祈求上帝的保护。现在，太阳从露台照进房间，留下一个个金黄色的光圈，天气也渐渐变热了。写字台上，堆满了被揉皱的纸张。西科想给维克托利娜写封长一点的信，可是刚开头或写到一半就由于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停下了。虽然他的字写得漂亮，可是他不会组织一句漂亮的句子。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而感到悔恨，也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己文化水平的低下。过去，他整天吃喝玩乐，才落得今天的羞愧。可是即使如此，他也得写呀，托瓦尔博士让他这样做。

“我已经将你的口信转告了她。你给她写封信吧，说说心里话。有错别字没关系，重要的是让她高兴。”

啊，要是他能亲口对她讲该有多好啊！可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打算，他就去那个充满美好回忆、充满亲切关怀的家，是不合适的。西科十分明白，他不可能再把她当成一位普通的朋友那样彬彬有礼地待她。他想象得到会发生的一切。她会充满

情感地接待他，再一块儿用晚餐，然后就控制不住要发生的事。如果那样，只会给人们增加诋毁的材料。他向她保证过要为她争气。唯一的办法是向她求婚。然而，如果除了可怜巴巴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献给她，他又怎样求婚呢？如果他两手空空，只凭一个抄写员的职业和她结婚、生活在一起，那不等于告诉社会，他西科完全是看中了她的财富才和她结婚。他已经恢复了自尊心，他绝对不能这么做。

几天来，他已经得到了不少人的敬重。在街上，人们朝他微笑，向他伸过手来。连绵羊那小子都穿过前地来和他打招呼，公开表示要与他和好如初，赞扬他打败了西尔维利奥和他的那邦恶势力。不是这个无赖曾经要为埃尔梅琳达的事情报复吗？如果没有女人用鸡毛掸子拦着，他西科也会挨揍了。现在，又要邀请他再一起玩牌，还让埃尔梅琳达为他们做晚饭。简直是天大的误会。西科一溜烟躲开了。

臭脚丫西科已不再存在了。人们称他弗隆达利亚先生，或者弗朗西斯科先生，或者称他弗朗西斯科，更亲密的朋友便称他为西科。连开始上班的成卓也表现得犹如一只绵羊一样和蔼、亲热。他及时分发小费，按时下班，留下细哥最后锁门。

西科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麻烦。西尔维利奥也没有起诉，他不知躲到哪个地方去治疗受了伤的脸和鼻子去了。只有若奥·沙卡利亚斯因为传言中的君主派和民主派打斗而被传讯。公寓老板矢口否认，挥着拳头咒骂那些“制造是非”的人。晚上，他警告坐在一角的泽·特里科别再那样轻率地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

正当西科为一个词中的字母“z”还是“s”绞尽脑汁，拿不定主意时，多托气喘吁吁跑上来告诉他，说楼下有一位绅士要见他。西科看着这位现在为他服务的“强者的朋友”，皱了皱眉

头。在这个安安静静的星期天的上午，谁会来找他呢？多托低声下气地说曾见过那人，但记不起他的名字。西科让他请客人上了楼。

当蒂莫特奥叔叔庄重严肃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西科惊讶极了。他几乎忘记了这位老人。这么多年他们断绝了关系，现在他却来了。他身子挺得直直的，穿着耀眼的白色西服，手执金黄色杖头的手杖，戴着太阳帽。高高硬硬的衬衣领子或许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使他憋得难受。蒂莫特奥叔叔！西科此刻比听到院子里有炸弹爆炸还要惊愕！他目瞪口呆，不明白叔叔的来意，也忘了问候，只是做了个手势让多托走开了。

叔叔迈着大步子走了进来，伸出了手。西科本能地带着以往的敬畏弯下身子吻了吻。

“为你祝福……叔叔。”

“那位为我报信的小子是谁？”

“是一位想讨好我的可怜虫。我在想使他变成个真正的男人。”

“这么说，你就住在这儿？”

“是的。这儿空气新鲜，干净卫生。吃得也不错。”

“弗隆达利亚家族可没有任何人住过公寓。”

“我曾经住过破屋……外面下雨里面滴，老鼠臭虫满处爬。”

蒂莫特奥叔叔用手势止住了他。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过，住在公寓里就等于生活在充满恶习的洞穴里。上帝呀！什么时候这位叔叔才能不论门第呢？他到底来这里干吗？

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看着各个角落，检查着家具，用手指头摸摸灰尘，一边摇着头。喉结在衣领里上下滚动。他挺了挺身子，说：

“我知道你有了工作。”

“消息传得真快……”

“也听说你开始有了头脑。我要眼见为实。”

“谢谢你的来访。我没有丢任何人的脸。”

“如果我差人来请你，你不会去我那儿。但我是个度量大的
人。只要我认为谁的品德值得我拜访，我会主动的。最近以来，
我听到的全是有关你改邪归正的消息。我很高兴，你最终想到了
自己是弗隆达利亚家的后代。”

他说着，脚下雪白的皮鞋发出叽叽声。他挥着金色杖头的
拐杖，走来走去，似乎还不想要坐下。

“我也听说你与人打了架，流了血，伤了人，还断了骨头。”

“那是夸大其词。我只是和一个人打了架。那是一次猛烈的
格斗。我打破了他的鼻子，让它不会恢复到原来那样子。我是
为了惩罚一下那个狂妄的人。”

“我不明白，因为一位女士引起的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君主制
主义者和共和派的乌合之众都卷了进去。”

“共和……我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全是人们在胡说……打斗
仅仅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就是我和西尔维利奥·达·席尔
瓦。”

“那是个应该受到教训的恶棍。”

叔叔又批评了他不应用“打斗”这个词，这不是一个有教
养的人应该用的词。他举着手指，踮着脚尖，挺直瘦小的身子，
重申：

“动用拳头永远是要受到谴责的，因为这破坏了公共秩序，
也把自己降到暴民的行列。不过，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些都是真
的，你是有理的，我赞成……为了保护一位弱者，一位孤孤单
单生活的女士的荣誉。你继承了你先辈的传统。不过……不过，
不能沾上打架的习惯。这种拳头发痒会出乱子的。”

西科对叔叔作了保证。他想笑，但还是憋住了。他不能笑出声，那样会伤害叔叔的。老人继续来回走动，什么也没有发现。他突然停住脚步，盯着侄子健壮的身躯，问道：

“你打得他厉害吗？”

“打得不轻。多托说他还躺着呢。他以后不会再找什么人麻烦了。”

“那就少了个寄生虫。你有着弗隆达利亚家族的气概和体魄。我生下来就瘦小，不长肌肉。我的体魄是无法与弗隆达利亚家族相配。但我有气概，雄狮般的气概。”

老人又回到习惯的吹嘘之中，只是现在的口气中稍带几分惋惜。他又踱了几步，停下来手撑着拐杖说：

“总之，这事件牵涉到一个女人的名字，人们议论纷纷，指责如何如何不道德，所以我才给你写了信。我不能不管。你和她……她和你。我连一点都不相信。她的那两位姨妈闹得最凶。可不管怎么说，你住在她的家里了。在这事之前，她是位谁也无法指责的姑娘。维克托利娜贞洁、无瑕、礼貌、恭谦。如果她不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女儿，我也不会干涉。我不愿看到她因为你而名誉扫地。”

“名誉扫地，绝对不会！她是我最敬重的女人。”

“你说得很好，但这是不够的。你只有一种选择。”

“一种选择？我不明白……”

蒂莫特奥叔叔用严峻的目光盯着他，提高了嗓门，生气地说：

“别打断我。我最恨有人在我讲话时打断我。你还问我什么选择？就是你和她结婚，先生。我一直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朋友，也一直以他的友谊为荣。他是一位优秀的、深沉的男人，一个道德的楷模。我忘不了在学校和在神学院时，他那样尽可

能地帮助别人的情景。后来，他中了邪，撇下了妻子和女儿，这是他的过错。但也不能全怪他，他受了共济会的影响，我对他违背基督精神的做法不能理解。尽管责备他的那种行为，但我还希望他好。他的女儿可是他的纯洁爱情的果实，而不是他后来作孽时的产物。所以，姑娘的血缘应该倍受敬重。是的，侄子，应该得到敬重。”

或许皮鞋挤得他脚疼，因为他一会儿把身子重心支撑在这只脚上，一会儿又支撑在另一只脚上。

“当然，她也不可能有弗隆达利亚家族的那种血缘。她继承了维达尔家族的遗传。可帕蒂拉家族的血缘是劣等的。那一家人都喜欢制造是非。只要看西班牙人治疗因寻花问柳而得的难于启齿的疾病和烂疮的“喜好”就够了，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人格层次。不过，维克托利娜·维达尔继承的全是她父亲的东西，是她父亲表现良好的一面。她已经不年轻了，长得也不漂亮，眼睛还有毛病，人又瘦，没有肉，可她毕竟是维达尔家的姑娘。她很富有……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你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伙子。已经到了该安排终身大事的年纪了。不管怎么说……她是位与你般配的女人。”

西科不想因为叔叔脱离现实生活而生气。虽然他用浓重的葡萄牙语音，一字一句、严肃认真地开导着西科，但他却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疾病，什么是贫穷。如果不是因为有巴布罗·帕蒂拉传给外孙女的“喜好”，他再也在活人中找不到他的侄子西科了。

“这要看她愿不愿意。”

“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莫非她还不愿意？”

“发生了什么事？她收留了我，给我饭吃，给我治好了病。后来又通过托瓦尔博士为我安排了工作……还不止这些。她给

我的钱足可以维持一段时期的生活，我所有的这些衣服、皮鞋、手表、领带和领花都是依波利多·维达尔的。我怎么突然有了我今天的这一切，突然住进公寓的这间房子？都是她提供给我的……我还能向她再要什么呢？”

蒂莫特奥惊愕地坐下了。多少年来，他对侄子的贫困视而不见，没有给过任何救济。他顽固地把侄子看成了不可救药的人，一脚把侄子从他们的共同生活中踢了出来。即使当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侄子沿街流浪，或从事那些低级的甚至影响弗隆达利亚家族声誉的工作时，他也丝毫没有动过心。然而，一位陌生的，对他没有任何义务的女人却向他伸出了仁爱之手，使他回到了社会。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的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他拿出鼻烟，慢慢地吸了一口。

“不，叔叔，我不能这样两手空空地让她和我结婚。那样会给人造成我贪图她钱财的印象。像我这么穷的人，用什么来回报她？我需要时间来安排生活。你以为维克托利娜会要我来挽救她的声誉，洗刷什么污点，你想错了。她是一位勇敢的女人，她不怕流言飞语，她也用不着依靠谁，她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让她挺直腰杆。我……我也拥有弗隆达利亚家族的自尊。”

一阵沉默。叔叔仿佛被事实折服了。一只苍蝇在他额前飞来飞去，企图停在他汗涔涔的额头上。西科第一次在他面前占了优势。

“你告诉我……你起码喜欢她吧？”

“是的，喜欢。如果能和她结婚，我将成为最幸福的男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她，我不想要其他任何女人。如果我不喜欢她，我也不会为写一封信给她而浪费这么多纸张。”

老人弄不明白，侄子既然不是为了钱，那他到底看中了维克托利娜哪一点？或许正是她的那只斜视的眼睛？叔叔拍了一

下膝盖，说：

“哦，是这样。这样事情就不同了。你真喜欢她。我还以为……我很高兴，高兴极了。一切都好安排……”

“安排，不！我不能就这样以一个律师楼雇员的身份去找她。我需要时间。”

“什么时候，胡说。这是固执。”

“弗隆达利亚家的固执。”

叔叔和侄子互相顶着。老人又来回踱着，皮鞋发出轻轻的咯吱声。西科盯着叔叔那上下移动的喉结。

“你不会空着双手去和她结婚的。你婶婶和我没有孩子，你是我们当然的继承人。如果你不结婚，我们这个家族在澳门就要断代了。你听着，我有一些财产……一些家族没落时留下来的经过多年积蓄和经营的一点家产。都是你的……如果你和维克托利娜结婚。”

“可是，叔叔——”

“父母一般都要为新娘准备嫁妆。而你就当第一位得嫁妆的新郎。你的嫁妆就是银行里的存款。你有足够的钱，你完全可以是一个有地位、一个弗隆达利亚家的真正的男子汉去和她结婚。你以为我会允许你愚蠢地去猎取她的‘金钱’，不，一千个不！”

西科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惊得说不出话来。谁能想到这个叔叔是这样！他在为他操办婚事。叔侄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眼里噙满泪花。

随后，蒂莫特奥叔叔又发表了一大篇说教。他分析了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女人容易被伤害的原因。谴责了男人恶魔般的无耻行径。他们只是把女人当作玩乐的工具，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老人要求尊重声誉、尊重神圣的婚姻，尊重人

的贞洁，以此来“抵御这个世界上可耻的利实主义”。他还激动地赞称维克托利娜是一朵“纯洁的象牙玫瑰花”。

起初，西科用和叔叔一样严肃的神情听着。渐渐地，他开始对叔叔用的那些他听不明白的词句而不耐烦起来。如果叔叔知道全部的事实真相，一定会气出脑溢血。老人永远不会理解他们在最后那个晚上竟然做那些事。可是，维克托利娜绝不会因此而变得不如从前纯洁，就不再是象牙玫瑰。

长篇演讲终于完了，叔叔回到了现实中，用手拍打着那只不愿离开他那汗涔涔的额头的苍蝇。

“我渴了……”

“我也渴了。在作了这篇讲话以后，我只能给你一杯啤酒。”西科说着跑去召唤还在走廊里等着的多托去拿两瓶冰镇啤酒。

当响起叮当的碰杯声时，蒂莫特奥脸上流露出了幸福的神情。

“弗隆达利亚家的香火不会断了。”

“一切来得太快了，叔叔。”

“如果不要孩子，结婚干什么？仁慈的上帝呀，尽管我是你的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可因为不知什么年轻时犯下的那点过错，你却没赐予我恩惠。我无可奈何，听从于命。如果不能让我有个儿子，那也让我有个孙子。让我怀中抱着个小弗隆达利亚，让我教育他成长，也可温暖我晚年。”

叔叔沉浸在梦幻中，望着窗外一片蔚蓝的天空，仿佛看见了一个儿童正在那快乐地玩耍。西科激动地又给他斟满了啤酒。

“我的家那么冷清……那么座大房子里只有两个老人。我们的生活那么孤独，有时都令人害怕。要是有个小孩，你婶子会有多么高兴呀！西科，给我们生个孙子吧……”

“我可不敢保证，叔叔。维克托利娜和我都已不是 20 岁的

人了。”

“你婶子已经去圣·安东尼奥教堂祈祷了。”

“上帝只会赐婚。”

“哦，别这么说，别亵渎神灵！我们的圣·安东尼奥，我们教堂的圣·安东尼奥是有办法的。他创造了许多奇迹，只要诚心诚意地祈祷。对你婶子来说，他从未拒绝过任何祈求。”

“但愿如此……”

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支用散发着清香的精致手帕包着的雪茄。这个动作，使西科回想起了托瓦尔博士的样子。叔叔递过一支给侄子。

“你可以当着我的面抽。”

西科感谢叔叔的这个赏赐，他慢慢悠悠地将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了第一口烟圈。雪茄的幽香在空气中散开，飞出窗外，飞向阳台。西科往藤椅上靠了靠，第一次在叔叔面前跷起了二郎腿。叔侄彻底和解了。

“你婶子希望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千万别说。她甚至已经为你准备了房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朝前看。你去了，将是我们夫妻俩最大的欢乐。弗隆达利亚家的人不应该住在公寓里。”

西科可以指责两位长辈曾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但是何必呢？他品味着雪茄，同意了。有个家也好呀。

“再说，对一个要准备结婚的男人来说，住在这儿也不合适。我不喜欢什么君主派和共和派们之间的斗争。你说没有此事，可无风不起浪。”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人从来都忠于陛下的。可这家公寓被称为是革命者的巢穴。这也是你不能再住在这儿的理由。”

西科耐着性子，他要忍耐叔叔的傲慢，但不知道要忍耐到何年何月。不过，这也不会置人于死地。叔叔从来就要管住他，现在老人达到目的了。西科顺从了他的意志，叔叔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需要见一见维克托利娜。谁能当我的特使？事情必须由一位会办事的人来处理。”

“托瓦尔博士……”

“完全正确。罗马诺·托瓦尔。我怎么没有想起他来。就选定他了。他是维克托利娜的律师，会知道怎么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

两人又讨论了未来的计划。蒂莫特奥突然又说：

“这公寓的烹调名声不错。你婶子被邀请出去用午餐了，我家里没有饭吃。公寓今天的菜谱是什么？”

“葡国菜餐。”

“味重，不易消化。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次还可以的。两个人的午餐，最后一起算帐。听说沙卡利亚斯是位有经验的厨师。”

他们一边享用着葡国餐——腊肠猪手，一边饮着红葡萄酒。西科给叔叔讲述了他与维克托利娜不平凡的经历。蒂莫特奥叔叔喝着酒，不断地重复着说：

“我们有了媳妇……我们有了个好媳妇……”

52

事情的发展比计划的还要快。婶子忘记了过去的恩怨，流着热泪迎来了西科。西科很容易地习惯了家庭的一切，也用他的到来打破了家里的沉闷寂寞的气氛。他对这里并不陌生。还是那些家具，还是那种房间的气味，还是过去那么阴暗的光线。这一切使他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贝姐姑姑。他跪在家里的大祭台前，面对着上面供着的各种表情的圣人的牌位和中间受难的基督像，祈祷了小半夜。他还去教堂做了弥撒，还陪婶子去购置东西、探访朋友。

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为实现他最重要的愿望而奔波忙碌。他大汗淋漓地和律师谈了话，明确地说侄子不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受严肃礼教之驱使，他请求托瓦尔作为他的特使，并选定吉日良辰。他想尽早让西科结婚，不可让他再因任何一时糊涂而误入歧途。托瓦尔为他的如此努力而感动，亲热地张开了友谊的双臂。

“硬骨头终于到一块了。”

“我的侄子是个浪子……没有脑子的人。不过，他已经改邪

归正了。”

“那是维克托利娜的功劳。”

“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她继续监督西科，不让他再干愚蠢的事情。”

“哦，这么说，这事就得赶快办。”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就在那个下午，托瓦尔作为媒人去了亚婆井。律师的到来即使维克托利娜感到意外，可也是她心中所期望的。她几乎猜中了。等律师向她讲明来意，她犹如一个中学生用白色的丝绸手绢捂住了脸，不知所措。

“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

就这样定下了订婚的日子和时间。托瓦尔博士陪同维克托利娜在家里等候接待。高兴之余，维克托利娜竟一时糊涂忘记通知爷爷和奶奶。然而，除了律师，谁算得上是她精神上的亲人呢？

一个下午，两顶抬轿从圣·安东尼奥出发，随着轿工们有节奏的步伐穿过水坑尾和南湾大街，直奔老楞左。那里面分别坐着弗隆达利亚家的叔侄俩。两人穿着雪白的西服、浆得笔挺的领子紧紧地裹在脖子上，领子上戴着闪亮的领花。胸前戴着鲜红的胸花，不习惯如此穿着的西科，甚至感觉到呼吸困难。他激动无比，紧紧抱着怀中的那束深红色丝绒般的新鲜玫瑰。他已经把几年前一次类似的行动忘得一干二净，可那次是为了一场可耻可悲的闹剧。

基督城沿街的一个个窗口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纷纷探头张望，有的还叫唤着屋里的人。叔叔和侄子走到了一起已经是一大新闻。现在，两人同时穿着整洁笔挺的白色西服，西科还在怀中抱着一束玫瑰，就更是引起了轰动。他们这样打扮，不管

走到哪儿，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人们可是找到了当天街谈巷议的内容。

西科原想坐人力车去，那样可以走得更快些。可叔叔不容分说地驳斥他说：

“人力车是有急事的商人用的。办这种重要严肃的事情坐轿子才合适。”

他们在亚婆井的住宅门前下了轿，按了门铃。赛莱斯特身穿漂亮的连衣裙打开门，满面喜气地把他们迎了进去。托瓦尔快步走上前来，以家长的身份表示了此刻的荣幸，并且因妻子患了重感冒不能出席而请求原谅。

他们来到客厅，水晶玻璃花瓶中摆满了鲜花。西科对这里太熟悉了。叔叔面对周围的瓷器、家具和沙发，不觉发出了一声赞叹。托瓦尔真像一位欢乐的父亲，很自然地扮演着他的角色。西科显得局促不安，一会儿摸摸领花，一会儿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他小声给叔叔解释说：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不管年龄多大，新娘总是具有神奇的光环，维克托利娜也毫不例外。她没有戴眼镜，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玫瑰色连衣裙，显得体态轻盈、高雅大方。西科十分欣赏她那苗条端庄的身材，喜欢她那女人的柔情。她的脸上施了一层淡妆，尽管有一只眼睛斜视，可目光中充满青春的活力，始终是油黑发亮的头发给她的整体美又增添了微妙的动人之处。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场合所要求的严肃斯文，托瓦尔一定会打个口哨来表示赞扬。

西科拘谨地把玫瑰花送到她的面前。维克托利娜高兴地称赞道：

“啊，太客气了！这么漂亮……”

“是我一支一支挑选的。”

“你总是这么好。”她说，娇柔地吻了吻花束。

最高兴的是蒂莫特奥叔叔。在他这个对维克托利娜很不熟悉的人眼里，她一直是一位干瘦的老姑娘，走在街上总是穿着一身死气沉沉的连衣裙、一脸的苦相，还有一只斜眼，丑得不会有人再多看她一眼。维克托利娜现在的这副容貌，不得不使他感到震惊。姑娘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所受的教养和风度。当人们都认为他那疯疯癫癫的侄子不可救药的时候，她却神奇地把他领到正路上。她是可以配得上弗隆达利亚家族的姓氏，她不会给这个家族抹黑。

他们都拘谨地坐了下来。4个人当中，维克托利娜显得最为镇静。他们的交谈内容只是围绕了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仿佛忘了他们今天坐到一起来的原因。西科和维克托利娜不时交换着眼色，似乎都想让这种令人难熬的场面早点结束。

然而，蒂莫特奥拖着长长的声调，好像他的话总是没有说完。如果没有托瓦尔博士插话，中间的停顿就会更长。最后，托瓦尔也不耐烦了。趁着维克托利娜低头看花的机会，对蒂莫特奥使了眼色。蒂莫特奥这才停住话头，用发颤的声音说道：

“这个……维克托利娜女士。我本想用最优美的词句，用正规的演说来感谢你盛情的款待，赞美你高贵的品德。我赋予自己一项使命，是我本人极其乐意担负的使命，然而我没有表达和演讲的天资……”

他又要开始发表一篇纯属没有必要的演说，还不时地因为选择那些空洞玄妙的词汇而断断续续。注意实际也不想绕圈子的托瓦尔插话说：

“蒂莫特奥，我们这样吧……我们直接谈正题。”

蒂莫特奥没有吭声。他不喜欢托瓦尔打断他的早已准备好

的讲演。维克托利娜把捧着花束的手抬到胸前，玫瑰映红了她的双颊。托瓦尔用手抹了抹满头长发，而西科则全神贯注地看着叔叔那上下跳动的喉结。

“我以我侄子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的名义，荣幸地请求小姐做他的妻子。那对于我们弗隆达利亚家族，将是最大的荣幸……如果您同意的话，那将是上帝对我们的赏赐。”

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维克托利娜身上了。她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用简朴的语言回答说：

“我感到十分荣幸。也非常愿意成为弗隆达利亚家的一位成员。我知道弗朗西斯科会让我幸福……我也保证决不让他因娶我为妻而后悔。”

西科赶紧吻了吻她朝他伸出的手。托瓦尔在新娘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拥抱住西科魁梧的身躯。蒂莫特奥叔叔也随着托瓦尔表示着同样的祝贺。亲吻一个接着一个。最后，两位老人拥抱在一起。在这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里，维克托利娜猛然发现一个奇特的巧合。她一直讨厌自己名字中有着那么多的“i”。现在又加上一个弗隆达利亚中的“i”。不过，这一次她却是绝对乐意接受的。

赛莱斯特仿佛得到了一个悄悄发出的指令，立刻端着银制托盘走了进来，一边大声祝贺着。托盘上摆着4只杯子和一瓶存了多年的波尔图葡萄酒，酒瓶上甚至还带着多年的灰尘。托瓦尔给杯子里斟满了酒，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新人的祝福。当人们正喝着美酒的时候，亚光也站在门口，点头称赞着。

他们一起来到了餐厅，在摆满炸品、甜点和发菜的餐桌旁饮了茶。西科抚摸着这张永生难忘的餐桌，看了看维克托利娜。他们的一切都是在这张曾被当作医院手术台的桌子上开始的。

半个小时以后，托瓦尔看出年轻人想单独相处的愿望，可蒂莫特奥却没有起身挪步的意思，便把他拉到一旁说：

“我们去院子里走走。维克托利娜养的鸽子可是少见的。”

他们两人走了出去。维克托利娜和西科的两双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他们已用不着像刚才那样掩饰自己的感情。当他们朝客厅走去时，她问他：

“你的脚趾怎么样啦？”

“现在很好，也很健康。我对它们很小心的。”

院子里，托瓦尔和蒂莫特奥在鸽子棚旁停住了脚步。鸽子的咕咕声就像那缠绵的情话，与街上树冠中栖息的小鸟的叽叽声混合在一起。天空中泛起晚霞的光辉。从客厅里传出了维克托利娜带着颤音的笑声，伴着西科兴高采烈的欢叫。

“他们还是两个孩子。他们还是那么纯真、那么幸福。”蒂莫特奥激动地说。

“是呀，我觉得很有意思。维克托利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姑娘。”

“而他是回头浪子呀……”

“但他们会相互理解的，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谁会想到……生活真是令人难以捉摸。”

53

这桩婚姻引起了种种议论和猜测。帕蒂拉姨妈们少不了要进行无端的指责，她们还预言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那位堕落的外甥女发疯了，竟然与这种恶习不改、暗病缠身的无赖结婚！可是，骨头棒又能让什么样的人喜欢呢？男人不就是看中了女人从两份遗产中所得到的财富。等着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那位疯姑娘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只好选择这样的流氓。谁让她忍不住情欲，宁愿去冒险，不愿孤身过一辈子！真是荒唐透顶！

人们众说纷纭，闹得沸沸扬扬，有的咬牙切齿，有的义愤填膺。他们两人从来还没有被这么议论和嘲笑过。她瘦得几乎是皮包骨，长得比未来的丈夫还要高，还长着一只斜眼；而他已经微微显胖，过早地开始了秃顶。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准新郎新娘对外界的议论完全置之度外。只是从维克托利娜的爷爷克利斯托翁·维达尔那儿出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老人要求婚礼上由他领着维克托利娜走上圣台。他已经为没能参加订婚仪式而遗憾。压抑着心中的不悦，他对夫人和女儿说道：

“原谅她吧。这是30年的隔阂所造成的，无法一朝一夕解决。这类伤人的傲慢已经够了！就因为他们，我失去了个儿子，永远没有能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值得吗？如果我们当时冷静地处理，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大大的不同。我已经老了……我从没有嫁过女儿。她是我身边唯一的孙女。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准新娘新郎等待着婚礼的这一天。他每天陪着她从时装店走到家门口，但从不越过门槛，总是在门前告别。他们有时到南湾或嘉思栏公园散步，有时到华士古公园欣赏市乐队的演奏，可从来不单独幽会。西科只有在叔叔和婶子陪同下才走进亚婆井的宅院。他要让人们相信，维克托利娜直到结婚之日还是处女。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一个会令人目瞪口呆的秘密。维克托利娜已经怀孕了。

婚礼在老楞左教堂里举行。本希望简单的婚礼却变得盛大热闹。弗隆达利亚家和维达尔家的朋友太多。没有收到请柬的朋友们还为此而表示不满。

克利斯托翁·维达尔和蒂莫特奥一样庄重而严肃。他领着孙女走向圣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那么兴奋和激动，谁能看出来曾经撇下孙女达30年之久。托瓦尔博士和托雷斯大夫无可挑剔地分别担任新娘和新郎的教父。穿着雪白的礼服、头顶婚纱、抱着桔色花束的维克托利娜自豪地迈进教堂。她没有戴眼镜。她使许多比她年轻的姑娘羡慕不已。不是因为她多么漂亮——这是她的生理缺陷所不允许的——，而是她那高雅的风度却光彩照人。

“真是不凡！”一位宾客捋着胡子低声说道。

“那个西科鬼仔真会找人。在那只斜眼上是有点非同寻常的奥妙。”

在邀请的客人当中，有若奥·托梅·沙卡利亚斯，他妻子

和他们的漂亮女儿耶露莎，还有泽·特里科，这些是西科坚持要请的朋友。

在乐队伴奏的唱诗班的歌声响起时，泽·特里科对公寓老板说：

“最终他还成了一位贵族。我还一直以为他今生和贵族无缘呢。但他是一个和蔼的小伙子……非常善良与和蔼的人。”

就这样，当人们都认为结婚对骨头棒和臭脚丫西科两个人都是不可能的时候，他们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去香港度了蜜月，西科住进了亚婆井的住宅。后来，他们有了二个男孩一个女孩。谁能想到骨头棒的肚子里竟然能出生孩子！蒂莫特奥叔叔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自己没有儿子却当上了爷爷。有人传宗接代……卡梅利亚婶婶给圣·安东尼奥献出的钱币比以前多了一倍。她要感谢圣人满足了她的一切请求，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维克托利娜的外祖母虽然没有去参加婚礼，后来也还是和外孙女和解了。但是，两位姨妈却继续顽固地坚持恶习不改。尽管她们有着仙女般的双手制作炸品和甜食，可她们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毒蛇般的舌头制造种种是非、挑起事端。

维克托利娜分别从上海和日本把父亲依波利多和贡萨罗·博特略的骨灰运回澳门。然后把父亲、母亲和弟弟的3个寿瓮合葬在维达尔家的墓地，让他们长眠在一起。赛萨尔蒂娜活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达到的目的在死后达到了。博特略的骨灰也安葬在了他爱妻的墓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那些不怀好意地等着他回到放荡恶习中的人们，弗朗西斯科·达·莫达·弗隆达利亚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击破了。他成了十分优秀的丈夫、极其慈爱的父亲，家务和财产全由女人一手严格经管，从未受过任何指责。他常常说，他尝过了酸甜苦辣，经过了艰难困苦，已经够了。他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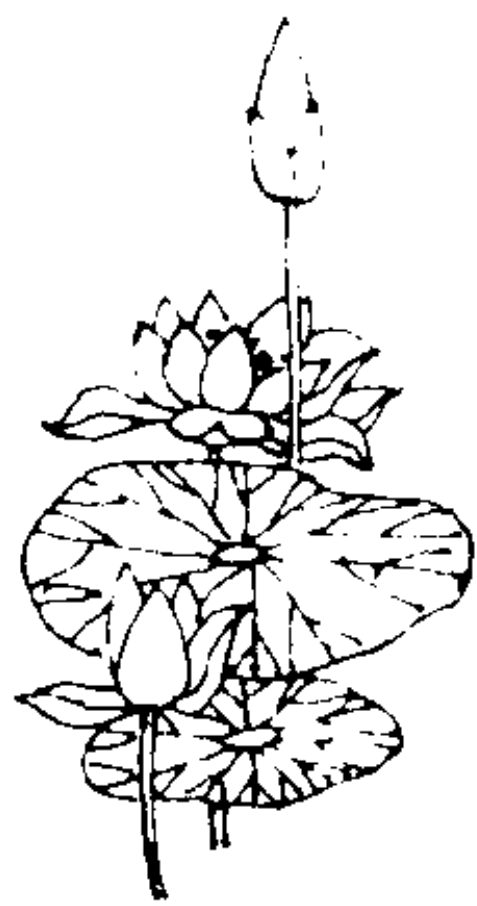
所有的情爱都集中到瘦高的维克托利娜身上。蒂莫特奥·弗隆达利亚举着手指说，那完全是由于她的那只斜视的眼睛。托瓦尔博士也在一旁点着披头散发的狮子脑袋赞许着。

到底她那有名的蜂蜜瓶里装了什么？西科没有回答，只是神秘地笑了笑。他穿得整整齐齐，显得精神焕发，有着一位上等市民的风度，生活舒适，堪称是托瓦尔博士的得力助手，身边还有成卓的驯服协助。

他们的夫妻生活幸福而美满，尽管也有一些一般夫妇之间发生的无关紧要的起起落落。亚婆井和博特略的别墅，原来只是一位悲悲切切的老姑娘的栖身之地，现在变得宾客满堂，充满孩子们的欢叫声和依依呀呀的话语声。这些声音也不时地在弗隆达利亚和美丽街上的维达尔家经常响起。西科又重新在狂欢节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再不会有拙劣的表演了。在每年的6月24日，也是传统的郊游及吃油饭和虾酱猪肉的日子，博特略的别墅里总要举行盛大的露天聚会。这些后来都被载入了澳门社会生活的历史手册。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这对夫妇的传闻渐渐地减少了。新一代人们的记忆中也不再有骨头棒和臭脚丫西科的绰号。至于巴布罗·帕蒂拉的药房，还有那些中药和神奇的膏药倒是没有全部失传。在维克托利娜的指导和培养下，西科谨慎地为一些受难的朋友治病，自认为医道不错，但从没有达到巴布罗·帕蒂拉那么高的威望。他自己也谦逊地这么说。

爱情与小脚趾



降下帷幕

这是淹没在澳门旧事前尘中的一则故事。这块古老的土地是故事的沃野，正等待着作家用耐心而又虔诚的笔触去发掘，使之再现在人们面前。这些故事非常值得一写，它们表明葡萄牙人在远东这个小小的角落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的个性、习俗和传统的世界。这篇小说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早在青年时代我就被它不同凡响的情节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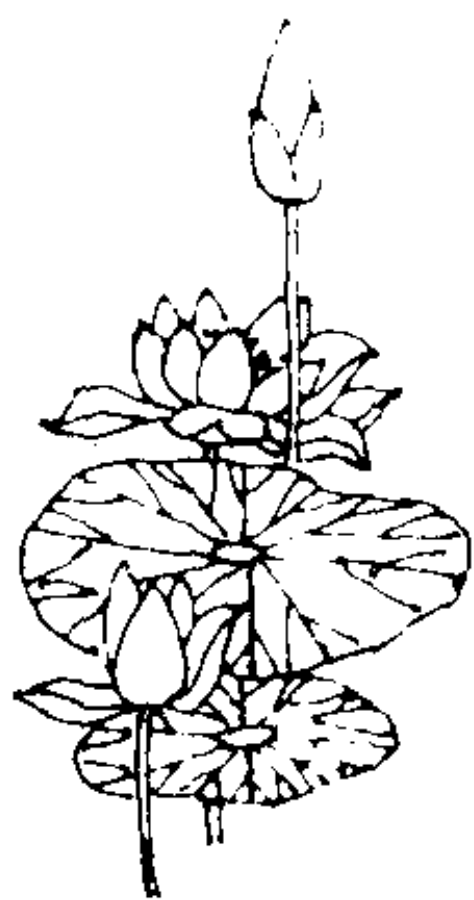
以感情和金钱赢得爱情，我倒是屡屡听到。这次我头一回看到，以脚趾也能获得爱情。

公元 1985 年 2 月 19 日

(牛年) 春节前夕

澳门

葡语作家丛书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创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从1143年就从其邻国独立出来一样，葡萄牙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从那时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语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于欧洲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海。确实，这种地理位置对其历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其他部分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水手们要寻找新的空间以扩大其边界。因此，葡萄牙人走过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世界，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们而惊异不已。他们在大海上驾驭自如，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无比坚强，所以他们向危险挑战的勇气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妇孺皆知。当然，在曲折的历史上葡萄牙人却也曾经占领

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这也是历史事实。葡萄牙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费尔南多·佩索亚在一首著名的诗篇中把这些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诗的题目也意味深长——“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涩的水，
饱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伤苦恼。
为踏平你那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曾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然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为征服你那骇浪惊涛！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这一传统从十二世纪开始，至今犹存；但是，在小说方面也历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时代最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许多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尽管葡萄牙文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译成中文，但澳门文化司署还是决定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这套丛书，其目的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而且是让他们了解作者及其写作的时代和风格。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得到中国公众的喜爱，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历史，而澳门是历史和文化交汇与互相了解的得天独厚的空间。

统筹：林宝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爱情与小脚趾

作者 = 飞历奇著 喻慧娟译

页数 = 4 4 6

S S 号 = 1 1 0 5 4 5 1 0

出版日期 = 1 9 9 4 年 1 1 月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作者的主要作品
评介：作家与作品
爱情与小脚趾
附录页